

大
和
銀行



資本

壹百萬圓

業務

存款 放款 押款 匯兌
貼現 承兌 押匯 保管

儲蓄部

另撥資本 會計獨立

業務

各種儲蓄存款
各種庫券本息存款

△章程備索▽

上海漢口路四二二號 電話二九三二五九六號 各部



光華大學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

壽

乙亥年刊 第57期

1945

1935

敬獻

張校長

詠霓

暨

六三同志



校 長
張 詠 寬 先 生

六三同志題名錄

于星海	朱蔭璋	伍 倜	何仲英
吳邦偉	金秋濤	周子彥	孟憲承
林軼西	洪北平	張振鏞	蔡 達
蔣湘青	錢基博	薛迪靖	顏序丞
丁似蘭	丁士康	丁訓翔	丁寶訓
丁漢蘭	刁光輝	于定勛	于在春
于樹生	王顯湘	王恩照	王傳焯
王傳書	王 邊	王 煥	王鍾偉
王迪忱	王子美	王叔椿	王復旦
王敬琛	王一鳴	王欣毅	王 意
王志恆	王榮先	王榮光	王 誥
王培生	王靈根	王華照	方光典
方嘉禾	方守憲	史遠明	史乃康
尹友恭	毛德溥	田伯調	石冲白
由 道	任運奎	包起隆	沈孝光
沈昭文	沈調民	沈鎮邦	沈孝明
沈麟書	沈振夏	朱揖庭	朱金壽
朱云閣	朱樹澄	朱國珍	朱行良
朱其旭	朱成祥	朱滋季	江兆隆
伍純武	任曾方	江輔清	李哲昶
李瑞康	李樹人	李玉青	李仰蘇
李恆青	李明德	李 華	李文龍
李聖希	李恩廉	李仲祥	李謨遠
李墨嶼	李士英	李郁華	李壽彭
李雲奎	李克坤	汪 濊	汪仁溥
汪賢立	汪英碩	吳鴻達	吳金生
吳必彰	吳天孚	吳鼎三	吳保源
吳鳴助	吳 清	吳稷慶	吳遐齡
吳善鈞	杜心垣	杜功坊	杜功圻
宋學信	宋灼靈	宋孟康	宋孟俊

余 衡
何希博
刑文錦
周希堯
周英才
周 耀
周家燕
林保惠
林全成
袁恩樹
洪 勳
俞鼎文
俞師堂
俞佩德
胡謹職
胡 欽
胡懷卿
姚 宏
祝隆意
柯應夔
徐升榮
徐克樹
徐承烈
徐蔭源
孫家謙
孫理傑
孫靖熈
夏 濂
馬云鵬
倪裁之
凌錦生
秦德芳
唐發源

余搗吉
何承惠
阮篤成
周師載
周輝斌
周孟庭
林 彬
林作毅
林澤蒼
宗 鏗
洪 熙
俞履基
俞佩恩
胡 鑾
胡正支
胡希堂
胡昭望
姚坤元
祝 鑫
柳克仁
徐樹浦
徐 璇
徐永耀
高朝珍
孫星岩
孫鵬濂
孫宗淵
夏乃浩
馬任金
茹思廷
翁存璧
奚士尙
唐仕地

余貫準
呂伯勳
金延澤
周均奎
周啓良
周 先
林斯春
林應中
孟長鏡
紀存貽
洪亨衢
俞樹森
俞祖烈
胡永錫
胡榮魁
胡龍藻
胡家寶
姚家積
施永芳
徐學文
徐雅三
徐照澤
徐瑛清
殷祖瀾
孫震東
孫錕方
孫延華
馬啓錫
倪鍾沅
連宗介
翁之遠
奚敬勇
柳無忌

何南紹
邵慶明
金明強
周壽祥
周震明
周 謙
林振鵬
林子英
孟緒綱
洪紹統
洪啓英
俞煥文
俞伯琴
胡鈇吾
胡士琪
胡道黎
胡春澤
姚 璋
范大成
徐承謨
徐學舜
徐良鈞
徐良輔
孫述方
孫良驥
孫乃駱
麥長堉
馬崇文
倪鍾瀛
浦作人
秦興源
唐書第

陳秉濤
陳選青
陳儀
陳德焜
陳遠
陳炳池
陳祖豐
陳恭禎
張學軒
張華聯
張永礪
張望泉
張海泉
許體鋼
陶學國
曹亦明
曹荆川
郭增榮
章銘鳴
黃甫成
黃寬藩
黃琪
黃伯和
咸在琬
曾昭望
費毓洪
馮銘襄
楊達昌
楊士慶
楊增慶
楊人偉
葉承銀
萬致和

陳炳煊
陳應坤
陳長濟
陳耀文
陳荃
陳乃獻
陳振武
陳維鈞
張沅長
張祖培
張永禪
張悅聯
許炳松
陸壽長
戚其寶
曹震
郭淦生
郭星孫
章儀相
黃鼎銘
黃偉民
黃士騰
華士浩
曾偉伯
程漢星
彭世措
盛祖樾
楊清
楊子英
楊除慶
葉祥麟
葉俊才
萬鵬

陳炳三
陳學禮
陳元龍
陳樹孝
陳寶泰
陳訓恩
陳惟章
張保生
張椿元
張福麟
張善偉
張爲訓
許志湘
陳宗賢
戚潤卿
曹植
郭先康
郭昌文
梁永楨
黃顏德
黃必達
黃肇慶
華祖烈
曾國英
湛澤
彭望雍
董陽方
楊頌先
楊永泉
楊文卿
葉承鳴
葉貽堯
鄒禹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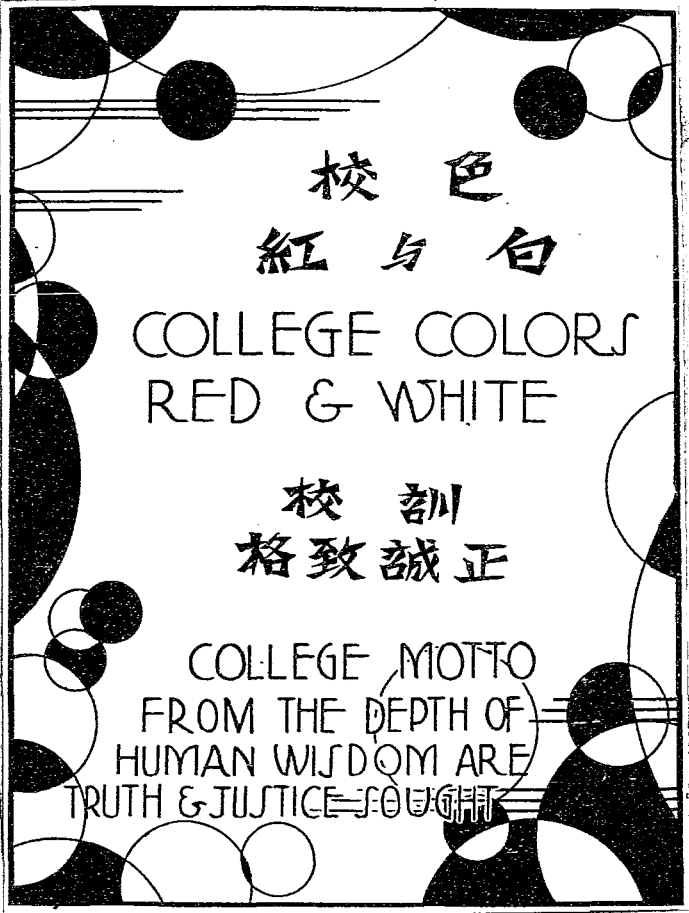
陳志雲
陳廣堯
陳仁懋
陳邦彥
陳忠榮
陳亮東
陳德全
張延
張襄輝
張馥
張澤民
張華聯
許崇福
陶士琨
琛迪錦
曹君實
郭昆
章和庭
梁孝忱
黃維駿
黃鳴皋
黃錫侯
華人龍
曾克源
傅雪痕
過廷楨
董芝眉
楊文煥
楊坤泉
楊蔭澍
葉杞
鄒振明
鄒邦柱

鄒秦煦
賈澤均
趙鈇章
臧康泰
劉祖儉
劉希賢
劉荔生
蔡希猷
蔡亞鼎
鄧兆夔
鄧世濬
鄧述楷
厲存杰
潘棠芬
錢貴誠
盧承書
戴致祥
謝大仁
謝禮紱
廖鐘靈
譚沛潮
甄子俊
崑 溪

源延沂
趙叔玉
趙家駿
劉廷煥
劉治笏
劉毓琦
劉青浦
蔡文魁
蔡方進
鄭志濤
蔣有略
鄧文德
樓鏗聲
潘志傑
錢家驊
歐昌維
戴行騏
謝元範
鍾益讓
羅孝永
嚴漢江
顧祖榮

劉燾伯
趙梓慶
趙 筌
劉鴻照
劉人翊
劉麟祥
劉慶昌
蔡 煌
鄭文漢
鄭明星
蔣治壽
鄧甯生
潘文莊
談起鳳
錢根生
歐陽皓雯
戴葆銓
謝潛豪
鍾開元
羅瑞和
蘇濟寰
顧繩武

賈 豫
趙家璧
齊筱山
劉鎮芳
劉統立
劉念祖
蔡顯敏
蔡承冕
鄭裕章
鄭東林
蔣吟芳
鄧贊樓
潘家翹
潘龍翔
錢輝度
戴行華
謝朝仁
謝廷式
蕭伯岩
譚延澤
顧昌昭
裴紹華



校 色

紅 与 白

COLLEGE COLORS
RED & WHITE

校 訓
格 致 誠 正

COLLEGE MOTTO
FROM THE DEPTH OF
HUMAN WISDOM ARE
TRUTH & JUSTICE FOUGHT



光華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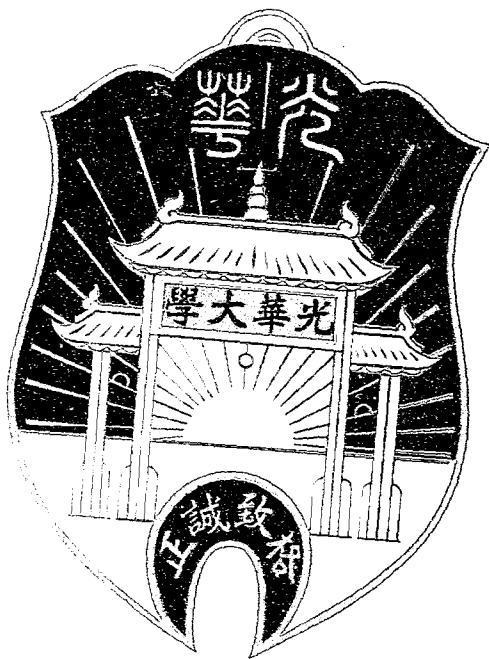
KWANG HUA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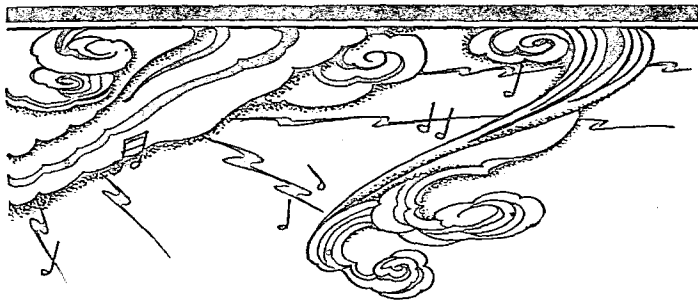
誠格正致

格致誠正

張壽鏞題







4/4 光 華 校 歌 F 調

3 3 3 1	3, 6 5 —	1 3 7 1	2 —, —
(1)鯉魚久發 (2)平原寬廣	北漢中 帶長川	今已化爲 有基筵在	鵬 田
3 1 3 5	1 6 7 —	6 5 3 2	5 —, —
(1)去以六月 (2)風雨不動	羊角風 安若山	重霄一奮 廣廈列萬	冲 千
5 6 5 3	5, 6 5 —	5, 6 5 3	4 5 4 —
(1)我有前聖 (2)科分教育	義與農 冀薪傳	肇造文明 史參文理	啓晦蒙 究人天
5, 6 5 3	5, 6 5 —	5, 6 5 5	3 2 1 —
(1)我有後聖 (2)復以商業	周與孔 協其用	旁流數澤 衆才分道	施無窮 揚先轍
3 3 3 1	3 6 5 —	1 3 7 1	2 — 0 —
(1)觀國之光 (2)父兄師保	遠有聲 瘁心力	重任在吾 乃致美且	躬 全
3 1 3 5	1, 6 7 —	3 5 4 2	1 —, —
(1)中華民氣 (2)光我中華	原俊偉 萬億年	奮起自爲 毋讓他人	推 前

(奮)音信 楊蔭溥先生製譜
童伯章先生歌詞



1 讓我們三呼 光華 光華 光華 教 人格物致知
 2 讓我們三呼 光華 光華 光華 教 人好學不倦

1 誠意正心的 光華 光華 無 同 德 同 心
 2 深恩精進的 光華 光華 要 虛 懷 若 谷

1 受 聖 學 的 光華 光華 留 力 為 學 的
 2 先 養 克 讓 的 光華 光華 培 養 人 格 的

1 光華 光華 光華 要 讀 書 運 動 愛 國
 2 光華 光華 光華 捐 除 私 見 大 公 無

1 運 動 並 進 的 光華 光華 知 天 下 興 亡
 2 我 合 力 同 造 光華 光華 要 富 貴 不 淫

1 無 夫 有 責 的 光華 光華 我 們 愛 護 光華
 2 無 威 不 屈 的 光華 光華

觀其會通

呂思勉題

世界書局

大學用書

哲學概論 李石岑著 一元二角半
 西洋哲學史 羅文滢著 一元八角
 社會科學概論 羅文滢著 一元二角半
 社會思想史 羅文滢著 一元二角半
 社會學大綱 羅文滢著 一元二角半
 政治學概論 羅文滢著 一元二角半
 經濟學原理 林雲中著 一元七角半
 經濟思想史 羅文滢著 一元二角半
 國際匯兌 李百鑄著 一元一角
 實用銀行簿記 徐約漢著 一元一角
 貨幣銀行學 羅文滢著 一元二角半
 比較憲法 羅文滢著 一元六角
 中國親屬法論 羅文滢著 一元三角
 中國公司法論 王季道著 一元一角
 中國票據法論 羅文滢著 一元二角
 中國民事訴訟法論 羅文滢著 一元五角
 教育通論 羅文滢著 一元二角半

教育心理學 羅文滢著 一元二角半
 近代教育學說 羅文滢著 一元二角半
 比較社會教育 羅文滢著 一元二角半
 科學概論 羅文滢著 一元一角
 生物學大綱 羅文滢著 一元八角
 普通胚胎學 羅文滢著 一元二角
 中國文學 羅文滢著 一元五角
 古籍舉要 羅文滢著 一元五角
 現代中國文學史 羅文滢著 二元二角半
 中國文學批評 羅文滢著 一元
 世界文學史 羅文滢著 二元五角
 世界文學文選 羅文滢著 三元二角半
 中國文學文選 羅文滢著 一元二角半
 中國文學概論 羅文滢著 一元一角
 中國文學史 羅文滢著 一元五角
 近代世界史 羅文滢著 三元二角半
 西洋現代史 羅文滢著 一元八角半
 人文地理學 羅文滢著 二元一角半

光華年刊序

客有造吾廬者曰去歲光華成立之九年子以張童子九歲喻之而自引爲童子不欲以頭童齒豁之昌黎自居今十歲矣子又何說余應之曰小兒騎竹作驍驪猶是東西意未休我已童心無一在十年潭付水東流此南徐刁麟游詩也十歲裁詩走馬成此李義山贈韓冬郎詩也十年佩鱗嬌稚子八行飛札老成人此元長慶贈嚴童子詩也余將持此贈光華何如客曰小兒騎竹作驍驪十歲裁詩走馬成子望之於光華者是也十年潭付水東流則非矣十年佩鱗嬌稚子則又將何以慰此稚子哉且子向者旣自承爲張童子今則曰我已童心無一在以此爲贈將笑子之矛盾矣相隔一年子居然欲以昌黎自命耶余曰唯唯否否昔管仲有言吾畏事不爲事畏言不敢言行年六十如老吃耳余雖吃而不敢自謂老嘗誦白樂天詩曰不準擬身年六十遊春猶自有心情光華之學子冠者童子咸集浴沂風雩自有詠春之樂余日坐春風中倘所謂遊春猶自有心情者非耶以六十翁與十歲童子相周旋其喜洋洋正不必以國

子先生自居也往讀宋書蔡執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如十歲小兒然則十歲兒不大可貴乎客曰子既貴此十歲兒矣昔者太史公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學齊魯之都有此十歲兒將何以撫至二十以至三十四五六十而達於子之年子其告我曰此非所余所知也范純佑方十歲爲文章籍籍有稱父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安定爲師純佑尙未冠輒曰入學齒諸生之末而盡行其規諸生隨之自是蘇學爲諸郡倡蘇學之建仲淹也爲師者安定也而盡行其規者純佑也光華之類於純佑者多矣非一仲淹一安定之責也余雖不畏事不畏言而使光華之不終爲稚子而爲成人則今日諸稚子之力也客曰余既聞命矣子其別成一詩以賀爰取邱文莊十歲謁陳州太守詩曰弱柳絲絲搓綠線春雲片片揭新絨余織線才疏而期同學之共織雲裳也則已久矣因書以爲序并諸十年年刊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張壽鏞

光華大學乙亥年刊社職員



主 席

朱 公 謹 先 生





中文編輯
段壽霖



中文編輯
馬人松



中文編輯
秦鼎



英文編輯
朱家鵬



英文編輯
許壽徵



英文編輯
黃復



美術
黃庭楨



文書
金湖



會計
黃德清





中文編輯
段霽霖



中文編輯
馬人松



中文編輯
秦鼎



英文編輯
朱家鵬



英文編輯
許壽徵



英文編輯
黃張



美術
黃唐植



文書
金湖



會計
黃德清



1935



廣告
張士元



廣告
孫用濟



廣告
莫仁勇



廣告
徐鳳岐

廣告
沈秉燕



廣告
陳子雲

印刷
潘澤華



印刷
王孝俊

印刷
舒佩箴

印刷
郝淑之

文書幹事
沈延國



美術幹事
黃家驥



廣告幹事
包起阡

文書幹事
楊寬



美術幹事
楊大猷



廣告幹事
李駿孫

文書幹事
趙善詒



美術幹事
譚惟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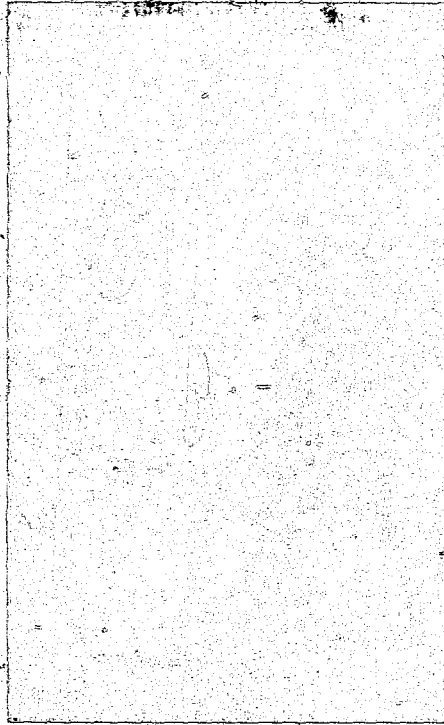
廣告幹事
王立唐

廣告幹事
陳浩仁



目次

校	景				
校	董				
教	職	員			
十	年	前	的	回	憶
概	况				
大	四	級			
團	體				
附	中				
實中	小學	義務小學			
學	校	生	活		
體	育				
錦	標				
文	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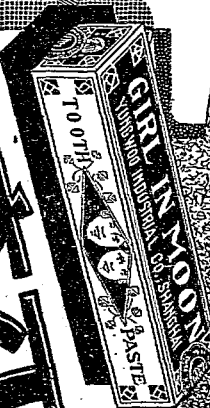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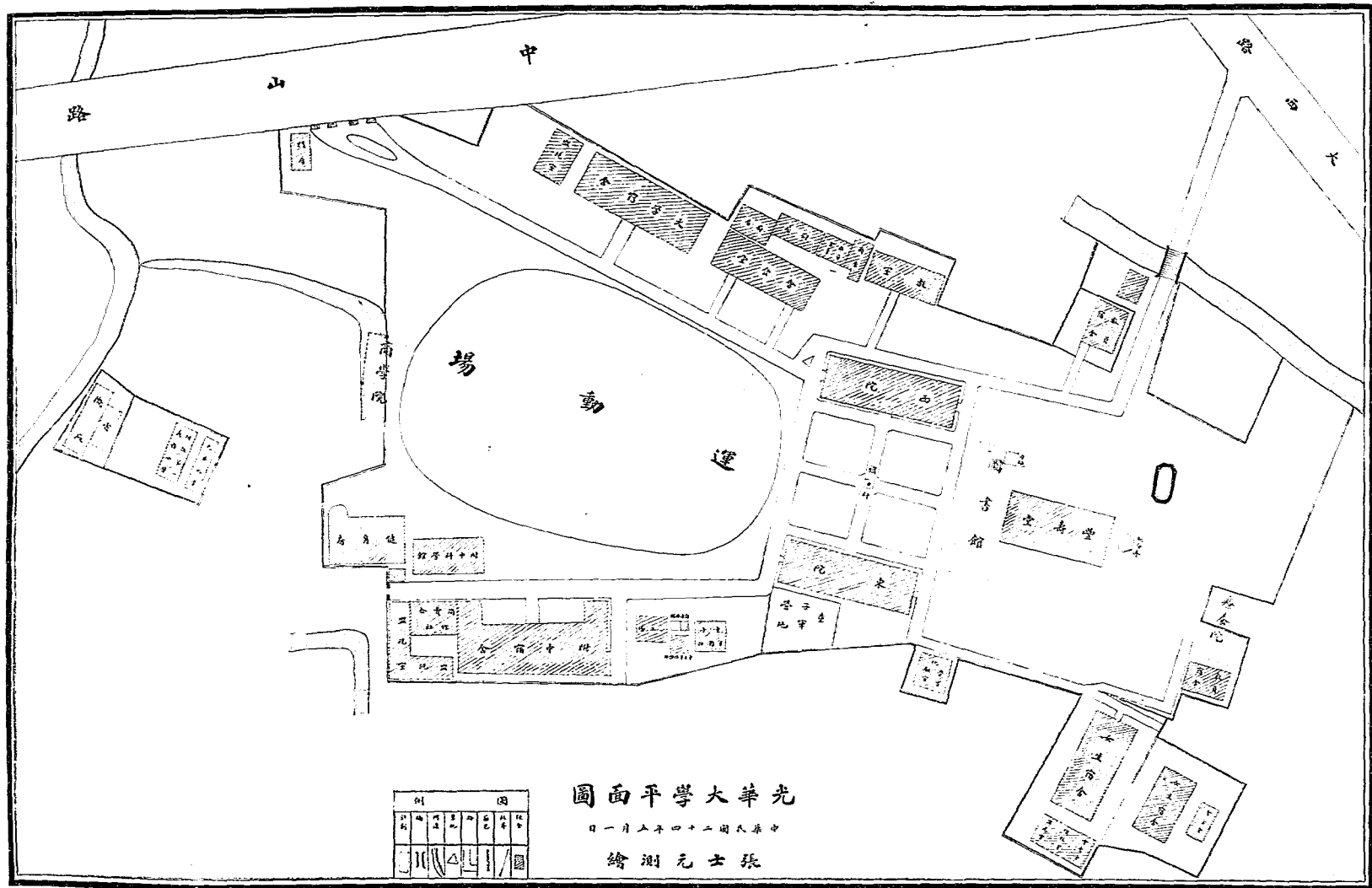


牙妹齋

品質高貴
信譽卓著

永和實業公司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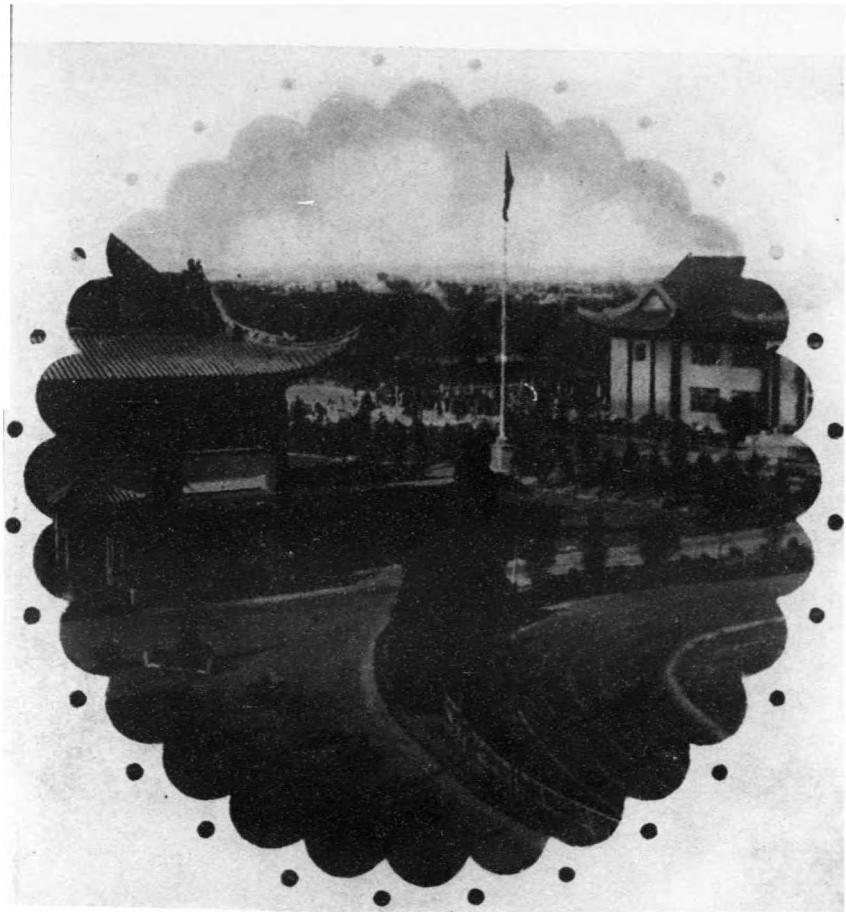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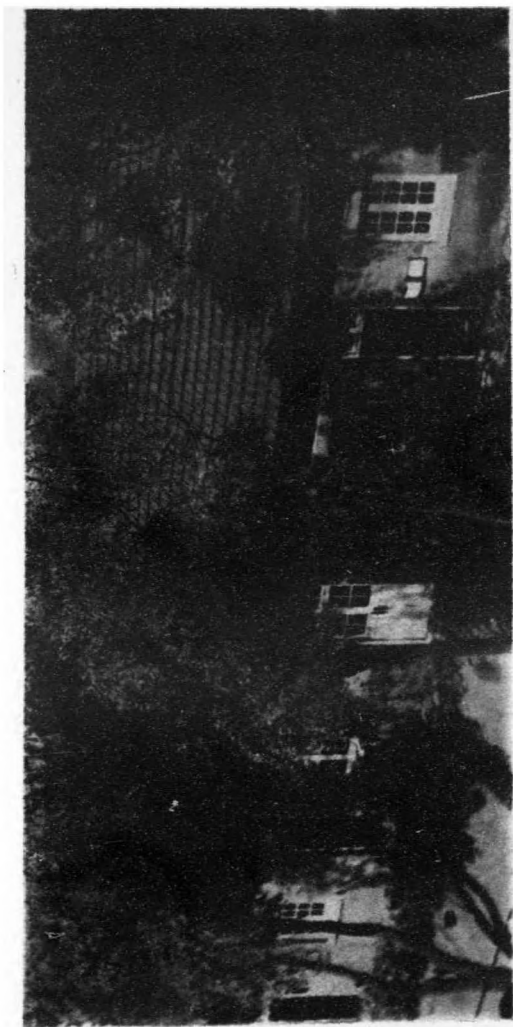
光華大學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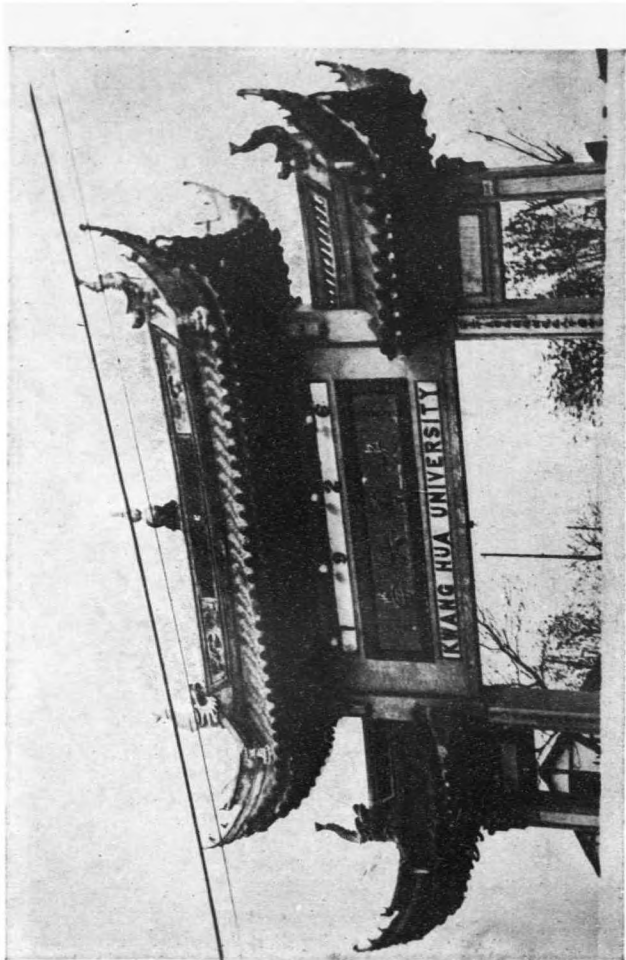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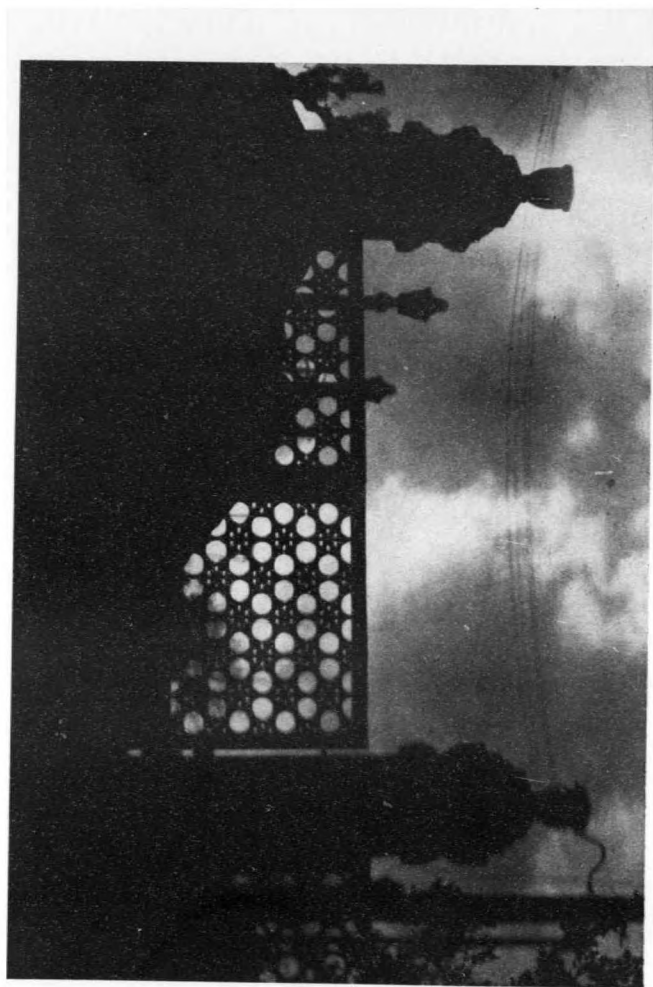
張元士測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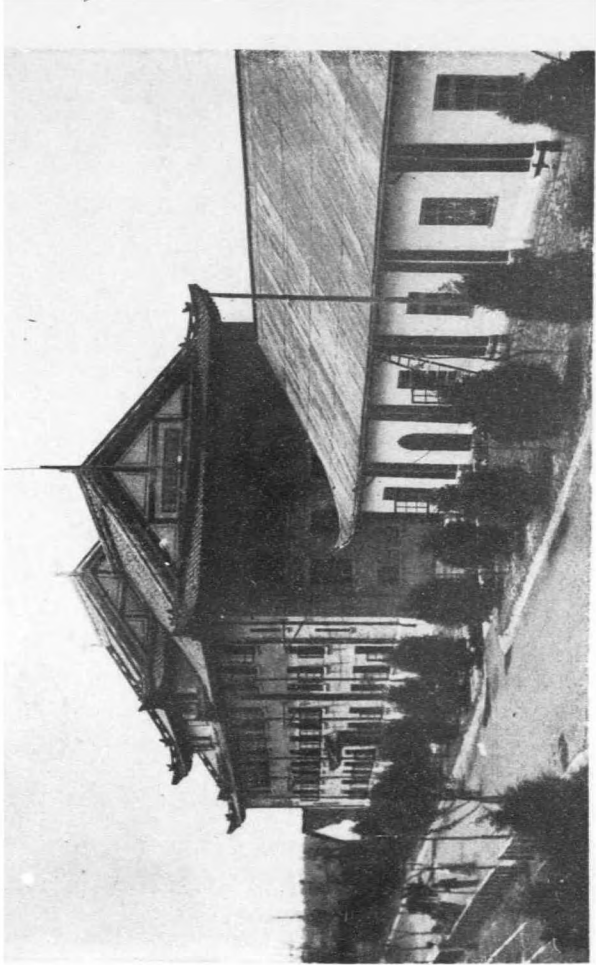
圖例	
▭	普通建築
▨	體育館
▧	圖書館
▩	化學系
▪	物理系
▫	生物系
▬	醫學系
▭	教育系
▭	社會系
▭	經濟系
▭	法律系
▭	文學院
▭	理學院
▭	醫學院
▭	工學院
▭	農學院
▭	體育場
▭	大舞台
▭	宿舍
▭	廁所
▭	水池
▭	圍牆
▭	道路
▭	河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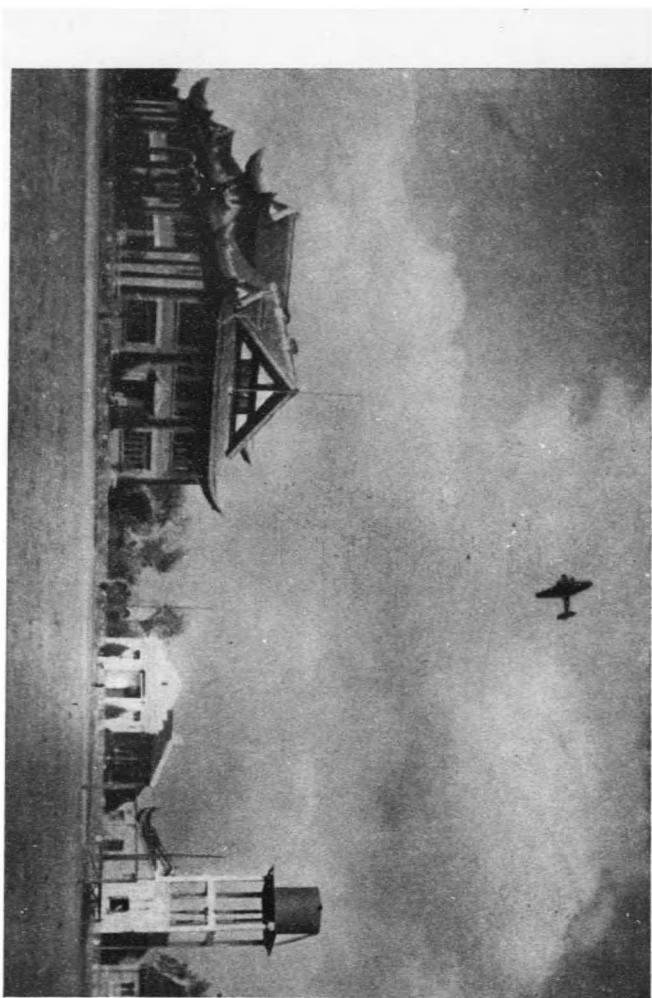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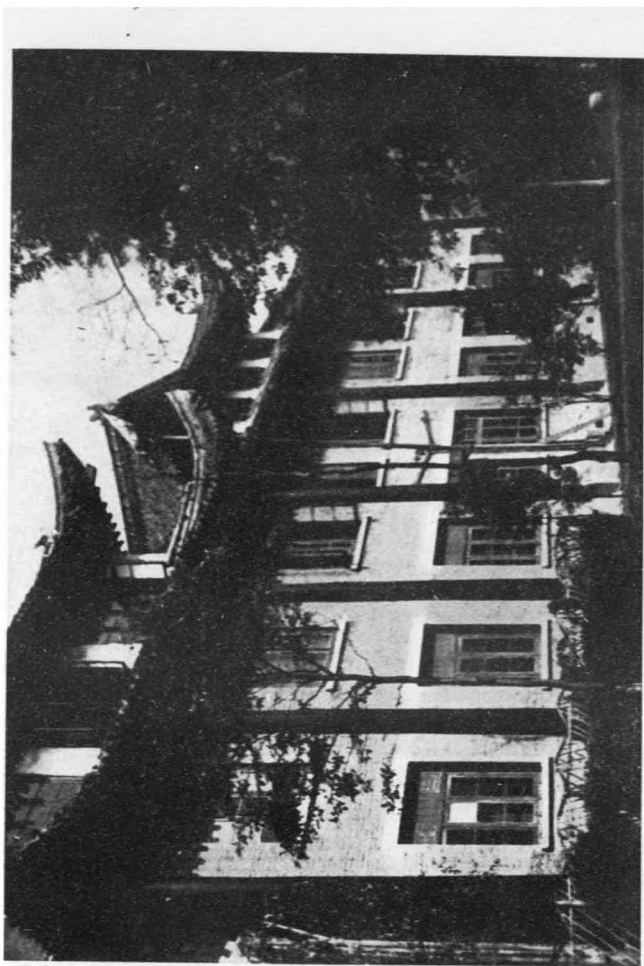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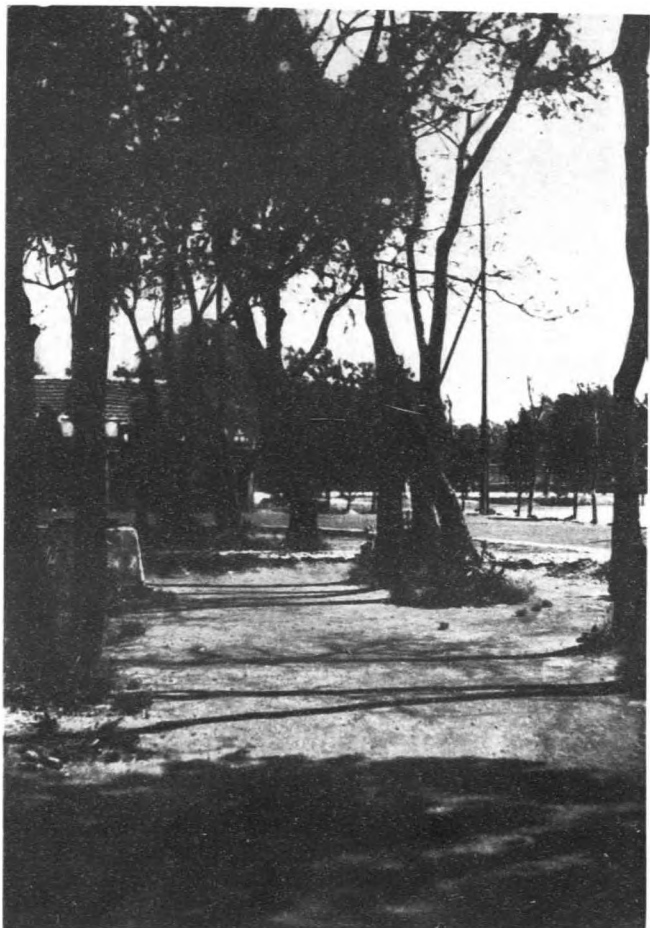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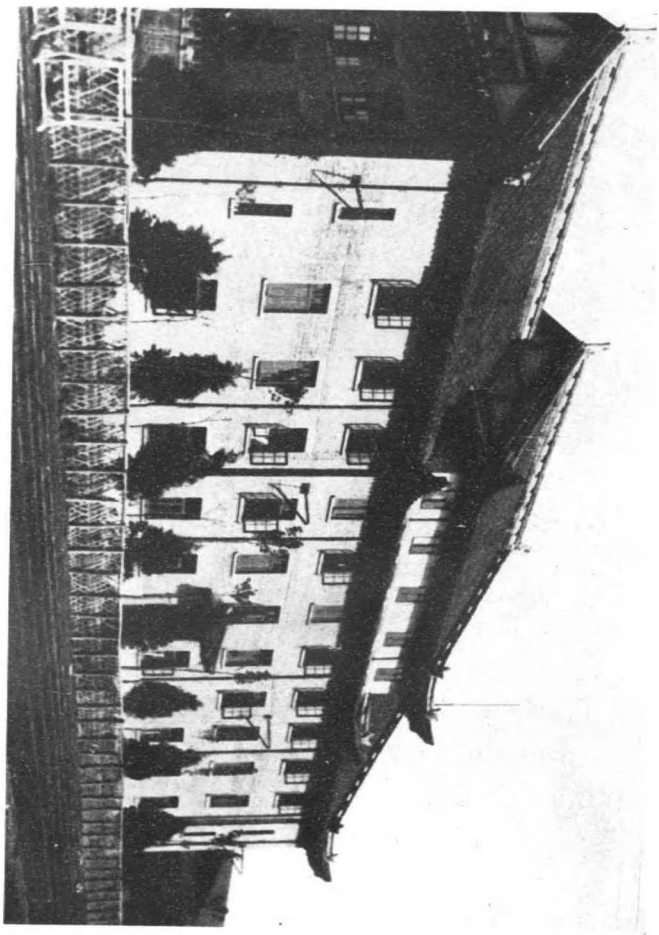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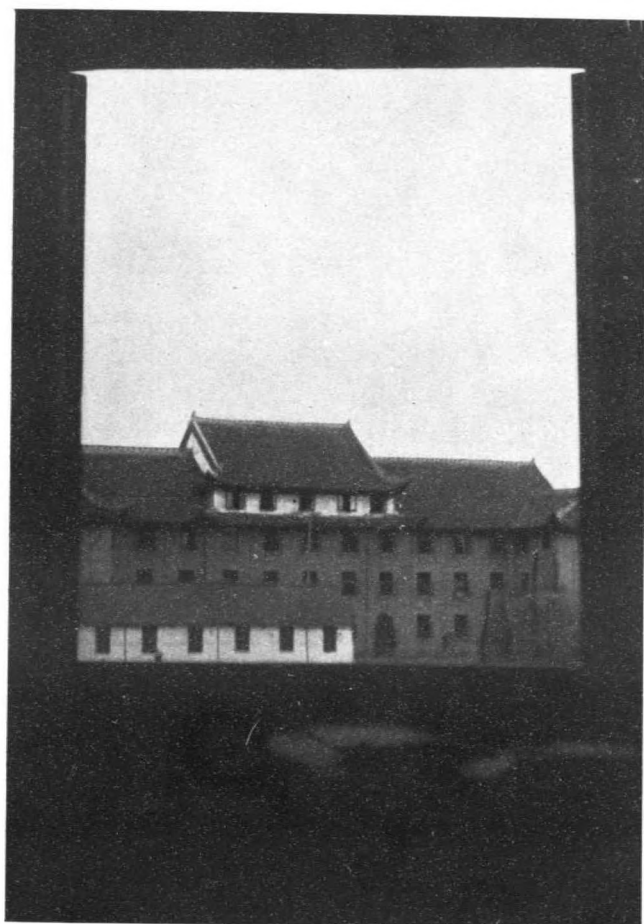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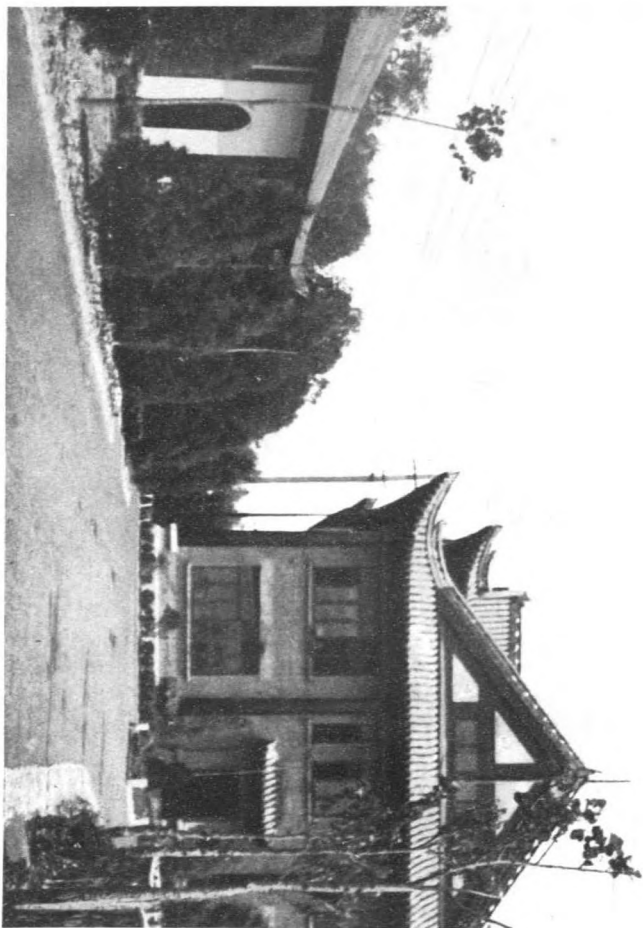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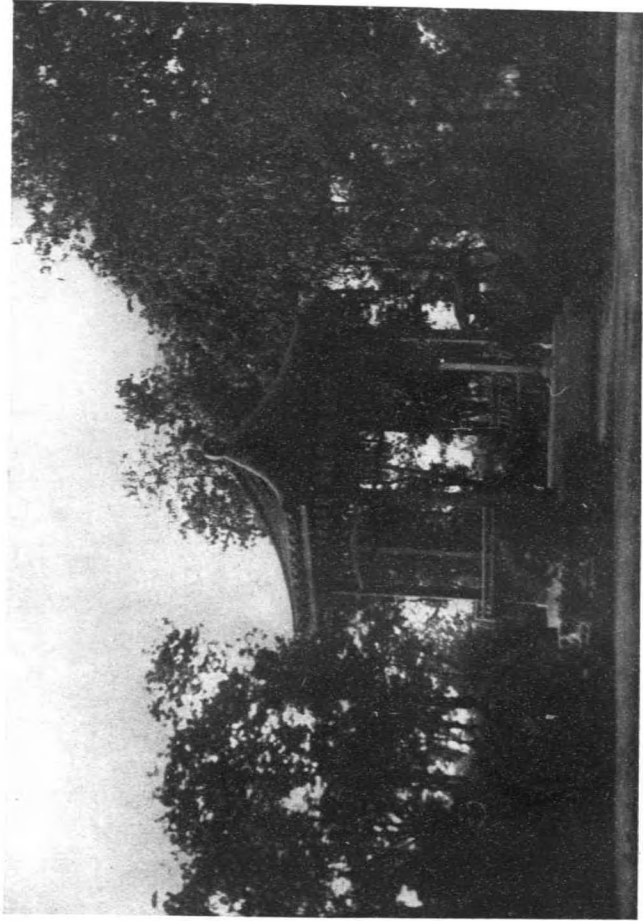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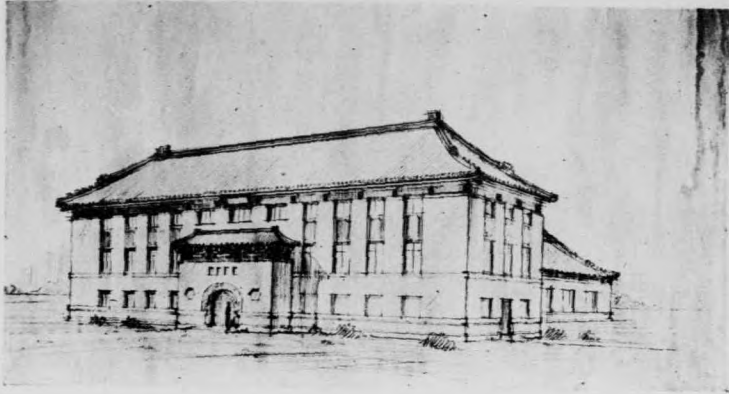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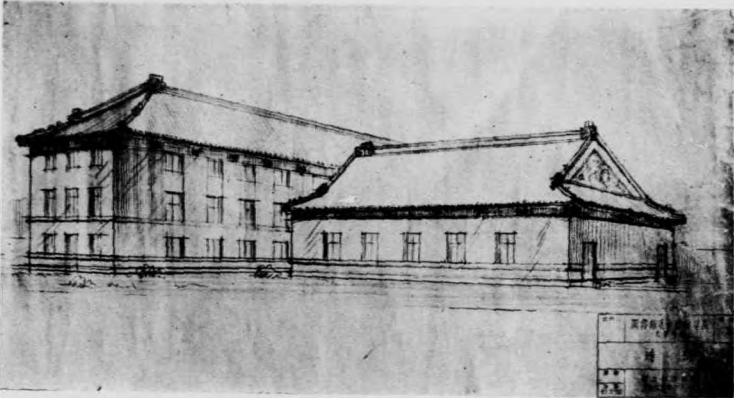




圖書館計劃圖 (一)



圖書館計劃圖 (二)





吳漁川君



李傑先生

律鐵康健

變不而今古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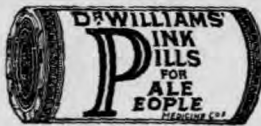
然皆而少老無

自從有史以前直至君閱此廣告之時關於人類健康之規律從無變更且亦永不變更此規律為何即

良好之健康由於
豐富之良好血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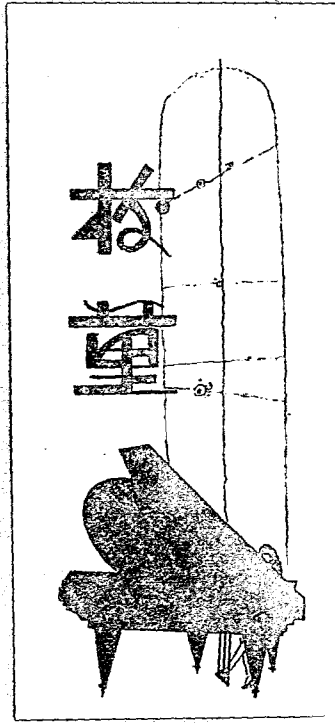
是也不論男女老少苟其血液稀薄汚濁或不足斷難享良好之健康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即本品其補血益血之功超羣越衆為世康之妙品其補血益血之功超羣越衆為世界千萬男女所賴以保持其健康者已歷五十年矣君如覺體力不濟請即一服此屢試屢驗之補血健腦聖品而獲其嘉惠也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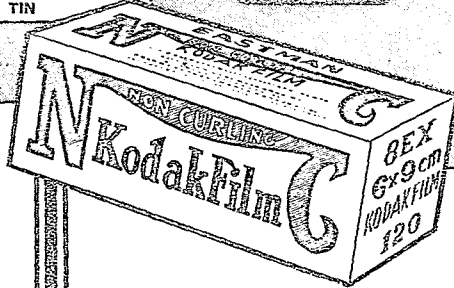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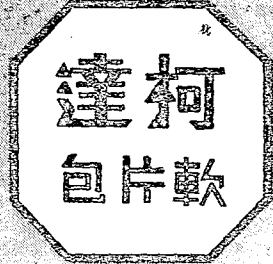
江蘇州吳殿直巷十九號吳漁川君來書云「廿五年前鄙人在前清任兵備道時曾服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補體甚見效驗今年已七十矣仍然康健如常其多親友由余年前攝影一聊表謝衷耳」
廣東汕頭汕報社少東李傑君來書云「鄙人身患遺洩服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初覺未有效驗近服數載原氣大傷雖經調治飯量增加則遺洩停止終乃完全復元康強有力矣」



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無敵補品統治由血虧而起之各症如血虛腦弱食滯早老各種痲痛瘵疾久病之後身體虛弱以及

婦科各症各藥房均有出售或向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韋廉士醫生藥局購買每瓶大洋一元五角六瓶八元郵力在內





美商柯達公司
上海四馬路一八五號

柯達不卷軟片

欲得精美照片
必用柯達軟片

君如欲攝影成績優美
請用柯達不卷軟片
柯達不卷軟片。品質精美。製法巧妙。卷
卷一律。成績可靠。在軟片中。素負盛名
賜顧之時務請認明著名黃匣。
柯達不卷軟片。包卷皆備。大小俱全。
柯達萬利軟片。則為新式雙重藥膜
之軟片。亦有卷片與軟片包二種。大小尺
寸俱全
各柯達經售處均有出售

認明著名黃匣



王省三夫人



朱 經 農 先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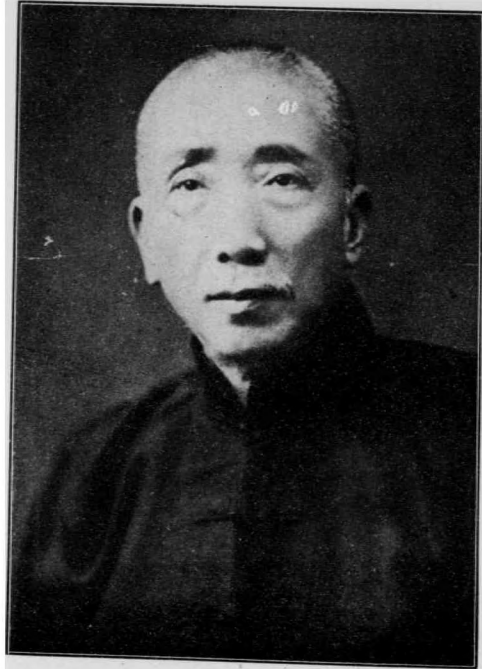
朱 吟 江 先 生



余日章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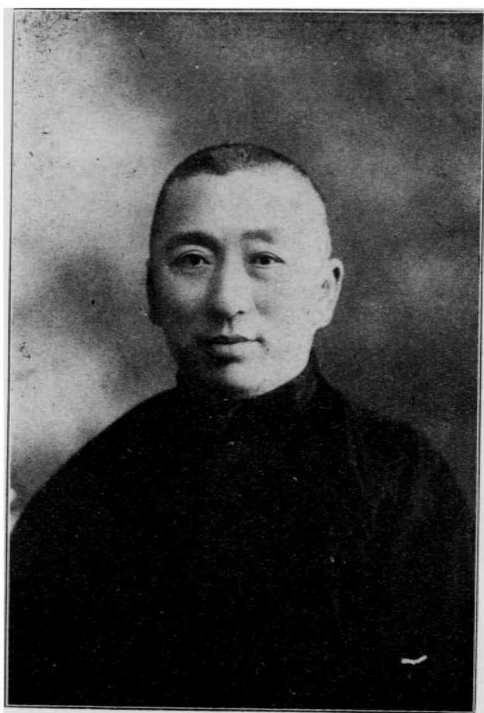
吳 瀛 齋 先 生



施省之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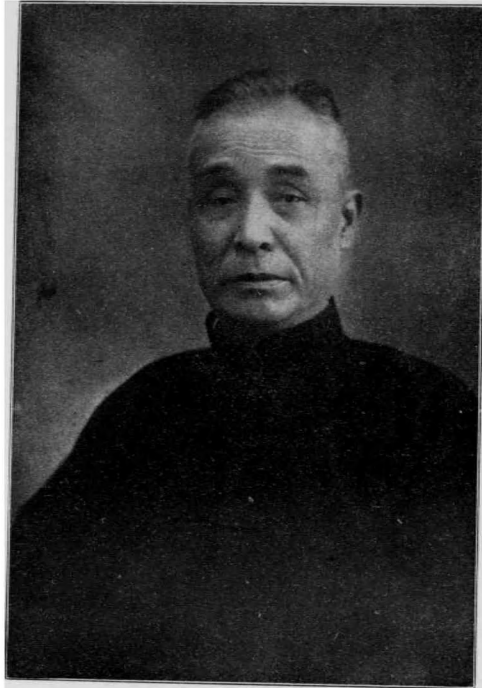
徐新六先生



徐 寄 廛 先 生



許秋颺先生



虞洽卿先生



張壽鏞先生



趙 晉 卿 先 生

校 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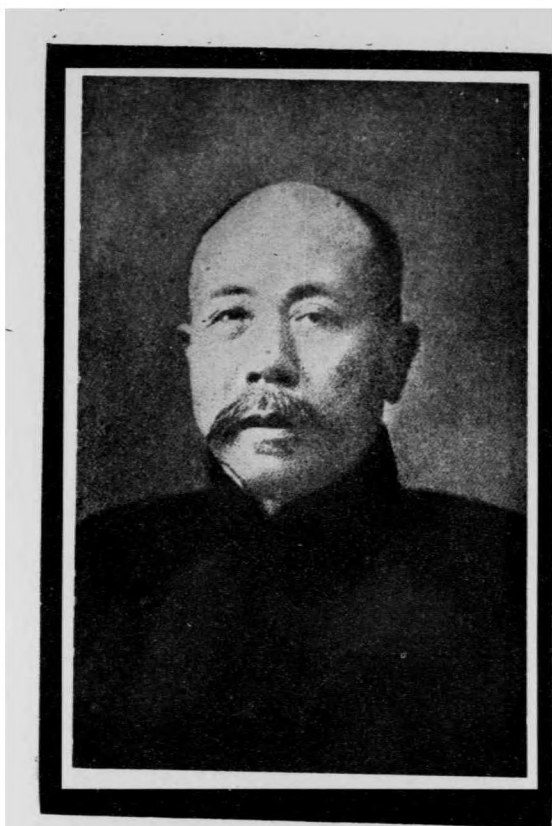
林 康 侯 先 生

陳 光 甫 先 生

錢 新 之 先 生



曾捐本校基地之楊秋蓀先生



董 校 故 已
王 省 三 先 生 遺 像

特種儲蓄存款

活期支取——定期利息

自五元起——即可開戶

備有詳章——承索即奉



國華銀行儲蓄部

本埠分行：上海、南京、廣州、香港、汕頭、廈門、天津、濟南、青島、常州、北平、蘇州、安慶、靜安寺

上海總行
北京路河南路轉角
電話二九三〇

浙江實業銀行

儲蓄處

活期存款 利息週年四厘

每年分兩期結算期內

六個月每日均存滿銀元三百元者

利息週年五厘滿一千元者

利息五厘五毫

定期存款計分六種利息優厚

上海總行 漢口路一五九號

上海虹口分行 百老匯路一四七號

漢口分行 湖北街

杭州分行 保祐坊

詳細存款規則備索

專接各種精美印務局

專接各種精美印件

一八九二五	話電	坊園明路德華	廠工
四八三一九	話電	號四五一踏克白	所務專

上海市銀行同業公會會員銀行
金城銀行

資本

總額一千萬元
 收足七百萬元

公積

共計三百二十萬元

電報掛號

華文 鑰字七〇〇七
 英文 Kinchen

國外通匯處

紐約 舊金山 倫敦
 巴黎 柏林 東京
 大阪

總行

天津

分行

北平 上海 南京 漢口
 大連 青島 哈爾濱 鄭州

辦事處

蘇州 定縣 開封 常熟
 石家莊 長沙 武昌 南通
 潼關 許昌 新浦

滙行

江西路二百號
 敏羅尼蔭路一二五號
 靜安寺路卡德路口七八一號
 曹家渡極司非而路九三三號
 西門和平路辣斐德路口

滙行電話 專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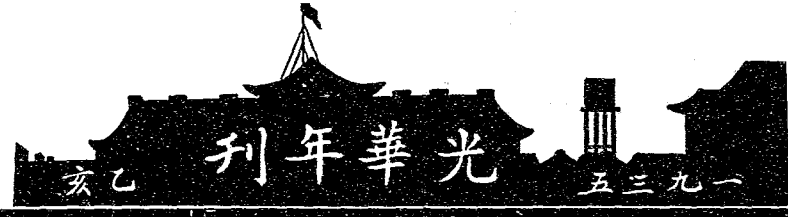
經理室 一六五三七
 一四三八六
 營業間 一三八〇〇
 一六九六九

(1)

光華大學職員一覽

(二十三年度)

姓名	別字	年歲	籍貫	履歷	職	別	到年	到月	最近通訊處	電話
張蔭耕	詠寬	六〇	浙江 嘉興	前駐波蘭領事人歷任江蘇浙江湖北財政廳長及糧政廳長等職	校	長	十四年	六月	本市愛文錢路德園 十一號	88144
顏任光		五〇	廣東 康縣	醫學士加歷大醫博士曾任北京大學醫科主任國民政府交通電報政司司長	副校	長	十六年	八月	南京交通電報政司	(在假)
朱言鈞	公謹	三四	浙江 餘姚	德國留學大專中央大學教授博士歷任大同大學交通大學中央大學教授等職	副校	系主任	十六年	九月	本市康園路延平 路延平村三十一號	80286
錢恭榭	子泉	四九	江蘇 無錫	歷任北平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教授	文學院	系主任	十五年	九月	無錫七尺場	
容啓兆		三八	廣東 中山	立國北伐軍中化學博士及醫學博士曾任北平清華大學化學教授理農系主任及代理文學院院長	理學院	系主任	十四年	九月	本	
薛迪靖	觀澄	三七	江蘇 武進	上海交通大學理農系教授及本系主任	商學院	系主任	十四年	九月	南京太平巷軍軍事委員會 第三廳	(在假)
謝霖	霖甫	五一	江蘇 武進	前清留學日本明治大學理農系主任曾任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總行總會計部會計主任及交通銀行總行總會計部會計主任	代理商學院	系主任	廿一年	九月	本市南京路大陽商場正則會計事務所	94422
廖世承	茂如	四三	江蘇 嘉定	我國教育界領袖曾任清華大學校長及交通大學校長	中教	主任	十六年	三月	嘉定門牌大街	



(2)

胡其炳	雙鄉	六一	江西九江	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立學政專業美國波士頓大學文學士北利區大學常務理事任江西南昌之六次區中師南洋常務校長中大國學院教授兼主任	註冊訓育主任	十九年二月	本校	
呂恩勉	雙之	五二	江蘇武進	原任東北瀋陽高師師範上級師範中大國學院教授兼主任	系主任	十五年八月	常州十子街	
汪梧封		二九	江蘇上海	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文學士法蘭西巴黎大學文學士法蘭西巴黎大學文學士	系主任	廿三年三月	江灣西市	
耿淡如		三八	江蘇海門	英國哈爾濱大學政治學士曾任暨南大學預科主任及文學院院長	系主任	廿二年九月	本市鎮主教路樹德坊一弄七號	
吳澤霖		三八	江蘇常熟	英國倫敦大學社會系主任及文學院院長	系主任	十九年七月	本市中山路大及新村	20700
唐慶坤	叔高		江蘇無錫	留學德國柏林大學預科主任及文學院院長	系主任	二十二年九月	本市普陀路滋豐坊四號	
黃庚祥		三一	福建莆田	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文學士曾任上海大學預科主任及文學院院長	系主任	廿九年	本市鎮主教路樹德坊一弄二十一號	
彭文餘		三二	湖北省市	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士曾任北平大學預科主任及文學院院長	系主任	廿年	本市鎮主教路樹德坊一弄二十一號	
唐啓第	孟嵩	三三	江蘇南匯	上海光華大學工學士	主任	十五年九月	浦東張江鎮鎮南街朱金記轉	
關健安		三六	廣東番禺	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士曾任上海中醫學院醫務主任	醫	十八年九月	本校	
胡本孔		五八	江西九江	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士曾任上海中醫學院醫務主任	女生理管理	十九年八月	本校	

(3)

陸蔭長	上之	二八	江蘇嘉定	光華大學女學士會任前清初級中學校長上海英商商務印書館公司編輯兼英文翻譯光華留中教員	校長兼秘書	廿二	年月	嘉定南翔鎮
包玉珂		二八	浙江吳興	光華大學女學士會任江蘇初級中學及會監	校長英文秘書	廿八	一月	本市武定路前德里十一號
陳學儷		三〇	江蘇常熟	本校國文系旁聽生前吳淞商務公所書部外文編輯江文部公署科員	校長	十四年七月		常熟城內寺後街十一號
姚瑛	舜欽	三二	江蘇武進	光華大學女學士會任本校附屬中學教員	出版	廿三年九月		武進德桂坊三十號第六進
陳養浩		二七	江蘇常熟	中央大學教育學院訓練科專業主任常務兼教員小學校長	出版	廿三年三月		常熟城內開老坊十一號
金秋蕊		三八	江蘇吳縣	蘇州吳縣中學黨本級國文系總編輯主任約翰女學留中註冊主任主任前江蘇省教育廳科員	註冊	廿三年八月		蘇州衙門發給坊七十九號轉
沈真保		二八	江蘇無錫	上海中華總商會任上海精簡商務印書館職員國立暨南大學註冊員	註冊	廿二年十一月		本市徐家匯三角地承志聯三號
饒錫鑽	孟圭	三〇	江西九江	九江總商會任前中學及地師中學建築業	註冊	廿二年八月		九江趙家花園四十號
余沁雪		三六	江蘇嘉定	呂區區中學畢業上海中學畢業	註冊	廿一年八月		本市九江路七六八號
邱代光		二五	四川綏定	普秀女校畢業	註冊	廿三年八月		本
尹詩雅	所言	三二	湖南常德	上海美華專科學校畢業曾在成都大同中學女子職業學校教職	註冊	廿三年六月		湖南常德晉城北尹氏總祠內



(4)

費廉俊	江蘇武進	三七	前浙江交沙公路科長兼會計	會計	常州古村五號	(已故)
鄭金琛	浙江餘姚	三三	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	會計	餘姚郵巷	
蔡同樞	浙江鄞縣	二九	曾任江蘇省財政廳會計科長 現任上海大華建築公司營業課 主任兼主任會計師 現任上海五洲藥房經理	事務	本市鹽坡震路三〇四號	80884
張泰	浙江鄞縣	三五	私塾畢業	事務	本市施高塔路四達里九六號	
張康鴻	浙江鄞縣	二九	曾任上海聖約翰中學北務員中國信用合作社副主任	事務	甯波南門外段塘鎮	
陸綏之	江蘇無錫	三七	歷任蘇州郵局總局	義	無錫城內學前	
宋孟康	浙江紹興	三一	光華大學附屬中學畢業	義	本市北真路清遠里協隆茶棧	14872
薛迪符	江蘇武進	二七	光華大學附屬中學在學中教員 隨科主任在則合會計事務所會計師	院長	本市滄石路怡安坊六十九號	75895
賈幼丹	江蘇儀徵	二八	江蘇省中學畢業現任江蘇省 上級少隊隊務督導員 委員會前副局長行營秘書	院長	本市葦蕩路路泰興里二六四號	
程寶山	江蘇上海	二三	蘇州東區大學附屬第一中學畢業	圖書	蘇州蘇街前八號	
蔣昌玲	浙江金華	二二	大夏附中畢業曾任光華中學教務員 現任蘇州第三十二中學教務員	圖書	金華西大里三福堂	

(5)

陳作霖	二五	江蘇江都	上海同仁醫院護士學校畢業曾任上海同仁醫院副理	醫務員	廿九年	南京四留館聖公會陳汝霖先生轉	
黃錦昭	三〇	廣東恩陽	上海復健利醫院護士學校畢業曾任上海時疫醫院掛牌員	醫務員	十八年	本市施高捷路四邊里八十四號	

光華大學教員一覽

(二十三年度)

姓名	別字	年歲	籍貫	履歷	職別	到年	到月	最近通訊處	電話
饒基博	子泉	四九	江蘇無錫	見	國文系教授	十五年	九月	見	前
王蔚章	漢文	六三	江蘇金壇	前重慶行履員曾任重慶中學國文教員安徽新部安徽專令派赴講習	國文系副教授	廿二年	二月	滬陽東門下街二十四號	
周澂	晉庵	四三	江蘇武進	前江蘇省立第一中學教員江蘇省立第一中學文科主任安徽附屬中學國文系主任	國文系副教授	廿二年	九月	本校中學部	
張在政	蕙表	三八	浙江海甯	中央大學東北文藝研究所教授曾任南京中央大學附屬中學教員	國文系講師	廿三年	九月	陝石鎮沙水濱十七號	
汪梧封		二九	江蘇上海	見	英文系教授	廿三年	九月	見	前
韓漱柯		四〇	美籍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文學士文科碩士也曾在哥倫比亞大學附屬中學教員曾任上海中華總商會主任上海中華總商會英文部主任	英文系教授	廿二年	九月	本市杜島路前附大學內	20808



(6)

陳淑璽	三五	福建 漳州	美國 North Field Seminary 部 教員 Wichita, W. 教員 堪薩斯大學 英文系教授	英文系講師	廿三月 廿九	本市雙蓮路一二 四八號十號	72781
錢鐘符		江蘇 無錫	北平清華大學文學院士	英文系講師	廿二月 廿九	無錫七尺場	
蔡美翠		廣東	美國芝加哥大學文學院士 英文系教授	英文系教員	廿一月 廿九	本市雙蓮路一〇 三弄三號	75158
於升峯	三五	浙江 鎮海	法國國立農藝專門學校畢業	法文講師	十五年 九月	本市哈同路二六〇 號	
蔣維喬	六三	江蘇 武進	浙江鎮江專門學校畢業 兼長江蘇省教育廳秘書 兼江蘇省教育廳秘書	哲學系教授	十八年 九月	本市新大橋路永慶 坊五十八號	98007
呂思勉	五二	江蘇 武進	見	歷史系教授	十五年 八月	見	
張香婉	三一	德國	德國明瓦大學畢業	歷史系副教授	十八年 四月	本市大西路五四號	20492
廖世承	四三	江蘇 嘉定	見	教育系教授	十六年 三月	見	
陳一白	二六	廣西 北流	美國芝加哥大學碩士及加拿大 大學碩士 北流大學頭等學士 兼中國留學協會秘書 兼中國留學協會秘書 兼中國留學協會秘書	教育系教授	廿三月 廿九	本市盤園路岐山腳 九號	
章 益	三四	安徽 壽縣	美國芝加哥大學碩士及加拿大 大學碩士 北流大學頭等學士 兼中國留學協會秘書 兼中國留學協會秘書 兼中國留學協會秘書	教育系講師	廿三月 廿二	本市嘉定盤路中央 一號十八號	
張耀翔	四一	湖北 夏口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 兼中國留學協會秘書 兼中國留學協會秘書 兼中國留學協會秘書	教育系教授	廿三月 廿二	真如廣南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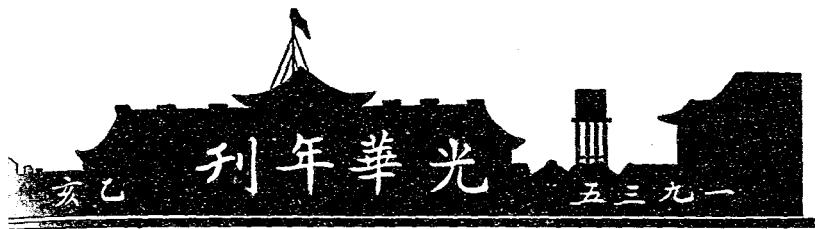
(7)

包玉珂		二八	浙江 吳興	見	前	教育系講師	廿一月 廿八	見	前
耿淡如		三八	江蘇 海門	見	前	政治系教授	廿二年 廿九	見	前
黃應榮		三一	廣西 梅縣	專為天沙律師事務所主任 廣東省(高等檢察)會主任 梅縣縣長 梅縣縣工上房四部	前	政治系教授	廿二年 廿九	本市海格路一二九 弄三十一號	
許復	甯丹	三一	江蘇 宜興	曾任天沙律師事務所主任 江蘇省(高等檢察)會主任 梅縣縣長 梅縣縣工上房四部	前	政治系講師	廿三年 三	真如暨南大學	
盛峻	于昉	二七	浙江 鄞縣	政學法律系主任在廈門大學教授 政學法律系主任在廈門大學教授	前	政治系教授	廿二年 廿九	本市南京路拋球場 亨達利三樓	
葛受元		二九	湖南 湘鄉	政學法律系主任在廈門大學教授 政學法律系主任在廈門大學教授	前	政治系講師	廿四年 三	本市愛麥路暨路中 華學藝社	
吳澤霖		三八	江蘇 常熟	見	前	社會系教授	廿七年 十九	見	前
張鏡予	經宇	三五	浙江 嵎縣	曾任上海私立會學系主任 一九二五至 一九三四年曾任廈門大學社會學教 授	前	社會系講師	廿三年 廿九	嘉興東望雲里十八 號	
容啓兆		三八	廣東 中山	見	前	化學系教授	廿四年 九	見	前
柳寧生	鈞天	三三	安徽 績溪	光華大學理學院化學系教授 曾任上海私立會學系主任 曾任上海私立會學系主任 曾任上海私立會學系主任	前	化學系講師	廿二年 廿九	本市康慶路延平 路太平坊二〇〇弄 九號	
李恩廉	約仲	三五	湖南 長沙	光華大學理學院化學系教授 曾任上海私立會學系主任 曾任上海私立會學系主任	前	化學系教員	廿五年 九	本市新舊路建業里 招馬路四八四號	



(8)

沈昭文	三〇	江西南昌	光華大學理學士歷任光緒中學及杭州師範中學教員	化學系助教	二十二年	本坡禧街一號或本坡	或前
朱晉鈞	三四	浙江餘姚	見	數理系教授	十六年	見	前
徐仁鏡	三三	江蘇宜興	美國康乃爾大學理學博士曾任大同大學浙江大學中央大學物理學教授	數理系教授	三三三	本市蘇司非而路永樂村十七號	永
班樂夫	三七	鶴籍	德國布魯根大學工學博士曾任總匯工學院大學助教	數理系講師	二九年	本市天主路二二九號	二
賈毓珂	三一	安徽合肥	美國康乃爾大學理學士曾任光華大學碩士	數理系講師	三三三	本市金神路金谷村十二號	谷
倪道鴻	四一	江蘇金山	即及中書大學理學博士曾任南洋華英學校福建南平大學理學系主任	數理系講師	二九年	本坡中學部	
朱鼎元	四四	江蘇靖江	前南洋大學士曾任南洋華英學校福建南平大學理學系主任	數理系講師	二二年	本市樂斐德路橋源村十九號	源
葉鹿鳴	三五	浙江龍游	滬江大學理學士曾任滬江大學物理系教員	數理系教員	十六年	本市慈恩路慈恩谷村八十一號	村
俞沛庭	二六	浙江慈	光華大學理學士	數理系助教	二九年	慈鄰城內雷家巷	巷
張令法	三八	浙江鄞縣	國內北平工業專門學校理學系教授及歷任拉開海大學理學系工務工程師和建築工程師等職	數理系講師	二四年	本市愛文義路藤珠里二十六號	珠
黃廣祥	三一	福建晉江	見	生物學教授	廿九年	見	前



(9)

江振聲		三〇	安徽 懷遠	上海前清大學 經濟學部 主任 江蘇教育廳 主任	生物學教授	廿二年 九月	安徽天恩堂對面二 十四號
傅敦厚		三一	江蘇 九江	光華大學 經濟學部 主任	生物學助教	十七年 九月	本市新街路建業里 西弄三十三號
謝霖	紫甫	五一	江蘇 武進	前	銀行系教授	廿一年 九月	見
楊蔭溥		三八	江蘇 無錫	前 江蘇省政府 秘書長 江蘇銀行 經理	銀行系講師	廿三年 九月	本市新街路德路一 四八弄十號
陳其鹿	子奉	四一	江蘇 吳縣	前 江蘇省政府 秘書長 江蘇銀行 經理	銀行系講師	廿四年 二月	本市新街路大馬坊 四十八號
程紹德					銀行系講師	廿四年 二月	本市新街路德路 村六十二號
唐慶培	叔高		江蘇 無錫	前	經濟系教授		見
伍純武	健一	三〇	雲南 中縣	前 江蘇省政府 秘書長 江蘇銀行 經理	經濟系講師	廿一年 九月	本市新街路德路同 慶
周頌	遠孫	三〇	江蘇 武進	前 江蘇省政府 秘書長 江蘇銀行 經理	經濟系講師	廿三年 九月	本市江西路江蘇銀 行
徐文博	淵若	二八	江蘇 江陰	前 江蘇省政府 秘書長 江蘇銀行 經理	經濟系講師	廿三年 九月	本市江西路新華信 託儲蓄銀行
蕭遠	仲樂	四〇	江西 黎和	前 江蘇省政府 秘書長 江蘇銀行 經理	經濟系講師	十六年 九月	本市德飛路銘德里 五號



(10)

沈立人	三八	浙江 嵊縣	上海會計師公會會員	會計系教授	廿一年 四月	本市戎登路二七五號
汪仲長	三九		英國薩理理工大學理學士曾在薩理 大學教授	會計系教授	十八年 二月	本市嘉定盤路德定 路二十五號
薛迪符	二七	江蘇 武進	見	商學院助教	十九年 二月	見
唐書紳	二七	江蘇 甯屬	光華大學經濟學士歷任本校附中教員	商學院助教		浦東張江柵鎮南街 朱金記轉
雷平一	二三	江蘇 松江	國立上海商學院商學士沈立人會計 事務所職員	商學院助教	廿四年 二月	本市戎登路二七五號
關健安	三六	廣東 番禺	見	衛生演講	十八年 九月	見
彭文餘	三三	湖北 沙市	見	體育教授	廿年 月	見
陳光耀	三一	廣東 番禺	廣州商南大學教員歷任廣州大 學體育主任曾任代中縣長國貨展覽 會運動會五次上海良友體育用品製 造有限公司經理	體育助教	廿二年 月	上海北四川路良友 運動有限公司
宮萬育	二六	河北 宛平	暨南大學畢業	事務員	廿三年 月	本校
陳文	二六	湖北 羅田	民國十五年畢業於中央軍校第四十 九年畢業於重慶第七期師範曾任 初中教員並民衆訓練部職員	軍事訓練員	廿三年 四月	本校
陳一屏	二七	陝西 渭南	中央軍校第四期畢業中央政治訓練 系統訓練班第四期教育系第四期 軍事訓練班學員	軍事訓練員	廿三年 九月	南京銅斗巷八號



校 長
張 壽 鏞



1935



副校長
朱公謹



副校長
顏任光



文學院長
兼國文系主任
錢子泉



理學院長
兼化學系主任
容啓兆



商學院長
薛迪靖



代理商學院長
謝霖甫



註冊主任
胡其炳



國文
王漢文



國文
周哲純



教育系主任
廖茂如



政治系主任
耿淡如



政治
黃應榮



歷史
張享年



日文與經濟
徐淵若



國文
張惠衣



英文系主任
汪梧封



英文
韓玉珊夫人



英文
蔡美琴





政治
盧 蛟



政治
許 復



政治
葛受元



社會系主任
吳澤霖



社會與經濟
伍純武



歷史系主任
呂誠之



哲學
蔣竹莊



化學
李恩廉



數理
張毓珂



經濟
薛迪符



統計
汪仲長



經濟
蕭達



生物
傅敦厚



經濟
唐慶培



數學
倪若水



數學
朱仲銘



生物系主任
黃賡祥



生物
江振聲



1935



會計
雷平一



體育
彭文餘



體育
姜靜南



體育
陳光耀



軍事教官
陳文



軍事教官
陳一屏



校長室秘書
兼領事務
陸壽長



圖書館主任
唐書第



女生指導
胡本孔



訓育
尹詩雅



事務
張省三



醫務員
黃鎔昭



註冊員
饒孟圭



註冊員
余沁雪



校長室書記
陳學楮



書記
陳養浩



註冊員
金秋濤



註冊員
沈眞保



1935
 1001
 1001



香港皮鞋公司

優待學界

概打九折

上海北四川路武昌路口 電話二四八九

質堅 經耐 舒輕 式美
料固 穿久 適優 樣觀

支店 震飛路華龍路口 電話二八八九〇

光華銀行

▲辦 認
▼事 真

▲基 堅
▼礎 固

上海大西路光華大學內

電話龍華六二八四號

◀ 業 務 ▶

收 匯 放 抵 存
解 款 欸 押 欸

▲利 優
▼息 厚

▲取 克
▼費 己



費毓俊先生遺像

費君毓俊武進人幼孤能自樹立年十九任兩浙鹽運使署暨浙江交涉使署科員民國十一年任上寶電車公司籌備處會計十四年任本校會計凡十載又以其間並任吳淞稅務公所會計者三年有餘二十四年四月患疔瘡毒未旬日遽卒年三十七耳母夫人陳氏自君五齡撫育君至於成長今年七十有二矣遺孤男二人女三人長者未逮十歲君任事勤慎特務正交友信彌留中猶殷殷以職務爲念亦可哀已

K O F A AMERICAN DRUG COMPANY

FEDERAL INC., U.S.A.
120 NANKING ROAD, SHANGHAI



Manufacturing Chemists and Dealers in Drugs, Chemicals,
Pharmaceuticals, Hospital and Laboratory Supplies

ANALYTICAL REAGENTS

manufactured by Schering-Kahlbaum, A-G., Berlin
MICROSCOPIC STAINS, INDICATORS AND ANILIN DYES
manufactured by Dr. K. Hollborn and Soehne, Leipzig
(Original-Gruelber-Hollborn and Giemsa Preparations)

LABORATORY EQUIPMENT AND SUPPL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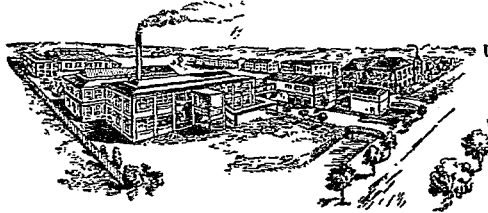
"Jena" Laboratory Glassware, "Berlin" Porcelain Ware,
"Reichert" Microscopes and Microtomes, "Schleicher & Schuell" Filter-
Paper. Analytical Balances, Scales and Weights, Scientific Apparatus.

HOSPITAL EQUIPMENT AND SUPPLIES:

Operating and Hospital Furniture, Invalid Chairs, Stretchers, Sterili-
zers, Disinfectors, Incubators, Surgical Instruments, Surgical Rubbergoods,
Enamel, Porcelain- and Glassware.

Please write for our Price Lists.

本藥房自製
各種良藥化
粧用品經售
歐美名廠出
品無論化學
原料染色藥
品試驗室用
具如各種瓷
器顯微鏡切
片機過濾紙
天秤藥衡等
以及醫院用
品如病人椅
檯架床外科
器械玻璃搥
磁橡皮器具
消毒物品等
均應有盡有
效驗準、確價
格公道諸君
惠顧請認明
科發商標乃
幸



KOFA LABORATORIES, SHANGHAI



約翰學校後進委員會



霞飛路校址大門



第一次開學典禮(一)



第一次開學典禮(二)



第一次開學時全體教職員攝影



第一次開學後聚餐



第一屆畢業典禮（一）



第一屆畢業典禮(二)



大西路校舍破土典禮



民國十五年校董蒞新校舍留影



大禮堂破土典禮

六三堂壁畫銘

與錫錢基博學節徐可煥書

出魏然而買地者魯乎其為聖約翰大學之譽舍也真難然而于霄者振其具為聖約翰大學之旗
 竿也聖約翰大學之譽舍者美人之所建而國人之為託子弟聖約翰大學之譽舍者國人之所贈而
 國後不得託其國人不弟之負其日來茲者將揭國徽以約諸竿而自居賢師之德矣曰卜斯濟者地獲
 而不可其日則中華人民建國之十又四年六月初三日而其地則在民國領土之上海於戲四竟之內抑域之
 中為子弟而國人不許其自教有國然而僑客不許其自懸巨恥德齊而有血氣心相之倫曠能依首下心
 仙魄而以觀顏於以於國人皆憤憤不欲一日而天相歸于厥衷和慮奮及少長果力無爾心以能宏
 啟我先華大學義同昭宣身士景從嚮風而慕義學以行計豈不和會端之用因園林之魏露圖書之美而
 曰聖約翰大學之所有而甘壯體塗足代季季後居來適其子以也僅者新屋落成與續殿宇園諸殿而發六三兩字
 以頌堂之楹詔世萬子孫毋忘為銘識之歲在戊光華大學學堂庚辰三月六日與錫錢基博學銘曰
 成之哉尚本視厥成也用其先復歸其明待其心毋暴其氣我之不競而于何誰如則則勇致果則
 毅于煥為成一日之敬

「學生國貨年的新貢獻」

經濟蚊帳

「透涼光潔」

軟白被單

「堅牢耐洗」

制服衣料

「永不退色」

不縮網襪

「久洗如新」

優待學界辦法：

憑學校圖章可予特別折扣

註冊



商標

三才棉織公司

老西門中華路口一五一五號

電話南市二九五三號

各大公司商店出售

康寧牙粉

發行所
法界路
四三
五八

理化學博士監製

牙科博士證明

當代理明星贊譽

中外各界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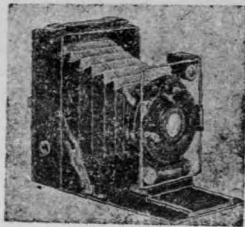
上海慎德公司出品



眼况



大刘四年



Standard

經理處

恆記照相影片材料行
 總行 上海天主堂街興業里
 分行 漢口特三區漢潤里

首推矮克發之二寸
 輕便 準確
 耐用 價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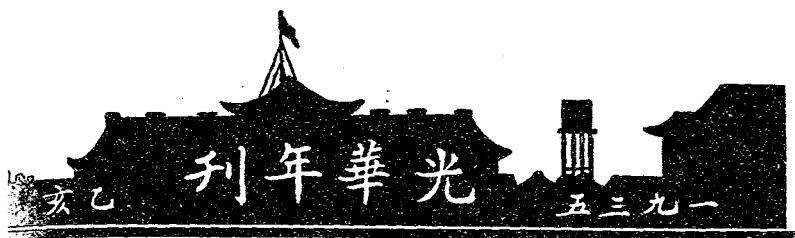
拍克
 干片
兩用快鏡

每只售洋四十五元四角

附送
 干片暗盒三只
 軟片暗盒一只

矮克發洋行

上海四川路二六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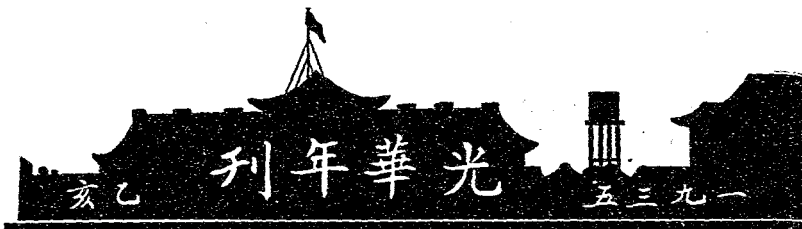
一年回顧

歲月駸駸，又屆初夏，枝頭櫻熟，鏡底鬢髻。吾光華之第十卷年刊，亦得於是時出而問世。學校之有年刊，猶國之有史，家之有乘，蓋所以詳已往而昭來者也。述一年來之大事：

本校於過去一年中，事之得著錄於篇者，物質建設成績尚著。本年度聘請錢子泉先生為文學院院長，容啓兆先生為理學院院長，薛迪靖先生為商學院院長。錢先生碩學厚德，持已嚴而餘化足以及人，自長文學院後，即釐規立則務求有所樹，以納吾教務於日隆之程。容先生為理學宗匠，出長理學院，可謂心得其能。商學院自金前院長非羊逝世後，即由薛迪靖先生規劃整頓，成績斐然；今歲薛先生捧檄出仕，所事改由謝霖先生擔任。校長室秘書朱時雋先生，以金山縣教育局之約，為桑梓服務，懇辭秘書之職，乃請陸上之先生繼之。朱秘書司本校簿書，六稔於茲，老成持重，為師友所共欽。陸先生蓄德能文，尤善經理，故於秘書之外，兼理事務。其在教員，則教育系添聘陳一百先生為教授，而推廖茂如先生為主任。政治系添聘葛受元先生為教授。數理系添聘王珪孫先生主講物理學。入歲以還，王先生他去，改延張介法先生繼之，銀行系因遺仲陶先生擢任中南銀行香港分行經理，離滬他去，所遺課目。改聘黃念遠，張似旭，陳其鹿三先生分任之。經濟系添聘程紹德先生主講國外金融概況，餘則既仍舊貫，惟科目略有出入，時間稍有伸縮而已！

關於物質之建設，則有實驗儀器之添置，及煤氣設備之裝置，大禮堂之建造，跑道之修葺，大門之改建等。本校禮堂，原借用膳廳，內部殊見湫隘，措事亦感不便，去冬即着手建造大禮堂，經之營之，即日可告落成。校中並以王省三校董及張校長之名之首字，名之曰豐壽堂，所以紀念兩公之功蹟也。至於跑道，原位置於大中學宿舍之間，近以改建校門，須闢馳道，故南移尋丈，鑿原址為坦道兩端夾植楊桐，綠蔭若翳，地平如砥，安樂其上，恍入名園，校景為之增色不少。本校之理科實驗，自去冬新置化學館後，即已擴展多多，此一歲中，復蒙教部之補助，故建設益為精進。其在數理系有各種重要儀器之增置，其在他學系則有煤氣設備之裝置，化學系原有之實驗，率以酒精燈為之，熱度不足，故中途每多僨事，現經改用煤氣後，火力充沛，使用便利萬千，向所未易為之實驗，至是亦得僨試為之矣。

其在課外作業方面，則有中英文作文競賽，及中英文演說競賽等，此四者之參加者，極為踴躍，論文則筆走龍蛇，紙透雲烟；論辯則語吐珠璣，舌燦蓮芬；



莫不成法卓然，聲震四座。計得獎者：則國文作文比賽，有馮雲駿，楊賈琳，趙遂之等三人，英文作文比賽，有洪濤淵，陳良燭，張玉德等三人，國語演說競賽，有譚惟翰，余貽誼，楊大猷，張令杭等四人，英語演說競賽，有廖家義，李鵬翔，黃駿等三人。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實至名歸，各如所分。

總觀過去之一年，百凡雖未獲有深長之進步，然積銖累寸，成功亦自有在。語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則今日之微末造就，亦即為將來偉大成功之基礎，祇須持之以恆，無懈無怠，斯可耳！是則有賴於吾諸師長與同學之努力矣！

本年之文學院概況

錢基博

余承乏文學院長，愧無緯白；年刊出版，寫此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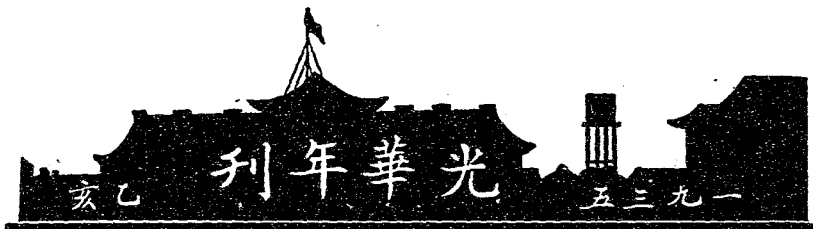
就學生人數言之：今年上學期，全校學生共五百六十五人，文學院有二百七十八人。下學期，全校學生共五百十九人，文學院有二百五十三人。而文學院分七系：政治系人數最多；上學期一百人，內女生六人；下學期八十八人，內女生七人。其次國文教育兩系。國文系，上學期五十三人，內女生九人；下學期四十八人，內女生五人。教育系，上學期五十三人，內女生二十三人，下學期四十七人，內女生二十八人。又次社會系，上學期三十一人，內女生八人；下學期二十九人，內女生七人。又次英文系，上學期二十六人，內女生四人；下學期二十九人，內女生四人。又次歷史系，上學期十四人，內女生一人；下學期十一人，內女生一人。而次哲學系為最少，僅一人。

就所開學程言之：文學院上學期共開六十四學程；下學期六十三學程。其中國文系，上學期連基本國文在內，開十一學程；內全年者九，曰古文辭類纂，（基本國文一用書）曰四書，曰左傳，（以上兩種基本國文二用書）曰基本國文一作文，曰文學鳥瞰，曰文學史，曰文字學，曰詞，曰曲；半年者二，曰禮記，曰呂氏春秋。下學期十一學程，內半年學程改開老莊研究，詩經研究。英文系，上學期連基本英文在內，開十六學程；內全年者十三，曰基本英文，一曰英文一作文，曰基本英文，二曰英文二作文，曰英美散文，曰中英互譯，曰莎士比亞，曰英國文學史，曰初級法文，曰中級法文，曰初級德文，曰中級德文，曰初級日文；半年者三，曰歐洲古代文學，曰英美短篇故事，曰近代戲曲。下學期十六學程，內半年學程改開英文詩律，歐洲戲劇，比較文學三學程。政治系，上學期開九學程；內全年者五，曰政治原理，政治思想史，比較政府，國際公法，民法總論；半年者四，曰聯邦政府，中國外交關係，英國政府，法學通論。下學期十學程，內半年學程改開刑法論，國際私法，歐戰後新政體，近代政治思潮，國際政治五學



程。教育系，上學期開十學程；內全年者六，曰教育原理，普通心理學，教育心理，實驗心理，教育統計，西洋教育史；半年者四，曰教育生物學，實業心理學，小學各科心理，中學教學法，下學期開九學程，內半年學程改開教育測驗，教育研究法，中國教育問題三學程。社會系，上學期開七學程，內全年者四，曰社會概論，歐美社會思想史，社會問題，演化論；半年者三，曰社會政策，農村社會學，社會調查。下學期七學程，內半年學程改開社會起源，合作事業，社會統計三學程，歷史系上學期開九學程；內全年者七。曰國史綱要，中國文化史，西洋通史，西洋文化史，西洋近代史，美國史，史學研究法，半年者二，曰宋明理學史，人生地理。下學期八學程，內半年學程，改開先秦學病史。哲學系，上學期開二學程，內全年者一曰中國哲學史；半年者一，曰佛學概論。下學期二學程；內半年學程改開唯識哲學。此學程之大略也。

至於教學之尤注意者，在基本國文英文作文之加緊訓練，以『簡窮快整』三字為標準，限當堂交卷，以一小時為度。其它各項學程，無論用書，或編講義，務將教材配當適度，按期結束；總期各同學於每學程貫徹始終，有深切之瞭解。同仁以此相勗勵，雖曰未能，不敢不勉焉！



一年來之理學院 啓啓兆

本學年顏任光先生尚在假中，理學院院務，仍由啓兆代應。幸賴諸同仁之協助，雖無特殊建樹，然尚能保持我校固有改革之精神。茲藉本屆年刊付梓，略作簡單報告，以愛護光華者告。

本校對於理學院之設備，素所注重。然以限於經費，未能盡量採購。本年度得教育部之特別補助金，壹萬伍千元，悉數用以充實各系儀器圖書，及其他設備。故各實驗課程，已覺應付稍裕，倘能繼續多得補助，則可漸臻完善矣！

(一) 本年度理數學系之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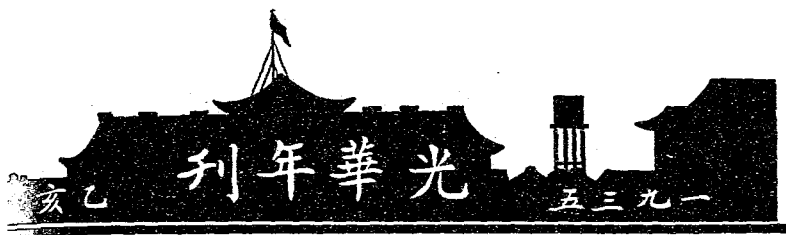
本年度數理學系，仍由朱公謹先生主持該系有教授講師助教共八人，分任教授及指導實驗工作。學程開班者，除原有之基本各課外，本年另開無線電一科，諸生選習者，頗感興趣。現正計劃下年購置該課實習之儀器，以期理論與實習並重。本年度在教育部之補助金內，撥出約七千元購辦電磁學，及光學實驗設備，現已陸續運到應用矣。

(二) 本年度化學系之狀況

本校化學系，自遷入自建之實驗館後，各實驗課程之進行，已漸上正軌。然以缺乏煤氣，供給實驗，每感困難。本年度獲教育部之補助，乃於寒假期中，以三千餘金之代價，裝置發氣機一座。春季開學後，全部工竣。供給全館各室應用。本系各課學生均感便利。本年白金價格低廉，該系不以機會難逢，特向德國訂購白金器具，約值千元，不日當可寄到。該系現有教員四人，支配頗感困難。俟校中經費稍裕，再作擴充之計。

(三) 其他

本院原有生物學系之設備。因以經費關係，不得已暫時停止進行。然該系之基本課程，如普通生物學，動物學，天演論，進化論，遺傳學等課程，對於教育學系，及社會學系均有密切關係，故仍照常開班。本院尚擬添設醫學預科，現正由黃鹿祥先生計劃一切云。



一年來之商學院

際茲一學年行將結束之時，爰將過去一年中本院之概況，作一簡略之報告焉。

一 謝霖教授代理院長

上學期院長薛迪靖先生，因就任南京軍委會職，呈請辭職，當局未予照准，僅允給假。院課則暫請謝霖先生代理。謝先生任教本校已一載有餘，平時對於畢業同學職業問題，頗為關心。此次幾經挽留，始允勉為過渡，繼任後，對於院務，一切照舊，未有更改。

二 新聘教授略歷

本年度內新聘教授有楊蔭溥，陳其鹿，程紹德諸先生，楊陳二先生，前曾任教本校，深得同學信仰。此番重來，頗表歡迎。楊先生為金融專家，著有金融專書多種，暢銷國內，現任浙江興業銀行儲蓄部經理職，本院特聘請兼任國外匯兌，中國金融市場等課。陳其鹿先生在本校開辦第一年，即在校任課。現供職中央銀行，此次特聘請兼任貨幣銀行學一課。程紹德先生對於國外金融情形，頗富研究，現任上海商學院教務長，現請兼任本校國外金融市場一課。其他教員，均仍其舊，未有變動。

三 本學年教授學生及課程統計

本年度所開課程，較上年度為減少。而學生人數，則無甚變動，茲附表於後，以資參考。

		二 十 二 年 度				
		經 濟 系	會 計 系	銀 行 系	工 商 管 理	總 數
教授	上學期	四	五	四	二	一五
	下學期	四	四	三	一	一二
學生	上學期	四二	七五	五一	三〇	一九八
	下學期	四四	七二	四八	二五	一八九
課程	上學期	七	九	六	七	二九
	下學期	七	一二	四	五	二八



二十三年度						
		經濟系	會計系	銀行系	工商管理	總數
教授	上學期	四	五	六		一五
	下學期	四	四	五		一三
學生	上學期	六三	七〇	六五	五	二〇三
	下學期	五一	六八	五七	四	一八〇
課程	上學期	七	八	一一		二六
	下學期	七	八	一〇		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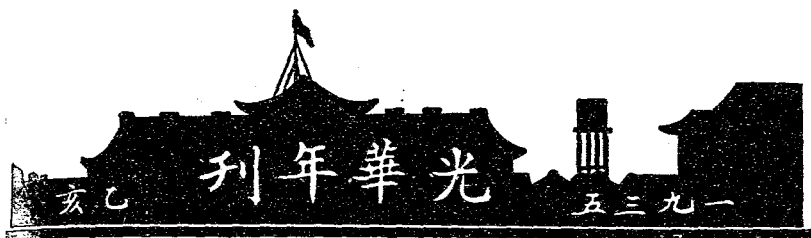
四 對於本院未來之展望

(一) 裁併學系，注重實科。本院由於經費，對於各系勢難均求充分發展。為今之計，惟有裁併次要學系，充實主要學科。查本院原分會計，銀行，經濟，及工商管理四系。工商管理系，較不重要，兼之學生人數亦少，似可停辦。至於經濟系，則可併入政治系，改稱政經系，較為適當，移其節省之經費，擴充會計銀行二系，力求課無虛設，學能致用。在會計系中，除應增開主要會計課程外，並宜添設高等統計課程，以應社會上之需要。

(二) 選課程序，以及必修選修，務須明白規定。本院課程，向極紊亂，選課既無一定之標準。故而每多躡等之情事，基本課程，未曾修畢，而已選讀高等課程者有之。高等課程修完之後，回選基本課程者亦有之。甚至更有基本與高等課程，同時並讀者。此種缺陷，亟宜矯正。否則積重難返，收效不易。同時必修選修，亦須明白確定，務使各系學生，學其所應學，選其所應選，無避難趨易之弊。

(三) 添設學術講座，以補課本之不足。對於各系，除增加主要課程，充實課程內容外，並應特設學術講座。舉凡關於最近發生之經濟金融，以及商業上種種問題，應隨時聘請專家，作有系統之講演。務使諸生對於各項問題，有明白之認識，及正確之見解。

以上所舉，不過舉舉大端，希望能於最近期間內，見諸實現焉！



一年來之註冊處

本處自分股辦事以來，成績頗見精進，而以檢查學生成績之簡捷新穎，工作人員之經濟，尤為教育部視察員所讚許。本年仍依上年分股辦法，分文牘，成績，考勤，統計等四股，文牘股李崇厚辭職，聘金秋濤繼之，考勤股廖孟明辭職，聘邱代光繼之，其餘各股人員均由舊任卸聯。

本年度上學期男女學生共五百六十五人，內男生四百六十四人，女生一百零一人，文學院二百七十八人，理學院八十五人，商學院二百零二人，下學期男女學生共五百六十九人，內男生四百三十人，女生八十九人，文學院二百五十三人，理學院八十六人，商學院一百八十八人。

本年度上學期文學院國文系男生四十四人，女生九人，英文系男生二十二，女生四人，教育系男生三十人，女生二十三人，政治系男生九十四人，女生六人，社會系男生二十三，女生八人，歷史系男生十三人，女生一人，哲學系男生一人，理學院自本年度起將物理系與數學系歸併，改為數理系，男生三十五人，女生三人，化學系男生四十人，女生五人，生物系男生二人。商學院經濟系男生五十三人，女生九人，會計系男生五十四人，女生十六人，銀行系男生四十八人，女生十七人，工商管理系男生五人，下學期文學院國文系男生四十三人，女生五人，英文系男生二十五人，女生四人，教育系男生二十七人，女生二十人，政治系男生八十一人，女生七人，歷史系男生十人，女生一人，社會系男生二十二，女生七人，哲學系男生一人。理學院化學系男生三十五人，女生五人，數理系男生四十二人，女生二人，生物系男生二人。商學院經濟系男生四十二人，女生九人，會計系男生五十三人，女生十五人。銀行系男生四十三人，女生十四人，工商管理系男生四人。

本年度文學院七系，共開全年學程四十四學程，半年學程分上學期十九學程，下學期十八學程，理學院三系共開全年學程十三學程，半年學程分上下學期各十二學程。商學院四系共開全年學程二十學程，半年學程分上學期六學程，下學期五學程。此外尚有體育衛生軍事教育等學程為各院系一二年級生共同必修學程，並仍規定基本國文，基本英文，普通數學等學程為各院系共同必修學程。

教員人數：文學院上學期為二十八人，下學期為二十七人，理學院上下學期各為十四人，商學院上學期為十三人，下學期為十一人，此外尚有體育教員三人，衛生教員一人，軍事教員二人。



學生上課時點名由本處考勤股辦理，登記缺席時數，極為翔實，本年度上學期因全部缺席過五分之一，令其休學者十二人。缺席滿一學程之上課時間五分之一，扣除該學程大考者計二十七人。其餘如缺席滿十五次或二十次扣一二學分等，無不詳細考核，由該股呈請主任執行之。下學期學生缺課情形以尙未結束，未能統計。

本校定章凡學生學業過劣，或基本國文，基本英文，兩學程均不及格者，開除學籍，上學期由本處照章將成績過劣諸生，提交校務會議，計開除者七人，得嚴重警告者二十二人，下學期尙未結束。

本年度將請假規則重行修訂，條分縷析，頗稱詳明，凡學生須請假者均應依照手續辦理否則一概不准。(一)特假，凡請特假者(1)須具醫生證明書證實該生患何種疾病(2)該生的系親屬之婚喪並附有證件者(如訃帖等類)方准請特假(二)事假，(1)須經家長具函證明經本處核准者(2)事前至本處填請假單者方准請事假(三)團體假，凡運動比賽，球類比賽，以及演說，辯論，中英作文比賽等均稱為團體假，惟事前均須導師開列名單經校長核准後，再到本處請假若事前並未請假，擅自缺課者，統稱曠課。本處將請假條例規劃周詳，實以家長之期望甚殷，學業之修習實重，故不厭繁瑣，修訂規則，以免學生任意缺課。

上述各種請假規則，履行請假手續後，本處登記其缺席時數。每缺課一小時記一割分 Cut 積至十五割分，扣一學分，嗣後每五次，扣一學分。若缺席時數逾一學期上課時數五分之一者，亦不准其大考。惟特假及團體假經校長核准者免記割分，倘缺席滿五分之一者，亦不准大考。其未經請假，曠課一小時者，記割分二次。

本校於每學期舉行國文作文，及英文作文比賽各一次，凡國文系英文系學生均須參加，其他各系學生有志參加者得在本處報名，至期由本校國文系英文系教授分別命題，名列前茅者，給予金質獎章，若比賽時缺席者，須扣一學分。

本校於每學期開始時，舉行上學期各學程不及格諸生補考，本學年上下學期均照章舉行，由校長室聘請各學院院長及各系教授蒞場監試，本處將補考計分方法略加修正，經校務會議核准施行，其計分法以平日成績為重，凡補考成績僅作四成計算，而平日積分及兩次小考成績占其六成，補考諸生須隨帶補考證入場，俟補考結束後，由本處將補考成績分別通知及登記。

本學年舉行小考上下學期各兩次，在校歷規定期內舉行。本處將小考不及格諸生予以警告，使自知奮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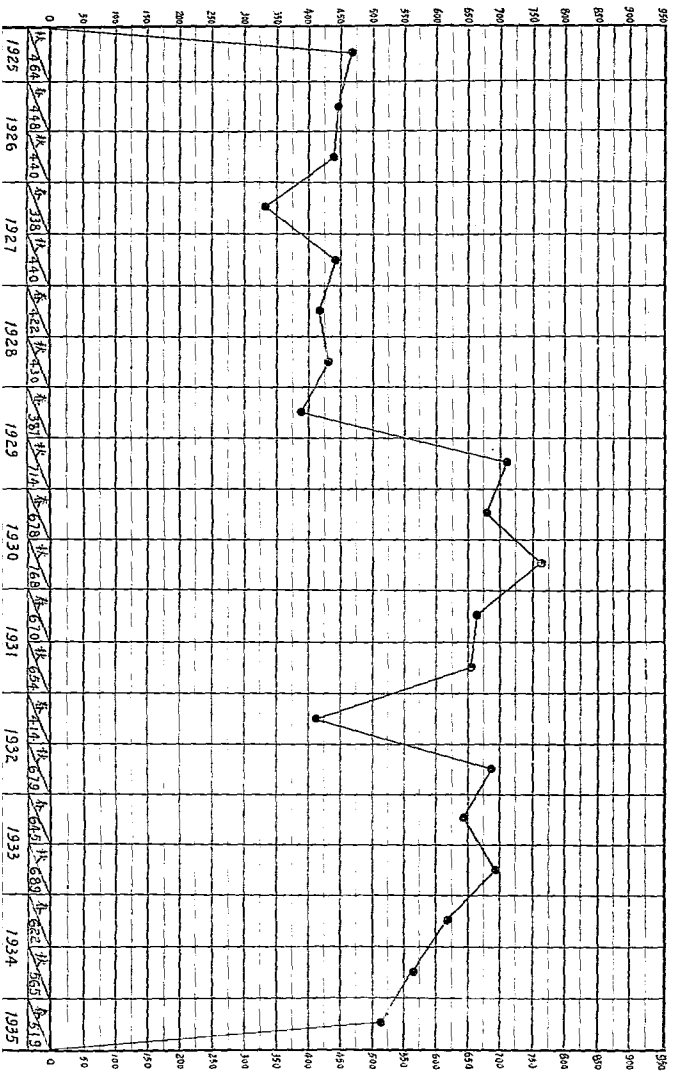
本處對於教務上之增進，努力策劃，其餘如統計歷年畢業生，各院系歷年肄業生，學生年籍比較，各院系教員人數比較等。均詳繪圖表以標明之。本篇所述僅其大略而已。

秋濤(二四,五,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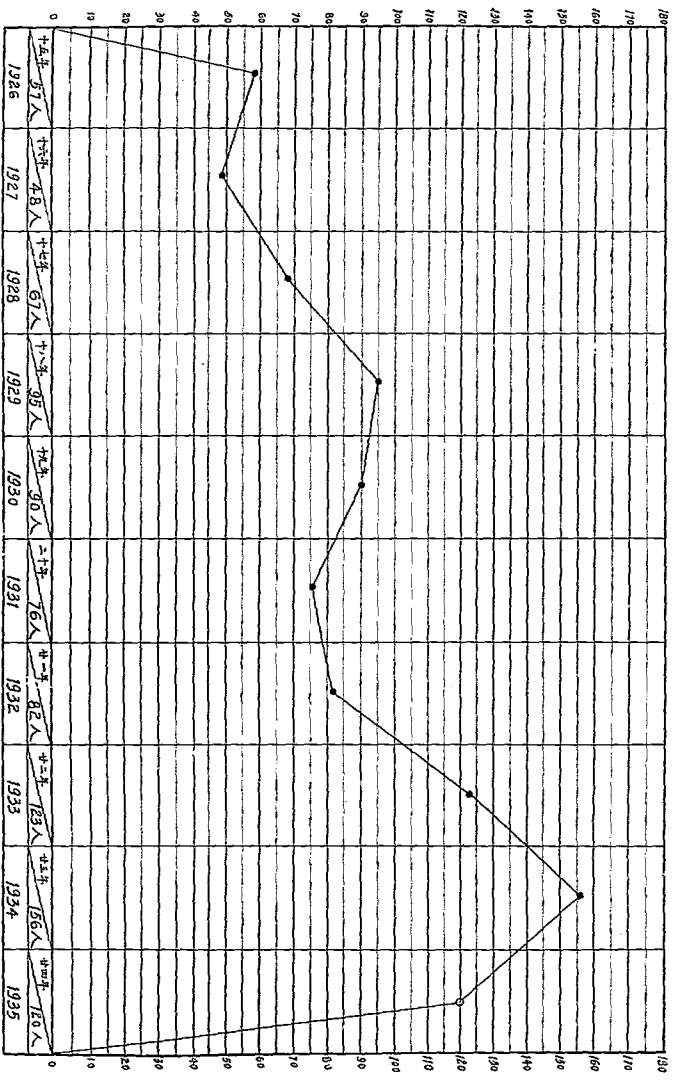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三年度第二學期註冊統計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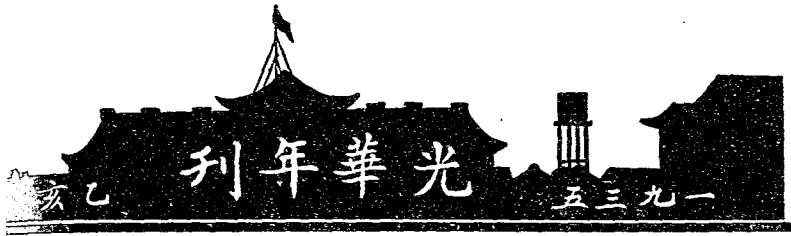
院別	級別及性別		系別		年級		級別及性別		總計		
			男	女	男	女	各項				
	文系	理系					商系	學系		管理系	總計
文學院	國文系	男	10	1	8	1	9	1	1	4	
			女	10	3	8	1	4	1	4	
	英文系	男	10	3	8	1	1	1	1	1	
			女	7	1	1	1	3	1	1	
	教育系	男	3	2	6	13	6	5	1	1	
			女	6	5	4	5	1	1	1	
	政治系	男	15	3	17	2	19	9	4	2	
			女	3	0	2	23	14	2	1	
	社會系	男	6	1	2	3	4	2	1	1	
			女	1	1	1	1	1	1	1	
哲學系	男	4	1	1	3	1	1	1	1		
		女	6	2	6	1	5	1	1		
歷史系	男	23	1	7	6	1	4	5	1		
		女	1	1	2	1	1	1	1		
理學院	化學系	男	15	3	10	1	12	4	3	1	
			女	4	1	1	3	1	1	1	
理學院	數學系	男	29	1	7	6	1	6	5	1	
			女	1	1	2	1	1	1	1	
商學院	經濟系	男	15	3	10	1	12	4	3	1	
			女	18	8	17	6	7	1	1	
商學院	會計系	男	15	6	6	4	13	1	2	1	
			女	15	6	4	13	1	2	1	
商學院	銀行系	男	1	1	1	1	1	1	1	1	
			女	1	1	1	1	1	1	1	
商學院	工商管理系	男	107	24	84	5	6	107	17	21	
			女	165	120	124	110	167	91	81	45
各項總計		165		120	124	110	167	91	81	45	
各項總計		519		323		344		192		86	

歷年每學期學生人數比較圖



歷年畢業生比較圖





一年來之圖書館

目 竹

本館成立迄今已達十年，圖書設備逐漸擴展，現藏書籍二萬六千餘冊，館舍約佔三百七十平方米，然尙未有一正式之館舍，於本館之行政上及閱覽者之利用上，均感不便，改籌建正式之圖書館，誠爲當務之急，尙冀學校當局從速籌劃之，茲將一年來之情狀概述如下。

本年內圖書增加約計二千餘冊，其著者有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四部叢刊續編一部，計五百冊，及影印宋板藏經會出版之宋噴砂藏經一部，計四百冊，並預約萬有文庫第二集一部。

本校本學年承教育部補助洋壹萬五千元，作爲擴充理學院圖書設備之需，本館分得三千元，專充購置科學圖書之用，現正向國內外定購，計已到館者有 Mellor: A Comprehensive Treatise of Inorganic & Theoretical Chemistry. 13 vols. 等一百餘冊。

雜誌爲促進文化之利器，總積現代思想之大觀，其供用之廣，地位之重要，可與書籍媲美，甚或尤高一籌。本館歷年來訂購及蒐集之，計誌約有中文七百餘種，西文百餘種，其每卷齊全者，皆彙訂成冊，以便保存而利參考。本年內本館對於徵求舊雜誌之工作，曾費相當之努力，且亦有相當之成績，國內有價值之雜誌，如發行最早之時務報，知新報，以及國風報，新中國，甲寅，庸言，大中華，新青年，東方雜誌，小說月報，國聞週報，學衡，學藝，科學，教育雜誌，婦女雜誌，學生雜誌等均藏有全份。本館除備價蒐購外，並將館藏複本雜誌編製目錄，函致國內各大圖書館請求交換，結果甚爲滿意，草將交換成績列表於下：

圖 書 館 名 稱	換出冊數	換入冊數
本 校 附 中 圖 書 館	一一三	二〇
明 復 圖 書 館	三二	一二〇
國 立 上 海 商 學 院 圖 書 館	二五〇	
大 夏 大 學 教 育 學 院 圖 書 館	三二	
浙 江 省 立 圖 書 館	二二四	三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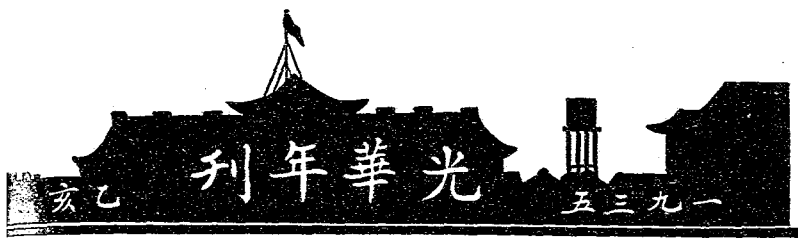
安徽大學圖書館	九八	
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	三〇九	五三
同濟大學圖書館	一	三
浙江大學圖書館	五	
之江文理學院圖書館	一八八	四六
共 計	一二五二	五五九

本館目錄用卡片式有分類目錄及字典式目錄二種，目錄片已達三萬餘張，致原有之目錄箱不敷應用，近向美藝鋼鐵公司定製鋼質目錄箱一具，以應需要。

本館職員陸上之先生服務本館已歷四年，今春應聘為本校校長室秘書兼領事務之職，本館原有職務則請高昌珍先生任之。

借出圖書每日約四十餘冊，一年來借出冊數及開放日數列表如下：

月 份	開放日數	借書冊數
念三年九月	一四	六五五
十月	三一	一二三四
十一月	二九	一二五一
十二月	二九	一一五四
念四年一月	一六	二六九
二月	一	五一九
三月	二八	一〇
四月	二四	九五九
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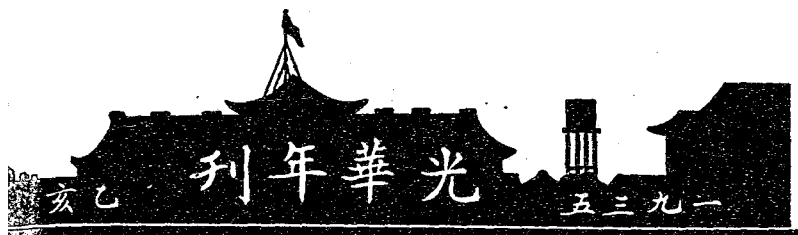


本校大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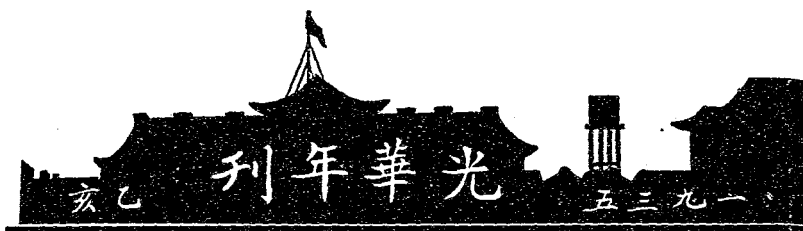
- 五月一日 下午一時本校建築公債在大會堂抽籤
下午三時在大會堂舉行英文演說競賽朱公謹主席朱時雋計時章捧丹沈麟玉陸坤一評判參加者十八結果第一潘學黎講題“A Real Husband”第二陳良綱講題“The Evil of China Labor”第三洪滋潤講題“Collage Education in China”第四王正倫講題“The Use and Abuse of Aeroplane”
下午七時半本校學生歡送出席遠東運動會代表陶英傑董叔昭並慶祝江大德賽錦標在大操場燃放火炬及爆竹
- 五月五日 革命政府成立紀念放假一天
- 五月七日 上午九時舉行紀念週張校長主席蔣建白演講
- 五月十二日 下午二時上海各大學學生英語演說競賽在滬江大學舉行本校代表潘學黎陳良綱
- 五月十四日 上午九時舉行紀念週朱副校長主席章乃器演講
- 五月廿一日 上午九時舉行紀念週朱副校長主席潘公展演講
- 五月廿八日 上午九時舉行紀念週朱副校長主席報告
- 六月三日 本校成立九週紀念上午十時畢業同學在六三堂召開年會通過會章改選職員張悅聯當選為正會長伍純武胡昭望為副會長十一時半開紀念會行禮如儀張校長主席致辭歡迎商學院捐助人陳伯權繼校董代表王華照畢業同學代表楊熙靖曹沛滋張祖培演說旋舉行大禮堂及商學院奠基禮並攝影十二時半宴全體畢業同學下午畢業同學及來賓等參觀大中學辦公室及宿舍繼又舉行足球網球比賽附中童子軍檢閱晚七時在運動場舉行焰火並備茶點款待全體同學
- 六月四日 為九週紀念補假一天
- 六月八日 上海市國民軍事訓練會舉行總檢閱本校受軍訓學生全體參加列第十三名射擊比賽列第三名
- 六月十一日 上午九時舉行紀念週張校長主席報告出席南京財政會議情形
下午六時本屆畢業生甲戌級同學宴請教職員于致美樓
- 六月十四日 舉行畢業試驗
- 六月廿一日 舉行學期試驗



- 六月廿二日 上午十時在校長室召開校務會議審查畢業生成績及畢業論文
下午三時本校教職員邀本校畢業生在一品香旅社茗敘
- 六月廿三日 上午九時全體攝影及畢業同學攝影
上午十時舉行畢業典禮行禮如儀張校長報告市教育局長潘公展
演說同學會代表伍純武演說文學院長錢基博理學院長容啓兆商
學院長薛迪靖中學主任廖世承呈請校長給憑大學畢業生一百五
十六人領受學位高初中畢業生領受證書容啓兆夫人給獎
下午二時同學會招待畢業生
- 七月一日 暑假開始
- 七月二十日 上午九時在校長室開校務會議審查學生成績
二十三年度秋學期
- 八月六七日 二十三年度秋學期第一次招生
- 八月十日 上午十時招生委員會在校長室開會審查新生入學考試成績錄取
者五十人
- 九月六七日 本學期第二次招生
- 九月十二日 新舊生到校
下午二時在校長室開二十三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
- 九月十三四五日 註冊
- 九月十七日 上午九時在大會堂舉行二十三年度秋學期開學典禮到舊學生一
千三百餘人張校長主席報告校務廖中學主任文學院長演說十
時起正式上課
- 九月十八日 遼案紀念下半旗素食誌哀
- 九月廿一日 午後二時在校長室召開第二次校務會議
- 九月廿四日 上午九時在大會堂舉行紀念週張校長主席錢院長演講
- 九月廿八日 下午二時在校長室開第三次校務會議
- 十月一日 上午九時舉行紀念週張校長主席薛院長演講「美國提高銀價採
取白銀政策後對於中國之影響」
- 十月五日 下午二時在校長室舉行第四次校務會議
- 十月八日 上午九時舉行紀念週朱副校長主席鄒翰芳演講「南洋情況」
- 十月十日 國慶紀念放假大禮堂工程開始
- 十月十五日 上午九時在大會堂舉行紀念週張校長主席演講「遊杭後之感想
及今後大學生之努力」
- 十月十九日 午後二時在校長室舉行第五次校務會議



- 十月二十日 兩路管理局車務處發起之上海國際登高比賽在莫干山舉行本校董叔昭顧森二君出席參加比賽結果本校董叔昭冠軍顧森第二團體本校第二
- 十月廿一日 上午九時在大會堂舉行紀念週張校長主席陳柱尊演講「復興中華民族與大學生之關係」
- 十月廿九日 上午九時在大會堂舉行紀念週張校長演講「嚴禁大學生入舞場」
- 十一月二日 午後二時在校長室開第六次校務會議
- 十一月五日 晨九時在大會堂舉行紀念週張校長主席陳一百演講
- 十一月七日 午後一時訓練總監部國民軍事教育處處長潘佑強來校檢閱本校軍事訓練
- 十一月九日 下午二時在校長室開第七次校務會議
- 十一月十二日 孫總理誕辰紀念休課
下午二時張校長同本校前副校長現任湖南教育廳長朱經農來校參觀大禮堂建築工程
- 十一月十六日 下午三時在校長室開第八次校務會議
- 十一月十七日 下午四時本校足球隊與震旦大學足球隊在本校大操場比賽三對零本校勝
- 十一月十九日 上午九時在大會場舉行紀念週張校長主席報告十週紀念籌備事宜
- 十一月廿日 美國喬其鎮大學校長奈維爾氏與威廉鎮大學校長茹飛氏來華遊歷上海各大學聯合會設宴國際大飯店本校張校長主席交大黎校長致歡迎辭
- 十一月廿三日 下午三時在校長室開第九次校務會議
- 十一月廿四日 江大越野賽跑本校董叔昭得個人第一團體競賽本校列第四名
- 十一月廿六日 上午九時在大會堂舉行紀念週張校長主席張君俊演講
- 十一月廿七日 安徽教育廳長楊廉來校參觀
- 十一月三十日 上午二時在校長室開第十次校務會議
- 十二月一日 下午二時舉行國文作文比賽評判結果第一萬雲駿第二楊貢琳第三起遂之
- 十二月三日 上午九時在大會舉行紀念週張校長主席陳高備演講
上午十時本校中國語文學會請胡樸安來校演講
- 十二月七日 下午二時在校長室開第十一次校務會議
- 十二月十日 上午九時在大會堂舉行紀念週張校長主席董承緒演講「游歷歐



美之印象與感想】

- 下午二時舉行國語演說競賽張校長主席黃任之陳柱尊王顯廷任評判第一名譚惟翰講題「生與死」第二名余貽謙講題「到那裏去」第三名楊大猷講題「窮」
- 十二月十二日 下午二時舉行英語演說競賽朱副校長主席藍春池章友三容啓兆任評判第一名廖家父講題“How To Improve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China”第二名李鵬翔講題“Oblomovism”第三名黃弢講題“The Value of Justice”
- 十二月十四日 在校長室開第十二次校務會議
- 十二月十五日 下午二時半本校足球隊與中央大學足球隊在本校大操場作江大錦標賽四對零本校勝
- 十二月十七日 上午九時舉行紀念週張校長主席孫寒冰演講「世界政治的動向」
- 十二月十九日 下午二時本校教育學會請黃炎培先生演講
- 十二月廿一日 下午二時本校大中學開會追悼六三同志附中教員郭麗川先生大會
下午三時在校長室開第十三次校務會議
- 十二月廿二日 下午三時舉行英文作文競賽第一洪濤瀾第二陳良綱第三張玉德
- 十二月廿四日 上午九時在大會堂舉行紀念週張校長主席張繼翔演講
- 十二月廿八日 下午二時在校長室舉行第十四次校務會議
- 十二月卅一日 本日起放新年假三天
- 廿四年一月七日 上午九時舉行紀念週張校長主席錢院長演講
- 一月十日 本校足球隊出征江西凱旋回校
- 一月十一日 下午二時在校長室舉行第十五次校務會議
- 一月十二日 上海各大學聯合會在八仙橋青年會舉行年會並教職員敬餐本校張校長主席
- 一月十四日 學期考試開始
- 一月十八日 上午八時本校校董王省三先生靈柩運往杭州石虎山安葬張校長同朱公謙廖茂如容啓兆伍純武及學生代表前往車站致祭
- 一月十八九日 第一次招生
- 一月二十日 寒假開始
- 一月廿八日 審查學生成績委員會在校長室開會
二十三年度春學期
- 二月十一日 第二次招生



- 二月十三日 新舊生到校
- 二月十四至十六日 選課註冊
- 二月十八日 上午九時在大會堂舉行二十三年度春學期開學禮到大中學新舊生千餘人張校長主席廖主任報告校務本學期薛院長因事請假謝霖甫先生代理商學院長
- 二月十九日 舉行新生活運動週年紀念
- 二月廿三日 上午二時在校長室舉行第十六次校務會議
- 二月廿四日 本校得上海市第一屆業餘軟球同力球錦標
- 二月廿五日 上午九時在大會堂舉行紀念週張校長主席呂誠之演講
- 三月一日 下午三時在校長室開第十七校務會議
四時消費審核委員會在校長室開第一次會議
- 三月四日 上午九時在大會堂舉行紀念週張校長主席楊蔭溥演講「事業界所希望之大學生」
- 三月七日 下午四時在校長室開等備十週紀念第一次常務委員會議
- 三月八日 下午二時在校長室開第十八次校務會議
- 三月十一日 上午九時在大會堂舉行紀念週張校長主席程紹德演講
- 三月十二日 總理逝念停課一天
- 三月十五日 下午二時在校長室開第十九次校務會議
- 三月十八日 上午九時舉行紀念週張校長主席章友三演講「中西文化之文明」
- 三月廿一日 上午九時新生活運動視察團團長徐慶舉來校視察新運本校大中學全體師生開會歡迎主席張校長致歡迎詞徐氏演講「新運與大學生」
下午四時在校長室舉行籌備十週紀念第二次常務委員會議
- 三月廿五日 上午九時舉行紀念週張校長主席葛受元演講
- 三月廿九日 革命先烈紀念休假
- 四月一日至七日 春假一星期
- 四月八日 上午九時舉行紀念週張校長主席錢子泉演講
- 四月十二日 下午二時在校長室開第二十次校務會議
三時消費審核委員會在校長室第二次會議
- 四月十五日 上午九時舉行紀念週張校長主席陳鶴琴演講
- 四月十八日 下午二時上海市學生國貨年推行聯合會在上海市政府舉行全市學生宣讀服用國貨誓書本校推派唐書第陳學儒二先生領導各級代表前往參加



- 四月十九日 下午三時在校長室開第二十一校務會議
- 四月廿二日 上午九時在大會堂舉行紀念週張校長主席王官獻演講「歐美經濟之趨勢及中國對於銀價漲落應定之方針」
上午十時會計費毓俊先生逝世校旗下半旗誌哀
- 四月廿五日 下午二時半月刊編輯委員會在校長室開會
三時舉行籌備十週紀念第三次常務委員會議
- 四月廿六日 在校長室開第二十二次校務會議
- 四月廿九日 上午九時舉行紀念週張校長主席何炳松演講「游武漢的感想」
- 五月一日 本校建築公債在大會堂抽籤
- 五月十日 下午三時在校長室開二十三校務會議
下午三時消費審核委員會開第三次會議
- 五月十二日 江大田徑賽本校董叔昭得個人第一
- 五月十三日 上午九時舉行紀念週張校長主席馬崇淦演講

大
四
級

張壽鏞題



洋裝四部備要

洋裝本——便利插架檢閱

敝局以深參做宋版刊行四部備要，其國學之大成，兩次預約，均蒙定額，各冬因各地圖書館，學校要求設法減少冊數，以便保存，而免散失，故低價，俾易購置，爰有洋裝本之刊行，以原本四葉合一葉縮印，版式放大，為市尺七寸七分，四市尺五寸七分，字體並不過小，僅較五開本原書縮小十分之三，而售價減低一半左右，不特減少冊數，減低售價，且便於插架檢取，而無散失之虞也。

加句讀——初學易於閱讀

古書無點，閱讀不易，爰於治案人選註得，欲事點句，頗覺困難。敝局承各界之教，為不計工本之費，特聘國學者宿將，經部之四書集註及十三經古註，其部之二十四史，表治通鑑，國鑑，綱鑑，字部之周秦諸子四十種，以及連注性理書，集部之楚詞，詩文詞彙集（如文選，古文選本，詩詞選本等），共一百二十六種，無論正文注釋，均加句點，初學感難之書，已悉於此矣。

紙張好——改用次橡皮紙

本書發售預約之際，原定用七十磅次道林紙，以機及機構，因透接得各界來函，謂次道林紙質地雖堅韌，但紙面光滑，透光較強，閱說法較良，敝局再加研討，決將原已購定之次道林紙，不用甘願犧牲，改用次橡皮紙，此種紙潔白無紋，不致有損目力，且紙質堅韌，歷久不變色，紙價約貴三成，售價仍不加。

中華書局印行
現售預約 額滿截止

本點句	字荒		字洪		字宙		字字		字黃		字玄		字地		字天		總別內	容	裝訂及冊數	定	價	預約款	附註	
	總集及詩文評	別集	甲種	乙種	甲種	乙種	甲種	乙種	甲種	乙種	甲種	乙種	甲種	乙種	甲種	乙種								
四部備要	四部備要全書 (除二十四史)	四部備要全書 (除二十四史)	四部備要全書 (除二十四史)	四部備要全書 (除二十四史)	四部備要全書 (除二十四史)	四部備要全書 (除二十四史)	四部備要全書 (除二十四史)	四部備要全書 (除二十四史)	四部備要全書 (除二十四史)	四部備要全書 (除二十四史)	四部備要全書 (除二十四史)	四部備要全書 (除二十四史)	四部備要全書 (除二十四史)	四部備要全書 (除二十四史)	四部備要全書 (除二十四史)	四部備要全書 (除二十四史)	四部備要全書 (除二十四史)	四部備要全書 (除二十四史)	四部備要全書 (除二十四史)	四部備要全書 (除二十四史)	四部備要全書 (除二十四史)	四部備要全書 (除二十四史)	四部備要全書 (除二十四史)	四部備要全書 (除二十四史)
史部	史部	史部	史部	史部	史部	史部	史部	史部	史部	史部	史部	史部	史部	史部	史部	史部	史部	史部	史部	史部	史部	史部	史部	史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子部
集部	集部	集部	集部	集部	集部	集部	集部	集部	集部	集部	集部	集部	集部	集部	集部	集部	集部	集部	集部	集部	集部	集部	集部	集部
詩文評	詩文評	詩文評	詩文評	詩文評	詩文評	詩文評	詩文評	詩文評	詩文評	詩文評	詩文評	詩文評	詩文評	詩文評	詩文評	詩文評	詩文評	詩文評	詩文評	詩文評	詩文評	詩文評	詩文評	詩文評
甲種	甲種	甲種	甲種	甲種	甲種	甲種	甲種	甲種	甲種	甲種	甲種	甲種	甲種	甲種	甲種	甲種	甲種	甲種	甲種	甲種	甲種	甲種	甲種	甲種
乙種	乙種	乙種	乙種	乙種	乙種	乙種	乙種	乙種	乙種	乙種	乙種	乙種	乙種	乙種	乙種	乙種	乙種	乙種	乙種	乙種	乙種	乙種	乙種	乙種
冊數	冊數	冊數	冊數	冊數	冊數	冊數	冊數	冊數	冊數	冊數	冊數	冊數	冊數	冊數	冊數	冊數	冊數	冊數	冊數	冊數	冊數	冊數	冊數	冊數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預約款	預約款	預約款	預約款	預約款	預約款	預約款	預約款	預約款	預約款	預約款	預約款	預約款	預約款	預約款	預約款	預約款	預約款	預約款	預約款	預約款	預約款	預約款	預約款	預約款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己亥級訓

蒼生為心

張壽鏞題



乙亥畢業同學惠存

諸同學於乙亥年畢業亥者
其羨也萬物皆羨其始也今夜
之宴不啻桃李園之春夜矣大
塊文章於斯發揚桃李感於春
在春為桃李在冬為松柏吾願同
學乎歷四時而不改柯不亭一時之榮
而建千秋之業致望深一

真錦洪贈

乙亥聯誼會校長錫詞



乙亥級史

維我光華肇造，於茲十載；乙亥誕始，亦具同齡。化雨共沾，樹木滋成；驪歌欲唱，尚逢盛會，良辰嘉遇，無過於斯，此我級之所引幸，亦級史之所宜特紀也。

溯吾級成立之初，正光華草創之始，筚路藍縷，艱苦備嘗。迨華堂既奠，絃歌益盛。寒暑年年，由初中而高中；歲月悠悠，星雨離散。其間變化之情，消長之跡，未易縷述，更僕難記。廿年秋，升入大學，集材四方，蔚爲多士；聚首一堂，春風共坐，雖無絳帳之三千，亦嘗文宣之百二。踴躍踴躍，融融洽洽，相切相磋，往苒四載。而終始光華，讀書十年者，厥有李君銘，顧君懋椿，鄭君志翰，誠難能而可貴者也。

我級入大學後，以級友來自各方，關係匪易，致級會組而復解，停頓者再。念三年秋，級友感於需要，始告復活，級務興廢，乃有可觀。一年之間，凡日記，級徽，師友聯誼諸端，均先後一一舉辦，幷會同各級級會，作新校門普捐運動，而本屆年刊，乃本級主理。事屬故常，未見新猶，要以時促難展宏謀耳。

濟濟我級，極一時選，不乏皎皎之才，尤多孜孜之士。或肆志於墳典，潛心於譯乘，或考政研制，利惠家邦；或格物析理，窮究自然；更有綱繆國計，經商民生，辨損益於毫厘，列存該於平準，他如馳譽講壇，管城爭勝，爲我級光，彌足幸已。至若存真抱璞，訥外敏中，雖未稱雄於一時，必不難飛黃於他日。我級人才，或未克比美於前，以視甲戌，恐無多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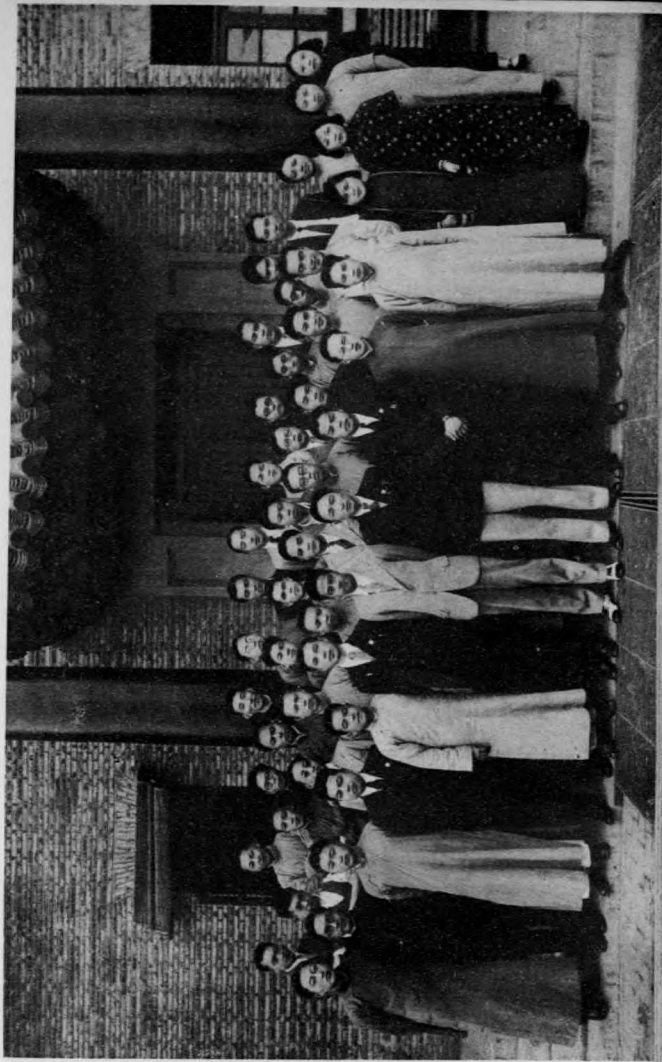
吾級運動，不稱於校。然健將騎士，馳騁疆場，擅長田徑，頗不乏人。去歲冬，獲級際籃球錦標；今年春，復應約對外比賽，每戰輒勝，亦我級之榮也。

歲月不居，往事如昨，我級承澤及今，受誨特深；勝會當前，貢獻殊渺。惟願肆力於學，效命於國，體張校長之賜訓，宏我光華之令譽。善始善終，永矢勿渝，願吾級友，其共勉諸！

乙亥級會職員名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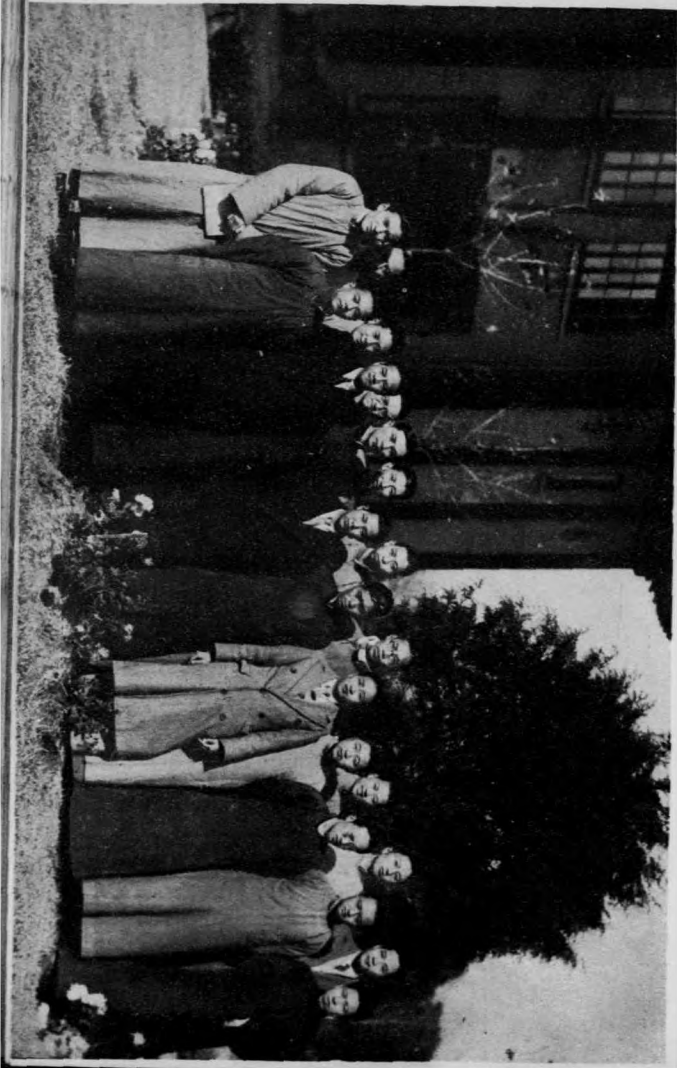
監察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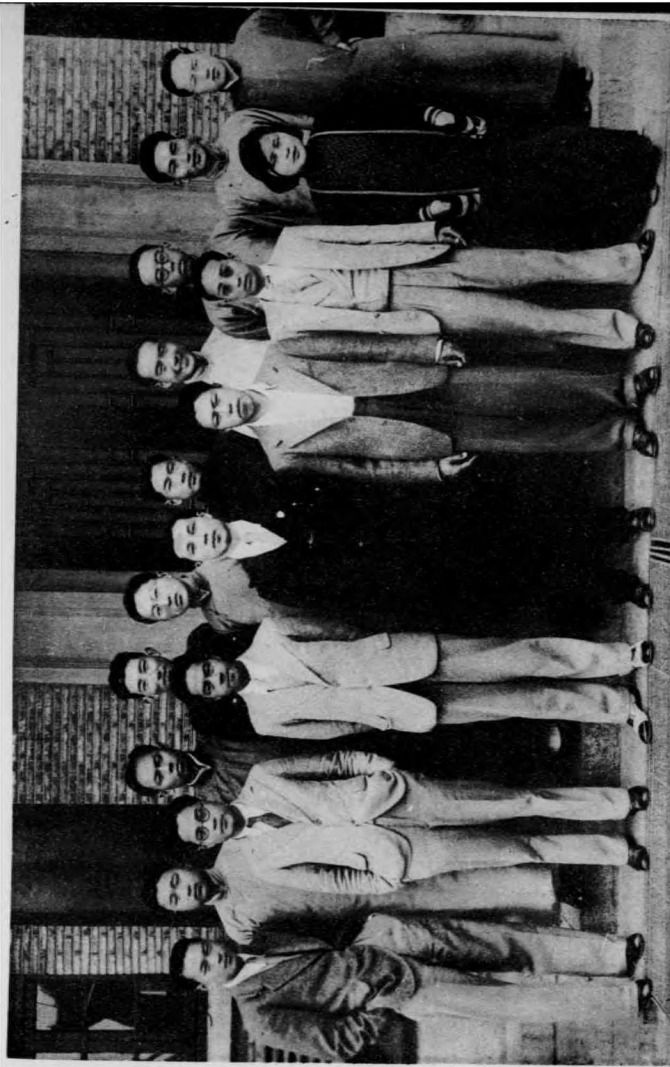
主席	王宗武	文書	朱乘仁(上)	包起陔(下)		
委員	高權(上)	洪亨德(下)	包起陔(上)	鄭志翰(下)	徐熙珍	陸芹芳
	執行委員會					
常務	曹運	范家標	李銘	文書	劉兆翔	秦鼎
會計	吳常聰(上)	王量(下)	段霽霖	事務	張士元	潘芳
	(上)潘澤華(下)			交際	朱家鷗	許壽楨
遊藝	張振業	陳子雲		體育	王調元	孫用濟
學術	郝淑之	舒佩篋	邢光祖	徐鳳岐		



乙女級全體攝

二十四年度上學期大四教監委員會全體攝影





二十四年度下學期大四執監委員全體攝影

乙亥級級友簽名式

包起外
 舒佩
 潘澤華
 謝展美
 劉名俊
 楊思溫
 王恩產
 馮明輝
 夏建國
 李惠源
 李蔭楠
 李
 陳子平
 鍾維傑
 謝展美
 劉名俊
 楊思溫
 王恩產
 馮明輝
 夏建國
 李惠源
 李蔭楠
 李
 陳子平
 鍾維傑
 謝展美
 劉名俊
 楊思溫
 王恩產
 馮明輝
 夏建國
 李惠源
 李蔭楠
 李
 陳子平
 鍾維傑

王 量
江 蘇 江 都
商 學 士 會 計



王 明 玉
浙 江 鄞 縣
文 學 士 教 育



539-10315



王宗武
浙江臨海
文學士 政治



王調元
江蘇淮安
商學士 經濟

包起陣

浙江鎮海

商學士 銀行



朱志堅

江蘇崑山

文學士 國文



519315



朱章苓
江蘇崑山
理學士 生物



朱秉仁
湖南蓮花
文學士 政治

朱家鵬
上海市
文學士 政治



任實龔
浙江吳興
商學士 經濟



1935

1935



汪集祐
安徽黟縣
文學士 政治



宋永旭
浙江諸暨
商學士 銀行

何 開 選
安 徽 天 長
文 學 士 教 育



何 祚 惠
安 徽 望 江
商 學 士 銀 行



1935



邢光祖

江蘇江陰
文學士 英文



吳英劍

江蘇吳縣
商學士 經濟

吳常煦
安徽 廬江
商學士 會計



吳榮森
浙江 義烏
文學士 政治



513919315



吳祖煌
江蘇武進
文學士 國文



吳鴻達
上海市
商學士 銀行

李 銘

浙 江 鎮 海

商 學 士 會 計



李 國 昌

江 蘇 無 錫

商 學 士 工 商 管 理



1935

CU 1935



李增焯
四川安縣
理學士 化學



李驥蓀
安徽合肥
文學士 政治

祁 淑 之
江 蘇 鹽 城
文 學 士 政 治



林 鑑 輝
福 建 閩 侯
商 學 士 經 濟



1930-1931



周子立
上海市
商學士 銀行



周士寧
江蘇松江
文學士 政治

周 燕 裔

浙 江 鄞 縣

文 學 士 政 治



俞 承 祐

浙 江 諸 暨

文 學 士 政 治



CUHK 1935

1935



姜吟月
山東卽墨
理學士 化學



柳升皋
浙江蘭谿
文學士 政治

段 霽 霖
江 蘇 蕭 縣
文 學 士 歷 史



胡 昭 全
安 徽 績 溪
理 學 士 數 理



1931



胡淑卿
安徽績溪
理學士 數學



范家標
江蘇無錫
商學士 銀行

洪 亨 德

湖 北 黃 陂

商 學 士 會 計



唐 振 堯

江 蘇 六 合

文 學 士 教 育



1935



夏建國
浙江永嘉
文學士 政治



夏敷文
江西進賢
文學士 國文

孫 用 濟
浙 江 杭 縣
商 學 士 銀 行



殷 蜀 秀
四 川 巴 縣
商 學 士 經 濟



1935



秦 鼎

安 徽 天 長
文 學 士 政 治



徐 日 泰

江 西 崇 仁
文 學 士 國 文

徐世鈞
浙江鄞縣
文學士 政治



徐美麟
江蘇崑山
文學士 英文



U 1 0 3 1 5



徐熙珍
江蘇南匯
文學士 社會



徐鳳岐
上海市
商學士 會計

曹 運
安 徽 廬 江
文 學 士 政 治



陸 芹 芳
江 蘇 嘉 定
文 學 士 社 會





陸 修 棟
江 蘇 吳 江
文 學 士 教 育



盛 恩 隆
雲 南 平 彝
文 學 士 政 治

張士元

江蘇吳縣

文學士 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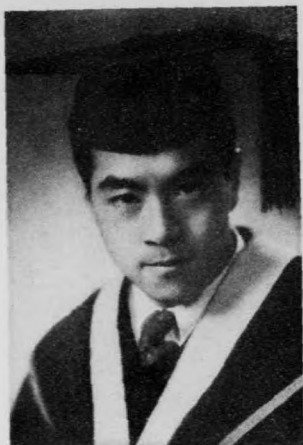
張令杭

浙江鄞縣

商學士 經濟



1939



張振業
浙江鄞縣
文學士 政治



張增祥
江西南昌
文學士 國文

章 昭 雍
安 徽 績 溪
文 學 士 教 育



許 惠 霖
浙 江 紹 興
文 學 士 教 育



1935



許壽楨
浙江嘉善
文學士 政治



許偉蘇
江蘇武進
文學士 英文

郭少慧
四川重慶
商學士 會計



郭紹文
江蘇江浦
理學士 化學



5310-1 U I V A I



郭壁英
廣東潮陽
文學士 教育



郭基榮
廣東潮陽
商學士 銀行

陳子雲
廣東開平
文學士 教育



陳仁淵
浙江鎮海
商學士 銀行



1935



陳自強

安徽黟縣

商學士 工商管理



陳夢虬

福建閩侯

商學士 會計

陳 雄

浙 江 樂 清

文 學 士 政 治



舒 佩 箴

江 西 貴 溪

文 學 士 國 文



1935



黃 慶 楨
廣 東 台 山
文 學 士 政 治



鄔 烈 楷
浙 江 奉 化
商 學 士 會 計

葉鹿祥
廣東龍游
理學士 數理



葉滄林
浙江餘姚
文學士 歷史



1939



葉 傳 雄
江 蘇 青 浦
商 學 士 銀 行



董 恆 康
江 蘇 宜 興
文 學 士 政 治

鄒兆琨
江蘇松江
文學士 政治



楊公樸
安徽合肥
文學士 教育



53019315



楊景鳳
江蘇吳江
商學士會計



楊德潤
廣東潮陽
理學士化學

婁 莖

四川 義源
商學士 會計



劉 君 俊

福建 閩侯
商學士 經濟



1935



劉 兆 翔

江 蘇 吳 縣

文 學 士 政 治



劉 月 碧

四 川 遂 寧

商 學 士 經 濟

劉希玉

江蘇靖江

文學士 政治



鄧鴻盛

廣東開平

文學士 政治



CUA 1935



蔡同瓊
浙江鄞縣
商學士會計



潘澤華
安徽桐城
商學士會計

鄭玉華
江西九江
文學士 教育



鄭厚寬
江蘇武進
文學士 政治



1935

1935



鮑國樑
湖北黃陂
文學士 教育



錢棟
江蘇武進
理學士 數理

錢 鍾 漢
江 蘇 無 錫
文 學 士 國 文



謝 廣 年
浙 江 上 虞
理 學 士 化 學



1935



韓 婷 珍
江 蘇 武 進
文 學 士 政 治



鍾 維 嫻
四 川 巴 縣
文 學 士 政 治



乙亥級級友通信錄

- | | |
|-----|------------------------|
| 丁 倣 | 福州城內高節里或西摩路時應里二十三號 |
| 于紹勳 | 鎮江德仁里三號 |
| 王 景 | 鎮江頭橋鎮 |
| 王明玉 | 寧波江東彩虹路卅號 |
| 王宗武 | 浙江黃岩五里牌黃土山 |
| 王恩奎 | 常熟西塘橋 |
| 王調元 | 上海福臨路汾陽坊四二六號 |
| 石 城 | 安徽滁縣西街 |
| 包起陣 | 大連山縣通二十二番美孚分行 |
| 伍康爵 | 廣西容縣楊村市致和興號轉 |
| 朱志堅 | 嶼山司徒街五號信箱 |
| 朱章峇 | 蘇州陳墓鎮 |
| 朱秉仁 | 長沙尚德街七五號或上海辣斐德路辣斐坊轉三十號 |
| 朱家鵬 | 本市西門穿心河橋互睦別墅 |
| 朱錫璇 | 崇南北王墩南 |
| 成文治 | 興化縣源蘭室號 |
| 任實盈 | 青島單縣路四號孫宅轉 |
| 汪集祜 | 天津城內城隍廟街陸家大門五號 |
| 余詒謙 | 大通和悅湖浩宇巷 |
| 朱永旭 | 諸暨三都羅記號 |
| 何開選 | 天長縣五福號 |
| 何祥惠 | 上海麥根路四五號 |
| 余 航 | 上海郵箱一九〇七號 |
| 邢光祖 | 江陰南門外吳家橋 |
| 吳英劍 | 上海西倉橋華興里二七號 |
| 吳常熙 | 蕪湖三河石嘴頭 |
| 吳榮森 | 浙江義烏上溪郵局轉流村 |
| 吳禮鏗 | 武進鎮市巷武進電廠 |
| 吳鴻達 | 本市麥琪路三一四號 |
| 李 銘 | 卡德路一五八號 |
| 李佐人 | 江西東鄉縣南門外 |
| 李承祜 | 興化縣范公祠東首 |

李相峯	江西新絳同裕興
李國昌	無錫蓉橋巷七號
李廣霽	蕪湖羅家閣十二號
李增焯	蘇州十梓街宜春坊六號
李清怡	寶山羅店北街
李曦孫	上海新重慶路四號
邵淑之	鹽城湖環顧家莊
林濟	浙江平陽橋墩
林甘泉	廣西梧州大東中街卅一號
林春家	汕頭揭陽桐坑
林鑑輝	福州城內孝義巷八號
周子立	上海麥特赫司脫路壽春里二六號
周士寧	松江竹竿匯四十九號內第二石庫門
周燕裔	甯波新橋頭少宰第
俞承祐	浙江臨浦河鎮次峯
姜吟月	南京北門橋唐子巷
郭升泉	蘭溪北門林家巷
麥壽霖	蕭縣自由街十號
胡 蘊	雁山路金恩里一六號唐中堅轉
胡昭全	蕪湖西門大街十一號
胡淑卿	上海康騰脫路三德坊十一號
范家標	無錫城中運元街二五號
洪亨德	湖北黃岡朱廂山
唐叔平	長沙興漢門外興漢路三七號
唐振堯	江蘇六合東門
夏建國	上海新開路安宜坊九號
夏敷文	江西進賢縣下埠市壕上村
孫用濟	杭州水寺巷九號
孫吉人	嶧縣浦口德泰號
殷蜀秀	四川自流井牛市巷提款處
秦鼎	天長縣汶湖鎮秦西莊
徐兆坤	北平西四粉子胡同十四號
徐日泰	南昌中山路三一號
徐世鈐	杭州岳官巷四號
徐美麟	崑山弓箭街一號

徐熙珍	南市馬家廠領德里十三號
徐鳳岐	威海衛路五一九弄十二號
袁則留	崇明城內西街
曹 運	南京綉花巷二號
曹明道	嶼山西街二二四號
盛恩隆	雲南平彝東門外
張士元	蘇州嚴衙前八八號
張令杭	寧波江東大埠頭南牆門
張振業	寧波高塘橋西張
張增祥	南昌老貢院八號
章昭權	徽州屯溪隆阜下村
許惠霖	南京外交部條約委員會
許壽徵	嘉善北門政和橋北
許儷蘇	宜興郵局
郭少慧	上海新大沽路永慶坊四六二號
郭紹文	上海愚園路儉德坊三號
郭基榮	徐家匯路一二一三號
郭璧英	上海愚園路柳林別業五五號
陸 正	滬杭路莘莊鎮
陸芹芳	本市中華路中華坊八號
陸修棟	嘉善蕪塘鎮北市陳元泰號轉
陳仁淵	南市外灘一三〇四號安康煤店
陳子雲	廣東開平平湖村
陳自強	九江大中路福如里五號
陳有樂	上海古拔路古拔新邨一四八弄四號
陳夢虬	九江大中路四〇四號
陳 雅	浙江樂清虹橋大林地方
程文實	溫嶺新河郵局
程鏡芬	杭州下西大街五一號
程頌娟	杭州下西大街五一號
舒佩箴	江西貴溪永和義號
黃廣楨	北四川路杏林春藥房
黃惠源	汕頭安平路泰春號轉
鄒烈楷	奉化西塢採山堂
龔鹿祥	龍游蘭溪上洋埠

葉滄林	餘姚驛亭路
葉傳雄	本市望志路仁壽里一五號
董視康	宜興張渚大同餘號
鄒兆琨	楓涇東市
楊公樸	安徽合肥東門外楊裕發號
楊思溫	太倉九曲鎮
楊貫琳	福州東街一九三號
楊景鳳	吳江黎里鎮
楊德潤	汕頭中馬路
趙汝斌	上海極司非而路四五E
趙達志	廣東新會慈谿鄉
趙鼎振	本校後何家角六十八號
婁 堃	上海新大沽路永慶坊四六二號
劉月碧	成都書院街二九號
劉兆翔	蘇州喬司空巷十三號
劉安國	上海昆明路荊州路四〇五號
劉君俊	福州小橋舍人巷
劉希玉	靖江南門內靜怡樓
鄧鴻盛	香港德輔道西一六七號
蔡同瑛	愷定盤路三七號
潘澤華	南京三牌樓東門街華村
鄭玉華	九江甘棠南路五六號
鄭克益	湖陽縣沙隴鄉永德號
鄭培生	浙江衢州轉上饒西大街鼎盛號轉
鄭志翰	上海北四川路北四川里二九號
鄭厚寬	常州娑羅巷三六號
鮑國樑	漢陽東門梅家巷二八號
盧慧璇	上海西摩路一四〇號
錢 棟	常州南夏墅小學
錢鍾漢	無錫五尺場三號
駱開原	廣東龍川南門街略宅
駱巨疇	上海浙江路北京鞋廠
謝庶年	漢口歆生路天隆里七號
韓婷珍	武進西街南蓮橋
鍾維娘	重慶巽家溝
蘇鷄徵	藤縣大街燕南居號轉
顧恩椿	蘇州蕩口鎮後滄浜

提倡健康美與增進家庭幸福之

上海婦科專門醫院

奇世英 王一亭 徐奇頤 張公權 吳景蓮 馬崇淦 介紹
褚民誼 林康侯 黃涵之 莊得之 董鼎三 沈百先 介紹
院長顧宗文醫師留日返國歷任江蘇省立醫院主任醫師及上海亞東醫
科大學婦科產科教授對於婦科產科內科花柳科有十五年以上之研究
奧能症經驗診病尤精細周詳故避疑難重症均能應手奏效治愈極速足
證學有專長經驗豐富且秉性仁慈輒能嘉惠貧病同人等知之有素用敢
介紹為世之病者告

本院附告

意首相墨索里尼氏曾發表一勸告全國民眾文力述女子日常生活必注
重於衛生及強身之道云而使各人有充分之健康美並警戒女子勿為纖弱
之姿態並有「弱母不產健全子」之語蓋必先有健全之身體方有充分
之精神而從事求學或服務社會及治理家政若月經不調過多過少經期
腹痛赤白帶下等諸種疾患務宜速求適當之治療

本院採用科學最妥新療法醫治婦科各症凡在他處醫治無效及歷久不
愈諸症以及胎前產後各種重症均能探本治療於最短期間負責治愈各
項收費一概從廉對於學界可格外優待

女醫師 本院聘富有學識經驗女醫師數人助診直接接洽子宮陰部等疾病俾抱病者不致誤疾忘醫早
復康健

設備 婦科產科花柳科各種設備應有盡有並備德國高山太陽燈短波透熱電療機紫光電療機等最新
新理學療法

時間 門診每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六時診金一元二角(星期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
院址 上海法租界西新橋街寶波路轉角(中法學堂東首)

▲▲ 詳細情形可查閱華報或租界電話簿檢字欄紅色插頁廣告
本院章程函索面察均可 電話八二五一五



鏡箱反

來福來

樣

「樣來福來」鏡箱有二鏡頭與反先玻璃照相未拍之前影像已先映在反先玻璃上可
預定其位及距離因此攝得之照強殊清晰完美不致有任何錯誤非普通鏡頭之毫無
把握者所可同日而語初等與專家用之均宜 各大照相材料店均有出售

Rolleiflex
CAMERA

All parts of the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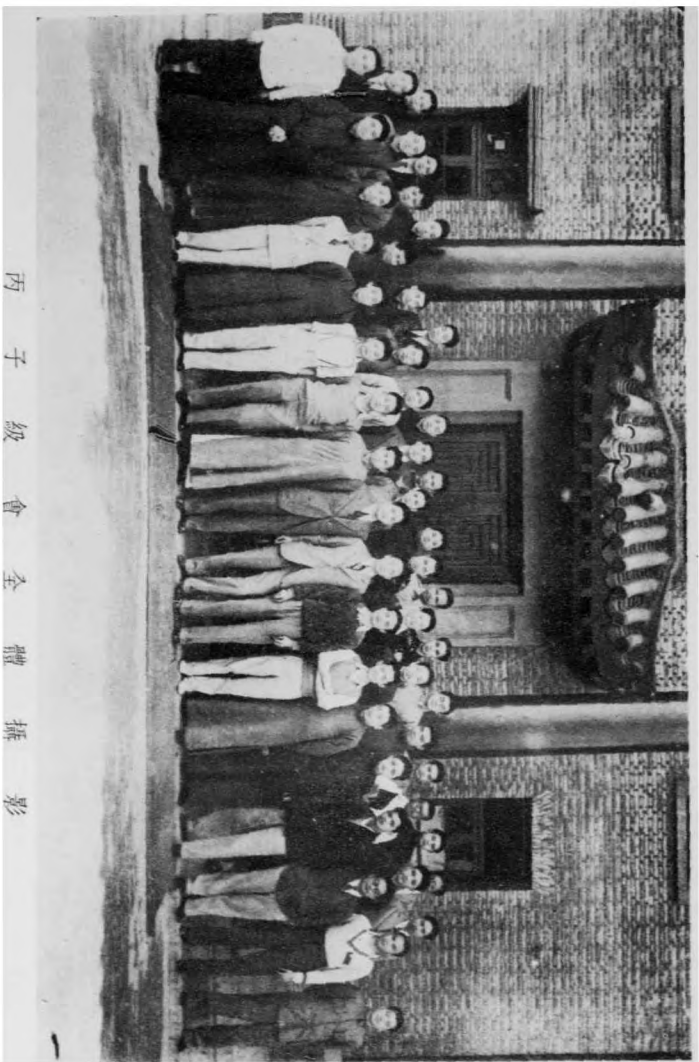
Rolleiflex is known as the fastest Mirror-reflex Camera.

Rolleiflex gives outstanding pictures of travel, expeditions, hunting and sports!

Absolutely suitable for tropical climates

「樣來福來」為反先鏡箱中之
出類拔萃登峯造極之鏡箱

行洋時最美 理經總港香及國中



丙子級會全體攝影

丁丑級會會史

本級級友一百三十六人，來自四方，相處之感，情融洽，砥礪之精神，蓬勃，是以有級會之成立，於今一年矣。每值學年之更始，必有全體大會，以共商會務之推遷，至選舉會友組織執監委員會，以處理日常之會務，舉凡學術體育之促進與夫種種課外作業之提倡，皆本會已有之成績也。今後之聲揚光大，唯吾級友之努力有以致之而已，茲謹錄本學年執監委員會之組織及工作人員誌之於后：

(甲) 執行委員會十七人組織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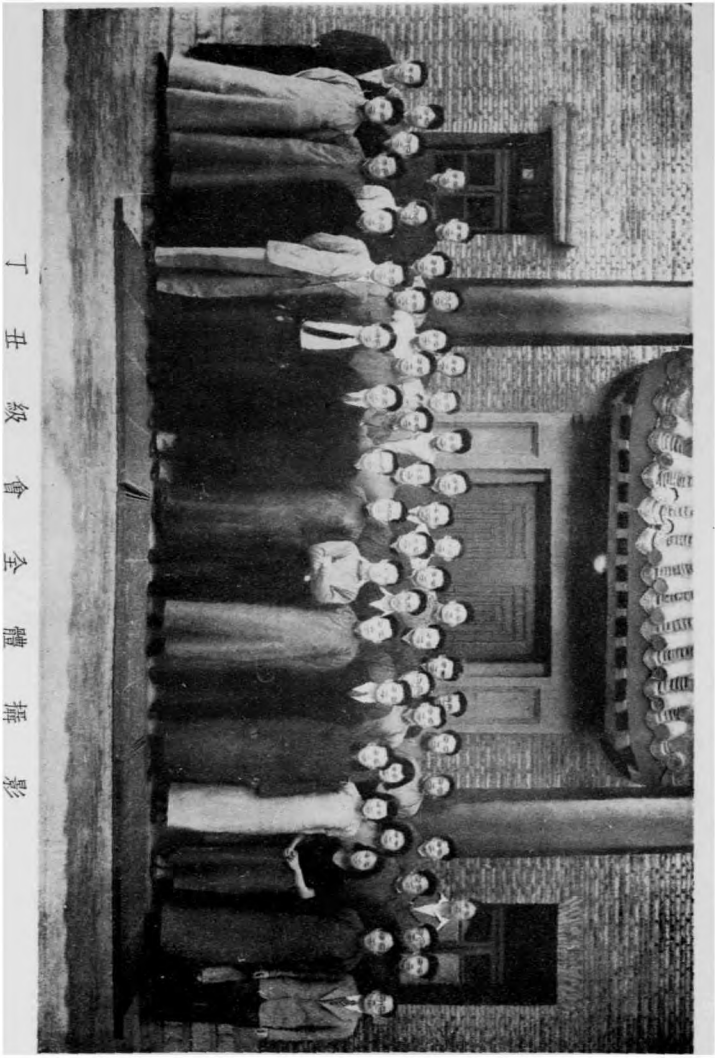
常務	徐密昆	陳祖賢	譚萬源	文書	王孝曾	會計	楊仁勇	李如商
事務	趙敏文	江水濤	徐承鐸	奕際	金 湖	陸培寶	吳承哇	
體育	徐敬義	鄧德餘	迦藝	李存之				
學術	董文程	胡祖仁	喬錦章	沈秉樞				

(乙) 監察委員會七人組織之

主席	潘毅成	文書	朱濬川
委員	廖家义	顧樹立	潘志海
		李隆高	陳卓道
		陳光度	

上學期

執委	陸培寶	江水濤	監委	潘志海
因事離校，本學期以次多數票	李隆高、補監委、徐承鐸、吳承哇、補執委，為恐誤會，謹此聲明。			



丁 丑 級 會 全 體 攝 影

光華大學民國二十七年級史

就教奮鬥，吾校因是誕生；應勉同心，本會願以組織。雖廣狹有別，其為幫誠則結則相同。吾校向有六一級會，因經費限制，種種掣手，故其為功，未臻於完善。

民國二十三年之秋季，同學新來者甚夥，均以級會為必不可少之組織。由二三級友熱心一呼，應者四起，踴躍驟焉，按本會以砥礪學行，聯絡感情，提倡體育為宗旨。成立以還，旬有數報間，出參觀；陸續可成籌學術，參觀亦皆長見

則。匪特此也，其餘錄錄體格，聯絡感情之事，無不應運而生，不一而足。

惟以能力菲薄，經費限額，會務組織，仍未盡善；研究工具，亦甚欠缺。發揚光大、勉勵我級全體同學之努力與督促

焉！

上學期職員分配

執行委員

常務：水景壽 沈秉燕 黃德清 文哲：蕭 遠 會計：王巨標 學術：劉 芳 莊蕙霖
體育：姚正綱 陳其履 遊藝：蔡燕林 沈宗朝 事務：吳家鈞 交際：孫德銘

監察委員

主席：胡其年 文哲：陳大性 委員：蘇念初 沈北勇 趙汝鈞 李宗道 丁靜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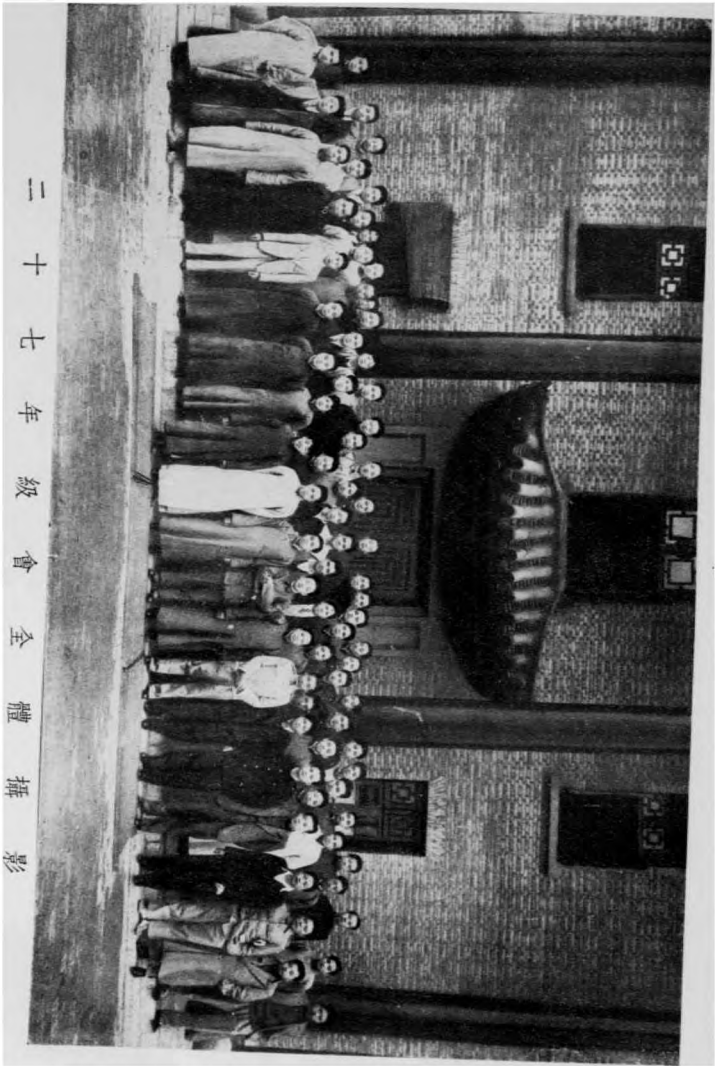
下學期職員分配

執行委員

常務：水景壽 沈秉燕 黃德清 文哲：沈端生 會計：王巨標 學術：劉 芳 李家康
體育：姚正綱 陳其履 遊藝：蔡燕林 胡昭鳳 事務：吳家鈞 交際：孫德銘

監察委員

主席：胡其年 文哲：殷啓人 委員：沈其勇 蘇念初 黃哲淵 周仁美 丁靜儀



二十七年級會全體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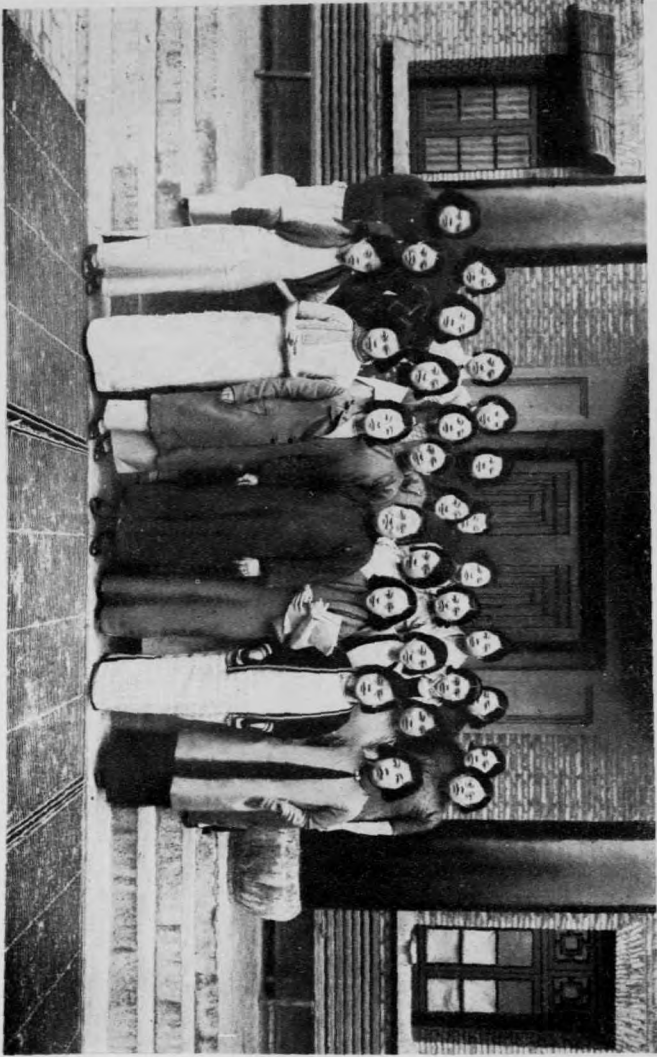
女 同 學 會 會 史

本會成立於民國十八年，維時六載於茲。肇始時由張君允和衆君當香錢君頌等之努力經營本會始得成立迨後因故解散者屢次，幸賴諸同學本團結精神仍得恢復原狀，恢復後益加努力，本會遂有莫大進展，各部工作加緊，數果益顯，如體育部有排球籃球網球隊之組織，課餘常與他校作友誼比賽，各同學精神煥發，興趣盎然，如學術股有中英文二種譯報出版，以練習女同學之創作技能惜乎如此精神僅一載耳！以後願各執委之努力，各同學之贊助，並有英文研究會之組織，承柏萊羅夫人、張杏妮夫人、蔡美萍先生之熱心指導我儕益不淺。本會雖不敢以誇人，然亦足以自慰矣。近年以來尤注意於女同學生活方面之訓練如智力娛樂室，閱報室，並添設桌椅，以備女同學之用，亦所以助校方也。今後如能繼續努力，則本會之進展當更有望焉！

附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春 本 會 執 行 委 員 名 單 錄

女 同 學 會 執 行 委 員 名 單

常務	何靜香	莊	鴻
文書	鄭玉華	章昭雅	
學術	游景秀	唐文慧	
庶務	陸坤榮	羅亞明	
衛生	郭璧英	黃哲淵	
體育	高澤儀	梁文瑞	
會計	姜吟月	程麗芬	
游藝	李珊向	梁慕秦	
	金 王		



女 同 學 會 全 體 攝 影

科 學 會 會 史

我較自創辦以來，即有科學會之組織，奈以會友稀少於翌年春，即告停滯。後時成時止，及抵十八年秋，復重振旗鼓，發起組織，至今絕未間斷，本學年來，教師熱心指導，會友努力共謀，以致成積斐然，得能與諸學會，並駕齊進，敢當欣慰。本會素重編輯出版專家預讀等工作，蓋非參觀，不得證實學理；非出版不足觀摩心得，非講讀不益課外異聞。此三者，不可偏廢也。

上學期

導師 朱公盛先生 胡甯生先生

委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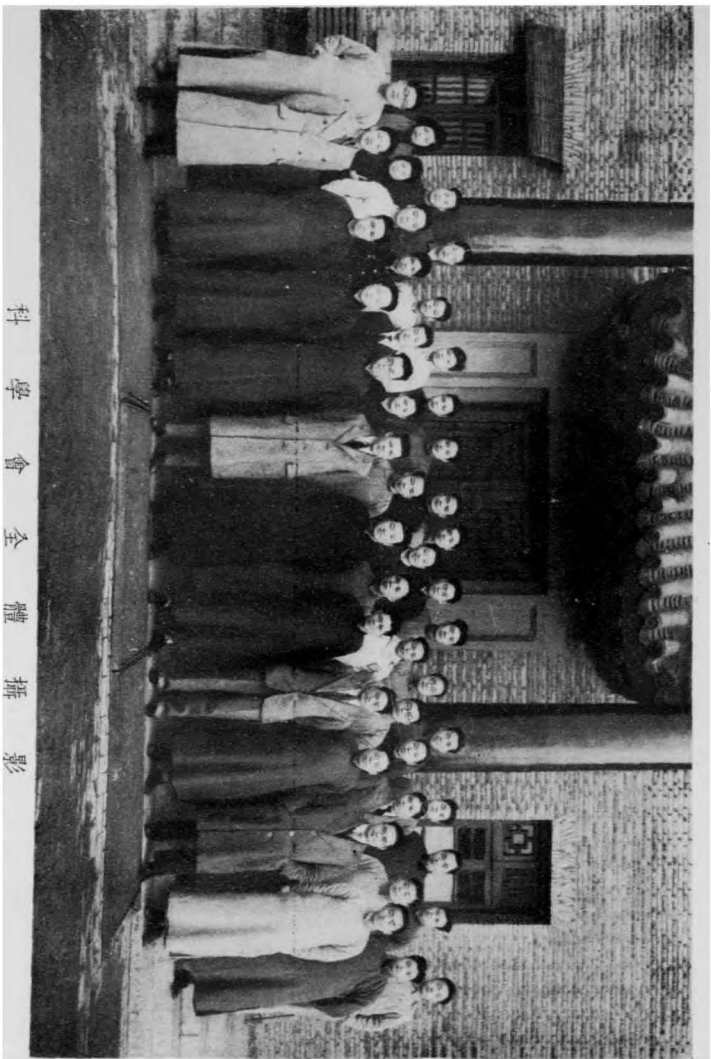
常務	劉樹銘	徐純昆	王孝曾
文書	胡祖仁	會計	萬賢揚
庶務	李康年	交際	孫德銘
遊藝	徐承燾	體育	徐敬義
編輯	張仲舒	錢鍊	陳文瑛
研究	章華寶	廖家文	劉錫三
			潘芳
			蘇金洵

下學期

導師 朱公盛先生 容啓兆先生 胡甯生先生 張玉珂先生

委員

常務	張其鈺	徐裕昆	章華寶	文書	王孝曾	會計	張仲舒	庶務	張仲傑
交際	孫德銘	遊藝	廖家文	體育	徐敬熙				
編輯	胡祖仁	鐵義鍾	李立民	劉樹銘	研究	萬賢揚	張業福	莊鴻	喬錦章



科學會全體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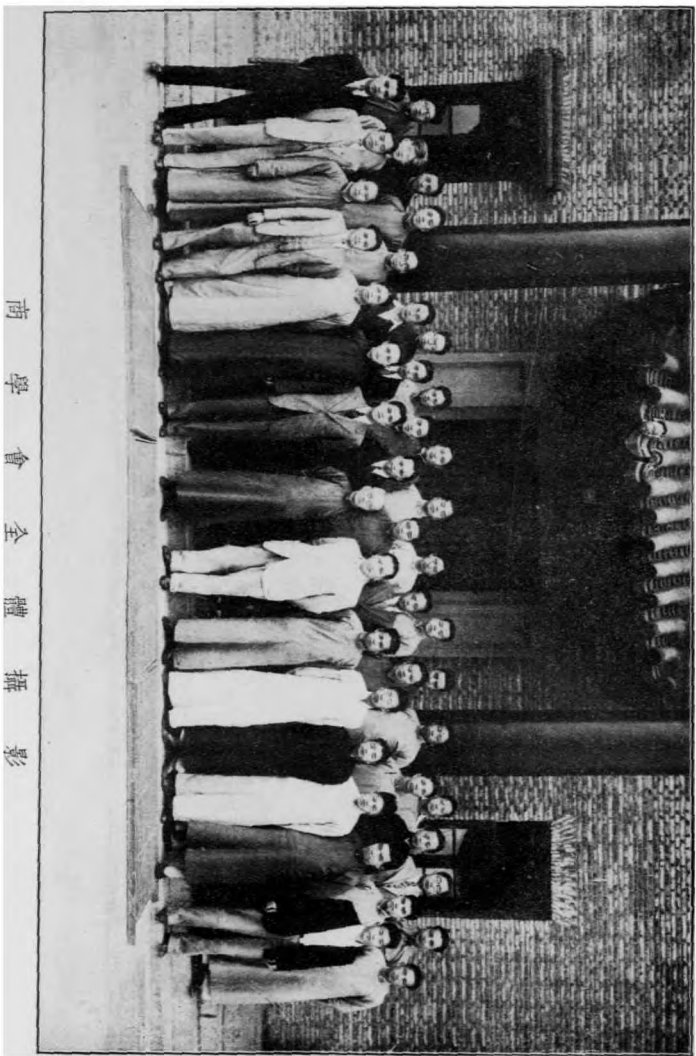
商 學 會 會 史

本會為吾校商學院唯一之學會，商學院同學因感商學研究之重要，於是本會之組織，其目的在於砥礪學術，增進友誼，現有會友六十餘人，舍師生之力精神勁勃，會內設有打字機及中文速記組以資會友之練習，並舉行珠算打字等項比賽，致請名人演講，出外參觀，出版刊物及開闢研究室，以利同學間砥礪之切磋，上學期開學未久本學院院長薛迦靖先生兼本會導師告假赴京，旋以任職軍事委員會第三廳審計處計部審計科少將科長而辭職，此誠本會會務發展之莫大阻撓，本學期勸蔡先生繼任院長，未幾亦就任四川財政特派員赴川，是以本會指導無人，復以經費困難，所有會務之計劃，未克一一實行，現聞謝院長行將返校，今後會務之進行當能蒸蒸日上也。

附二十三年度本會執行委員名單(任期一年)

商學會執行委員名單

常務	吳常照	汪洪坤	朱榮昌		
文會	劉崇明				
計務	黃德清				
事務	沈端生				
交際	孫用濟				
出版	范家標		吳家鈺		
研究	包起陣		楊鳳景		



商 學 會 全 體 攝 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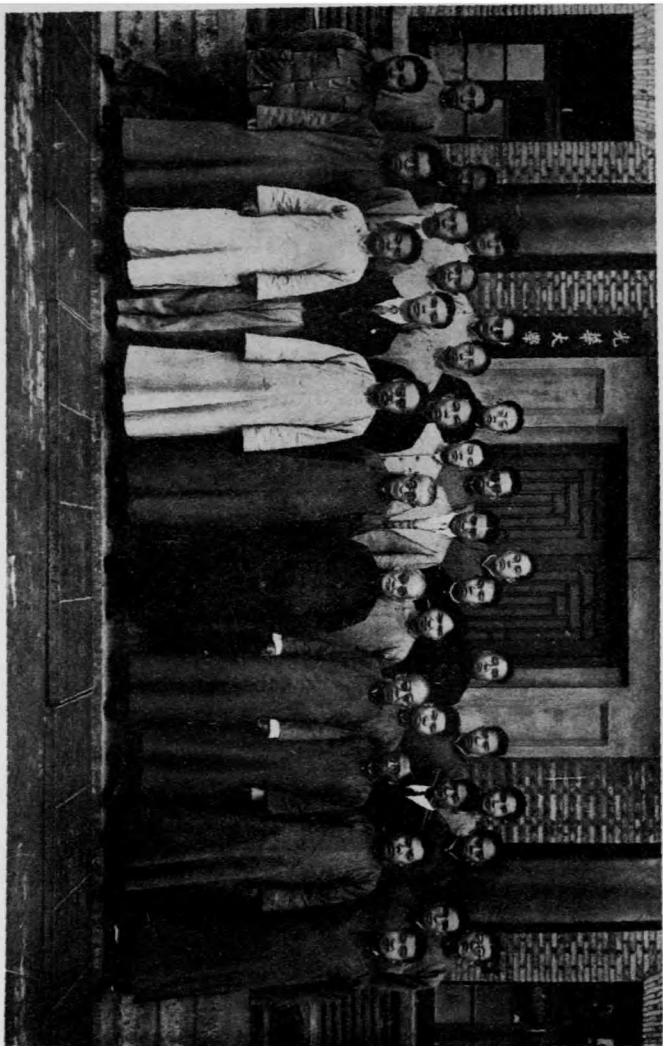
中國語文學會會史

中國語文學會 肇始於民國十八年之秋。結御是議者，實潘君正經，而姚君步康贊之。會既成，舉本校教授錢子臬呂誠之兩先生爲正副主席。分設研究、講演、圖書、編輯各股。圖書股集會員所有圖書於一室，暇餘共事閱覽。研究股，每周開會一次，相與質奇析疑。演講股時請本校教授，及校外名人演講。編輯股初出叢報，後又出月刊一種，名曰小學。共出五期，多論學有用之文，後不幸以遂變中輟。二十一年秋，由廖君健、董君固重振其事。舉張校爲主席，會務得復續進行也。明年春，改選廖君堅、廖君復爲主席之選，黎君祥樂副之。研究又分義理、考據、辭章三股，由張校、錢子臬、呂誠之先生，分任指導，成績斐然。又明年春，改主席爲委員制，由黎君祥、黎君日泰、錢君鍾、錢君德爲常務。編輯股改中國語文學研究一書，內容有意太繁，鄒師、許錢子臬、孫應若、蔣作莊、呂誠之、黃星若、蔣先生之新著，及沈竹勳、李璽、言厚先生之遺稿。已於本年一月，由中華書局印行。論衡國學，精研古文，爲學範界所重，國內咸有好評云。今年改由沈君德、國藝君祥、王君立、唐，任常務，每週皆設講座，並充實圖書。同舉攻錯、鑽研，典日俱進。並擬續編會刊，以繼前業。此中

國語文學會六年以來，歷史之大略也。

附二十四本會執行委員名單

常務	沈延國	王立唐	黎祥樂
文書	段舜霖		
會計	符佩篋		
庶務	程順娟		
演講	謝天偉	朱志堅	
圖書	朱錫璇	朱濂川	
編輯	楊寬	趙善詒	楊寶琳



中國語文學會全體攝影

History of Kwang Hwa English Literary Society

Here I have the greatest honor as well as pleasure to announce to you the opening, for the first time in Our University, of the Society of Envy. Lift. Since this is the first and the only one found with a promising future in Our University, I could easily imagine to myself that the formal inauguration of our Society is now being accompanied by the strings of a myriad lyres of the muses in Castalia. But, spoken words, I must confess, will in no way give adequate expression to the joy I entertain with myself on seeing that the Society has gone through its embryonic stage and has come to be a real organization as it now stan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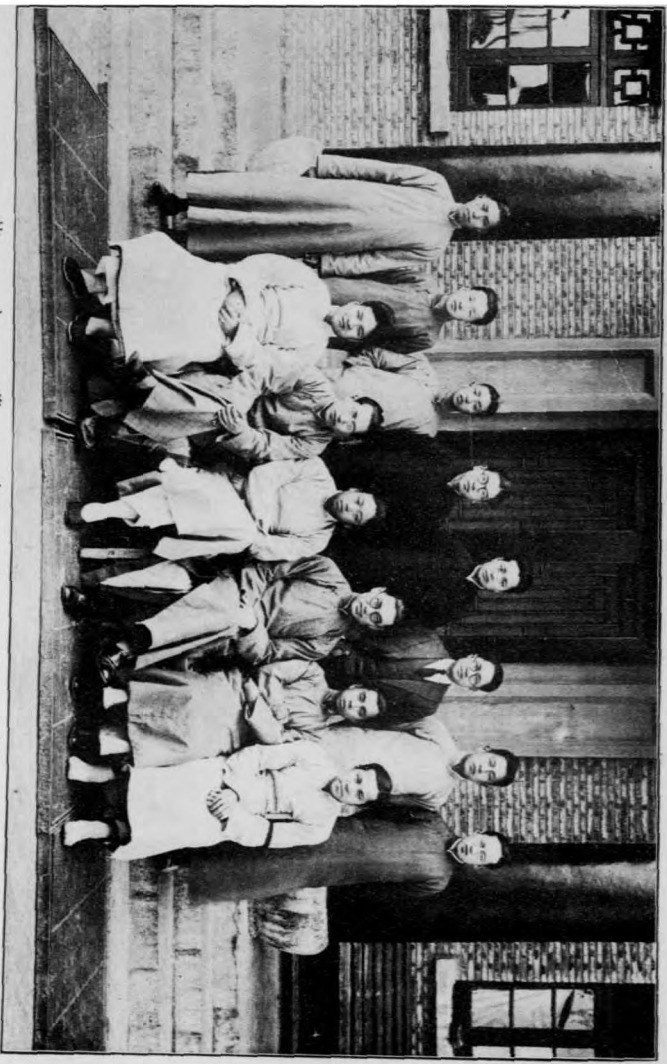
To give you a short account of how the Society has come to be formed, I must, first of all, tell you the original motives that gave birth to the actual formation of the Society.

Our Society,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is term, had been but an unsupported notion caught by a few enthusiastic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who had probably in their minds some inspiring pictures of the mermaid Tavern or the coffee-houses frequented by Addison, Steele, and others. With such an idealistic portrayal back in their minds, this group of no more than ten persons proceeded to carry forth every thing as they had planned, even though the first few attempts to bring about a mass meeting had met with threatening failures; after the first meeting was held, a committee was formed, and then Our Society attains its full establishment now.

Nevertheless, we must bear in mind one important thing, and that is, this is only the beginning, not the ending. In the French theatres they have the traditions of three knocks, Tœe, Tœe, Tœe, immediately preceding the raising of the curtain. As the traditional way of inaugurating a meeting, I am compelled to talk, too, although the one is Tœe and the other one talk. Thus, as I have said this is the beginning, and what I have talked must be looked upon as a sort of a prologue to a colossal literary task, to be followed still by a flowery train of masterly accomplishments.

常務	邢光祖	褚振淵	王正倫	文書	陳良綱	會計	江永濟
庶務	周啓遜	交際	李鏡誠	編輯	陳有樂	徐致麟	王元亨 洪瀚閣

英 文 學 會 全 體 攝 影



教育學會會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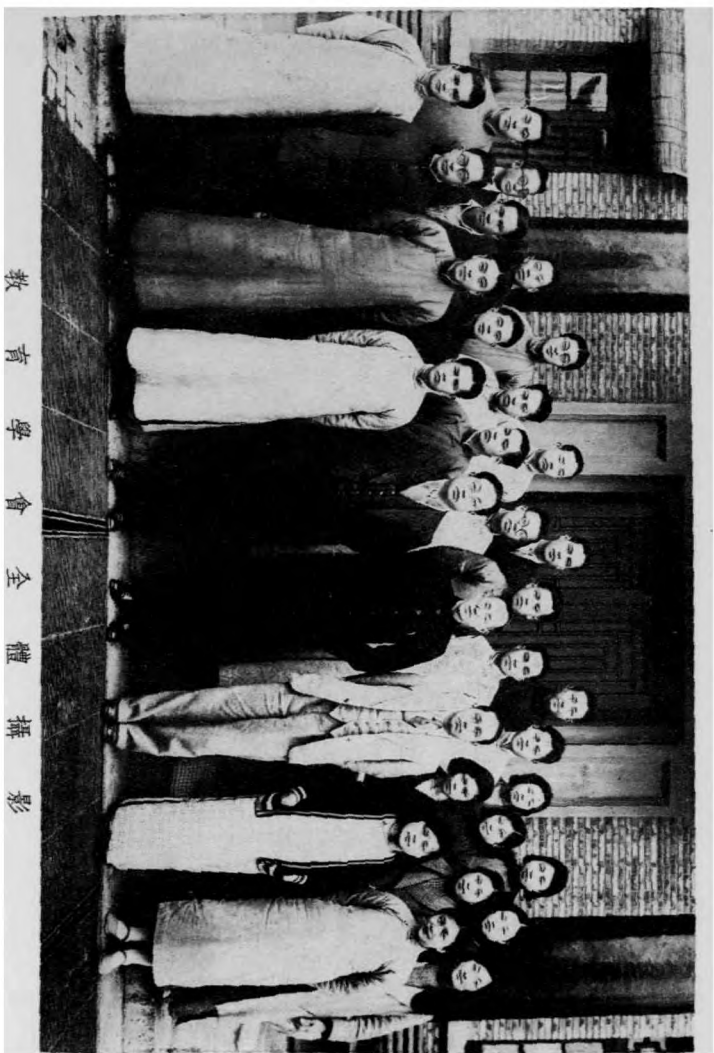
一年一度的一年刊，又要和讀者見面了。照例各學會除了登載全體會員照片外，還要將一年來會務狀況，報告一下。一九三五年的教育學會大概情形如下：

一九三四年下半年本系主任謝循初先生離校後，臨時由張耀翔先生兼理主任事務。一九三五上學期，聘請陳一白先生來主本系，一切會務進行，比較順利。會員的人數，因為受着不景氣影響，較前減少。每週的壁報不但是照舊出刊，並且內容較前更為豐富。此外會請黃任之楊廉兩先生來校演講教育上實際的問題，使同學於書本知識外，得到些新穎的見解。十月裏又由廖先生帶領我們到杭州去參觀，廖先生生於百忙之中，能陪我們同去，這是使我們覺得十二分感謝的。

本學期，廖茂如先生兼理本系主任事務，廖先生與本校關係最深，且為國內有數之專家，將來本系必有能人的發展，這是可預料的。每星期的壁報，是我們平時的工作，仍然是繼續出刊。同時又請何清儒鄧西谷兩先生來校演講。這兩位先生若是我們過去的教員，所以這兩次演講很能使我們有相當的感觸。本系的學報，現已在徵稿中，預定在「六三」以前，一定可與讀者見面的。

上學期：
常務 楊公漢 馮人松 錢桂芳 文書 朱家華 會計 陳子雲 鄒玉華 研究 鄧榮齡
陶國梁 體育 董淑昭 湯球偉 編輯 章昭雅 譚維翰 演講 廖家瑞 庶務 龐萬源
調查 虞 超

下學期：
常務 鄧榮齡 朱家華 何開庶 文書 錢桂芬 鄧堯英 學術 馮人松 章昭雅
宣傳 譚維翰 娛樂 鄒玉華 調查 萬載芳 演講 湯球偉 虞 超



影 攝 體 會 全 學 育 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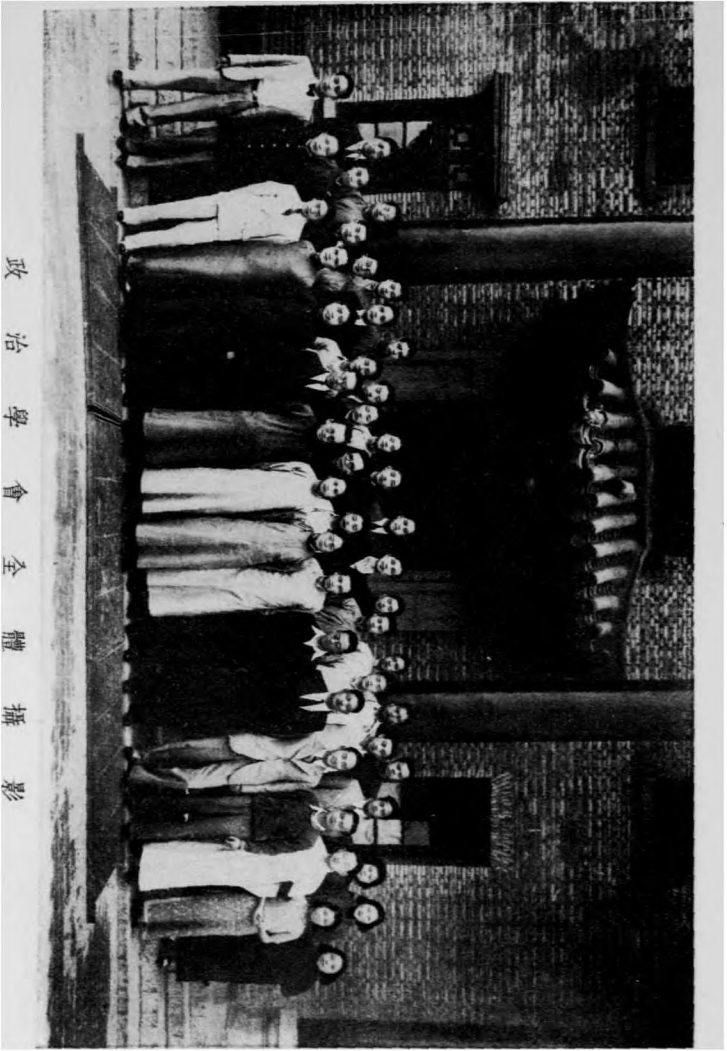
政 治 學 會 會 史

光華華造之年，乃本會成立之始，歷史之悠久，團結之艱固，為我校友各學會冠。光榮往跡，已歷披於前刊。本年度開始，茲名來會者益增。第一次全體大會時，將近百人，濟濟一堂，頗極一時之盛。大會議決案件頗多，章程亦略有修訂，「學祖」改為「學會」以符定名，職員任期，延為一年，免出師未捷之咎。

各部進行工作，更為緊張，如壁報之刊行，新精會之舉辦。光華法廷之組織，並於孜孜之暇，參觀特區法院，及政府各院都會。政治法學先進政論專家流授講學。獲益良多！本會六三紀念特刊亦正在印刷中。

尤可貴者，本會會員，皆能敦品相期，勤學相勵，蓬勃氣象，益臻完善。然學程浩濶，藝海精深，繩紀已往，策勵來茲。凡我會友，其共勉旃。

常務幹事	滕秉恆	劉兆翔	朱家鵬
文書幹事	金 湖		
會計幹事	劉生倫		
紀檢幹事	許壽楨	孫誠剛	唐堅白 王鑫山
交際幹事	楊仁勇		
事務幹事	張振業		



政 治 學 會 全 體 攝 影

社會學會會史

光華社會學會之組織，八年於茲。我光華以社會學系為正副系為夫對於社會學有興趣之同學，咸感職外活動與研究，異常重要，而底蘊同，於是自有本學會之組織。彼中既有常務，文書，編輯，事務，研究等組，分工合作，而執行委員會為處理日常事務之最高組織。本會之導師為吳澤霖伍純武兩先生。本會目的在於鞏固社會之學術，聯絡同學之感情。會務之進行，則注重實質地致察，使學問與事實，互相印證。本年以來，會員由二十餘人增至四十餘人。考察方面，本會曾參觀冠生園農場，申新報館及康元製麵廠等，此外，本會又出版警報及社會月刊，並邀請學術界名流舉行學術演講，而社會月刊尤為本會最繁瑣之工作。今年本報十周紀念，第三期社會月刊將特別為紀念六三而改出特輯，聊表同人對於母校慶祝之忱。至於本會之發揚與光大，此固有待於師友之贊助，亦同人之所厚望也。

導師 吳澤霖先生 伍純武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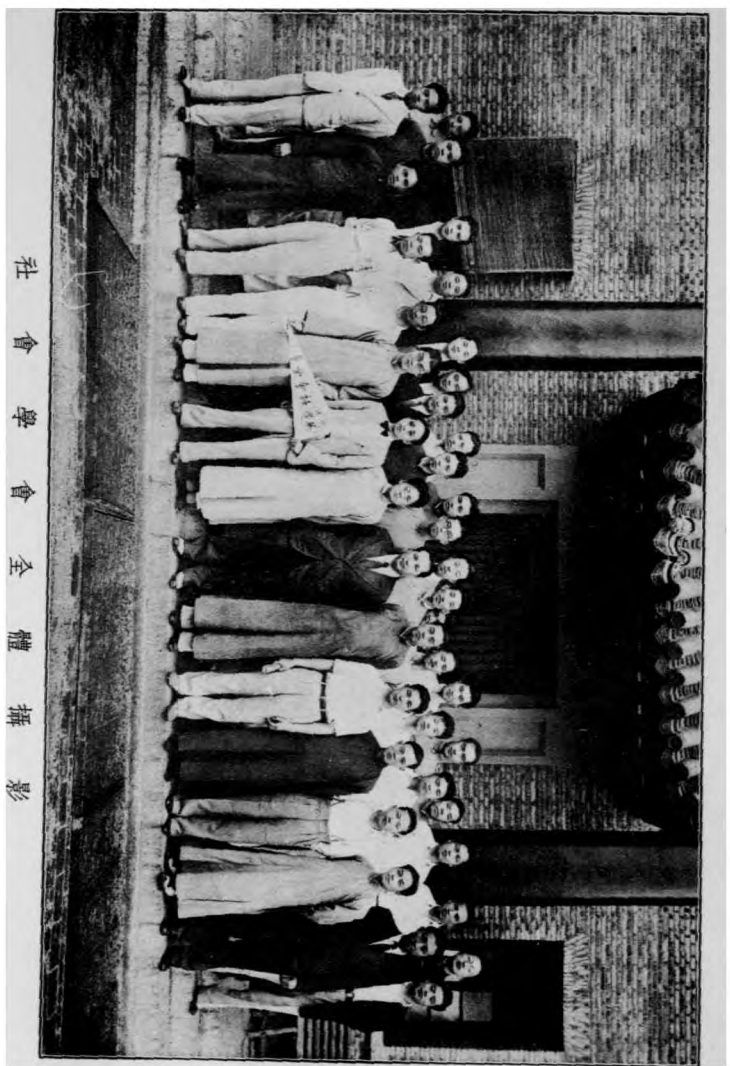
執行委員會

常務	胡志甫	總務部	陳龍賢
文書股	唐堅白	交際股	周士寧
調查股	孫秩武	編輯部	周口德
編輯股	朱家駒	發行股	徐則堯
參觀股	吳承珪	演講股	譚萬源
事務部	曹 迺		
會計股	張振業	庶務股	王巨標

研究部 余貽謙

特種委員會

月刊編輯委員會	王宗武	曹 迺	胡志甫	陳龍賢	周 德	馬人松	余貽謙
體育委員會	胡春翰	馬人松	周燕奇	陳龍賢	周 德		



社會學會全體攝影

地 理 學 會 史

地理之學，關係國防民生至鉅。去秋，張校長有鑒於此，添設地理之科，告於我同學曰：『立國之本，國防至焉，故地理更爲我人所亟須研究，以作實際之應用。』於是地理學會因之成立。惜以組織伊始，時間短促，規模粗具，未能有所作爲，僅於十二月間作滬杭公勝及錢塘江之考察，他若西北之行，期刊之出版，均因經濟缺乏，未能如願深爲遺憾。

今者，歲已逝，而來日方長，正未有艾。後之於地理有興趣者，必能盡本屆未竟之志。并望多作實地之考察，以其所得，俾諸社會。庶能提倡地理學於萬一，而盡本會之職責，豈僅本會前途之幸，亦我校之光也。

本 屆 執 行 委 員 會 名 單

常務 秦 鼎 王 景 祁 漱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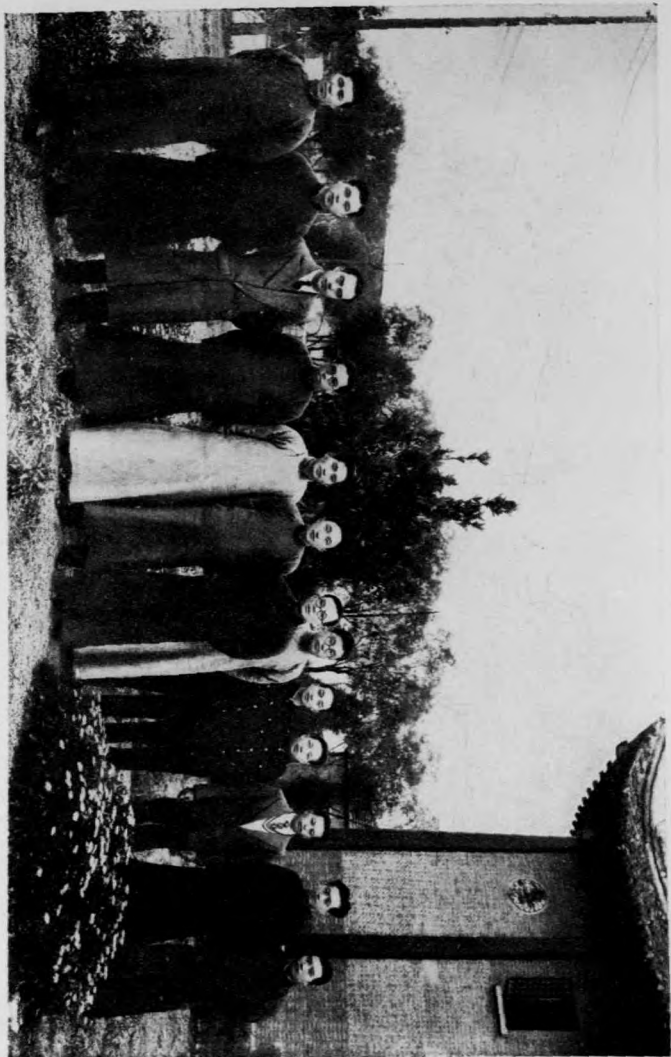
文書 祁 漱 之(兼)

會計 王 景(兼)

交際 秦 鼎(兼)

研究 張士元 夏 沂 朱 祖明 石 鑑 堯

徐 鼎 龍 李 尊 奇 証 研



新 聞 學 會 會 史

本會之成立，于民國二十三年春，于茲一載有半，因缺少學科之扶助，經費之無着，致預定計劃，頓成泡影，不無遺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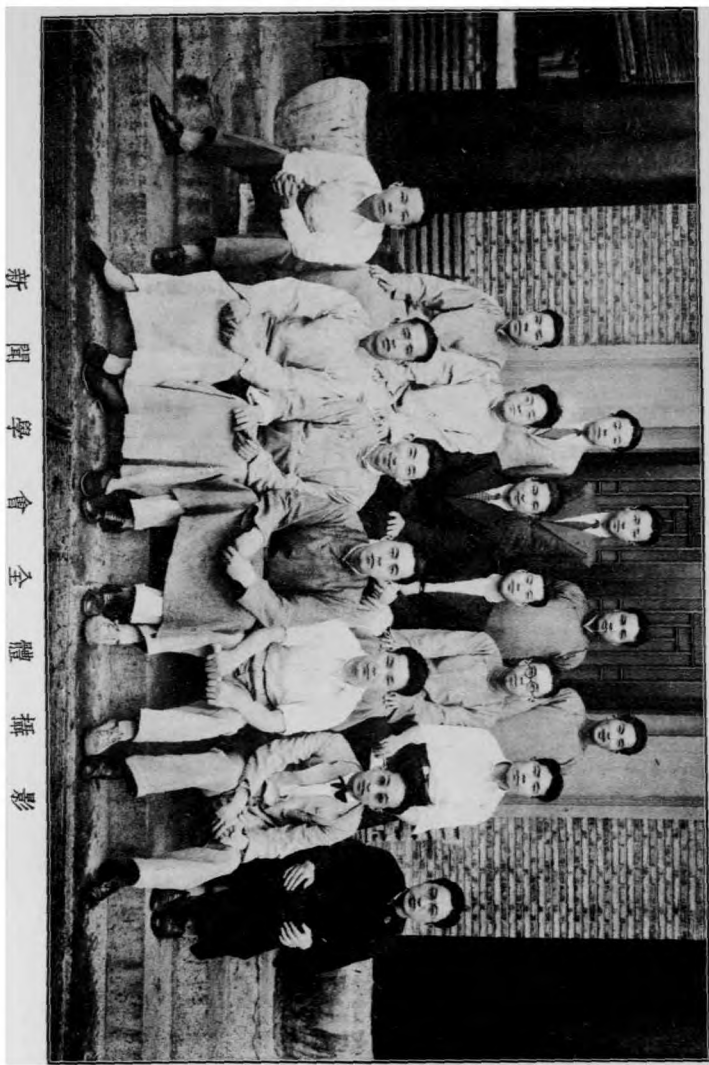
但本會抱不折不撓之精神，本提倡新聞事業爲主旨，故會務之進行，不因之而停頓，去年秋作本地各大報館之參觀，爲新聞事業初步之探討，此本會過去艱難挫折之情形也。

今期我報六三十週紀念已屆，本會之工作乃勃然而興，在今期之中，新聞之佈置，紀念特刊之出版，爲本會工作之開始，亦爲本會發揚之尚矣。

今後會務，務望後任者之繼之營之，發揚而廣大之，使吾人所念念不忘之「光華通訊社」得以成立，「光華新聞」得以按期刊行，不因學科之缺如而失吾前進之南針，不因經費之無着而阻吾會務之進行，此本會過去與現在之概況及將來進處之所願望也。

本 屆 執 行 委 員 會 名 單

常務	張士元	石 城	譚萬源
文書	石 城(兼)		
會計	張士元(兼)		
交際	譚萬源(兼)		
編輯	田 植	閔士寧	馬人松
研究	滕秉樞	夏銜青	石鑑榮



新 聞 學 會 全 體 攝 影

南 鋒 社 社 史

光華利校三歲，而本社斯肇，組社之旨，厥為聯絡感情，砥礪學術，提倡體育，贊言之，即智體羣三育是也。七歲以還，努力相承，無非以發揚社旨為本，以福利社友為務，年來頗稱同儕之慕，蒙教師之指導，社務得以計日邁進，邇者社會經濟衰落，青年都遭失學，而吾社尚有百五十人焉，今後吾人固致力以保持已往之精神，然尤冀能得莫物質之基礎，以為精神之所承寄也。去年秋季，本社職員計有十六人，本年奉增學術二人，計十八人，名單分列于后：

二十三年秋季第十三屆

執行委員

正主席	黃 攷	副主席	陳嘯漢	文書部	區伯聲	
財政部	陳子雲	庶務部	謝天偉	編輯部	楊球偉	葉志超
體育部	鄭德銓	陳卓道	交際部	阮子平	徐兆坤	顏樹立

監察委員

黃鏡銓 張業福 王永瑋

二十四年春季第十四屆

執行委員

正主席	黃 攷	副主席	陳嘯漢	文書部	鄭德銓	
財政部	陳子雲	庶務部	徐敬義	編輯部	鄭福發	楊衛長
學術部	王永瑋	張業福	體育部	伍寶琳	阮秉富	
交際部	阮子平	顏樹立	鄭卓民			

監察委員

黃鏡銓 鄧榮齡 駱匡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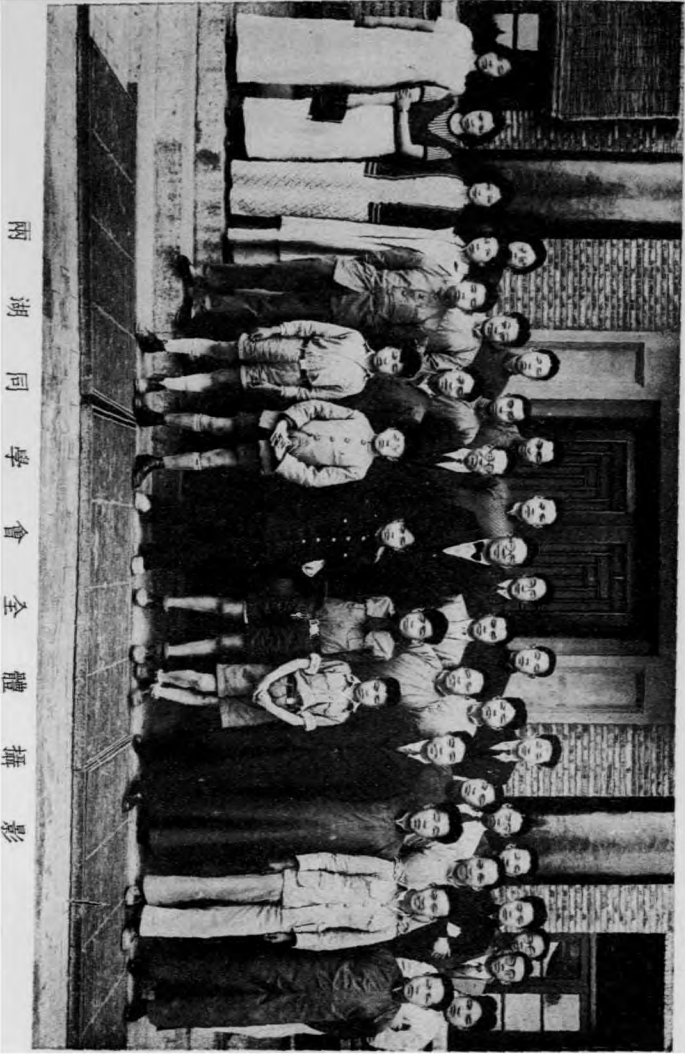
南 華 社 全 體 攝 影

兩湖同學會會史

光華肇造，十載於茲，自軍路監綫，而臻今日之富麗堂皇，師生合作，精誠團結，實有以致之，是以各種會社，多如排紳，層以發揚光大，抗救吾儕為職志，至於聯絡感情，砥礪學術，猶其餘事也，職是之故，我湖南湖北兩同學會，遂亦應運而生，豈以地域自封，實欲行遠自邇，蓋漢之所在，不敢後人，思附諸會社後，而有所成也，雖然，回顧以往，建樹定無，胡越滋多，今幸兩湖合組之騰興，集思廣益，力甚雄厚，原吾湘鄂兩省，古稱埴地，讀重桑梓，唇齒相依，傳載，幾自克，庸以來，予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忘，今國弱民窮，外侮日至，吾輩讀書救國，當益號斯言，以發新猷，推愛學校愛桑梓之心，實即愛社會愛國家之志，南方之強，匪異人任，邦人君子，幸經斯我，共能進而興以匡扶，錫之金玉，敢不可引頌以俟之。(家鈔)

本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常務	水景暉	黃德清	吳家鉅
文書	張玉德		
交際	田植		
會計	唐駿白		
事務	李存之		
體育	劉樹銘	孫文彬	
學藝	尹詩雅	唐經澂	



兩湖同學會全體攝影

四川同學會史

本會的前身就是「蜀社」，在光華，不能不說她是頗具有相當的成就和悠久的歷史！後來因為受了一二八的影響，因此就停頓下來。直到前年，是川同學的數目，又繼續漸的增加到四十餘位。為了聯絡感情，砥礪學行的需要，所以我們光華四川同學會也就在這條件之下，應時而生。

現在，因為會員相互努力與諸當執委的熱心，本會已漸成靈活之機體。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是決大的成功，而這種成功是以前「蜀社」所沒有的！我們現在的機體是那麼好，辦事的人是那麼的熱心，誰敢說我們的前途不是有着極大的希望和造就！

光華一天一天的長成，同時，我希望我們的會員也一年一年的增加。從放鄉到上海是將近萬里的跋涉，為了要對得住家中父兄與放鄉父老，我們是應該怎樣地爭氣，努力！

最末，我希望今後的會員們都抱着——勇往直前，埋頭苦幹的精神，担負起服務社會上國家的責任，在學校社會務日益發達，發達，這不但是我同學會的幸福，同時，恐怕也是光華的幸福吧！！

二十四年五月 儉師識

執行委員一覽表

常務	郭儉師	梁澤寬	楊宗遇
文書	郭志同		
庶務	鍾維姬		
娛樂	王天鐸	謝崇陽	
交際	張長吉	羅代華	

四川同學會全體攝



光華大學四明同學會會史

十四年夏，我校啟辦伊始，時大學都在恐慌飛騰，卽有『寧波同學會』之組織；中學部在新西區，則尙尙候如，是以大中同鄉同學，彼此之間，頗多隔閡。翌年夏，我校遷入大西路新址，滿擬重組本會，卒以國事多故，同學精神專注，本會遂無形停頓。十一年秋，王君禮兆、魏君時炎、樂君文奎、徐君克淵等，擬議復與本會，於是重啟旗鼓，精誠團結，從此本會之會務，蒸蒸日上；去年復舉行遊藝大會，並發行特刊，藉以表揚本會之精神，斯本會歷史之大略也。

上學期執行委員名單

常務	王明玉	張振業	邵保霖	文啓	陳	言	葉	煜
學術	蔡同興	黃雪芝	張介杭	姚常新				
會計	李	銘	施華山	體育	包起陸	周燕奇		
遊藝	王正倫	顏煥奎	非務	李蔭楠	陳	良綢		
交際	屠妍一	李劍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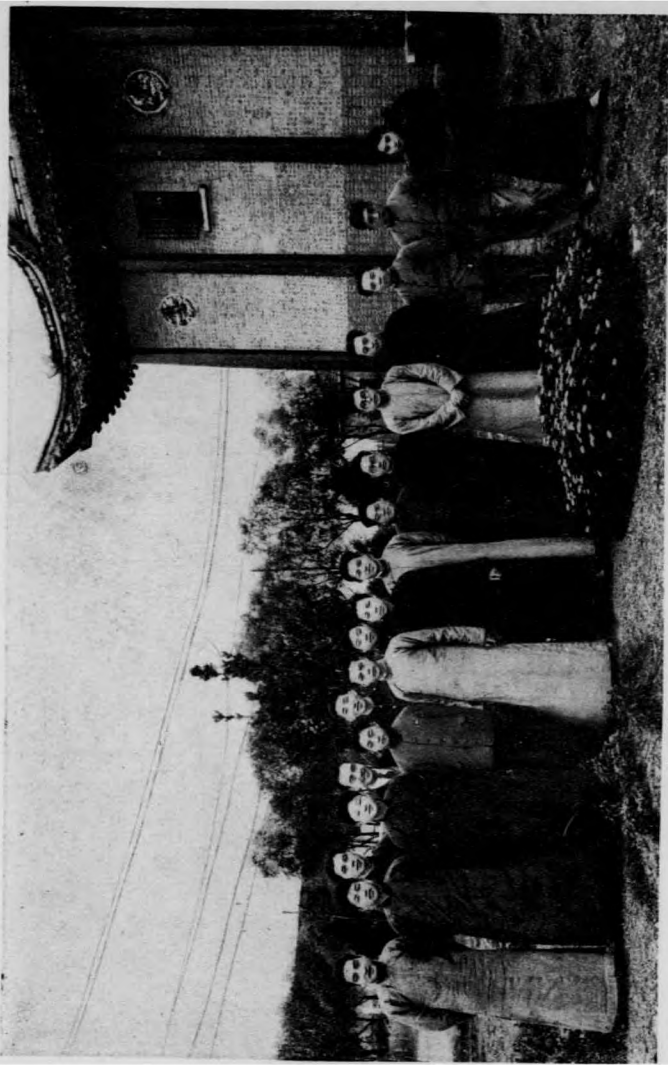
下學期執行委員名單：

常務	張介杭	王明玉	趙本泉	文啓	竺	華斗	葉	煇
學術	姚常新	李世垣	顏煥奎	陳	良綢			
會計	張振業	李蔭楠	非務	虞	振鐸	黃	雪芝	
交際	陳	言	蔡文燦	遊藝	包	起陸	王	正倫
體育	李祖農	丁明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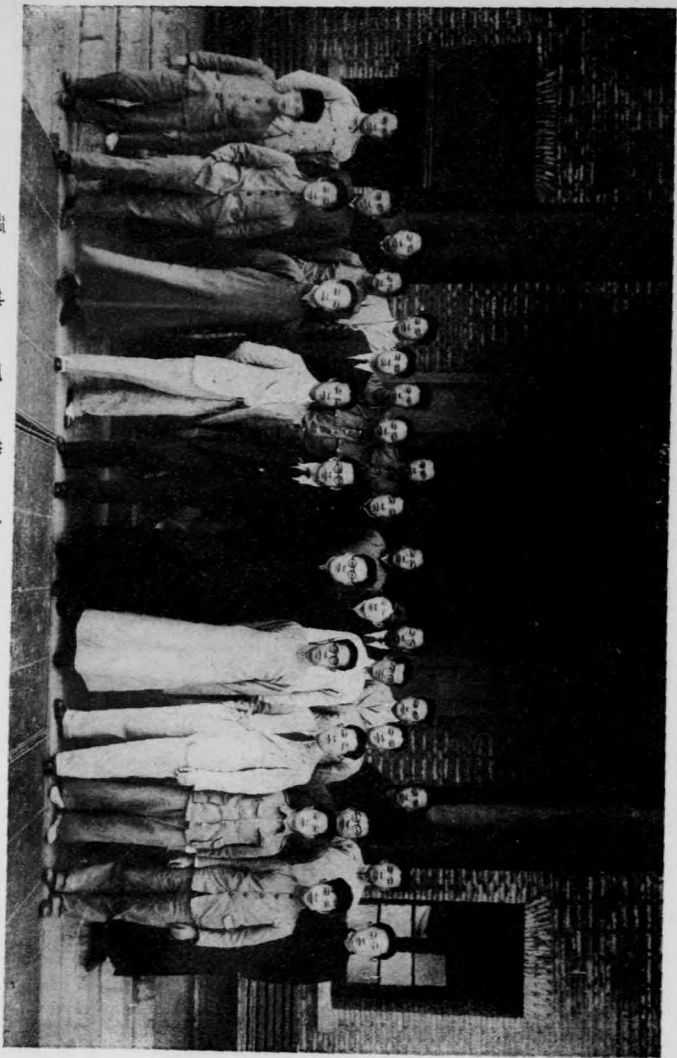
影 攝 體 全 會 學 同 明 四

皖 社 全 體 攝 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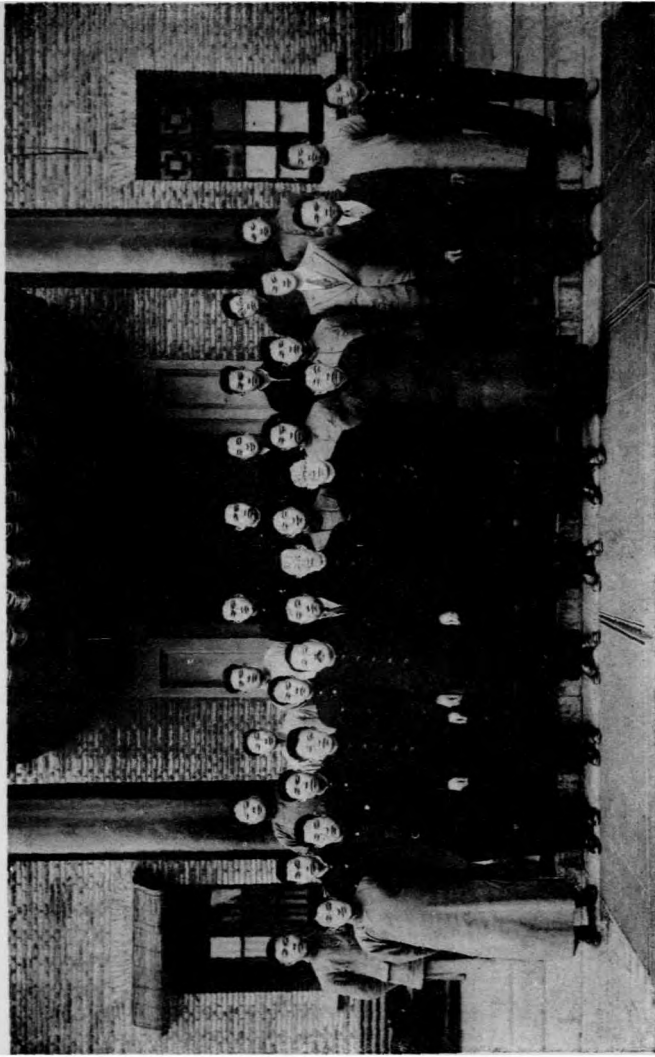


秦 鼎(常務) 王孝曾(總務) 金湖(文書) 何錫駒(出版)
常天鑑(體育) 余貽謙(交際) 潘澤華(遊藝)

福建同學會全體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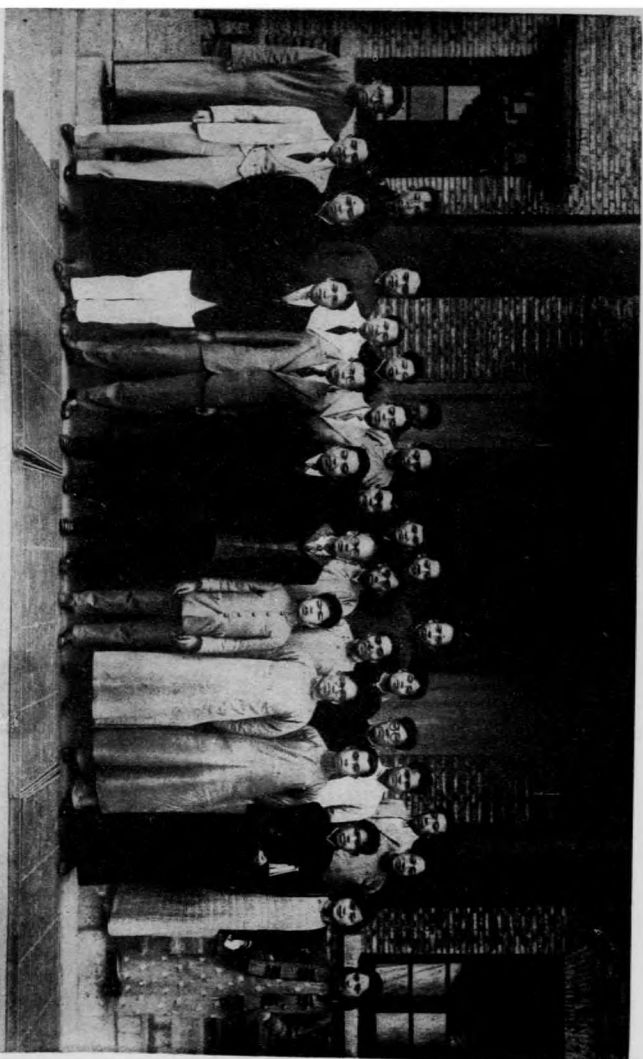


嘉定同學會全體攝影



常務廖家瑞 文書范 璜 會計江 清 庶務譚廷貴 遊藝廖家父 體育陳邦本 編輯潘世徵

影 攝 體 全 社 贊



贊社
常務徐日泰 甲大爺 萬賢樞 文書萬振聲 盧士源 事務胡越 亞尹昌 蔡 體育姚正剛 傅伯游
遊藝黃兆麟 鄭玉華 交際章華寶 史世榮 學藝夏銘書 曾紀榮

光華劇社社史

一九三〇年前後，光華會有話劇團體之組織，係張濟明張元和，後因主持入難稼，故停頓時間很長。直至同學鮑冷雪，徐良養，黃波，汪洪坤，楊大猷等感覺光華戲劇空氣之沉寂，重新發起組織光華劇社，開始徵求社友，本校有志於戲劇運動者均參與，這是一九三四年四月間事，此後，得朱副校長及容院長之贊助，社務頗覺日有寸進，請左明先生為本劇社長期導演。先後曾在校內出演“蘊賢”，（王有治，楊曼，廖家文主演）“黃麗蓉，高澤新，李毓斌，徐敬義，廖家瑞等主演）等劇，頗得好評。本學期，又接聘陳凝秋，潘子日，周詩穆，潘子農，舒毓嬰等先生為顧問。現擬排演“賈寶”一劇，將由陳秀文，康影，譚雅翰，沈昌齡，廖家文主演於六三紀念大會。今後尚擬在經費方面加以補充，在校外公演一次，諒此種希望不致成爲泡影吧。



光華劇社

本社職員：

總幹事	黃 弢	楊大猷
劇務部	譚惟翰	王麗芬
研究部	廖家父	劉曼莉
事務部	汪洪坤	徐敬義
鄭希俠	舒繡雲先生	沈昌齡
唐經濤	潘子農先生	廖家父
鄭秀文	左 明先生	趙恩鏡
王麗芬	周詩穆	楊大猷
陳凝秋	黃 弢	康 彰
薛仁謀	潘子且	譚惟翰
汪永堃	黃 弢	楊大猷
徐敬義	李競存	歐陽維樑
徐壽春	黃家驥	

京 劇 社 社 史

京劇爲固有國粹，乃東方文化與藝術精神所寄託。梅蘭華（蘭芳）程玉霜（鵝秋）兩藝員，先後出國獻藝，莫不載譽而歸；今則梅氏更有類似之聘，轉道歐陸，究裳芻豢，並博美評；此見京劇之無處不表現其偉大焉！光華同學之控拉長京劇者，不乏其人，惜無固定之組織。今歲文化建設之呼聲，遍於各地；而是年六月三日，又爲光華大學暨附中之十週紀念日；京劇社乃應運而生。收請容啓兆，李恩廉兩先生爲導師，孫慶次（玉科）先生爲教師。容李兩先生爲本校教授，對於本社之贊助扶持，不遺餘力。孫先生爲北平當連成社前輩，對於京劇經驗之豐富，自不待言。行見大西路上有一條開光曜之京劇社，出而問世，爲發揚國粹者之一臂助焉！

京劇社職員名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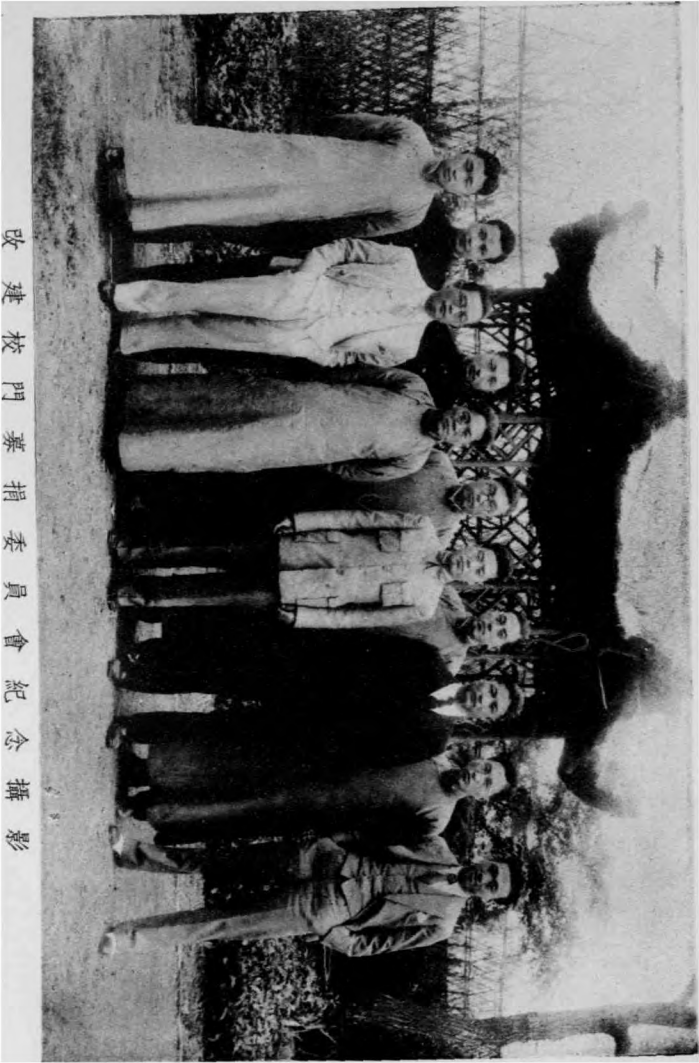
職務：	王經源	孫毓麟
文書：	劉祖光	石 城
會計：	高澤新	陳德容
交際：	陳宗容	戴拱北
總務：	李毓誠	徐日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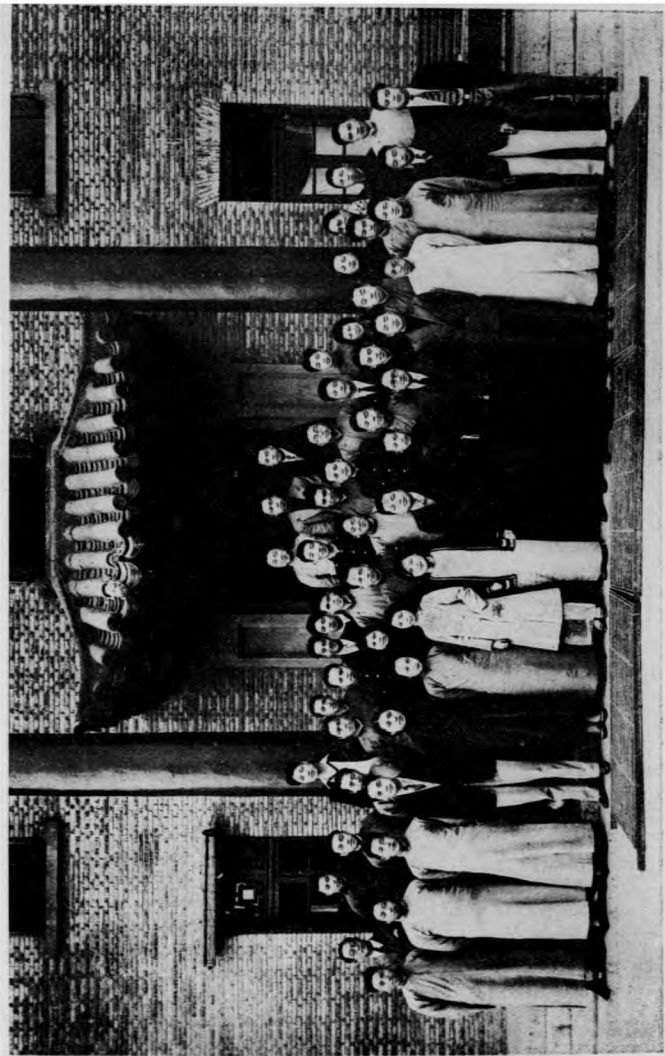
光 華 京 劇 社 全 體 攝 影

改建校門募捐委員會

總務組	胡志官	范家標	黃 駿	譚萬源	王孝登	李 銘
文書組	王宗武	馬人松	沈秉燕	黃繼清		
庶務組	水景時	金 湖				
改建校門募捐						
徵募隊隊長姓名一覽						
李驥孫	曹 運	包忠祚	許壽楨	趙汝燾		
黃 駿	鄧德銓	孫濟武	章華寶	唐暨白		
孫德銘	顏樹立	徐敬羲	徐日泰	王立唐		
郭啟英	姜吟月	康 甫	鄒玉華	梁文端		
羅德貞	何靜香	唐經諱	章昭雍	劉月碧		
金 玉	翟亞明	鄒 輔	史世榮	胡榮庭		
胡世年	沈秉樞	李隆高	廖家瑞	高澤新		
滕秉寧	張振業	余怡謙	林卓卿	陳龍賢		
王巨輝	徐裕昆	楊仁勇	孫用濟	李鏡誠		
周澤榮	石 誠	董天鑑	黃賢揚	吳家錚		
王正倫	周錫三	殷景秀	何開選	李存之		
殷蜀秀	陳良綱	董文燾	褚振潤	李家英		
王麗芬	蔡文媛	孫文彬	何祥惠	潘		
周仁美						



影 記 會 員 委 捐 募 門 校 建 改



校募捐委員會全體隊長紀念攝影

寶 德 照 相 館

專 門 高 貴
美 術 照 相
出 品 獨 一
定 價 低 廉
外 拍 團 體
尤 為 擅 長

優 待 學 界

凡 學 校 團 體 紀 念 攝 影 特 別 優 待

◀ 照 碼 六 折 ▶

地 址 跑 馬 廳 大 光 明 隔 壁 電 話 三 〇 二 五 八

附中

枝
枝
美
妙



大
前
門

香
烟



附中主任
廖茂如先生

上海私立光華大學附屬中學全體師生攝影
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光華大學附屬中學全體師生攝影

開王
1925年
CHINA

光華大學附中概況

廖世承

光華成立於五卅慘案發生之時，迄今已十易寒暑矣。緬懷創校之始，筚路藍縷，艱苦備嘗。今則校務進展，一日千里，會致則寢然居首，運動則荼膺冠軍。有巍峨莊麗之鬚宇，有幽靜清越之環境，雖不敢謂設備已盡充實，訓教已盡完善，然四方來學者，莫不欣然相告，以爲求學得所也。同人於歡忭之餘，爰就本年之概況，述其崖略，以告國人。

一、校舍及校具

本校地處西區，介於滬杭鐵路中山路之間，前臨大西路，後近農村，田疇交錯阡陌相連，登樓四望，幾疑置身鄉野，不復知海上繁華。校舍佔地百餘畝，房屋，約二百餘間。計有：

車庫教室(三層) 內有辦公室四間，會議室及會客室一間，普通教室二十餘間，史地研究室一間，貯藏室一間，廁所一間。

科學館(二層) 內有階級教室二間，每間容五六十八人，生物，物理，化學實驗室各一間，每間約容四十八至六十人，生理，物理，化學儀器室各一間，生物標本室一間，數學室一間，暗室一間，煤氣機室一間。內裝置自來水管，煤氣管，及通氣管。

健身房 內設籃球場一，可供正式比賽之用，練習時可分作兩個小籃球場，或爲男女排球場，網球場，壘球場及體育場之用。兩旁設活動看台八級，可設座位八九百人，平時裝置各種運動器械。兩端有大小房間廿四間，分男女更衣室，浴室，辦公室，招待室，陳列室，儲藏室。臥室，售票房，男女廁所，爐子間等。

童子軍團部 內分教室及會議室一大間，辦公室兩小間，儲藏室一小間。另設遊藝室一間，營地一所。

理科小工場 內有場屋三間，分機工，鉗工，鍛工三部。

合作社 計房屋六間，樓下爲銀行實習部及消費合作社，樓上爲辦公室及儲藏室。

男生宿舍(四層) 有寢室一百零四間，可容學生六百人。另設盥洗所，浴室，水灶，廁所，及理髮室。

女生宿舍(二層) 計有指導員辦公室一間，寢室八間，可容六十人。附設盥洗室及女生膳室。膳堂，運動場，大禮堂。與大學合用。本校校具，自創辦以來，逐年添置，共約三三五二件，約值一萬四千元。圖書費暫定每年貳千

元 現中西書籍約一萬七千冊，價值貳萬元；又最近李木公捐贈史地政法軍事及聲光化電書籍二千五百餘冊。儀器費亦暫定每年二千元，現有二千七百餘件，價值一萬六千元；工場設備約值二千餘元。此外有打字機十四架，約值二千五百元，

二、經費

本學期學生共六百九十四人，通過之經常費預算數如左：

項 目	薪 金	工 食	儀器費	圖書費	體育費	童子軍補助費	行政費	特別費	總 計
每月預算數	4828	261							
本學期預算數	25938	1566	1000	1000	900	200	5150	1220	40004

註：行政費內包含洗衣費1900元

三、教學概況

(一)各級統計

本學期高中共有十二組，初中有七組。高初中人數統計如下表：

各級人數統計表

科 別	級 性	初 中 部		高 中 普 通 科						商 科			總 計	
		男	女	甲 組			乙 組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一年級	上	36	5	41	17	2	19	12	1	13	12	2	14	87
	下	66	10	76	72	4	31	48	3	51	19	4	3	181
二年級	上	40	2	42	10	2	12	22		22	11	2	13	89
	下	47	3	50	25	5	30	39	1	40	20	2	22	142
三年級	上	29		29	8		8	17		17	14	3	17	71
	下	41	5	64	20	20	24	30	30	33	20	1	21	124
合 計		259	25	284	107	17	124	168	8	176	96	14	110	694
		284		300						110				

(二)教學上之新設施

(A)建築科學館 本校普通科乙組學生，日漸增多，對於數理生物之

興趣，亦漸見濃厚，因於上學期發起建築科學館，由全體師生合作，向各方募捐，於本年三月初興工，不日即可落成矣。

(B)擴充小工場 校中於前年建築小工場一所，去年又添置六呎車床一部及各種器械，規定高中一二年級理科學生，必須在工場實習，製造用具及簡單儀器。一方藉以證明科學原理，破除空虛抽象之弊病，一方得以養成創造及生產之能力。

(C)建築合作社 本校於上年組織消費合作社，供商科學生實習，惟房屋太狹窄，不敷應用。本學期由合作社籌款在宿舍後邊建築新屋一所，下層為銀行營業部及合作商店，上層為辦公室及儲藏室。

(D)變更分系會議方式 分系會議之主旨，在研究教材，改進教法，惟歷屆開會，各教師每不能暢所欲言，發抒己見。自本學年也，集會改用餐敘方式，俾出席者得從容討論，積極建議。

(E)舉行升學指導 學生在高初中畢業時，既須預備會考，又須準備入學試驗，殊有顧此失彼，應付為難之意。為解脫此困難，校中特有升學指導辦法，請各科教師輪流指示，使優秀者能溫故而知新，成績稍次者，亦能收亡羊補牢之益。

(三)教職員待遇辦法 本校教員月薪暫定以七十元為最低限度，一百六十元為最高限度，每年加月薪十元，滿一百四十元後，每年加月薪五元。列表如下：

在校年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月薪數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45	150	155	160

教職員在外服務年期，由學校酌量核算，但第一年月薪不得超過一百元。專任教員任課時間，至多不逾二十一小時，至少以十八小時為限。專任教職員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如有此項情事，學校得依照規定辦法減薪，或將專任待遇改為兼任。

四、訓育概況

(一)推定各組導師 我人習聞英國中學校導師制之收效宏大，嘆羨不已。然英國‘公立學校’成立已數百年，施行導師制，由來已久，故能師生間感情融洽，蔚成校風。我國仿效，總嫌名不副實。其故無他，長於教育者，未必樂於訓育，况職務繁瑣，時間有限，有不願分其心力，從事課外之工作。且彼指導之人數多，則指導不易，人數少，導師又不敷分配。凡此種種，均為障礙。本校為私立學校，責望於教師之教學工作者，既重且殷，此點似更難能。然年來各組導師，尚能勉勉從事，於組會之事業，不無裨益焉。

(二)師生一律穿制服 校中雖有全體學生須在教室內穿制服之規定，然形式仍不整齊。因是上學期，有一部分教職員自動提議凡專任教職員一律穿着制服，庶幾以身作則，感化較易。此提議經全體教職員會議通過，於上學期起實行。

(三)注意禮貌訓練 現時中學生行動隨意，毫無禮貌，對同學無論矣，對師長亦絕少敬意。本校為訓練學生禮貌起見，特訂綱目十條，隨時促其注意。

(四)規定宿舍整潔標準 宿舍整潔，本由訓育先生會同童子軍教練於每日上午八時檢查一次，上學年大掃除後，又重定標準，鼓勵學生維持整潔之習慣。

(五)厲行早操 早操之目的，一在鍛鍊身體，二在養成早起之習慣。每晨於早餐前，舉行一次，為時約二十分鐘。當學生出場時，除由體育教員及童子軍教練員指導外，並由主任及訓育人員隨同監察。自本學期起，初高中早操均在一處舉行。

(六)編輯刊物 學校之月刊，實負有重大之使命，學術於焉探討，輿論於焉寄託，蓋一校之喉舌也。本校初成立時，曾出一晨曦季刊，表現師生合作之精神。晨曦停刊，又曾一度發行旭刊終以學生會之停頓而不能繼續進行。廿一年起由編輯委員會主持，發行光華附中半月刊，出版以來，學生投稿者，非常踴躍，各方評論，亦均不惡。曾發行運動特刊，話劇特刊，文藝特刊，理科特刊，勵志特刊，畢業特刊多種。以師生間之融洽精神卜之，本校之半月刊，殆方興未艾也。

(七)舉行師生聯歡會 本校每學期舉行聯歡會一次，聯歡會之形式不等，或由全體教職員率領學生，分為數隊 外出郊遊；或開全校遊藝會，各組學生，分認一節目，教師亦逢場作戲，登台表演；或在天氣晴和之晚，開一提燈會，集合草地，表演各種野外遊戲。上屆則舉行師生聯合運動會，或與男生打球，或與女生賽跑，師生之間，泯忘爾我，每有所舉，無不盡歡。是日晚上更殿以遊藝會。翌晨仍照常上課，不露倦容，蓋與會所至，精神倍增也。

(八)參加對外比賽 除體育外，最近一年來學生曾參加四種對外比賽：

(一)華美烟公司舉行之國文獎學金比賽，滬上公私立中等學校參加者四十餘校，人數一百七十八，本校代表趙遂之列第一，得獎學金四百五十元，謝雲暉列第四，得獎學金一百五十元。

(二)中等學校協進社舉行之國文比賽，本校高初中均有代表參加，本校高中列團體第一，初中團體第三。高中謝雲暉，個人二列，姚克廣列第五；初中包善傳列第二。

(三)上海中等學校協進社舉行之自然科學競賽測驗，每校高初中代表各三人。本校初中列團體第二，高中列第四。初中代表鄧兆龍，王志鏗列

第三名，廖季清列第九名；高中代表王澄澍列第七名，姚克廣列第八名，沈其勇列第九名；六人均得有獎品。

(四)中等學校協進社舉行之英文背誦比賽，高中參加者有十六校，代表三十一人；初中有十九校，代表十九人，本校初中代表沈昌瑞列第三，高中由姚克廣，張芝聯代表，團體列第四，個人姚君列第三。

(九)舉行郊遊遠足 本校每學期各級學生由導師率領，在郊外歡敘，藉以盪滌心胸，聯絡情誼。每年春假時又有遠足之舉，上年旅行杭州，學生參加者一百七十八人，本年旅行南京，參加者六十一人。每次均有導師率領，全體制服，排隊出發。歸後復展覽攝影，輔以遊記，五光十色，美不勝收。學生又自行組織自由車長途旅行隊，自本校出發，沿京滬線直達南京。每到一站，請站長簽字，證明到達時間，復與各地新聞記者談話，報告本校情狀。青年之精神與毅力，亦殊可欣羨也。

五、體育概況

(一)建築健身房 本校久有募款建築健身房之計劃，以款項不敷，未能進行。上學期特重行募捐，再接再厲，於是全校熱烈盼望之健身房，遂於春假期間完工。在六三紀念時，或可供我校友及同學比賽球藝也。

(二)體育標準 本校初高中體育，均規定五項運動標準。在每學期終結時，舉行測驗，根據五項運動之成績，再參考平常體育課之勤惰及運動精神，然後評定各學生體育成績之優劣。標準如下：

光華附中體育標準成績表

高中五項運動

項 目	及 格 成 績
六十米賽跑	八秒又十分之八
跑 跳 遠	三米八十
八磅鐵球	六米七十
籃球擲準	每分鐘十只
引體向上	四 次

初中五項運動

項 目	及 格 成 績
-----	---------

六十米賽跑	九秒十分之五
跑 跳 遠	三米三五
壘球擲遠	二十米
籃球擲準	每分鐘七只
仰臥起坐	十 次

女子三項運動

項 目	高中成績	初中成績
五十米賽跑	九 秒	九秒十分之八
原地跳遠	二 米	一米八〇
壘球擲遠	十 米	八米五〇

(三)組際比賽 體育部最繁重之工作，莫如組際比賽，以足球一端而論，上學期各組比賽，前後共十八次。其他如小足球，網球，籃球，均次數繁多，蓋不如是，不足以達到普及運動之目的也。不獨學生之運動興趣濃厚，教職員有時亦見獵心喜，與學生或他校教職員比賽，藉以聯絡情誼，提高成年人之遊戲精神。

(四)對外比賽 本校自前年在對外比賽中得十項錦標後，去年又得上海中等學校體育聯合會網球錦標，及上海壘球會乙組籃球錦標，中等學校田徑大會乙組錦標。然此固不足為學校榮，不過藉以增加學生練習之興趣而已。

六，童子軍概況

(一)訓練狀況 童子軍訓練力主嚴格。每週授課三小時，其間一小時為隊長隊員之個別教練，由教練員任之，兩小時為各小隊之分隊教練，由小隊長擔任，而由教練員監察指導之。各種童軍技藝，則於課後實習，野外訓練，則於假日行之。全部訓練，除注重技藝外，尤注意隊員品性之養成，以實現童子軍教育之目的。

(二)編輯教本 去年曾出版童子軍初級課程教本，本年又編輯中級課程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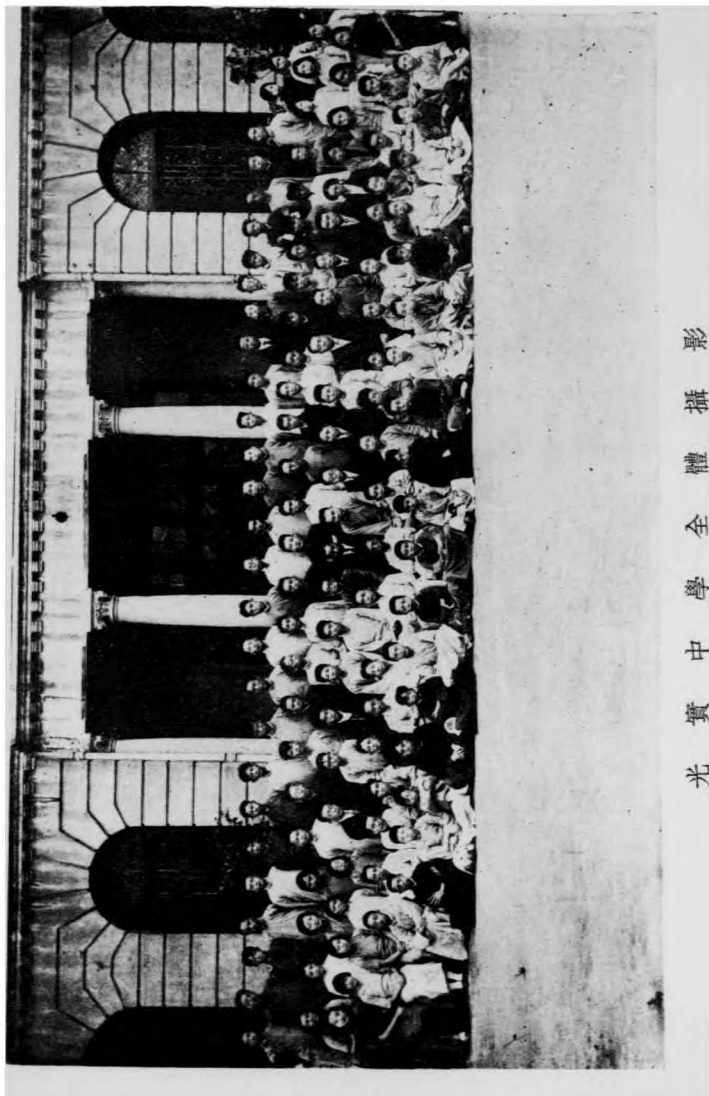
(三)練習長途徒步行 去去春假有團員四人步行杭州，本年又有團員十二人步行蘇州，結果均甚滿意。

其他概況，限于篇幅，不及備載，嗣後進行，苟有所得，當再為文報告，以求當世教育家之教正也。

義務小學

小學

實中



影 體 全 學 中 實 光

三年來之光華實驗中學 朱有獻

本校自成立以來，已經有三年了。在這短時期的歷史上，我們不敢自負有若何成績，但是「光華」是負有特別使命的，光華大學的成立是爲了五卅慘案爭教育權而誕生。光華實中的成立是因一二八和九一八的戰爭的失敗爲復興民族而誕生的。九一八的教訓告訴我們一個民族要存在這個時代，必須有嚴密的組織和有效率的技能的訓練。這個中國過去的教育還沒有完全做到，一二八和九一八的炮聲吼着告訴我們需要嚴格的學術和技能的訓練的教育，更需要嚴格的紀律與組織訓練的教育；換一句話說便是復興民族的教育。爲適應這個目的起見，我們大膽地創立了光華實驗中學。我們憑着我們的熱心和努力，希望實驗出一條復興民族的途徑！

三年來的奮鬥和努力，我們不能說是成功或失敗，因爲教育是十年廿年百年的大計，我們祇能將它的過去和現在很簡略地敘述在下面，盼望得到指導和批評。

本校初創的時候，經濟並不十分充裕，我們盡力用最經濟的費用，去建設最大效率的教育。在這裏我們不得不感謝校董張雲卿先生的捐助巨款、校董張壽鏞先生的盡力維持，和許多發起人，校董，以及社會人士之熱心的贊助。我們最初的校址是在西門斜橋，後來因爲來學者日衆，便在二十三年夏季遷到康腦脫路現有的地址。雖然我們現在還沒有固定的自建校舍，可是我們早已有打算，在開辦的第一學期，便購定了三十畝校基在上海縣北橋鎮上，那裏比較幽靜得適宜作建築校舍之用，我們希望得到社會上更大的同情和贊助，使我們能早日實現自建校舍的希望。

本校開辦以來，很得教育當局的幫助和督促，一週年後，即依照立案手續進行立案，在調查後，認爲合格，已於廿三年四月間正式批准立案，不過原來光華實驗中學的名稱，因爲不合部令，現在改爲光實中學。可是我們依然本着實驗的精神，原有的目標在教育當局教導之下努力做去。

本校現有教職員二十餘人，多係專任。我們知道教育不是囿於教室以內的，我們更知道課餘的討論指導更切實於教室內的講解。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做到教職員完全專任的地步。我們最初就聘有國內著名的學者如胡懷庵李紱川張章民徐鈞溪諸先生，均社會知名碩學之士，同學得他們的指導，實在是一件幸運的事。

我們開辦之初，均依照教育局的規程第一年祇設初一高一兩級，然後逐年增加班級，現在高初中六級才告完全。這樣在程度上比較容易齊整；在訓

練上也可以劃一。現在六級人數近二百餘人，因為過去的嚴格訓練，程度比較尚不至十分參差。我們最能引以自慰的是在這種學風不良的時代，我們的學生是溫純的，愛護校譽的，守秩序守規則的，並且是服從師長指導的。我們在訓育上採取嚴格主義，但是師生的關係是感化的情感的，這是三年來許多先生們努力的結果，我們希望六年的有紀律的訓練使我們的學生都成為社會上守秩序有組織的良好的公民。

設備是學校裏很重要的部份，尤其是圖書儀器標本。起初在校担任教職的同人，大半是本校的創辦人，我們寧可在減政減薪之下，添置了許多圖書儀器及標本。現在圖書已達到五千餘冊，而理化實驗室已增開二室，我們盡力使每個學生都能够在實驗室裏去證實他書本上所得到的知識。

關於教務方面和訓育方面不是短促的本文所能備述的，不過我們可以提出幾點比較重要的來說一說。我們着重平日的考績甚于總考試，除平日不通知的試驗外，我們舉行週考，這雖然增加了教師們許多工作，但這個對於學生是非常有益的，我們的週考的時間祇限廿分鐘，使它不至浪費教課的時間。每週有由教師評閱交註冊處保存擇尤公佈。我們並不是過分相信考試，但是這樣可以養成學生平時讀書的習慣，也可以除却畏考的心裏，使他們的知識在點滴的努力之下增加。訓育方面我們覺得消極制止不若積極的提倡，我們盡量利用課外活動來使學生正當利用閒暇，並且藉以養成休閒生活之良好的習慣，如運動比賽，演說競賽，背誦，戲劇，旅行，茶會，各種研究會等之每週舉行，不但可以減少許多不良的休閒生活的習慣，同時也增不少課內工作的效率。

以上所述，不過撮其大要。古人云「三年有成」不過世界上沒有達于完成的東西，祇有近乎完成的程度而已。我們永遠在發展着走近完成的道路，我們始終相信我們的成績已經足以安慰我們的努力並且能夠鼓勵我們未來的奮鬥。有鑒察個人自從事於負責實中後，頗感本人學力經驗之缺乏，曾兩次赴日，專事考察教育，以所心得從事本校之改革，此後更當努力改進，以期達到我們創立實中之理想，不負社會人士之希望和贊助。

有鑒寫於東京

廿三，五，一日

光華小學概況 祝 珍

沿革 五卅慘案後，光華大學成立，校長張詠寬先生，鑒於小學之重要，於十七年秋，創辦小學，定名為光華大學附屬小學，以完成光華之系統，另組織校董會，由張詠寬，朱公謹，廖茂如，容啓兆，屠用錫，李雲書，李祖基，朱公擇，張悅聯，諸先生任校董，以謀經濟上之獨立。蔣孝澄君為主任，賃西廡路一七五號為校舍，慘淡經營；規模稍具，不幸一二八事發生，校務暫時停頓，是年秋，祝珍為主任，校舍遷至巨額達路六二〇號，舊有教職員謝承思，程幸今繼續踴躍，朱公擇校董仍任會計外，另聘徐光甫，舒熾丁，樊越夫，李天賦，蔣澄民，張雅儀，顏婉清為教員，二十二年，奉市教育局令改為光華小學，遷移以來，忽忽三年，始恢復原狀，今後當更努力，以期擴充焉。

行政組織 本校規模較小，各事取簡便易行，故行政組織系統，亦主簡單，校長由光華大學校長兼任，下設主任一人，秉承校長之意旨，總轄一切校務，又設教務，訓育，事務主任各一人，分掌各處事宜，每級級任一人，主持一級級務，又設校務會議，教務會議，訓育會議，事務會議，以討論各種行政及關於訓教問題，另有特種委員會，辦理特種事宜。

教育概況：

(一)學級編制 現分六學級，皆秋季始業，全校學生計一百五十二人。

(二)課程標準 本校課程皆遵照市教育局所規定，惟因滬上特殊環境，應用英語方面較多，故酌定英語一科，三四年級生可以選讀，至教材方面除採用教育部審定之教科書外，並酌用講義，以補充之。

(三)教學方法 本校各科教學過程，以兒童為中心，採各種方法之長，而不拘泥於某一種方法，對於國語算術等科，注重熟練，對於常識方面科目，注重問題之解決，對於公民衛生，尤重於習慣之養成。每學期規定小考三次，大考一次，每星期又復臨時試驗，為鼓勵作業興趣起見，每學年舉行默讀，書法，作文，算術，時事等測驗，此外督促學生每日寫字，記日記，又指定高級生課外研究工作以補課內之不足。

(四)考績方法 學生成績分甲乙丙丁戊己六等，丁等以上及格，凡學生主要科目成績，各科平均成績，操行均及格者，准予升級。平均成績則視各科所佔每週時間作為比例平均而得。平均成績及格，而主要科目不及格者；或其他科目在己等者，皆須補考，設主要科目及格，而學年平均成績不及

格者，亦得補考。補考及格，始可升級，此種辦法，一方補救學生留級之缺憾，一方又謀程度之銜接。

訓育概況，本校訓育素主嚴格，以期養成學生能實踐本校校訓（親愛謹信）四字，所用方法略述於下：

（一）組織級會 三年級以上皆組織級會，各依能力及需要分設各部。

（二）參加課外活動 級會以一級為單位，而課外活動則無級際之界限，以期互相聯絡加三年級以上諸生，每人至少參加一項。課外活動分巡察團，圖書館，小球隊，新聞社，校刊社，乒乓球隊，演講會等。

（三）規定訓導週 每週訓練一種公民項目，將應注意之事項。參酌教育部所規定之公民訓練條目，新生活運動公約，及本校情形編成條目，以便督促實行，三年級以上諸生先自行及省能否實行，再由任級核定後，始認為通過，一二年級生則逕由級任考查，記載表格內，作為訓導之根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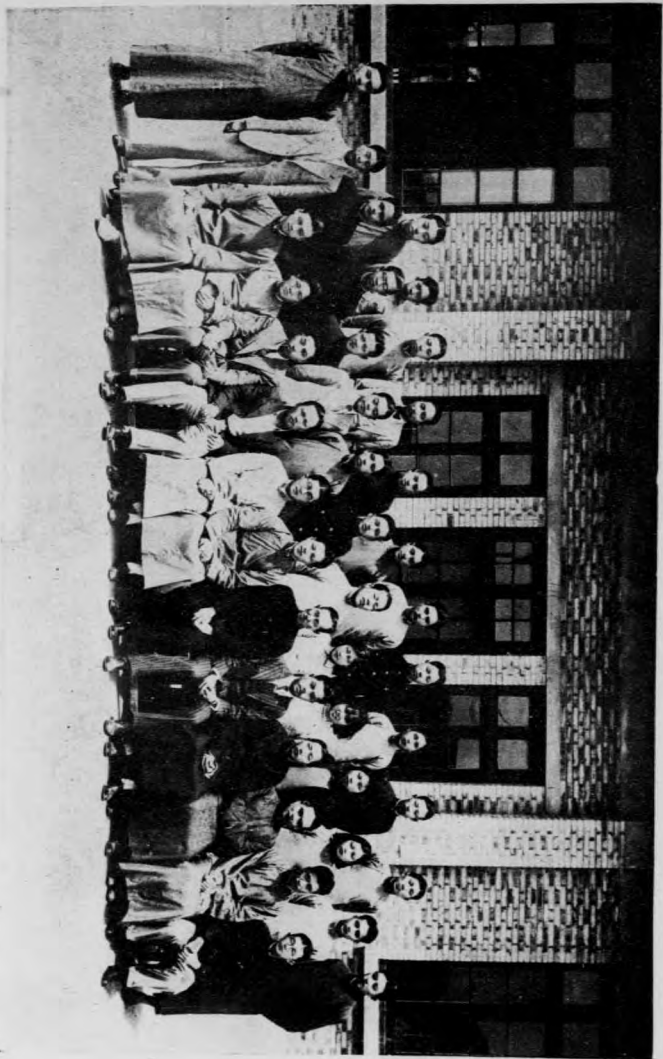
（四）舉行師生聯歡會 每學期舉行聯歡會一次，或由教師率領學生作郊外之游，或開游藝會，各級學生分任節目，有時教師亦登台表演。

（五）獎勵學行 各生品學優良者，給予獎狀或應用文具，舉行比賽時，成績最優者亦得相當之獎品，以資鼓勵，至於整潔秩序錦標，以級為單位，藉引起各級競爭改善，而能互相策勵也。

（六）懲誡 懲誡雖係消極方法，有時亦不得不採用之，如違犯信條，隨時懲誡，以促其反省改過，所用方法不外直立反省，剝奪應享之權利等。

（七）聯絡家庭 關於學生學業操行及在校狀況，每於小考及學期考試後皆有詳細報告，通知各生家長，臨時遇特別事項，須其注意者，另行函知，請其到校，或由校中派人走訪，以免雙方隔膜，以收協同督促之効。

以上關於本校概況，略述一二，以就正於當世教育界；如蒙不吝賜教，則幸甚矣。



光華大學附設第一義務小學校全體教職員攝影



二十四年度之光華第一義務小學 譚維翰

從十幾個學童增加到二百多個學童，從二三位教師增加到四五十位教師，從一間小小的課堂增加到八間校舍的這所義務學校，成立到現在不覺已有三整年了。在這三年之中，我們雖談不到自己盡了多少的力，得到了多大的效果；但是我們每一個人心的卻都同樣感到說不出的愉快。這愉快不是一天的，它將隨着這所學校時時刻刻的朝前展進！

關於本校成立的經過，以及前兩年校務方面的各種情形已由薛機濤先生在去年年刊上敘述得非常詳盡，我不必再多寫。現在我僅將最近一年來本校的概況提要說一說。

甲 關於教務

(一) 課程變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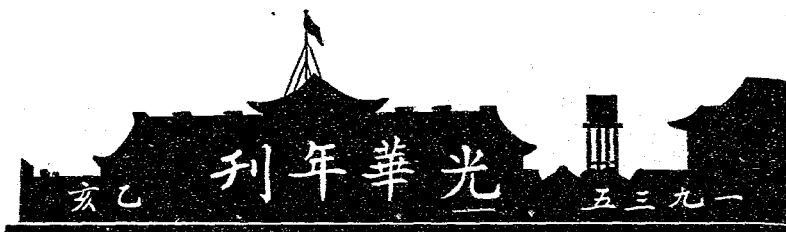
本校自上學期接到上海市教育局通告說是：依照市教育局之規定，大學均不得有或附設之任何小學校。我們即將這件事提交校務會議討論。在上學期第六次校務會議議決，並得各校董的同意，從本學期起便將‘光華平民學校’這名稱改為‘光華第一義務小學暨附設民衆學校。’因此我們的課程標準也有些更動，大體都完全依照教育局的規定；祇不過學生還是一律免收學費，並贈送書籍同文具，這也許是與普通小學不同之點！

(二) 日校與夜校

本校日校共分五級。上課時間上午八時至十一時三十分。下午一時十分至三時四十分。課程五年級分英文，國語，筆算，珠算，社會，自然，衛生，公民，圖畫，體育，勞作及音樂，三四年級分國語，常識，筆算，珠算，公民，圖畫，體育，勞作及音樂。一二年級分國語，常識，算術，公民，圖畫，體育，勞作及音樂。夜校以人數較少，併為一班。上課時下午六時四十分至八時十五分。課程分英文，算術，商業常識等。

(三) 教員與學生

上學期學生日校共二百零五人。（男一百卅八人，女六十七人），夜校六十六人。（男五十四人，女十二人。）本學期日校學生共一百八十三人。（男一百二十人，女六十三人。）夜校共三十六人（男三十人，女六人，）現在我們所有的幾間課室完全給學生坐得滿滿的。我們可以說這樣的一句話：若是我們再添十間課室，這十間課室一定也是給學生坐得滿滿的。這情形在每個學期開始報名



時，很可以看得出。

教員仍舊由大中學同學義務擔任。每位教師對於自己所教的課程都感到極濃厚的興趣。一年來缺課的很少。常常在下着大雨的時候他們還是老遠的走去上課。這種犧牲的精神，實在叫人敬佩。關於教師應做到的，我們想到了有下列幾點。現在寫在這裏，以供諸位先生的參攷：

1. 教師書寫力求端正，切勿草寫，或簡寫。
2. 語言力求普通，切避用深奧辭句。
3. 說話宜和緩，聲浪應響亮清楚，在喚起學生注意時，可於聲浪響亮中忽變低輕。
4. 隨時注意學生注意力之集中。
5. 應用一貫多變法以引起學生之興趣。
6. 於發問時，應給學生以思索之機會，然後再指名回答。
7. 學生不能回答問題時，可再指問其他學生，至全級學生均不能回答時，教師方可代答。
8. 隨時使兒童多發表意見，糾正其錯誤思想。
9. 教材應與各科聯絡。
10. 教師講授時，應採用活潑之表情與態度，切勿高傲或靜坐，致使學生注意力渙散。
11. 教材不限於課本，務須多加補充教材。
12. 低級應多用問答法，使教師活動與兒童活動參半，勿使兒童久時靜坐以致厭倦。
13. 維持教室秩序應多用比較法，或示範法。
14. 對於低級兒童，課前或課後，應加以個別教導。
15. 教師應以自己人格感化兒童。
16. 對於男女學生或非自己所擔任之其他各級學生，應一視同仁，勿生界限。
17. 課外應與學生招呼或談話，以增師生感情。
18. 力求忍耐和善，勿輕於動怒，暴躁，致使學生生長避之心。
19. 應用賞罰，以示獎誡。惟不能過多，因多賞易使學生起驕傲之心，多罰則易使學生生成惱羞之念。
20. 對於天才兒童，應盡力使之發展，或進升，勿因低能之遲滯而使之等待。
21. 於教授新課時，應先作舊課複習。



22. 教授低級兒童，應多以圖畫或實物使之欣賞觀察，以增進其興趣及記憶力。
23. 教室中勿使兒童隨意調動坐位或談話。
24. 對於不發表之兒童，教師應常以和言悅色勸導以引起其興趣。
25. 教師發問勿專指令高材生回答，應各方調和。
26. 養成兒童先舉手然後發言的習慣。
27. 教授時以學生了解與否為標準，勿宜過快或過遲。
28. 遇學生在教室不守規則，或厭倦時，教師可走近該生，使之覺察，引起注意。
29. 課堂秩序紊亂時，教師可停止講演，至學生停止談話後，然後繼續講演。
30. 教師對於功課當有充分準備。

(四) 假期補習學校

本校常利用寒暑假，設立補習學校。今年一月十二日起，二月四日止，開辦寒假補習學校共三星期。由袁守仁，費震聲二先生擔任授課。蕭慶棠先生也常常來校助理校務，因此進行非常順利。

(五) 服務本校之大中同學

民國二十三年秋季全體教職員

廖家瑞 滕秉樞 吳祖鎰 范家標 朱家鵬 劉兆翔 章昭雅 徐裕昆 譚惟翰 金湖 張介杭 廖家义 周士甯 鄧榮齡 王巨標 王經源 錢桂芳 劉生儒 陳宗發 高澤新 陳兆雲 楊仁勇 夏建國 楊公樸 田植 邢光祖 馬人松 段雲霖 鄧榆 劉崇明 薛熾濤 蕭慶棠 俞沛文 陳人麟 陳作霖 黃銘昭 胡恩如 把叔和 鄭桂生 包尚濬 奚錦冰 馮保華 石萃德 徐鑑明 汪譯來 王文衡 陸大澄 呂如岡 鄧廷琨 顧成勳

民國二十三年秋季各級級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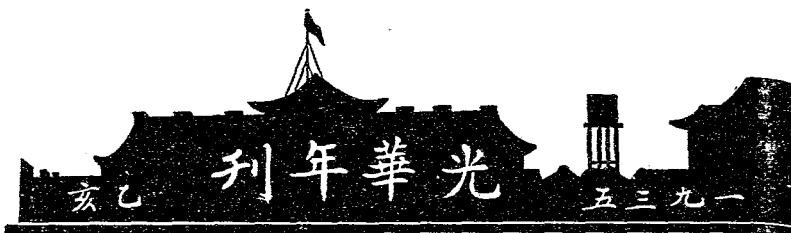
一年級級任章昭雅，二年級級任劉兆翔，三四年級級任朱家鵬，五年級級任胡恩如，夜校甲組級任鄭桂生，乙組級任金湖。

民國二十三年秋季各股主任：

教務股廖家瑞，袁守仁。訓育股滕秉樞，蕭慶棠。事務股徐裕昆，陳人麟。衛生股吳祖鎰，范家標。

民國二十三年秋季校務主任：

薛熾濤 譚惟翰



民國二十四年春季全體教職員：

廖家瑞 滕秉樞 邢老祖 周紹銀 馬人松 錢桂芳 鄧榮齡 朱家鵬 劉兆翔 金湖 俞振基 尹昌舜 顧寶璋 楊大猷 金玉 黃倍 關紹淑 田植 糜彬華 譚廷貴 周士富 范琇 朱家華 廖家父 楊仁勇 章昭雍 水景時 吳祖鐘 董文煜 劉崇明 魏瑞慶 徐鑑明 華人同 呂如同 陳鯤 楊明淵 蕭增亮 章達才 奚錦冰 陳堯熙 張雪帆 鄧廷珉 陳章耀 陳炳奎 陳憶同 麥繼銓

民國二十四年春季各級級任：

一年級級任章昭雍，二年級級任楊仁勇，三四年級級任朱家華，五年級級任呂如同，夜校甲組級任水景時。

民國二十四年春季各股主任：

教務股廖家瑞，袁守仁，訓育股滕秉樞，朱家鵬，衛生股奚錦冰，徐鑑明，事務股魏瑞慶，費震聲，秘書吳祖鐘。

民國二十四年春季校務主任：

譚惟翰

監督：附中主任廖茂如先生。

校醫：陳作霖先生，黃銘昭先生。

專任教員袁守仁先生，費震聲先生。

乙 關於訓育

(一) 訓育的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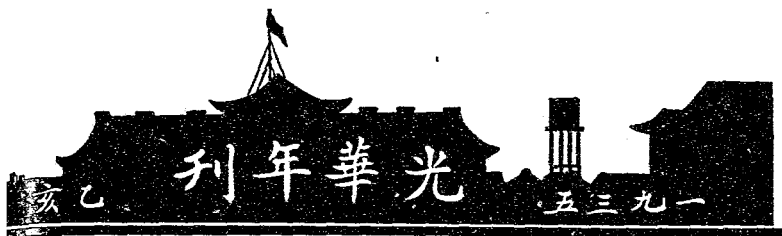
訓育的目標，我們簡括的說起來可分三方面：(一)精神方面使兒童能奮鬥，能耐勞，能團結，能創造。(二)體格方面使兒童努力運動注意健康和衛生。(三)智力方面使兒童能運用思想，能愛羣，能愛國，能明達事理。

(二) 注重[]的幾點

訓練兒童最注重的有下面的幾點：

(一)秩序(二)禮貌(三)信實(四)公德(五)守約(六)助人(七)衛生。具體點說，便是我們要使兒童有良好的習慣。譬如：

1. 不獨佔公共遊戲器具。
2. 不大聲叫喊。
3. 不在走廊裏亂跑。
4. 排隊要迅速要整齊(以上關於秩序)
5. 開會時要靜。



6. 進出教室和會場要有秩序。
 7. 不說粗俗的話。
 8. 看見師長和同學要招呼。
 9. 說話要和氣。
 10. 受人幫助或贈禮時要表示相當的謝意。
 11. 人多時大的應讓小的先走。
 12. 喫東西時要有禮貌。
 13. 進教室和會堂要脫帽。
 14. 走進別人的房間先要敲門。
 15. 觸犯了人應當道歉(以上關於禮貌)
 16. 拾得別人遺失的東西應還給他, 假若本人不在或不知何人遺失的應當交給先生。
 17. 說話要誠實
 18. 考試時不看人家的卷子, 同時也不把自己的給別人看。
 19. 不私開別人的信或抽屜或箱子。
 20. 答應了人家委託的事應當盡力去做。(以上關於信實)
 21. 愛護公物不在牆壁上或書桌上亂塗。
 22. 果皮穢物應投入垃圾桶裏。
 23. 隨手關門。
 24. 不損壞人家的用具。
 25. 不攀折花木。
 26. 走路和談話不妨害人家。
 27. 借人家的東西應當愛護。(以上關於公德)
 28. 不遲到。
 29. 不要無故缺席。
 30. 按時做完指定的工作(以上關於守約)
 31. 隨時隨地幫助他人。
 32. 別人有危險應盡力救護。
 33. 幫助父母做事。
 34. 肯借書籍及用品給同學或朋友。(以上關於助人)
 35. 衣物要乾淨, 身體要清潔。
 36. 飲食要有節制
 37. 不乾淨的東西不要吃。
-
-



38. 不吸烟,不喝酒,不吃其他妨礙身體健康的東西。
39. 不隨地吐痰。
40. 咳嗽打嚏要用手巾遮口。(以上關於衛生)

(三) 獎勵與懲戒

關於獎勵同懲戒現在將我們暫行的辦法摘錄如下:—

A. 獎勵

凡學生得左列各項之一者給予獎勵:

1. 各級學行最優者
2. 各種競賽優勝者
3. 服務最勤懇者

獎勵辦法

1. 獎狀 2. 獎書籍文具 3. 獎旗 4. 留名

B. 懲戒

凡學生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隨時令其退學:

1. 品行惡劣者
2. 身心不健全或患傳染病者
3. 歷經警告仍不改者
4. 逃避學期試驗者
5. 毀辱師長名譽者
6. 違犯校規情形鄭重者
7. 一學期內記滿大過三次或小過九次者

懲戒辦法

1. 個別訓誡 2. 當面斥責 3. 離筆(如站立) 4. 記過或警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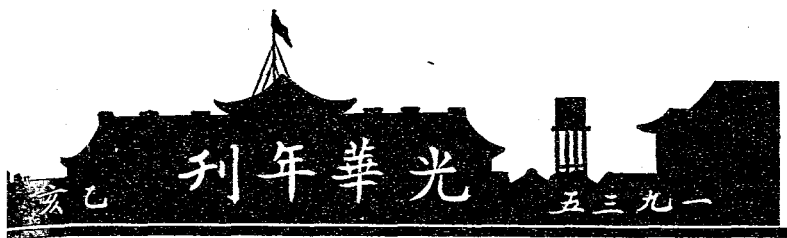
丙 關於衛生及體育

(一) 早操

本校對於學生體格鍛鍊非常注意。從本學期起全體學生每日七時半至八時須受早操訓練,由廖家瑞先生指導。其餘諸先生也到場監視,學生獲益自然不少。

(二) 清潔運動

本校每學期舉行大掃除一次,由衛生股主任領導學生辦理。在清潔運動的這天,學生須全體親自動手打掃校內課室及走廊。一方面使兒童注重清潔,一方面養成兒童刻苦耐勞的精神。這個運動的意義便在此。



(三) 檢查體格

這也是我們每學期必做的工作之一。由校醫和衛生股主任負責辦理。比方檢查學生有沒有肺病，有沒有沙眼，有沒有皮膚病症等。檢查過後，可以知道什麼人患什麼病，便好從速替他們醫治藉以防免傳染別人。

(四) 運動會

本校為提高兒童運動興趣起見，每學期特舉行運動大會一次。例如上學期運動會是由體育教師廖家瑞、俞沛文、吳祖鏡、高澤新、顧成勳諸先生負責籌備的。並承中學部體育教師姜靜南先生擔任指導，成績非常精采。運動項目很多，有團體操，雞蛋賽跑等二十餘種。凡是得分最多的小弟弟和小妹妹們均由學校贈給獎品，表示鼓勵的意思。

(五) 佈種牛痘

為預防兒童天花起見，由校醫陳作霖先生介紹衛生局醫士數人來校替全體學生佈種牛痘。這件事也是我們每學期必須做到的。

丁 關於課外作業委員會

這個會的成立，專為訓練學生自治能力並指導他們一切課外活動。該會領導學生組織市政府，內設市長一人，下分教育、衛生、公安三局。各局設局長一人，教育局又分設圖書、文藝、競賽三股。衛生局設清潔隊隊員四人，公安局設巡察隊隊員八人。以上職員，除市長及局長由教師指定外，其餘各股及各隊職員由各級學生輪流擔任。現在將本會所做過的工作，分條寫在下面：

(一) 演講比賽

訓練講話是很重要的事。有了好的思想不能從嘴裏傳達出來，是多麼可憐！但是講話並非一件難事，祇要有相當的機會訓練，都可以成功的。本校從今年起每次紀念週都有兩位同學演講，演講的時間同材料我們概不限制，就是上來講一個三分鐘的故事也行。我們試驗幾個月的結果，覺得效力很大，有許多兒童都講得很好；還有原先口詞不流利的，經過這樣的訓練也有了極大的進步。因此我們在五月七日下午就來舉行了一次演說比賽，參加人數共十九人。由廖家瑞、楊仁勇、劉兆翔、朱家華、董文煜諸先生擔任評判。評定結果：第一名蔡國平君，講題為兒童與國家之關係；第二名嚴維勤君，講題為小學生的責任；第三名卜慧文君，講題為怎樣使身體強健；第四名章浩庭君，講題為九一八與一二八；第五名王永法君，講題為何以要有好的習慣。

(二) 作文比賽

訓練兒童用言語發表思想，固然要緊，然而訓練他們用文字發表思想也有



同樣的重要。本學期五月十日曾舉行一次作文比賽，除低年級外，其餘各級均得參加。比賽以級為單位。各級前三名都有獎品。

(三) 美術比賽

這個比賽包括習字比賽同圖畫比賽兩種。也是以級為單位的。各級兒童均得參加。成績正在評閱中，預備選擇最優的作品在最近期內開一次展覽會。

(四) 壁報

本校同學對於寫作頗感興趣，曾出壁報數種：如小光華，平民市，光義等。每期稿件均由課外作業委員會審查後方可發表。

(五) 郊遊

本校每學期由教師領導學生作郊遊一次。地點在學校附近，如兆豐公園等地方。這樣可以使兒童多增見識，師生間感情更為濃厚。

(六) 懇親會

每一個學期的終了，我們就要舉行一次懇親大會，特請學生的家長來參觀本校師生表演的各種遊藝和話劇。這一天個人的興趣都特別的高，臉常時笑着，似乎大家都希望這個偉大的遊藝會永遠不要閉幕！

課外作業委員

二十三年秋季

俞沛文(主席) 蕭慶棗 陳人驊 吳鳳鑣 胡恩如 石孝德 郭儉師

二十四年春季

劉兆翔(主席) 章昭雍 楊仁勇 朱家華 呂如岡 水景疇

以上將本校一年來關於教務，訓育，衛生，體育，以及課外作業各方面的情況都略徵說了一點。但因時間的匆促和篇幅的限制，還有許多想說而未說的話，祇好留待將來再補寫了。

二十四年五月

息焉游焉

租界電話七〇〇〇七號



南市電話二二二六一號

乘坐黃汽車特點：

服務迅速

車輛潔淨

座位寬舒

價格低廉

本公司乃完全華商創辦如蒙國人惠顧尤所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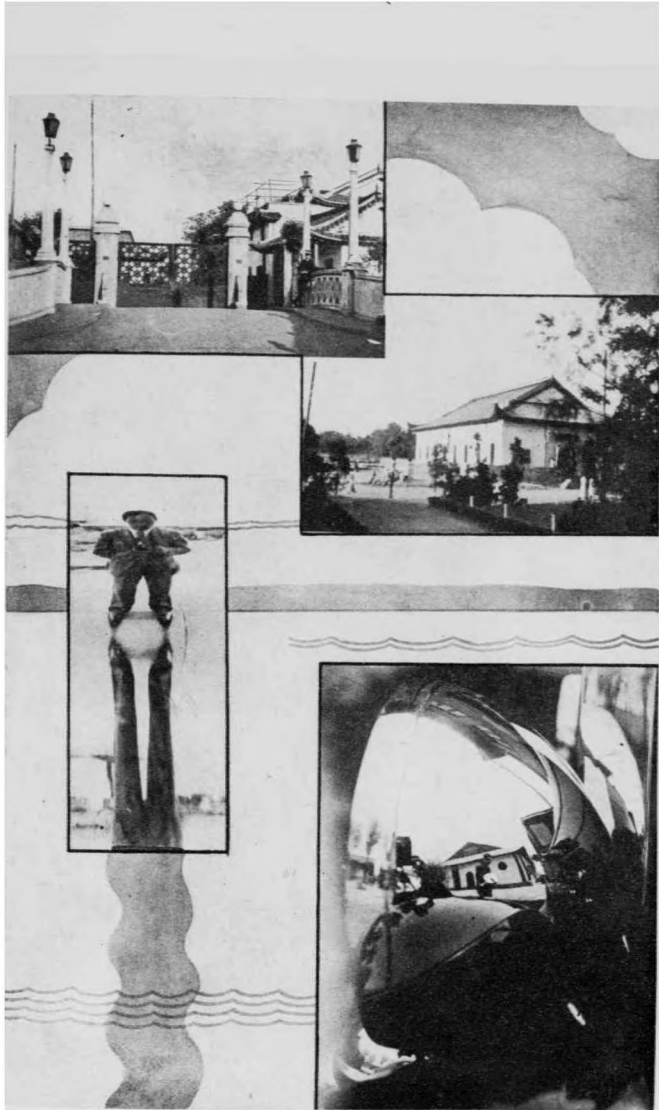
新車百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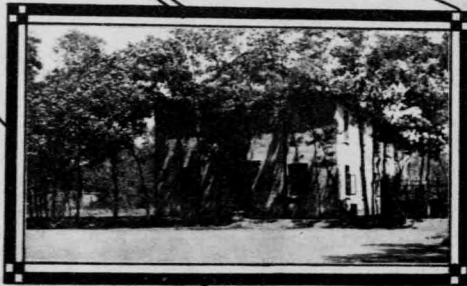
服務全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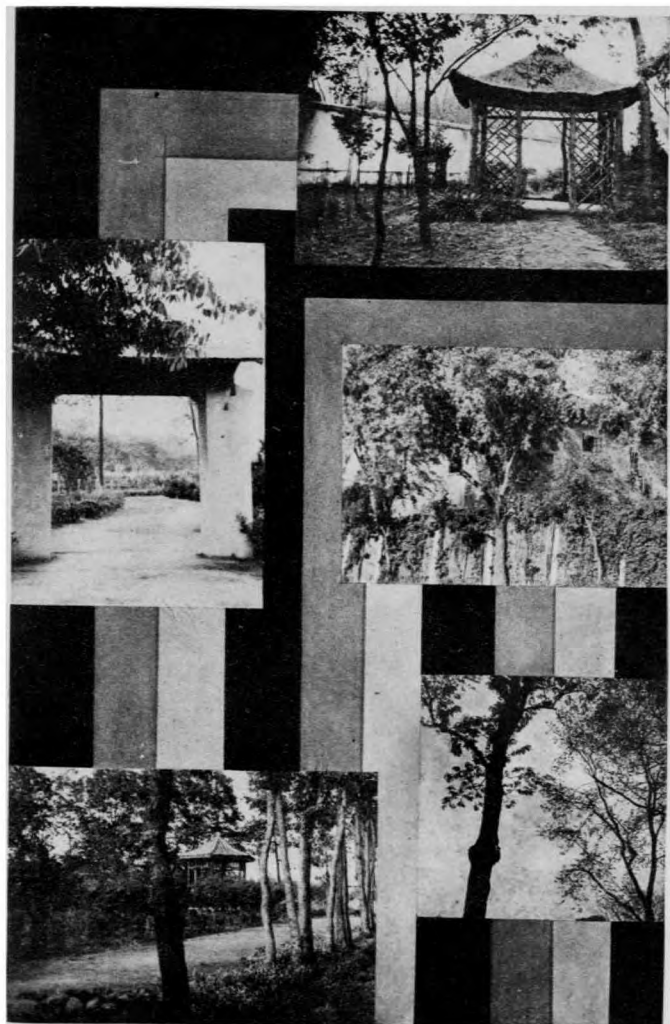
▲總辦事處：西蒲石路五三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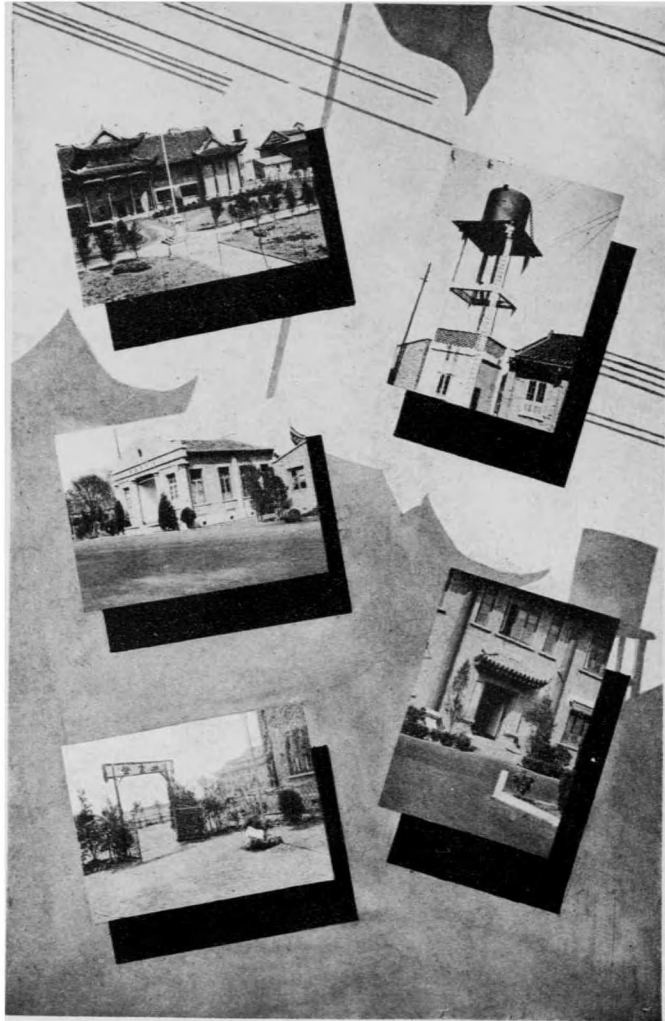
分 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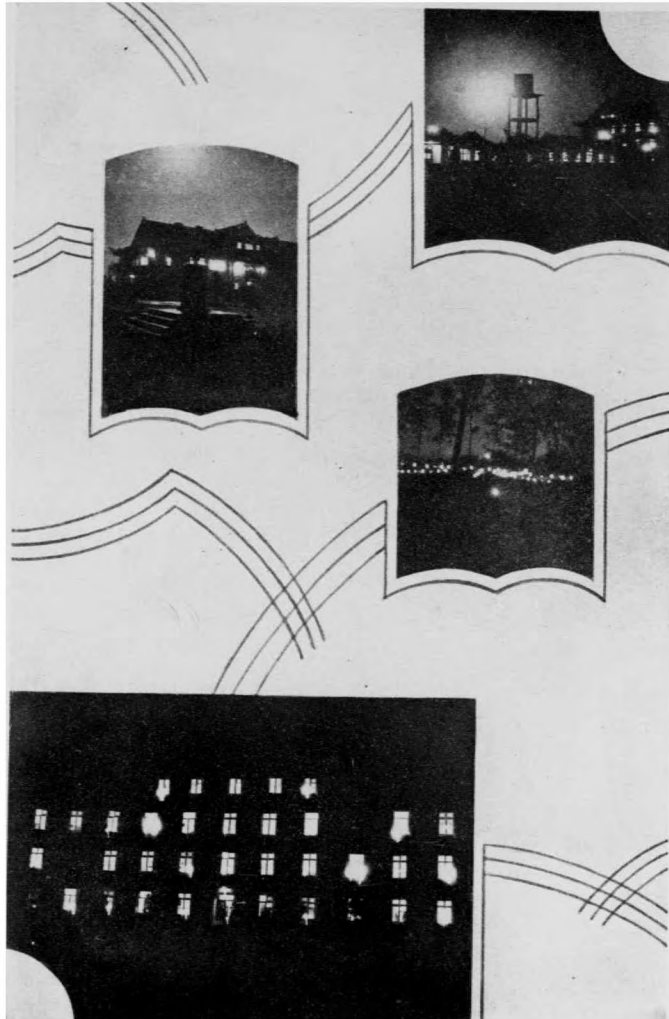
蘇州路光陸影戲院隔壁
 界路北火車站對面
 倍開爾路匯山碼頭對面
 靜安寺路地豐路西首
 老西門和平路口
 延平路申園對面
 愛多亞路四川路西首
 愚園路北豐花園對面
 白克路大上海影戲院對面
 十六號寶源公司對面
 虹口公和祥碼頭
 濱榔路勞勃生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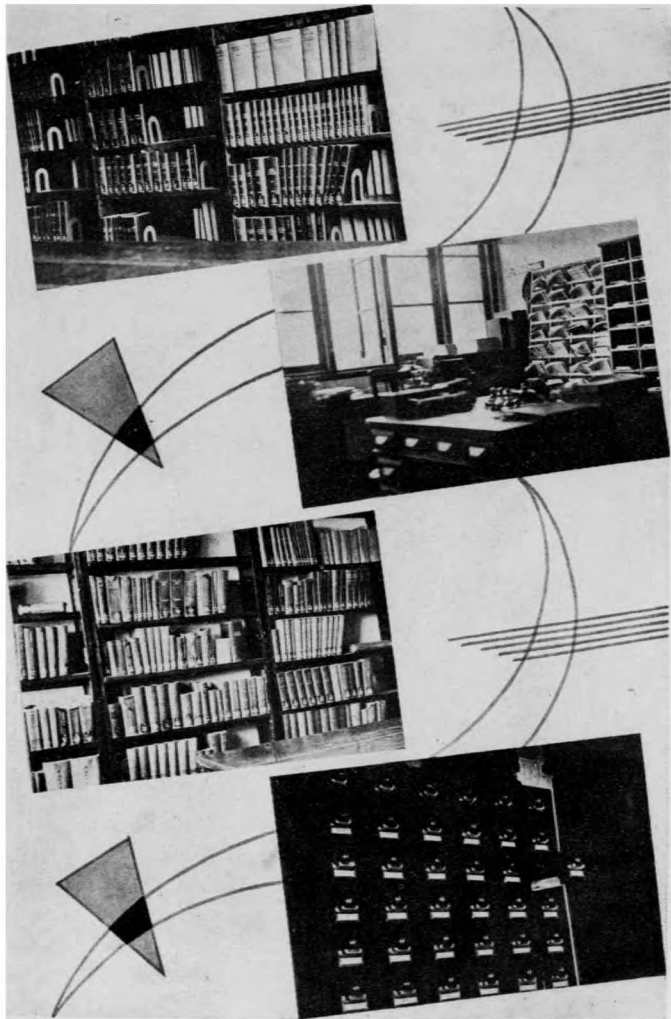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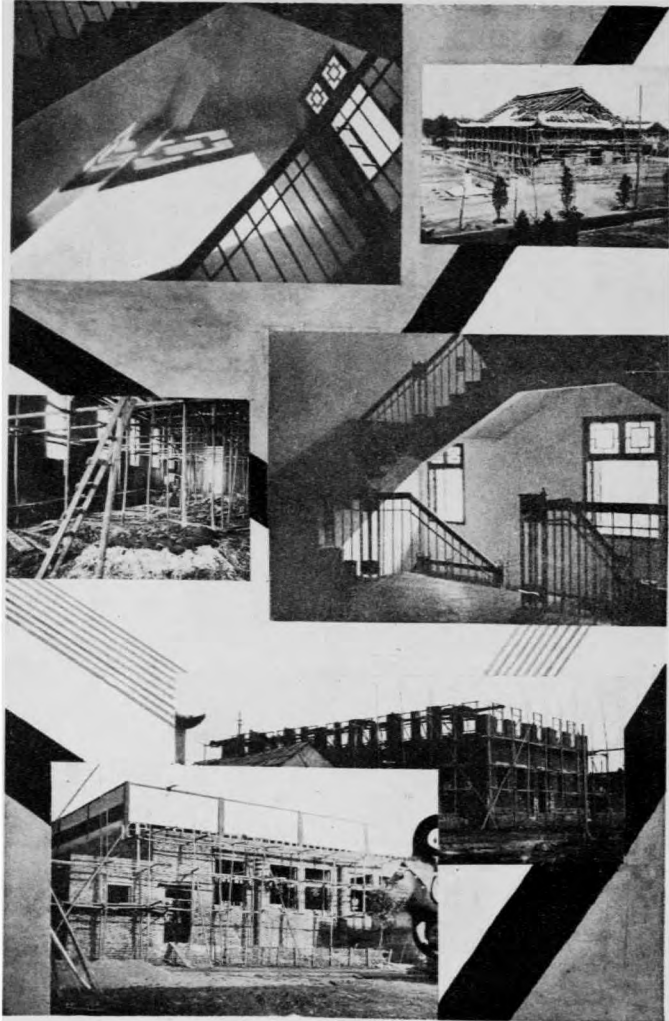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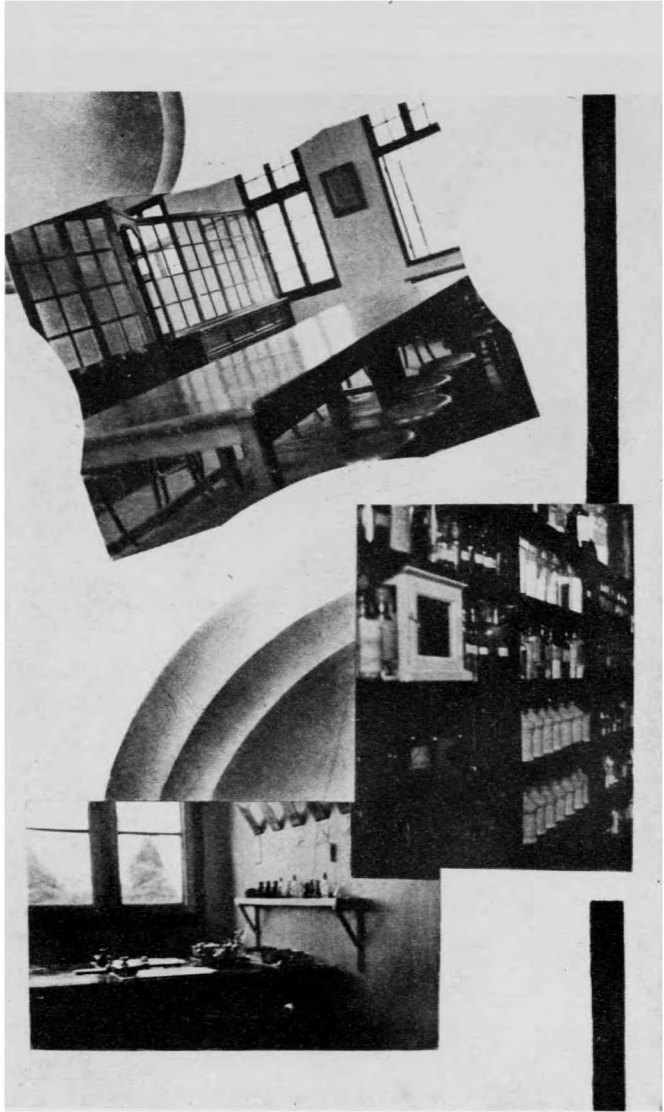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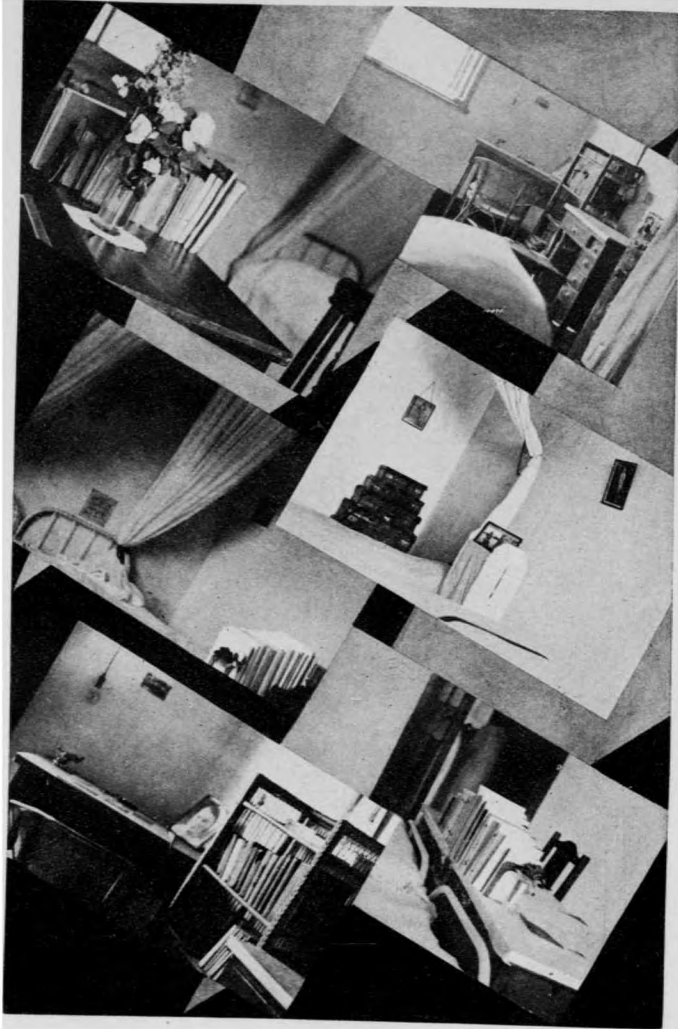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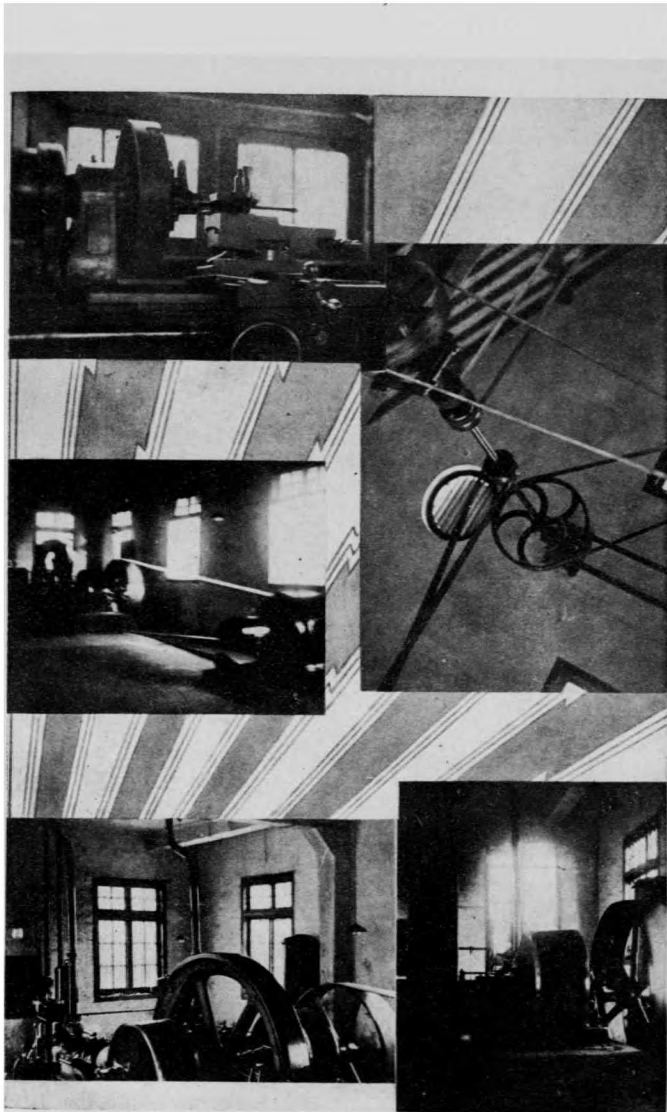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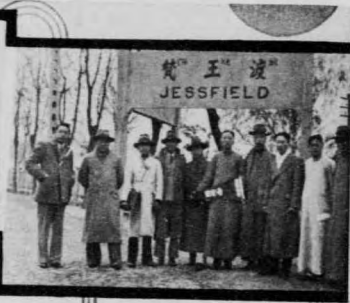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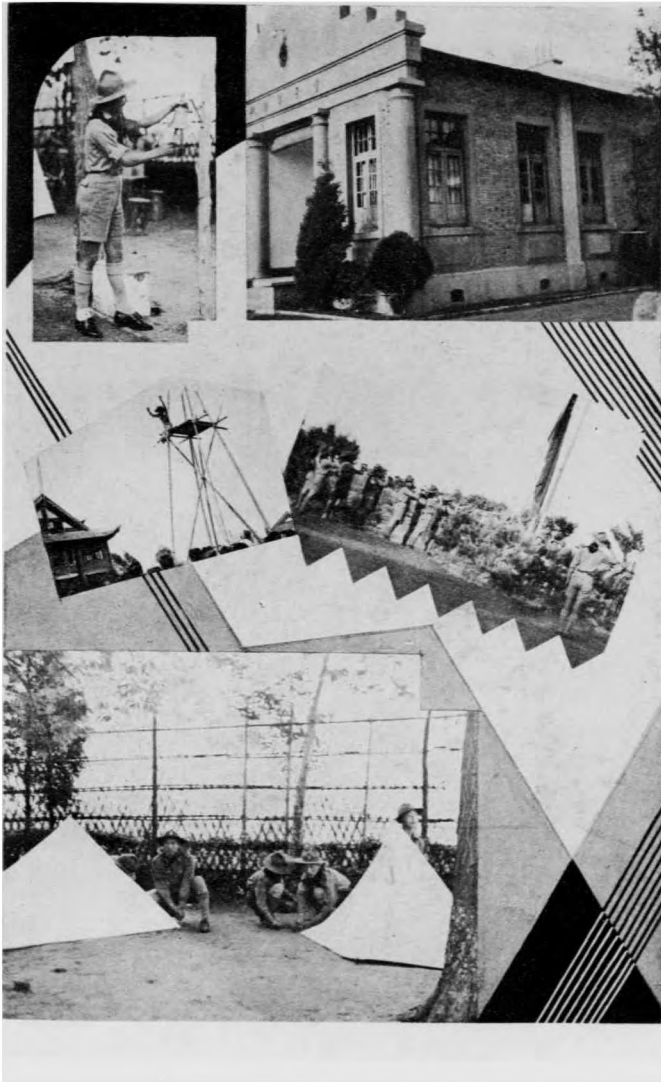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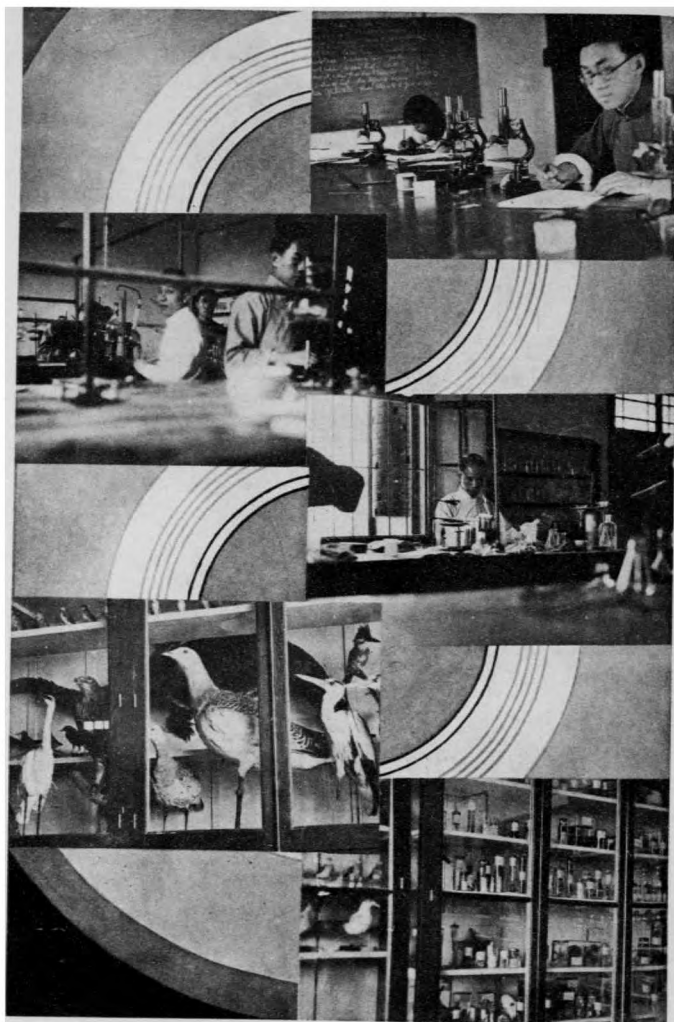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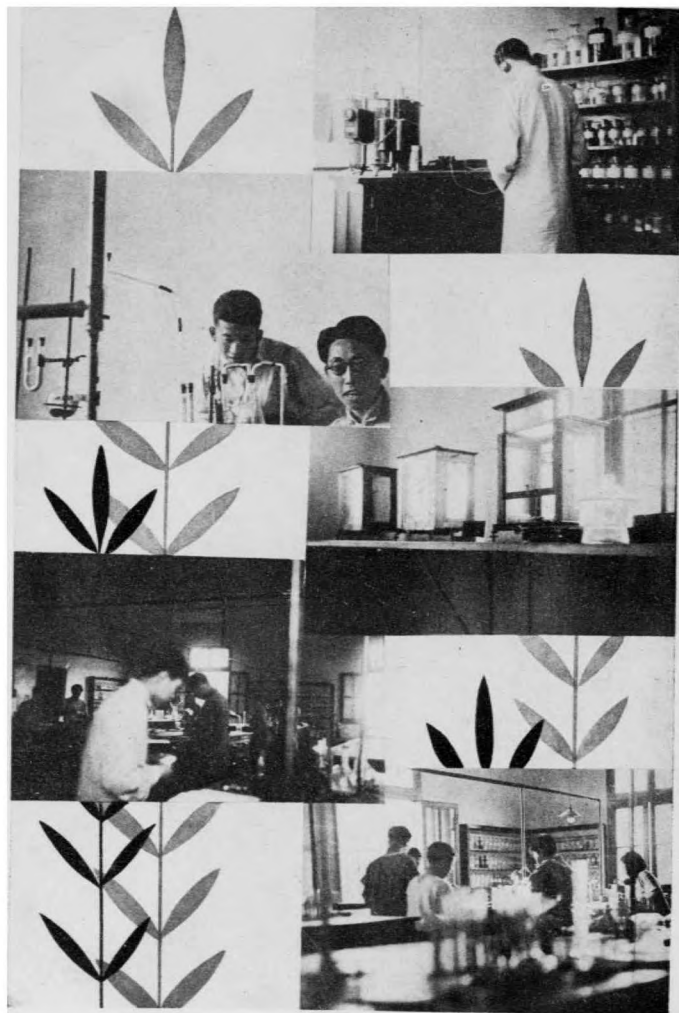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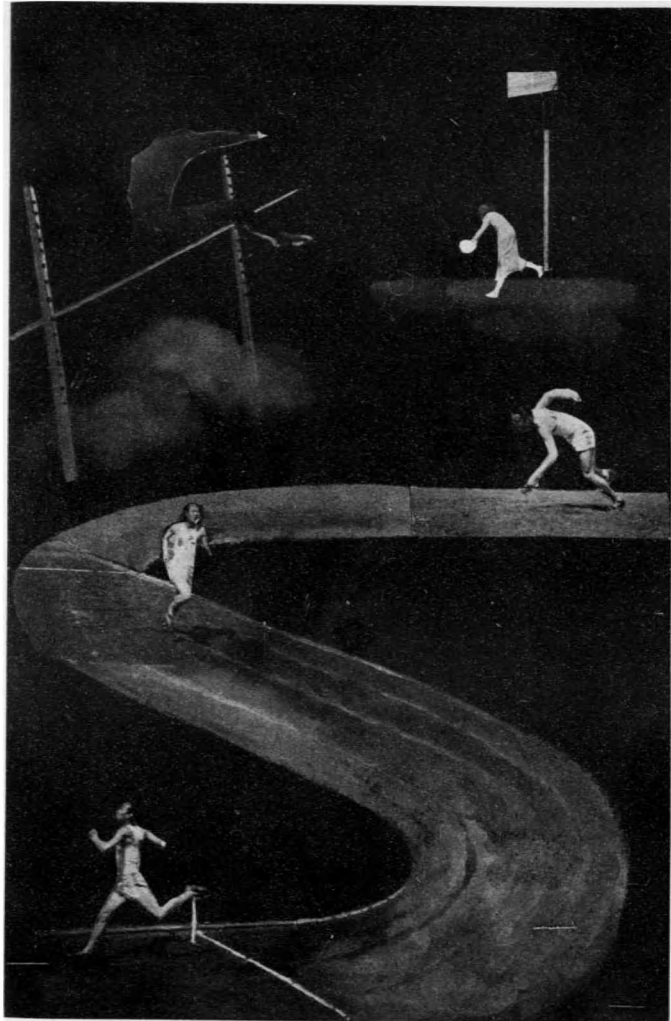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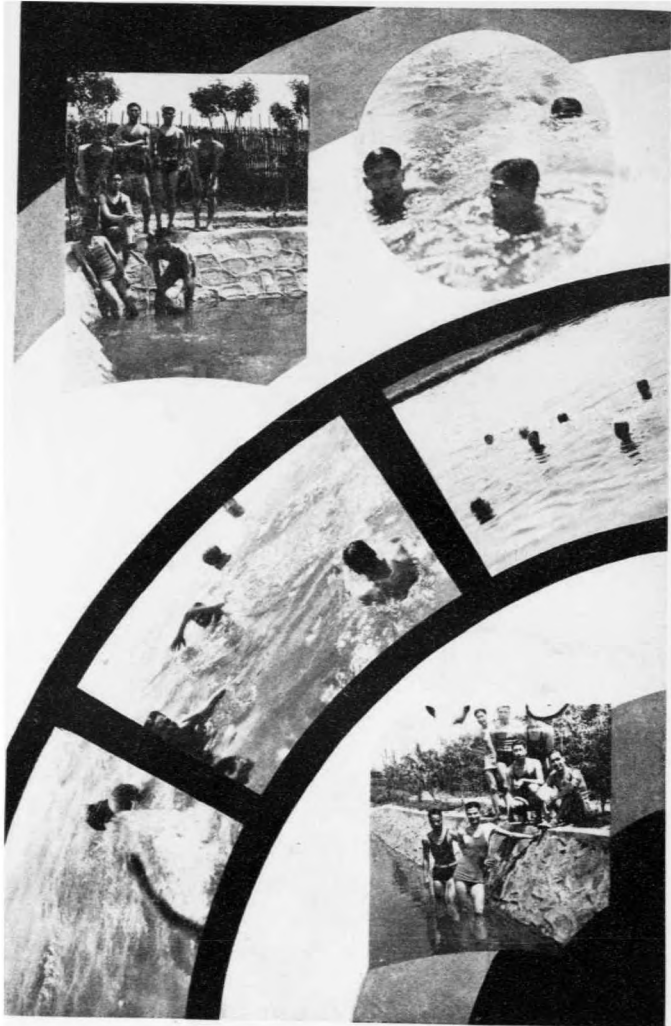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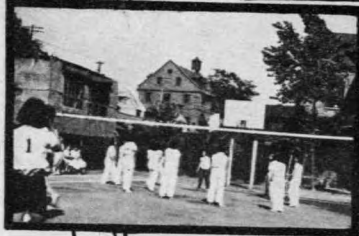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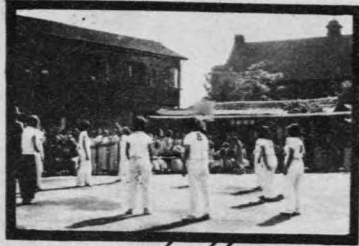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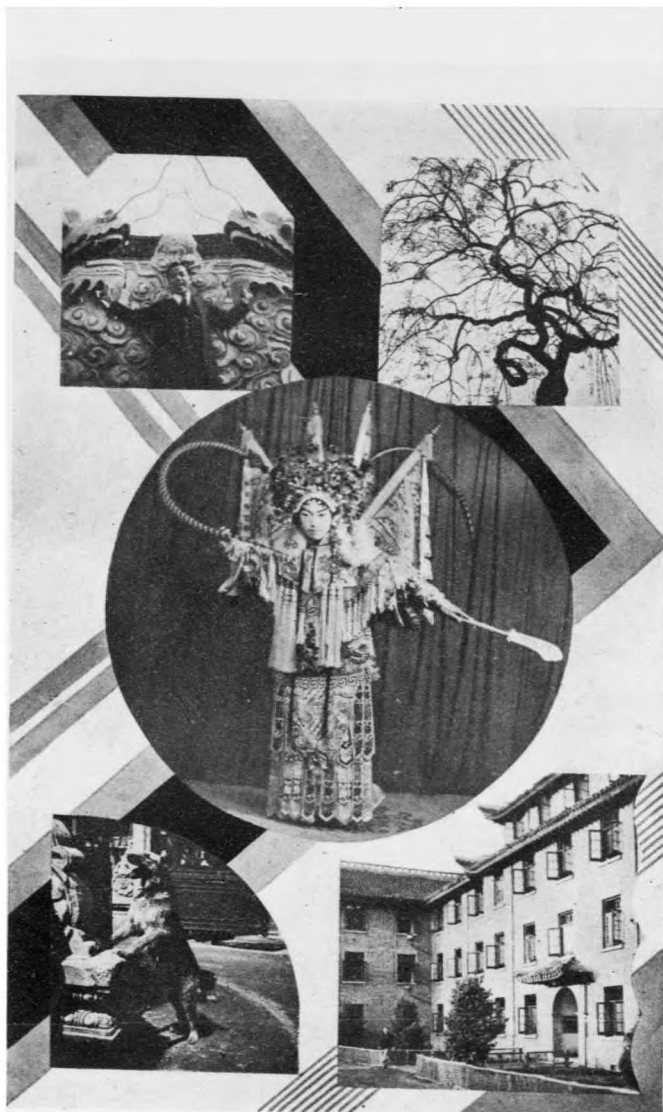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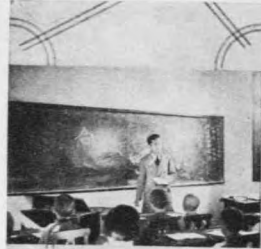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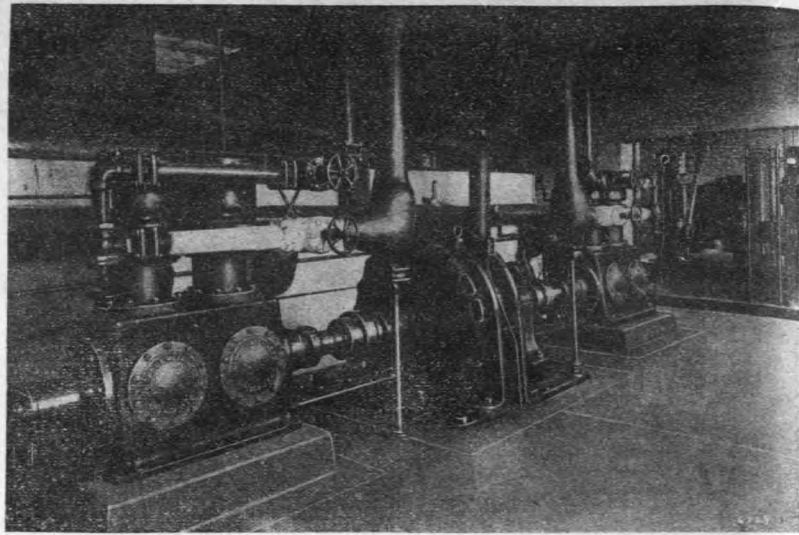






體育





君有志經營

冷氣事業乎？

本公司為冷氣專家所創辦專營
冷氣事業凡有志經營造冰冷藏
及欲裝置冷風等事無論規模大
小本公司能代為規劃及承包全
部工程際此經濟衰落時代本公
司一本薄利主義為社會服務又
本公司經理美國 Lippon 及 Howe 一
大工廠冷氣機械堅固準確大小
俱備如蒙訂購極所歡迎

上海圓明園路一一五號
合眾冷氣工程公司啟

電話 一六七七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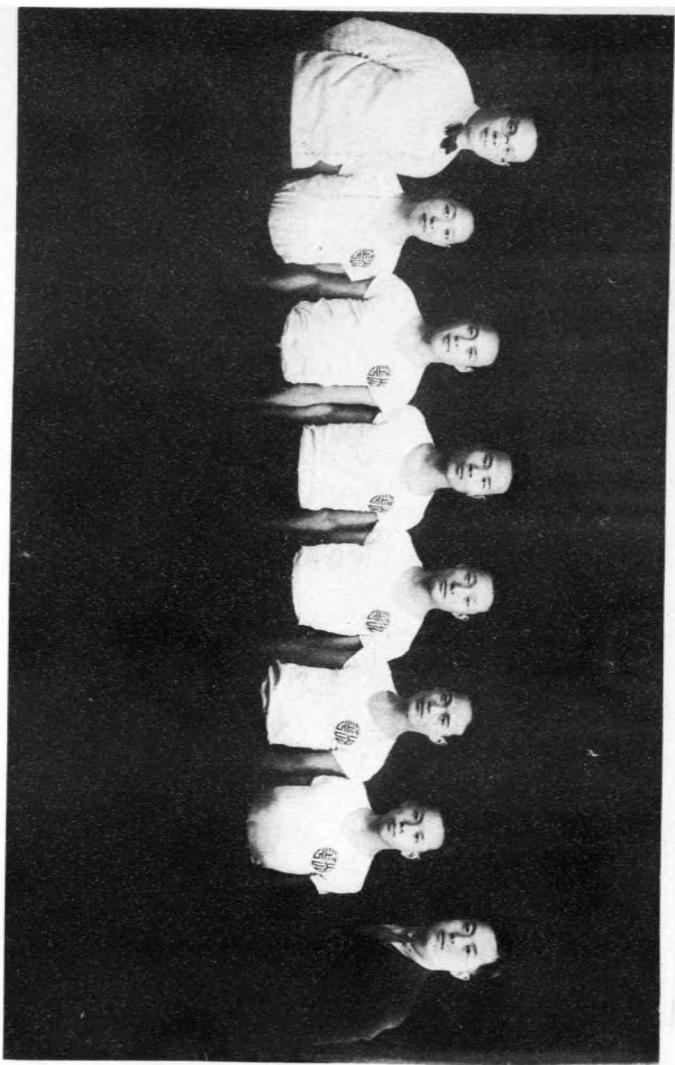
光華大學全能運動隊



董叔昭 彭文餘 宮萬育
(教練) (教練)

錢鍾漢 朱章荅 沈秉燕 孫昭煊

光華大學越野隊



彭文餘
(教練)

顧森
(隊長)

董叔昭

王子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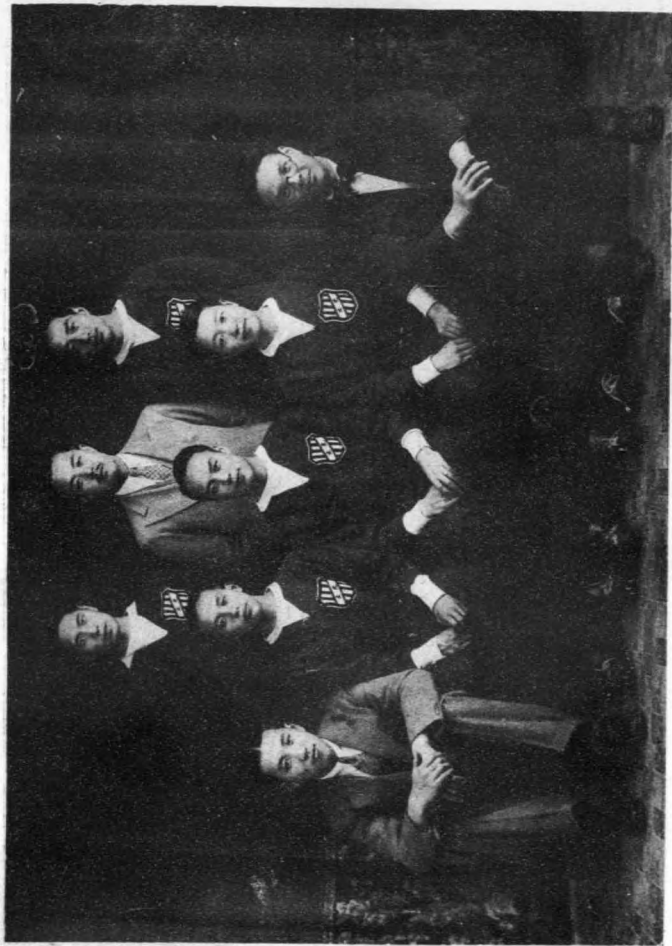
沈秉燕

戴拱北

徐敬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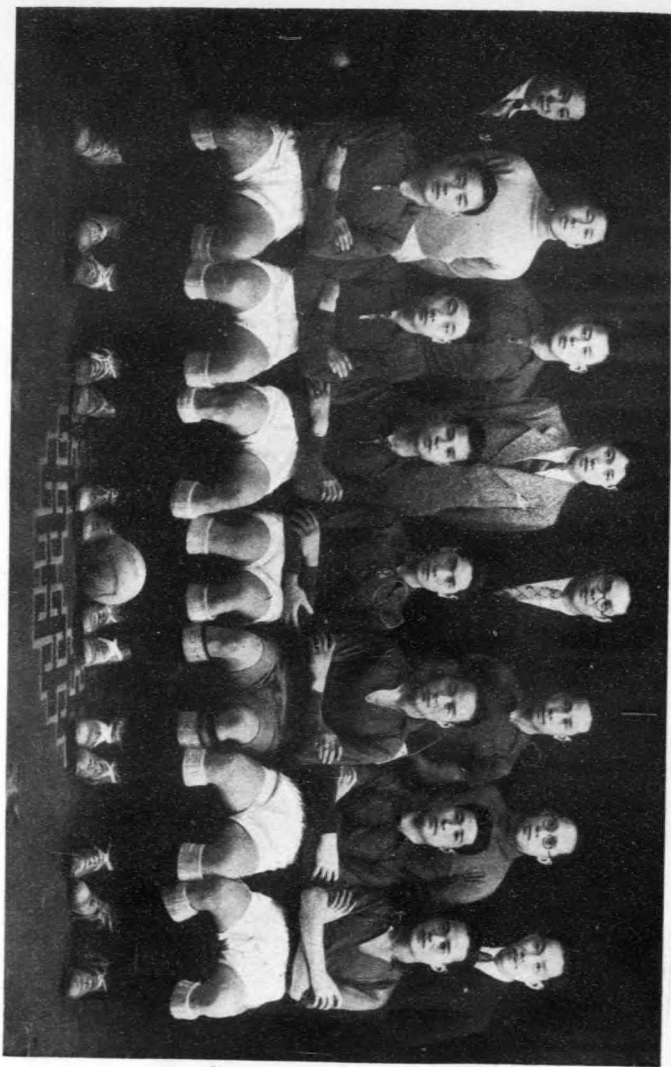
宮萬育
(教練)

光華大學田徑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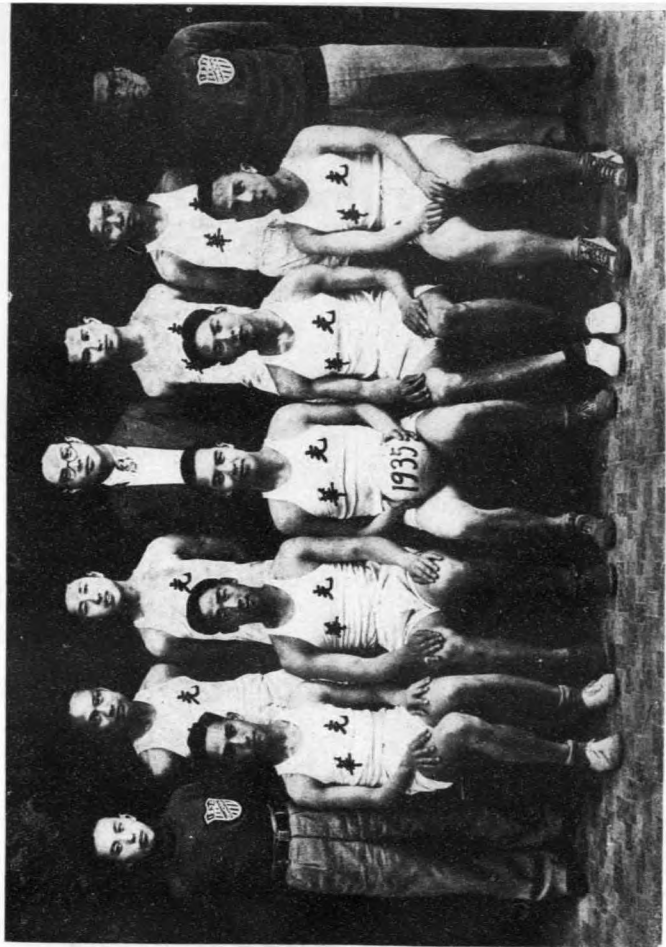
郭紹文(幹事) 夏建國 宮萬育(領隊) 朱章 吝
董叔昭(隊長) 顧 森 彭文陸(教練)

光 華 大 學 足 球 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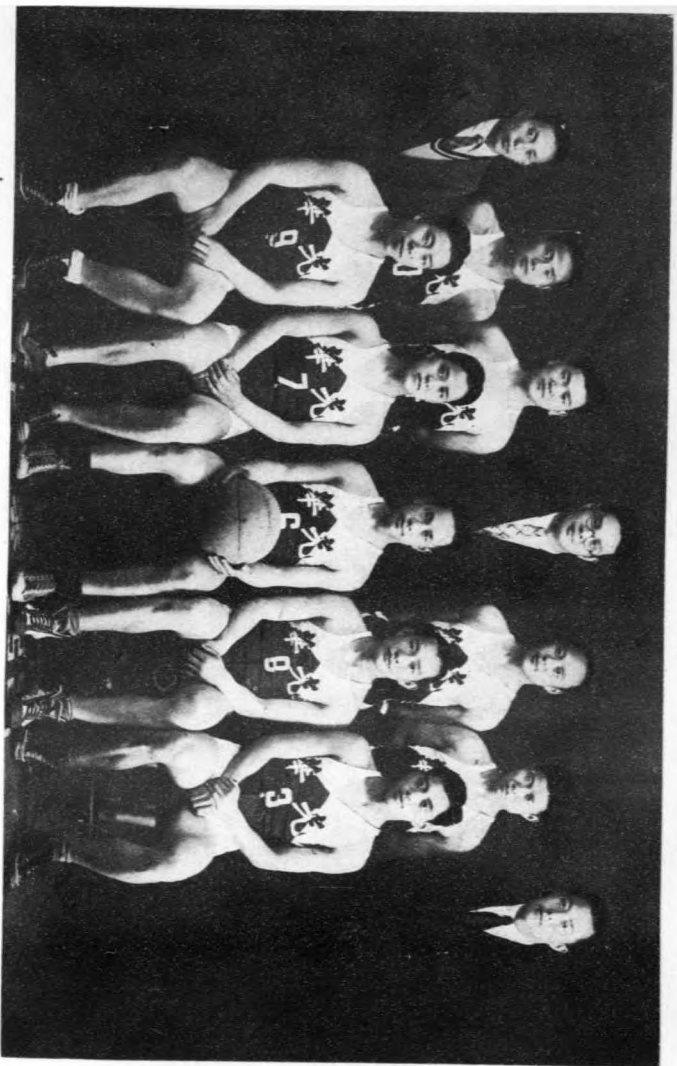
趙汝熾 陳志傑 蔣光祥 顧樹立 彭文餘(教練) 周燕裔 鄧瑞霖 陳光耀
 石 城 李祖眼 鄭德鏗 夏建國 董叔昭 胡谷翰 戴拱北

光 華 大 學 排 球 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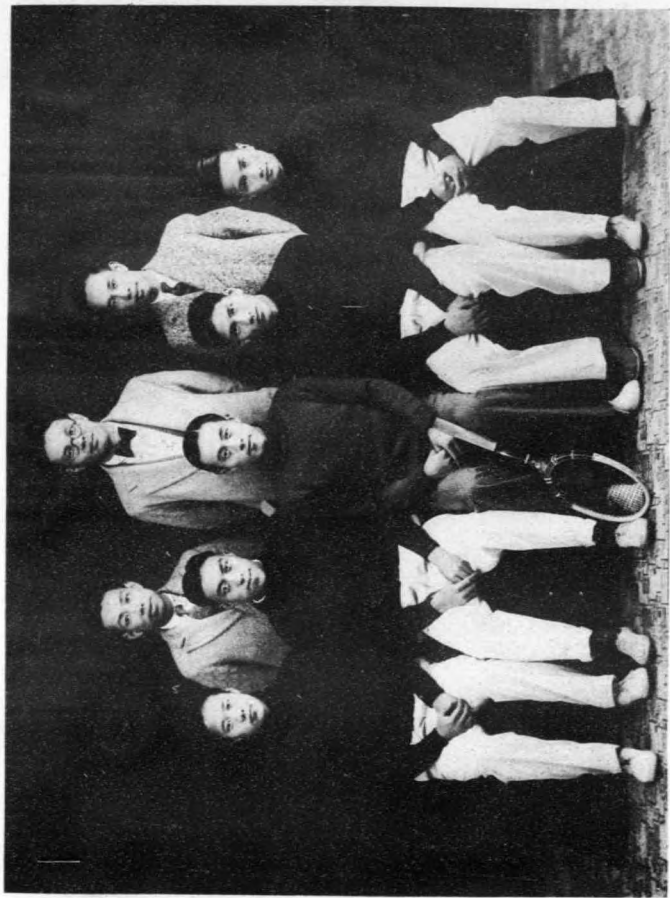
徐敬義 (幹事)	謝天偉	阮子華	趙文餘 (練教)	鄭德銓 (副隊長)	錢鍾漢	鄭德鑾 (幹事)
湯球偉	陳志傑	駱匡疇 (隊長)	王永瑾	張業福		

光 華 大 學 籃 球 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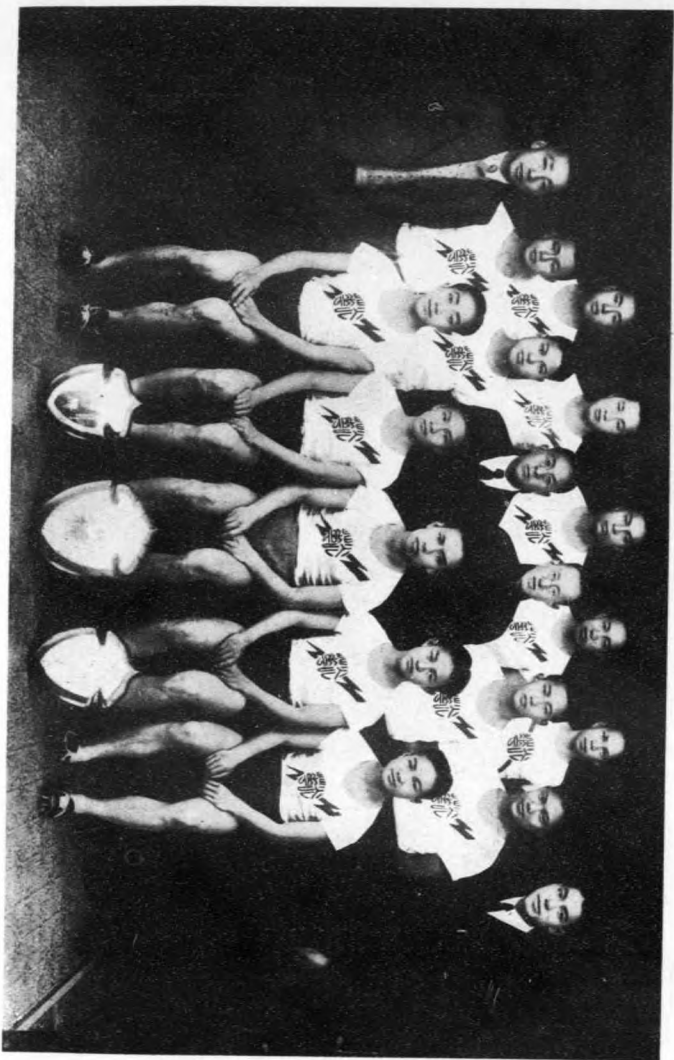
徐敬義 (管理)	王基培	陳其恆	彭文餘 (教練)	董叔昭	饒鍾漢	宮萬育 (教練)
孫川濟	陳德容	周燕喬 (隊長)	伍寶琳	高澤新		

光 華 大 學 網 球 隊



徐壽春 陳光耀 李宗道 馬人松 彭文餘 潘志海 周燕奇 鄧榮齡
(隊長) (教練)

全滬中等學校第三屆運動會乙組鉛標
光華附中田徑隊



周疊先 趙鐘林 江清(隊長) 張源盛 俞應驥
 姜詒南(教練) 陳德同 霍鉅康 陸翔千(教練) 龐茂如(主任) 潘維浩 張錦旋 陳銀(幹事)
 蕭宗滄 謝宗明 張道華 吳鳳石 陳業興

光 華 附 中 網 球 隊



楊衍長(幹事) 陸翔千(教練) 廖茂如(主任) 姜靜南(教練)
阮子平 顧清助 張沃流 (隊長) 吳鳳石

光 華 附 中 女 籃 球 隊



陸翔千 宋如瑛 康彰 廖茂如 周瑞珍 姜靜南
(教練) 康 毓 王慕蘭 康彤 康影 施佩莉
(主任) (教練)

光 華 附 中 足 球 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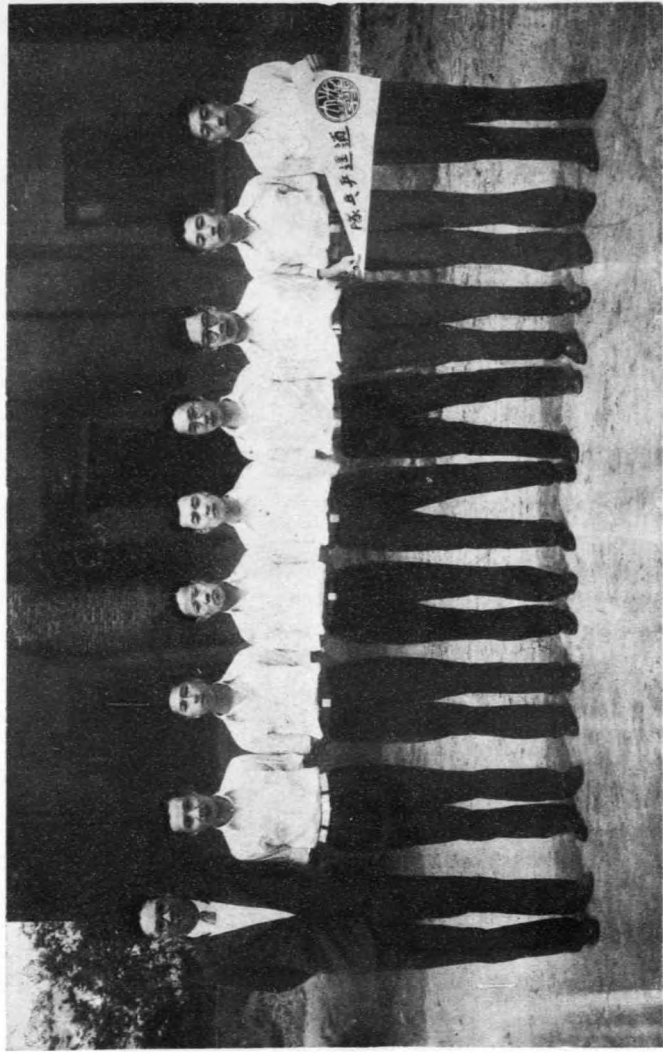
顧良仁 聶光址 王炳生 姜靜南 朱耀燮 周覺先 劉光煦
 (教練)
 梁玉彪 陳億同 任保琳 林天強 楊永濟 趙鐘靈 顧定祥
 (隊長)

光 華 附 中 越 野 隊



陳 鋌 關俊照 鄧延琨 麥紹區 姜靜南
 (幹事) (教練)
 張鶴齡 馮本銓 陳邦本 張錦旋 俞應驍
 (隊長)

光華大學逍遙乒乓球隊



彭文餘
(拍攝)

黃德清

陳志傑

徐壽椿

沈秉燕

歐陽維傑

張耀勳

李鑫生

袁業沖
(隊長)

實學通藝館

本館創辦迄今已歷二十餘年近更新建廠屋自製並發售下列各機關之需要用品

(1) (2) (3) (4) (5) (6) (7)

- 學 校 設 廠 務 院 醫 院 實 驗 室 民 衆 教 育 館
- 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各等大學、各科設備標準。
- 測量繪畫、計算等項應用各器具。
- 藥師試驗、或分析的藥物用具。
- 技師分析鑲苗、鑲質之器具藥料。
- 檢驗病理、及微菌學顯微鏡等。
- 公共設備、或私人組織之實習材料。
- 宣傳及試驗之標本、模型、幻燈。

▲印有目錄▼ ▲函索即寄▼
館址河南路一六三號即棋盤街中市
新建廠址南市普育西路天主堂街中
電報掛號五六六九 電話九二七〇七
製造廠電話南市二一四五二

命學社出版 張駝齋撰述

定命錄

仕途實錄
預言屢中
驚世奇篇

叙黨國要人專略 ● 并推其未來命運

本書搜集黨國要人富商仕官年命百餘則首為每人作傳繼評論造運途精細詳明每有奇驗既可作歷史參考亦可作命學研究開平政海變運國運優劣內容豐富目錄繁多每冊僅售一元郵票通用托駝齋批命者可贈一冊其網格如下（批發身五元網批拾元五日交付發給命書承負責任留備底以待諮詢至社談命一元 占課二元）

上海跑馬廳西新重慶路威益里命學社啓

元仁協記金號

標金系國際營業為研究經濟學者唯一入門途徑本號為使標金大眾化起見特將證金減低不限條數至國際消息靈通辦事敏捷信用卓著保障穩固猶其餘事也有志國際事業者曷與乎來

地址大光明戲院隔壁同福里一號
電話 三三〇九
三六九三
四八



瑞華印務局

為創立十周年紀念啟事

本局與光華大學
同有十年悠久之
歷史專印各種圖
書刊物莫不精益
求精夙承各界贊
美具有相當成績
茲為酬答感情起
見敢不竭盡棉力
務使印刷益形精
良約期準確不誤
定價尤當特別低
廉如蒙賜顧無
任歡迎

地址

上海大南門中華路

電話

南市二一七三六號

哈順昌五金號

上海百老匯路二九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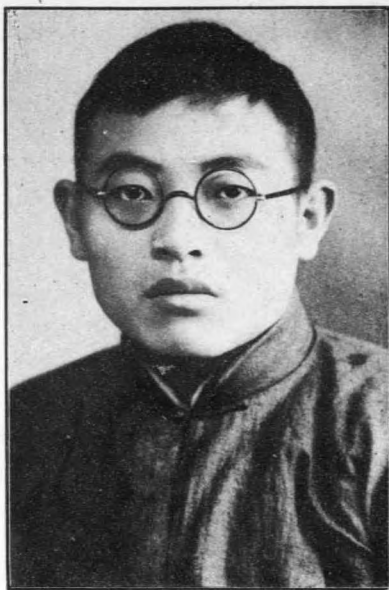
電話二四二〇六號 四五一七號 掛號電四四九〇號

●營業種類●

電報電話材料
軍營建設工具
路礦局廠機件
輪船水利用品
建築鑿井物料
衛生冷熱水管
中外名廠油漆
歐美大小五金

●歡迎惠顧●

萬 雲 駿
國文作文比賽第一名
(二十三年秋季)



楊 貢 琳
國文作文比賽第二名
(二十三年秋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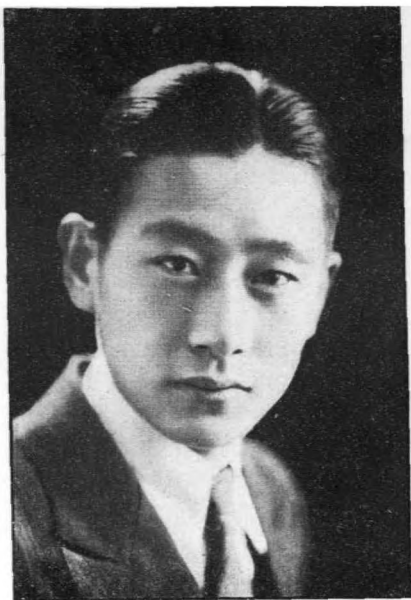


趙 遂 之
國文作文比賽第三名
(二十三年秋季)

洪 漪 瀾
英文作文比賽第一名
(二十三年秋季)



陳 良 綱
英文作文比賽第二名
(二十三年秋季)



張 玉 德
英文作文比賽第三名
(二十三年秋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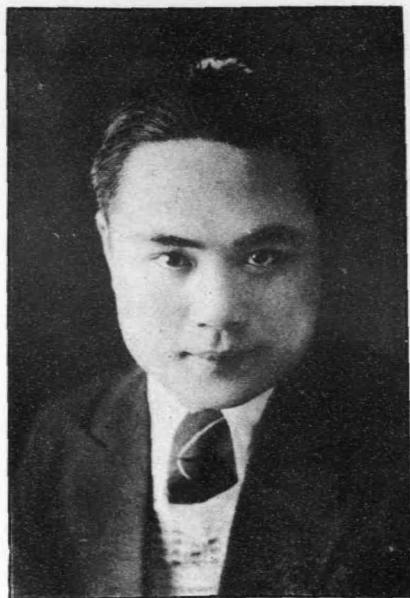


譚 惟 翰
國語演說第一名
(二十三年秋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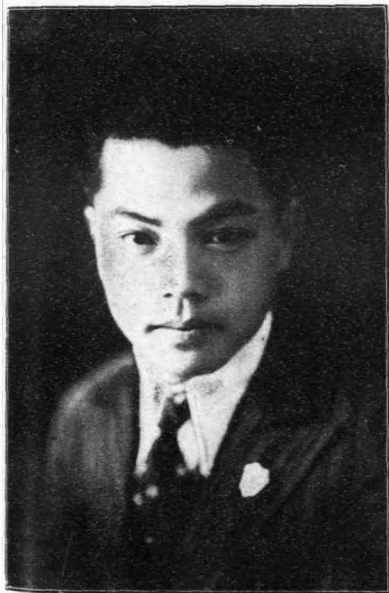
余 貽 謙
國語演說第二名
(二十三年秋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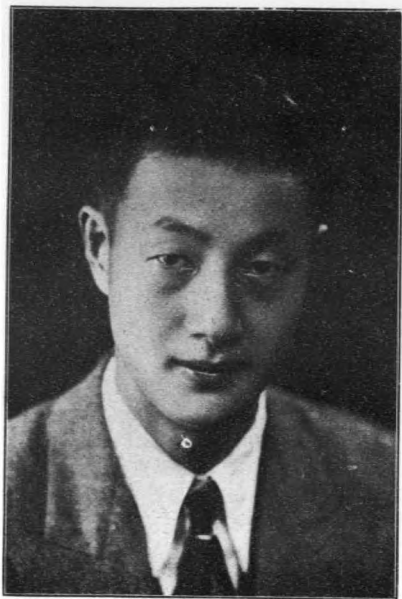


楊 大 蘇
國 語 演 說 第 三 名
(二 十 三 年 秋 季)



張 令 杭
國 語 演 說 第 四 名
(二 十 三 年 秋 季)





廖 家 义
英 語 演 說 第 一 名
(二 十 三 年 秋 季)

李 鵬 翔
英 語 演 說 第 二 名
(二 十 三 年 秋 季)



黃 弢
英 語 演 說 第 三 名
(二十三年秋季)



董 叔 昭
江 大 越 野 賽 冠 軍





邢 光 祖

英文作文比賽第一名

(二十三年春)

錢 鍾 英

英文作文比賽第二名

(二十三年春)



越野競賽個人第一
顧 森



越野競賽個人第二
徐 敬 義



越野競賽個人第三
戴 拱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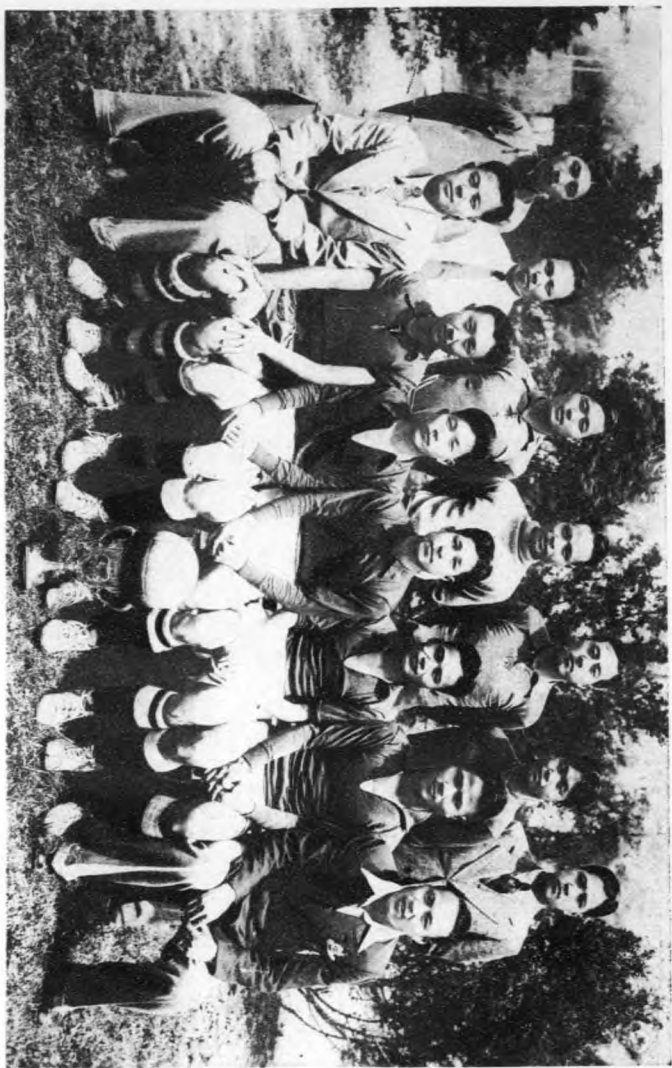
董 叔 昭
上海國際登高比賽第一名



李 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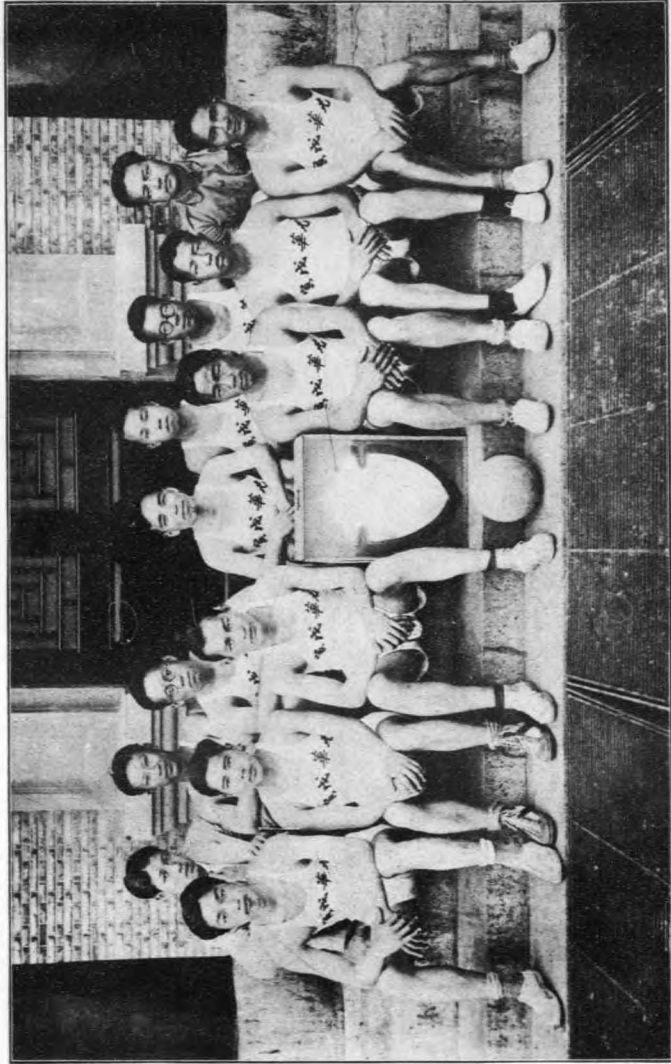
上海市業餘回力球比賽個人第一名

級 際 足 球 錦 標 丙 子 級 足 球 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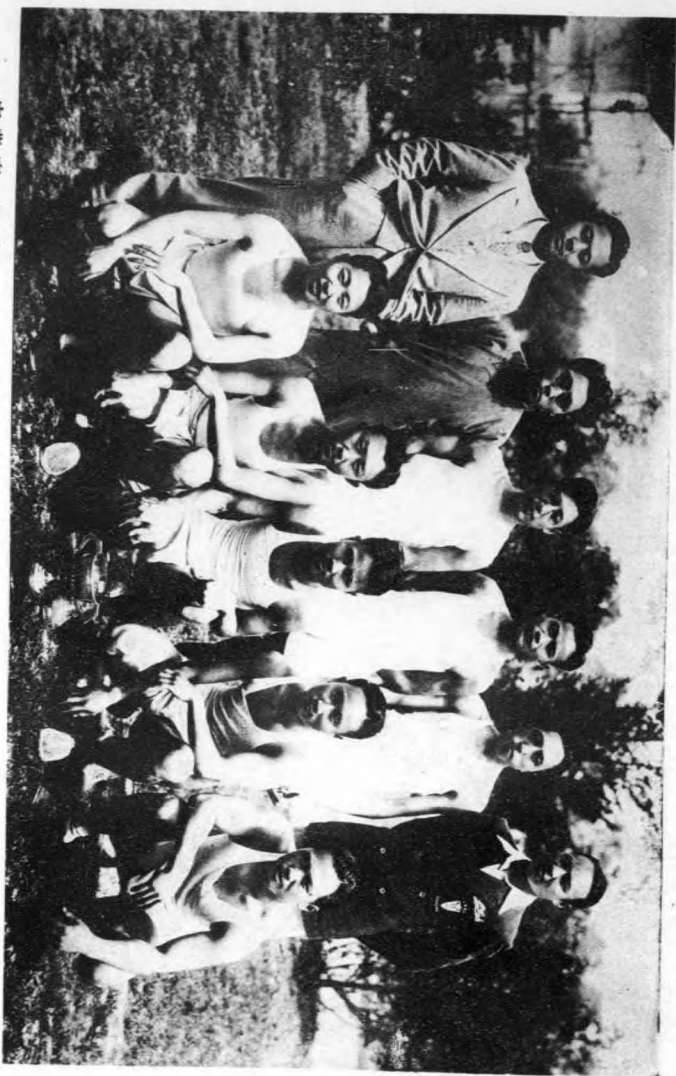
李 祖 眠 廖 家 瑞 (幹 事) 石 城 謝 天 偉 馬 人 松 司 徒 木 陳 德 容 (幹 事)
 宮 萬 青 (指 導) 凌 宣 劉 崇 明 胡 春 翰 戴 拱 北 王 子 陵 黃 叔 昭 (隊 長)

級 際 排 球 錦 標 二 十 七 年 級 排 球 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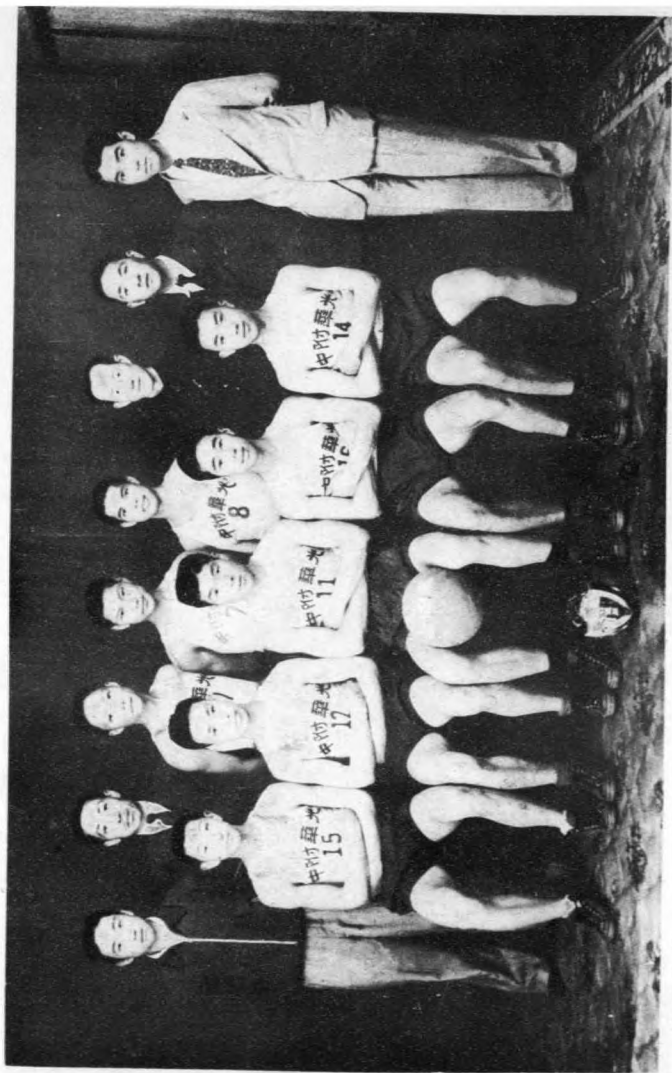
顧樹立 (名譽指導) 趙萬生 鄧瑞馮 姚正剛 李思亮 周澤榮 馬啓華 (幹事)
 薛傳謀 許銘盛 伍寶琳 阮子華 (隊長) 郭儉師 (副隊長) 關秉登

隊野越級丙子錦標野越級際級



董叔昭 義家瑞 張 廖家瑞 孫昭恒 戴拱北 王子陵 汪仰周 宣 禮 周 凌 顧 森 宮萬青 (指導)

上海籃球會乙組錦標光華附中籃球隊



孫世長(幹事) 姜靜南(教練) 郭顯清 張頌璇 盛寶琰 廖茂如(主任) 陸翔千(教練) 陳銳(幹事)
 潘維椿 江清 馬元慶(隊長) 陳遂衡 陳邦本



For Your Negative The Unsurpassed :



ISOCHROME 28 SCH (4400 H & D)

and



SUPERPAN the ideal material for
photography in Artificial light.

For Your Enlargements :



BROVIRA PAPER the Medium
of Masters.

AT ALL DEALERS

This Advertisement is Issued by THE AGFA CHINA CO.



不生氣 不罵人 不打人

這是新生活運動標語之一當然囉誰都知道這
是狠對的但是有人雖也知道牠不錯只是不能
遵守因他的腸部阻壅肝火上升故而一言不合
動輒咆哮或竟出手毆打如果這種人除尊重上
面之勤告外并也知道衛生要則服用清導丸以
平肝導滯則其內腑康健活潑性情自亦和易矣

山東招遠
縣南鐵村

董君毫臣

來書云「

鄙人因便

秘常患肝

火上升殊

覺痛苦時

且發頭疼腹痛肢痠神倦胃呆不眠等症後服清
導丸數次諸症悉愈此幸福皆貴藥所賜也」

清導丸調和肝腸不成習慣不至峻瀉不生絞痛

如尊處無從購買可向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韋

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瓶七角六瓶三元五角郵

費免收



皮膚患之疾經濟療法

有人或者以為這是草藥其實不然草藥雖
然經濟但是隨便拿牠去治皮病是很不妥
的因為有時會釀成傳染之危險真正經濟
之療膚藥必須具有化學性的清潔科學性
的靈驗無論何人用之均屬安全如意膏正
是此種療膚藥為最新醫藥科學產品統治
皮病皮傷清涼止痛消毒生肌效驗靈速

河北臨

洛關第

二小學

陳慶隆

君來書

云「鄙

人前患

癩疹搽

以如意膏大見功效清涼滋潤去毒生肌所
費無多獲益不鈔」

請用如意膏以治君皮膚疾患既除痛苦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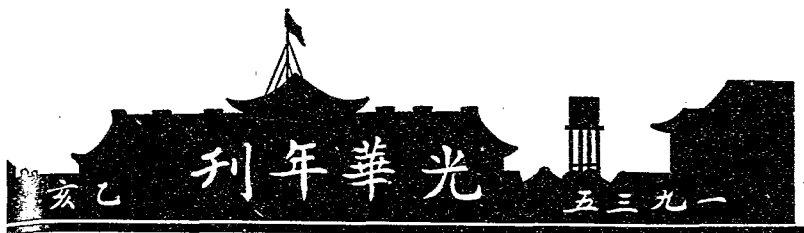
省金錢舉凡濕疹癬疥頭瘡爛腿各種瘡癩

面疹瘡瘍割破灼傷燙傷跌損抓傷擦傷蚊

蟲咬傷均奏神效 各藥房均有出售或逕

向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韋廉士醫生藥局
購備每匣七角六匣三元五角郵力不取





編輯·前言

滕秉樞

春申潮頭，絃歌不輟，歲月悠悠，時光迢迢，光華成立，倏忽以十週年開矣。值茲土氣喧騰，驪歌驟唱，追念前功，策勛來茲，我年刊之責任益重而使命益大矣。

本季年刊社改組，辱承諸同人推主中文編輯，樞也何人——敢膺斯職。然以大義所示，堅辭未獲，欲去不能，自顧樞材，亦得稍盡棉薄。幸承各方之襄助，復得馬人松段霖霖秦鼎三編輯之協理，能於極短時日之內，彙集鴻文百餘鉅篇，足證光華英流之多，懿歎盛哉！

撰稿諸君，多詩詠能文之士，造詣工整，殫論精深，光華之風物人事，描述盡致。錢院長之十週年紀念箴，揭開卷首，敘事抒情等散文，活躍紙上尤爲生動。新詩奮詞，點綴尾節，餘音佳韻，流連不絕。良乎遠矣。

至專題撰著，學術論文，以限於篇幅，致多割愛，幸諸見諒！且以付梓匆促，錯訛難免，海內賢明，能予指正，則更幸甚矣。

十週紀念箴

錢基博

今歲六月之三日，爲本校十週紀念。年刊社索爲頌。獨念博服務於校，例不自頌。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而況其未至九十也！故不以頌而以箴。辭曰：

瞻日月之經天兮，歷千載而重光。何十週之奄忽兮，豈足語於鋪張！亦既榮錫我以嘉名兮，祝歲月其未央。毋有初而鮮終兮，君子不息以自強！

光華十週年紀念頌

楊履中

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三十日，上海西捕槍殺我愛國運動之學生，世所謂五卅慘案者也。舉國震悼，而教育界尤甚，約翰華籍師生義不獨後，以學校當局，橫加干涉，響應愛國運動，而校長卜氏，禁我集會，毀我國旗，於是全體激於大義，宣告脫離該校，又謀所以自立者，得教育名流之馳援，社會人士之贊助，於六月三日，別創我光華大學。迄今十載，舉行紀念，思所以承既往而勗來茲，不可以不頌。頌曰：

壯哉學子，南方之強。浩然正氣，莫之敢當。逝將去之，造我上庠。赫赫斯王，蕩蕩乎張。艱難締造，有勇知方。於今十載，多士鳴望。青年之福，邦家之光，美輪美奐，旣庶旣康。何以豐取，端貴自強，何以積學，戒之在荒。上下一德，宗風迺揚。興學寔圖，勉爲棟梁。予懷渺渺，世運茫茫。願我光華，地久天長。



離校後的幾件小事 潘序祖

有人問我什麼是『六三精神?』我不能答。但是我在從前在現在常聽見這四個字,拿約翰離校學生說,他們住在復旦附中,努力創辦光華大學時,總算是本乎六三精神的。然而什麼是六三精神,我仍說不出。

有人提醒我,說精神是從思想和生活上看出來的。不過說到思想和生活,就很可憐。他們經過了種種大刺激之後,只有熱血沸騰着,眼淚縱橫着。那有功夫去思想。至於生活,更說不上,他們在烈日蒸騰的陽光下奔走呼號着。放在腦內的,是一個橫遭侮辱的寶貴莊嚴的中華民國的國旗,由國旗上幻出來的是一片王省三先生捐的白茫茫的空地,怎樣在空地上起一座光輝燦爛的大學,不可知;怎樣去求社會人士的幫忙,又不可知,在這種狀態之下,實在說不上有個什麼樣的偉大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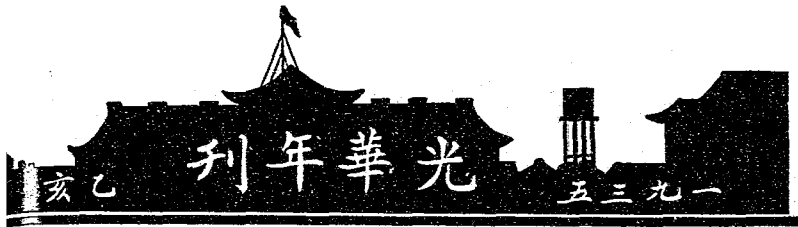
因為生活不偉大,我方覺得有幾件小事可以寫,如果偉大,無論怎樣,我是寫不出的,就是寫得出,我也不敢寫。

1. 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

我在前面說過沒有功夫思想,實際就是有功夫也想不出,因為腦中被一種思想佔據着,這一種思想,還是陳布雷先生形容的最好,他用蘇格拉底的一句話來形容着叫:『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當離校之時,本是一股熱血沸騰着,心中只想到國家。但是離校之後,再想到幾年師生相聚的情感,忍不住大家流着淚。他們眼中的血,是為國家而流的,眼中的淚,却是為師長而流的。為着保持國家的尊嚴,不能不揮淚離別幾載相聚切磋琢磨的教授。在復旦附中的時節,有空還翻開書本子,雖然沒有一個人讀得下去,因為書本子的關係,却可回憶到教授們親切的講解。這時候,平日最恨的教授,也不恨了。最看不起教授,也看得起了。因為有了這種印象給予陳布雷先生,陳布雷先生方纔用了這一句話為我們告社會人士,社會人士方纔看見我們,肯為我們幫忙。

2. 只有『能不能,』沒有『肯不肯』『願不願。』

在約翰的時節,他們一羣青年,住在復旦附中,他們仍就是一羣青年,不過對事的態度就完全不同了。在約翰的時候,有一班信基督教的學生,組織了一個青年會(這是一種帶有學生會性質的宣傳教義引誘入教的機關。)每學期總有好幾次勸人加入。我們常聽見:『你能不能加入我們的青年會?』那回答便是:『有什麼不能,但是我不願。』還有許多事,都是青年能做的,因為基督教的原故,大家都不肯。到了復旦附中,從來不曾聽見誰說『願不願』的話,也沒



有看見誰表示不肯。大家對於事，能做的總是去做，不能做的也學着去做。因為能有如此，社會人士方可覺着他們的，確是一班值得救助的青年，所以大家一努力，就成了今日的光華大學。

3. 處處覺得自己能力薄弱，虛心受教。

高傲的氣息是青年所有的，尤其是在慷慨悲壯聲中，打倒擁有四十多年根基的聖約翰大學，再加上報紙的讚美，人民的慰問，誠然有不可一世的情景，不過在這個時候，他們仍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從前以梵王渡洋學生自豪的，現在變成謙恭卑下的中國學生。他們小心的求助於人，求助於社會，甚至求助於約翰同學會。當他們出校的時候，曾求助於約翰同學會。捱了一頓罵，還給了一張命令式條子，說對於卜校長的一切，須懷遵無犯。他們却並不介意，仍舊虛心求助於他們，虛心答他們數十個問題，還招待他們用茶點。他們以為凡是中國人都可以向他求助的，不管是經濟上的協助，或是道德上的協助。如此，我們可以看出他們的虛心，也可以看出光華成立即得社會人士信仰和贊助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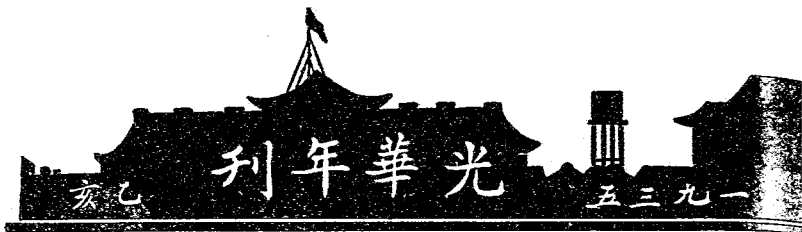
4. 時時守着規矩，怕惹他人厭惡。

在復旦附中的時候，正是一個暑天，暑天我們有個習慣，就是喜歡裸體和赤足。住在復旦附中裏面的委員們，雖在盛暑中不赤足，不裸體，為的是禮貌。還有的穿着長衫，迎送慰問的人，訪員；不用說，還有許多在烈日之下奔走的。雖然住在人家的屋子裏，人我的界限，認得很清。如此，人家總願意招待我們兩個月，後來我們開茶話會感謝他們，面子上方才覺得有光輝。

5. 各人相互的慰籍着，勉勵着，成就一件大事業。

這是我所要說的最末一點，也就是我最喜歡說的一點。一件事業的成功，決不是成於相互利用，相互爭辯，相互的竊取利益，乃是在相互慰安相互勉勵。因為辦事總有碰釘子和掣肘的地方，沒有慰安，便容易灰心。辦一個需要長時期的事件，總有疲倦的時節，沒有鼓勵，便做不下去。常聽人家講合作，從未聽見過怎樣會合作，合作的精神上最要緊的還是在相互的勉勵和慰安。拿一件最微細的事說，有一位委員於會務之外，兼照顧到其他委員換洗衣服和草紙，當時看看很好笑，因為這是被人認為「太太」的事業，後來想想他這些事上，實在是藏有重大的意義，這都是買不着求不來的慰安和鼓勵。因為有他，委員不灰心，而且做事的時候格外努力。

以上說的，都是小事，小事實是在成大事的根源。我以為光華成立與這些小事上有極大的關係。社會人士不是因為有一羣青年偶離約翰而立刻予以援助，必也看他們可以援助而施以援助。約翰離校學生之得援助成立光華大學，不是因為他們有特殊能力，不是因為他們會發宣言和演講，不是因為他們從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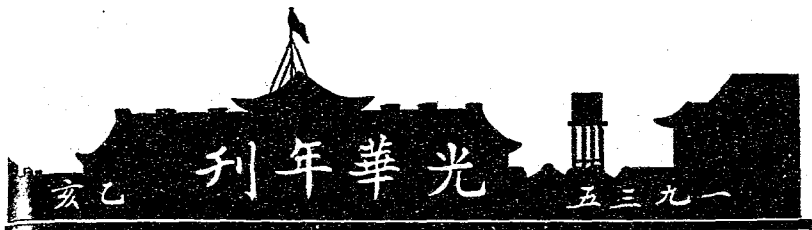
會學校走出來，乃是因為他們在小事上沒有顯出弱點，乃是因為他們能在長時間的苦痛艱難中仍是相互慰藉勉勵着團結一致。

我想我們不能空談六三精神，應該在小事上顯出優點來。我服務光華十載，遇過許多不如意的事，到了不如意而要灰心的時候，我就用上面幾點來問自己，結果我不但自己責備着自己，同時還增加了負氣向前去做，十載以來，雖沒有大的成就，然而在名義上和實際上尚未感覺到失敗的痛苦。在現在的青年界中我仍感覺到，師與真理，不能兼顧的仍多，願不願；肯不肯的問題，四邊都聽見，專信任自己的也不少，不顧人我界限的也不缺乏。相互慰安勉勵敵不上相互爭鬥和疑忌。

光華，不是一個成功的學校，雖然十年以來，有了許多物質和精神上的建設，此後需要的正多着，這就全靠全校師生的努力。許多人以為光華的缺點是在經濟的拮据，我以為一校的興衰，精神比物質尤為重要。有了卓越的精神，物質方為我用，否則徒有物質，反而壞了精神，物質也就失其效用。光華成立與我上述小事有莫大關係，光華成長，仍與我上述小事有莫大關係。我們只要用這五項小事，就可以測量光華最近之將來。光華師生修學的態度，是否『師與真理』並重。與學校有益的事，是否有『願與肯』的問題在裏面發生障礙，辦事的人是否虛心求教，是否一意孤行不顧人我的界限。合作的事業是相互勉勵慰安，或是相互鬥爭和疑忌。

在這第十年的年刊上，我不敢以瑣碎的語多占了篇幅。只寫上離校善後委員會的一段景。追念着那時的努力期與現在光華同人共同為光華作更進一步之建設。最末我以誠懇態度表示我對於以前努力建設光華諸友的敬意，對於這兩年來相繼離別人世幾位最忠實誠意的同志陳君行叔，史君乃康，郭君淦生，尤感覺着無限的悲哀。

二十四年五月十四號



祝我光華

余貽謙

如是我聞：昔在民國十四年六月之三日，我六三志士六百餘人，以不甘西人卜筋濟之壓迫，毅然脫離所謂聖約翰大學。事之近因，由於五卅慘案之發生，同學等義憤填膺，欲與海內各大學取一致行動，以示反抗。學生之決議如斯，華教授之決議如斯，而長該校之卜筋濟，竟抹煞一切，強行壓迫，以期摧殘我同學愛國之熱忱。並禁止懸掛半旗，使我同學對此重大之慘案，欲一示追悼而不可得。復將國旗搶去，言語態度，均備極侮辱，因之相率離校。他鄉遊子，乍遭此變，四顧茫茫，潸然淚下！是時已近黃昏，細雨濛濛，清風息息，依然景色，頓覺淒涼，雖夏木之蔭森，亦返寒林之蕭瑟。後借宿於交大義小，集會於復旦附中，狼狽情形，自可想見！王省三先生目視此狀，深恨西人用心之險毒，並覺非徹底收回教育權，無以濟國家於危亡；乃慨然捐地，以作校基。復承各方捐助，旋即興工，草創之始，竹籬茅舍，亦別具風光。嗣後經張校長暨全體師生之慘淡經營，得以日新月異，成績斐然，歲月悠悠，今忽以十週年紀念聞矣。

溯自十載以還，我國之政治雖漸臻穩固，而於此十載之中，天災人禍，重相疊加。大水之後，又復大旱；工商各業，未見有若何特殊之進展；人民窮困，尤覺無異於疇昔。處若斯環境之中，我光華得以蒸蒸日上，建築日趨完美，精神益顯活躍，自非易易，以言慶祝，良可祝也！然吾人念及我光華之所由產生，與夫國家之前途仍多艱險，慶祝之餘，能不涕泗滂沱，更有所期於我光華者耶！

竊嘗思及，當五卅慘案之發生，我志士之所以定欲與海內各大學取一致行動，其目的絕非止於「以示反抗」；我光華之所以定欲由脫離聖約翰而產生，其目的亦絕非止於取聖約翰而代之。蓋帝國主義之勢力一日不除，我國一日無由振興；帝國主義之文化侵略一日不去，我國一日無由振興。我光華以若斯之原因，由脫離聖約翰而產生，實為反抗帝國主義之堡壘，吾人置身其中，皆為反抗帝國主義之戰士。十載以來，帝國主義之勢力，非獨未見消除，且與日俱增。五卅慘案之奇恥未雪，而東北之淪亡，其情形之嚴重，較之五卅慘案，又判若霄壤矣。吾人紀念光華，自應毋忘東北，毋忘五卅。以反抗帝國主義為各個人之職責，則此紀念初非淪為輪廓也矣！

年來入超甚鉅，國帑外溢，愛國之士，至以為懼，乃極力提倡國貨運動。此實為反抗帝國主義之要舉，凡我光華師生，尤應特別努力，誓自今後，雖寸布之微，亦必取自國貨，俾克挽回鏡鑒「舶來品」之類風，儼然為全國之表率，則我光華之前途無疆！我國之前途無疆！



文化之進展與否，關係於一國之存亡。是以帝國主義設立學校，以施侵略。吾人得有光華，凡我師生自當特別勤學，雖分陰之微，亦必盡量利用，俾新知舊學，得以昌明，以供獻於國家社會，則我光華之前途無疆！我國之前途無疆！

年來教會之發展，深入鄉村，而我國之鄉村教育，又未達理想之境界，殊足為憂，吾人深知教會為帝國主義侵略之工具。於寒暑假返里，自應努力於鄉村教育之創辦，並廣為宣傳，俾鄉村農民之思想，不致為教會所麻醉。則我光華之前途無疆！我國之前途無疆！

滛蕩奢侈之風，甲於全國。舞廳跨路，歌榭凌雲，而多種物質之享受，皆為帝國主義商品之推銷。吾人應念全國民生之凋敝，我光華創辦之維艱，節衣縮食，養成儉樸之風。以積餘之金錢，供我光華發展之資金，助有益於國家社會之事業，則我光華之前途無疆！我國之前途無疆！

因有精誠之團結，始得脫離聖約翰；因有精誠之團結，始得於脫離聖約翰後有我光華之產生。年來列強環伺，尤甚當年，昔言國恥，今為國難。瞻前顧後，甯不痛心！吾人自應求更進之團結，共濟時艱。作衛國之前趨，為民衆之嚮導，俾克雪盡國恥，收復失地，則我光華之前途無疆！我國之前途無疆！

此外如個人生活之振作，衛生之注重，共公事物之愛護，以及嚴守時刻等，皆足以表現一國民族之精神，其事似微，而所關極大，我國曩昔以受「名士」之餘毒，未能注意及此，曾為外人所訕笑。吾人自當力改前非，俾全國之生氣蓬勃，則我光華之前途無疆！我國之前途無疆！

以上所舉數端，休謂已早見諸實行，且成績昭著，為社會人士之所贊許。竊願其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更休謂人之能道，誰不如我？須知愛國熱忱，我亦猶人，竊嘗思及，知而不能行，行而不能力，則無貴乎知矣。常人以安於現狀，限於環境，知而不行，或稍有所得，即行中懈，致遺後悔，噬臍莫及，其較不知而不行，以致如斯者，當尤為可悲！值茲我光華十週年紀念，願以此數事，與我光華師生，相謀更始，俾十週年紀念後，各個人之生活，有異於前；學校之進展，有異於前；則國家之強盛，可指日而待矣。流光易逝，轉瞬即又將為我校之二十週年紀念，屆時吾人重來，其景象當更有可視者焉！



「六三」在中國教育史上的使命 鄧榮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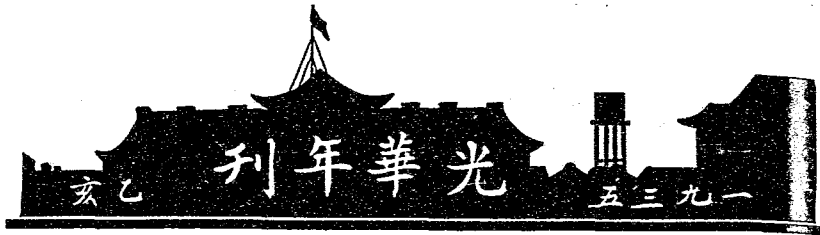
鮮紅而悲壯的「五卅」血迹，儘管隨着倏久的歲月漸漸地退了顏色，但由於這巨大犧牲而發動的「六三」，和由「六三」所形成的光華大學，則永久不滅的矗立在人間！中國民衆打倒帝國主義的熱忱和浪潮，儘管因着外來的內在的重壓，和時代的動盪激蕩而慢慢的消沉，可是那種反抗外族壓迫，力爭國家獨立的偉大人性，則始終光芒萬丈的活躍在世上！一切的一切，儘管有如曇花一現，但那種打倒外來文化侵略，力爭教權獨立的光榮底勝利，則永遠深深的刻印在中國教育史上！堅決了民族自信的觀念，確立下國家獨立的基礎。

一 往事的回憶

十年前的今日，因「五卅」慘案之暴發，上海聖約翰教會大學全校華籍教職員學生，激於義憤，羣起作援助「五卅」之愛國運動；罷課宣言，參加上海各學校民衆團體之反帝大集團運動，同一步驟，齊向「五卅」的罪魁禍首帝國主義者進攻！此種英勇義舉，凡稍具熱血之人類，莫不予以同情與共鳴，乃該校當局，——美人卜芳濟——竟橫蠻無理，實行以暴力起來阻撓干涉，甚至不惜出以最惡辣手段，撕毀我國國旗；侮辱之甚，無以復加！此種獸性高壓之行為，當然爲我國血性青年所不能忍受；是以齊起反抗，高舉反帝侵略之旗幟，相率離校；立下決心，轉輾奮鬥；經蒙社會有識人士之同情與贊助，歷盡艱苦；結果，這一羣爲國家爭面子，爲民族爭人格，具有偉大人性的「六三」同志，終於爭取最後的勝利！于同年六月三日，成立了今日的光華大學，奠定百年樹人的基礎，充分的表現着倔強獨立的民族精神，並且大膽的在宣佈世界：中國民衆始終不惜以鮮血和頭顱去換取國家的復興！

二 革命性充分表現

歷來侵略者壓迫被侵略者的工具，除了主要的武力以外，還得假藉無形的殺人不見血的文化手段！侵略者統治的爪牙，是四方八面都佈滿着的，因此他能憑極少數的魔手，在被統治者極遼闊的領土內，緊嚴的控掣着廣大的羣衆！這次該校當局仗憑帝國主義之實力爲後盾，剝奪該校我華籍師生之愛國義舉，撕毀我國國旗，自以爲可以掣止學生的行動，消滅反帝的氣焰，以諛媚報功於其主人帝國主義者；殊不知我國人心並未死盡，青年愛護其祖國之赤心壯志，



絕不因暴力之壓迫而稍減！此種精神暴發的結果，激起了極光榮極偉大的人性，全體華籍師生不躊躇，不遲疑的離校；另創自己所需要的學府，給予侵略者一個狂烈的炸彈！這是強暴的統治者所意想不到的，但在我們看來，這是必然的反響，因果報復，乃為事理所當然，讀者諸君！為什麼吾人自己的子弟，自己不能教育而要假託於侵略者之手？為什麼在本國領土之內作愛國運動的權利，也要被外人剝奪？為什麼偌大一個國家，具有悠久文化歷史的民族、連爭獨立爭生存的能力都沒有？「六三」，「六三」，悲壯偉大的「六三」！它具體的代我們解答了這種種難題！它充分的把這些奇恥大辱很大膽而乾脆的掃盡！它忠勇的在中國教育史上，民族爭鬪史上，劃了一個極鮮明的階段，換上了另一個新的時代！

三 堅決民族的自信心

由於上述的事實看來，無疑的，「六三」在中國教育史上佔着光榮的一頁！吾人知道：外人在中國設立學校，傳教講學，已有幾近百年的歷史；其勢力，可謂根深蒂固，國人對此，亦多深信崇拜，認教會學校為訓導子弟，教育子弟的良好機關，大多認賊作父，誤會外人有莫大的魔力，因而對自己發生自卑自餒的心理；殊不知自「五卅」慘案起，繼之有「六三」產生，平地霹靂，成立了反帝最高學府的光華大學；中國一部分覺悟而爭氣的分，一般深具救國熱血的青年，赤手空拳，以熱忱和自信心為憑藉，創立自己需要的學校，施行自己所渴望的教育，培養自己的子弟；從兇狠殘暴的侵略者手中，奪回教育獨立的權利！堅決了民族自信的觀念！當日響應這種悲壯的運動，繼上海光華大學相率而興起者，計有九江等各地之光華中學。此次事件，實足以掃除過去國人懼外底懦怯心理，洗滌國人卑弱的奴隸性，換上了自信自新的觀念與精神，發揮堅強獨立的民族特性！這便是「六三」在中國教育史上第二層深重的使命！

四 打倒文化侵略，力爭教權獨立！

「六三」的暴發，光華的產生，其深重的意義，固然是革命性充分的表現，和堅決了民族的自信心；同時，亦是打倒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奪回教權獨立的先聲！外人以武力為憑藉，伸長其侵略的魔手，對我國作積極的文化侵略！一方面強行在中國的領土內設立各種文化侵略機關和學校，操縱教育大權，是以得肆意灌輸其奴隸性之教育，貫徹其麻醉政策；祈禱讀經，禁制華籍學生作一切關於救護其祖國的運動，務使整個思想與人格，束縛於其麻醉的圈套內！此種不合理的以暴凌弱的酷學，在侵略者的本身認為是當然的措施；而在國內一般



懦饒不覺悟的人看來，亦有視為神聖不可輕動的諭旨！此種文化侵略的毒計，亡國的象徵，吾人視之實不勝痛心指髮！「六三」的產生，光華的成立，很鮮明的給予文化侵略者一個嚴重的顏色，從外人宰割的手裏，奪回教權的獨立；同時在喚醒一般昏庸的崇拜外人教育的國人，大家共同起來步着「六三」的後塵，繼續「六三」此種偉大崇高的人性，不絕的努力於打倒文化侵略，力爭教權獨立的運動！這自然，「六三」是創立了它在中國教育史上第三層深重的使命！

五 今後的覺悟

吾人由「六三」的教訓，往復追尋回朔中國民族奮鬥的史蹟，一方面感覺到可以自慰的，便是每當外侮壓迫到極度緊張的當頭，中國民衆總能自動覺悟的起來，不惜以任何嚴重的犧牲作絕大的自衛爭鬪！結果，往往能獲取最後的勝利，保持殘喘的國命，但另一方面，在事實的表現，又不免使得我們異常的驚憂寒心！便是這種爭鬥的精神和毅力，時續時斷的，不能延長於永久！今日中國民族始終淪落在悲慘的次殖民地地位，始終深受帝國主義者之羈絆壓迫，未始不是這種缺乏爭鬥的延續性所遺下的惡果！吾人敢藉此機會，大聲疾呼於國人之前：我人堅決地信仰國人有個強獨立的民族精神；今後果能根據此種特性，善於啓發誘導，使能不斷的延續發展，則國家復興之大業，民族抬頭之希望，實有賴於此偉大的人性為基礎，吾人不患外寇之日深，壓迫之日烈，但怕國人利己的觀念太重，個人主義的色彩過於濃厚！已往的事實，詔示我們：國人往往有因個己慾望之激發，而不借將有關係整個國家前途的大業，撕破得粉碎！往往迷於英雄主義之掩蔽，惑於美妙夢境之實現，不惜以感情摧毀理智，把個人的地位與出處，放在民族利益的前面！結果，致使偌大一個國家，具有悠久文化歷史的一幅錦秀河山，支離破碎于少數個人分贓宰割之下！

國人乎！往事已矣！所留下者，不過一陣陣痛楚的回憶！

擺在我們前面的，依然是一片片觸目驚心的殘局！

國家復興的大業，絕非少數個人的捐私和爭氣所能發生重大的效力；更非憑一時熱力的激發，或驟然的犧牲所能濟事。須把固有的寶貴個強獨立的特性，繼續發展起來，持以永久堅強的爭鬥毅力，大家同站在反帝國主義層層羈絆之下，向前不斷的努力鬪爭，我人堅決地信仰中華民族始終有發揚光大之一日！

廿四年，五月，九日。



十週紀念感言

曾紀宋

巋然大廈，矗立於滬西，來學者逾千，絃誦雍雍，人材輩出，蜚聲全國，蔚為華東最高學府者，非我光華大學耶？ 我築造，十祀於茲，其歷史之光榮，蓋無有能與之京者。社會人士，類能道之。作者何幸，亦得負笈其中。受師友之頌陶，得切磋之教益。欣逢十週紀念，用有所言。夫我校之產生，乃民族精神應有之表現。十年前之今日，彼帝國主義者，挾其文化侵略之工具，施高壓手段，對心憤獸行，敵愾同仇之學子，加以驅逐。嗚呼！我國乃獨立自主國家。教育之事，本不應仰人鼻息，收回教育權，以增進國民國家觀念，此其時矣！幸賴社會人士之贊助，我光華燦爛之學府，予以產生。其所負使命，至重且大。不揣愚陋，竊有所言：

中國青年之救國運動，頗有偏重物質方面之傾向。此雖急務，然尚有較此更為重要者；是即國民精神與道德，二者之於國家，猶命脈之於身體。夫中國青年，乃國家之主幹。而我光華大學，乃甄陶青年之所，故對來學者，除教以高深學識外，更宜注以精神道德之養成。使其他日立身社會，本此以行。則民國前途，庶乎有焉。嗟乎！吾嘗嘗讀日本渡邊秀方之著矣！其論吾國民性，曰：聽天由命，為中國人固有之特質。又曰：中國中流以上之男子，皆有西門慶流之型質。使其言果信，則吾國安有強盛之望。是又教育不良之所致，我光華大學，當思有以甄育之也。

吾校為私立性質，締造於艱難困苦中。經濟來源，當然拮据。然賴主持者之得法，自筭路虛稷，進為大廈巍峨。應有設施，殆無不備。惟圖書館，尚付闕如。然亦在計劃建築中。不久之將來，必能實現。是可為預祝者也。草此既竟，引吭高歌。歌曰：

卿雲爛兮！亂縹緲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我所認識的光華

馬 人 松

朋友：

你的來信早已收到。爲了自己一向是疏懶慣了，所以朋友們的信常是一擱兩三期忘記去覆。今天偶然從抽屜裏檢出來你的信，重新看了一遍，其中談到光華一段，很引起我答覆你的興趣。你說：「我聽說光華是從聖約翰脫離出來的。光華是個貴族的學校。光華的入學考試是很嚴的。光華的功課要比一般國立大學緊得多。光華的環境是很優美的。光華的教授多係國內知名學者……」不錯，你聽到的話，大體上都不錯。但這對於你的了解光華還是很欠缺的。記得你平時來信中不是常常要問「近况何似？暇希告我！」麼？好，現在我就一總答覆你以「我所認識的光華」罷。我想這一定是你所樂聞的。

I. 光華的誕生——你聽說「光華是從聖約翰脫離出來的。不錯，但光華爲什麼要脫離聖約翰呢？它又是怎樣脫離出來的呢？這，你也許還不清楚。假使我們不是健忘的話，你還該記得十年前的五卅慘案。它暴露了帝國主義的兇殘手腕，撕破了帝國主義的偽善面具。於是般智識份子，紛紛起來，作正義宣傳，冀在喚醒國人，努力自救。聖約翰是在中國境內所辦的學校，教職員和學生都大半是中國人。由然也是要參加這種愛國運動的。但該校校長卜舛濟（西人）不但不允許學生參加這愛國運動，並且將我國國旗撕毀，同時說了許多不堪入耳的侮辱言辭。你想稍有一點血性的人能受得住這樣的侮辱麼？因此全體師生——除一部份西人教員外——毅然決然，簽名脫離聖約翰——脫離了這個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的大本營——當他們出了校門的時候，一方面自然是感覺得快樂，因爲他們已爭得了自由。但另一方面却也感到「前路茫茫，何處是歸宿！」的痛苦。幸而不久，這痛苦是消滅了。新的學校——光華——在社會同情援助下誕生了。這件事在中國教育史上自然是很光榮的，即在民族鬥爭史上也是件很值得紀念的事。

II. 光華的環境——乘滬杭車到杭州去的人，只要過了梵王渡就可看見七八座宮殿式的建築，矗立在鐵路旁，四周被那濃密蔥翠的樹木圍繞着。那便是光華。它有的是巧小玲瓏的女生宿舍教授住宅，崇樓傑閣的大學教室和中學教室，偉大美觀的大學宿舍和中學宿舍，簡樸適用的科學館小工場和化學實驗室，莊嚴的大禮堂，威武的健身房，廣大的運動場，精緻的荷花池。路，全是煤屑鋪的，兩旁栽滿了萬年松和法國梧桐，空地上，全是如茵的綠草，和美麗的紅



花。再擺着東一座西一座的宮殿式建築，那真夠美。在到女宿舍的那條路上，這邊是竹籬，那邊是垂楊，假使是一個月夜，你來到光華，會使你覺得這人間恍似天上。出了校門只消走兩步路，就到了校長私人的花園，不過你要說是學生的也未嘗不可。因為整天在那徘徊的，盡是學生。學校四周，全是田野和村莊，一點也沒有都市的氣味。到這來的人，未有不稱羨留戀的。

III. 光華的教授——凡在光華讀過書的，只要提起光華的教授，誰也會稱讚校聲的。過去的如胡適之潘光旦徐志摩張東蓀李石岑謝循初顏任光張敬海朱經農羅隆基何炳松諸先生都是國內知名的學者。他們都曾替光華建築了堅固的基礎，養成了良好的學風。現在的如朱公謹廖茂如容啓兆錢基博呂思勉張耀翔章益吳澤霖胡其炳諸先生，也都在努力不懈循循善誘的指導。同學們因為對諸位先生學識上的敬佩，自然的對他們的性情行爲，也引起深切的注意。譬如：沉默寡言的朱先生，他的辦公桌上，永遠放着數理這一類的書籍，他除了授課處理校務以外，終日總是埋頭伏案的研究的。甯靜莊嚴的廖先生，他除掉了附中的重責外，本學期他因同學的請求而擔任了大學教育系主任的職務。因此他終日是沒有什麼閒空的。他的眼鏡和一隻手提皮包是學生們所深愛的。眼鏡是指示一條光明的大道給我們，皮包內却藏着智識的寶庫。精神奕奕的容先生，只要歡喜運動的人，不會不知道容先生的大名的。他相信「高尚的學問寓於健康的體格」所以他一方面鼓勵學生讀書，另一方面也鼓勵學生運動。鐵面無私的錢先生，他服務教界，二十餘年，維護讀經，始終如一。所以錢先生說：「就中國言中國，而其支配數千年之國民心理，以維世教於不蔽者一，不得不推四書五經。」錢先生的小帽和布底鞋也是同學所不能忘記的。他如呂思勉先生的煙嘴，吳澤霖先生的笑話，胡其炳先生的老羊皮袍，這些都深深印入光華同學的腦中了。

IV. 光華的學生——依地理的分佈，光華的學生除了邊疆幾省外，其餘的各省都有。尤其是浙江江蘇廣東安徽的人爲最多。他們有高的也有矮的；有年近三十的，也有剛不過十二三歲的；有的特別愛靜，有的歡喜活動；有的似小丑，有的一股正經儼然君子；有的穿西裝，有的着中服；有的塗粉，有的畫眉；有的哼京調，有的唱洋歌；無論在性格上行爲上他們都是各有不同的。但這中間都有一個共同的信仰，即他們愛護光華是一致的。

V. 光華的讀書空氣——在光華，讀書的空氣，真叫你羨慕。縱使是在星期六的晚上或假期，你都可以看到許多同學在埋頭用功的。平常你跑到圖書館去，人總是滿滿的。在那裏沒有一些聲息。一枚鉛筆滾的聲音，也聽得清清楚楚。但最可惜的就是光華到現在還沒有一所完善的圖書館。所以在現有的圖書



館有時容納不下的時候，同學們只好跑到教室內拼起兩桌子，裝好一盞電燈，來做他們要做的工作了。「我們不需要富麗堂皇的宿舍，却希望有一所廣博偉大的圖書館。」這是光華大學一致的要求。

VI. 光華的運動和娛樂——在運動方面光華是享有相當聲望的。圖書館內掛滿了琳琅滿目的獎品和運動員的照片。每次遠東運動會，都有光華的同學代表。附中則於去年一年內，獲得十大錦標。這更是別的學校所夢想不到的。這樣，也許使你懷疑，光華之所以有這樣的成績，大概他們的運動是專為造就幾個選手的罷？假使你真是這樣的猜，那你就錯了。光華之所以獲得這樣的榮譽，正因為它不專提倡選手制。在另一方面，它却是竭力提倡強迫的普遍運動。在下午四點鐘後，教室不上課，圖書館也關了門，於是在操場上你可以看到敏捷得像猴子般的同學們在跳躍着。籃球場的呼聲剛歇，排球場的掌聲又起。光華底青年，永遠的活躍！談娛樂，光華的同學的興趣，好像是集中在戲劇方面。大學宿舍內，除了上課的時間外，你總可以聽到胡琴聲和「兒的父去投軍」「楊延輝坐宮院」一類的二簧調。話劇，似乎更活躍些。附中半月刊上，曾出過兩次戲劇專號。在每次遊藝會的當中，話劇是最受同學們的歡迎了。散戲後，劇中精彩的字句，常被兩學們背得透熟。最近我們這裏又要表演易卜生的名劇「娜拉」了。當然可以預想到那一定是哄動全校的。

VII. 光華的衣食住行——有人懷疑光華是個貴族的學校，在這裏我可以告訴你一些衣食住行的事實。光華的同學雖也有少數為環境和興趣的原故，而着了西裝，但大多數的卻很適合新生活上所謂簡單樸素的原則。中學生則一律制服。女同學着高跟鞋的固然有，而穿陰丹士林布的卻也很多。食，光華有所大飯廳是學校代辦的，大中學生只要繳三十元就可吃一學期。但在事實上，大學生很少這樣辦的。因為附近還有許多私人營業的小飯館。飯館又分為川味粵味京味蘇味等等，並且營業都是很發達的。光華學生愛吃，這句話，我們不願承認，但也不能否認。住，多數的同學，都住在學校的宿舍內。四人或五人一個房間，自修桌椅是自己備的，因此很不整齊。也有一部份的同學住在學校附近的一個小村莊上。那大半是畢業班的同學，為了要趕做論文，所以特別揀了靜的地方住起。行，是總算便利的。學校有每小時開出一次的汽車。或乘黃包車到兆豐公園後，再轉搭公共汽車，也只消三十分鐘就可到上海都市的中心了。平常同學們是不大出去的，只有星期六和星期日，那在校門口是頗形熱鬧的。了解了上面的情形，我們還會說光華是個貴族的學校嗎？恐怕個個會搖頭。

話說得太多了，也許你會厭倦，好，就此勒住。敬祝康樂！

人松上。



我的光華生活 那光祖

—

朋友，你從那不知名的路兒（叫什麼靜安寺路，或什麼大西路，不知可對不？）走來，容許你在這遙遠的行程上走得有點兒倦不是？并且一路你聽得到的都是黑的天，輕的灰塵，幾支走不倦的老馬，和一條死僵的鐵道；在這景色不變的路途上，你要是走得不倦，至少你有點兒看膩是不是？還好，當你走得差不多的辰光，夠叫你驚奇的，你可以發現一座天堂似地樂地，它具有古中國皇宮似地作風，那景象又偉大，又莊嚴，正好像你在沙漠的旅程上發現一口井一般的有味兒。在那兒你可以聽到輕的步履，樂的音調，你可以看到的是歡喜的神情，那邊每一個年青人的口渦上都掛滿一種不可摸擬的美勁兒的笑。你要是溜了進去，無疑的你會跟着他們騰飛的樂調輕舞，這兒會叫你遺忘人間世一切所謂痛苦，所謂煩惱，會叫你面龐上沾着異樣的丰采，叫你度天堂似地生活，（其實在天堂裏當然是度的天堂似的生活，）叫你浸淫而至於沈醉；可是，快活你是快活的了，這兒你逗留的時間是短促極了的。

以後你總得要和它告別，你來得悄悄，去也輕鬆。你來時是一付虛空的心靈，你走時帶去一貫美麗的回憶。這兒他個臨別的叮嚀，不容你不流淚，它捨不了你，你更丟不了它。好比你將要出遠門，你對於你的可愛的家鄉，你的慈祥的父母，是不是有一種說不出的留連？實在我們在這兒的生活是太有味兒了，這兒的生活是永遠在陽光裏面的，這種陽光裏面的生涯要你度過黑暗才知道它的寶貴。現在你得走，時間不容你回頭；但是叫你上黑暗裏去難怪你有點兒害怕！可是害怕你又怎麼樣？你還得要去，不走可不成，你也可說這是造化的安排。（我可不是宿命論者）其實，這就是所謂『人生的過程，』你別當我是在說俏皮話。

下面的幾段文章，朋友，你得仔細地聽着。這是我一生最寶貴的生活的片斷。它永遠留在我記憶的底處，以後還會一幕一幕電影似地開展眼前，它離不了我正像我忘不了它。此後如果我要再來度一次這樣的生活，除非是做夢，到夢裏找去，但是這回我正是在做夢，那你就當我說的是囈語，也無不可。

* * * *

二

我相信我把你說得心癢癢地有點兒難熬，是不是？我相信是如此。我們得



來此地享受，正算是幸運。你叫我講給你聽我們的日常生活，實在太多了，太多就找不出頭緒，無從說起。就說也有點兒混亂像，(一部廿四史)講廿四史是多難的一回事；朋友，你可別着急，講我總要講，我看你心裏是煞是難熬的了！我準講，準講給你聽，你樣子實在太難堪，活像一支餓狗在垂涎一塊肉！我們日常生活裏占大部份是閒談，我們却管不了什麼「閒談足以忘國」那回事；我們早晨談天，晚上談天，難怪有人說為什麼吃飯時，飯還塞不住我們的嘴？說不定上課時我們聽不慣那教授的 lecture，轉過頭來隨便談談也是常有的事。一談天你便可以聽到一個哈哈，兩個哈哈……甚至幾百幾千個哈哈，那時我們的圈裏是「哈哈世界。」至於我們談笑的資料可真多着哪！我們研究過德國在希特勒領導之下，怎敢公然廢棄凡爾塞和約而倡設空軍？我們討論過英法諸國的抗議是否生效？我們訝異過這次美國海軍太平洋大會操的偉大。我們奇怪小日本在政治舞台上「脫尻」怎麼這樣利害？我們也曾談過何家槐的強姦文稿，穆君的「小竊」以及其他文壇上的「風流逸事。」我們曾經爲了姚錦屏女化男身開了一個小小的辯論會，這會裏的會員各具口舌利劍，來公然有所主張，或說這是真的事，相反的也有；還有的人想去一脫她或他的褲子，一看內中秘密，直等到看見報上公然披露開謠的消息之後，於是我也哈哈，你也哈哈，大家哈哈，說這是中國人的事。我們曾經大學教聯會禁止跳舞，簡直是多事，為什麼大學教授不能以身作則？這是不是祇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更有什麼大學的校長宣言該校學生不觀電影，簡直是荒謬絕倫。我們曾經批評為什麼在 Little Colonel 裏 Shirley Temple 地位比 Lionel Barrymore 高？我們曾衆口一辭地說 Frederic march 做詩人 Rt. Browning 不配，Norma Shearer 可不老了一點。阮玲玉的死當然是談論的資料，可是各人的主張是不同的，有的以為死得應該，因為她太愛錢，有的說她的身世太可憐了，還有的以為女人像阮玲玉只配給人家「白相相。」我們也曾爲黃益壽醫師作過義務廣告宣傳員。我們也曾公認何家角有一段地方是「惡狗村，」因爲那兒的狗與主人一樣的兇。以及其他一切說不盡的談論，但結果總以女人爲歸宿，我至今還是莫名其妙。要是你講得興味來時，你就會不其然而然地叫六斤七斤買花生米兩角，香蕉四角等等 等到叫來時有時還會發噓地問那茶房你爲什麼叫六斤，七斤？回答說是生下來稱稱就有六斤七斤，所以得名，但是我至今還在懷疑爲什麼不多不少剛是六斤七斤呢？要是六斤半又怎樣叫名呢？一笑，我們有一次講得直道到電火熄，可是大家興味還未散，結果公推兩位朋友到廁所間去燬煤油燈。你想這許多事兒有味兒不？這種學校生活夠多麼興味！朋友，你說，是不是有味道？你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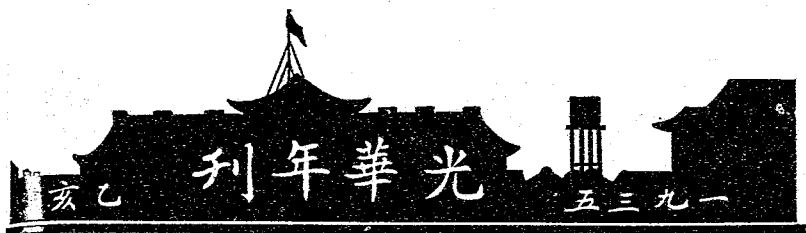


三

你聽得太多了。請抽支烟，朋友，你可別客氣，我們這裏香烟是罌草，一秒鐘也省不了的。我們有錢時吸綵盤牌，大砲台，沒錢時吸三杯牌，紅妹牌，「媽媽虎虎，」反正我們有的是抽烟的自由，就祇有這一點我們便同英國牛津康橋學生有一樣享受，我常想要是我們校裏所有的教室都改為抽烟間，所有的學生每口香烟一支，那末，我們光華便會成中國的牛津和康橋，容許會變成中國文化的發揚地（這是我個人私自主張，暫時公開，容後收回；因為錢基博先生要大加反對的。）這是閒話。

現在我要告訴你關於我們校裏的女學生——從一個男學生的目光裏來看我們的女學生。看女人近來是算不得羞事，你說那一個道學先生不懷着鬼胎？還不是一樣地假正經？（容許有例外）哼，我講到女人便看不慣你那餓色的窘勁兒！你那樣子實在太難堪！我們每天站在日規底下，在網球場上，那個不是死釘着在看女同學的扭扭捏捏的姿勢，你看她們正像她們看你，要是她們的眼光兒不期然地逢着了你的，一溜甜意兒便會滑上你的心頭，正像滑上她們的心頭一樣。所以我也看看，你也看看，他或她也看看，結果大家看看。誰說得定你上課時不是也有點兒「心猿意馬？」老實說：我們學生的生活毫無疑義的是浪漫，這浪漫是合於法規的，至少我是作如是想，容許我讀外國文學的人是會作如是想。至於她們的漂亮是不減他校的她們，正如我們的風流不減他校的我們一樣。因為我要是有事兒上復旦，滬江，交通以及其他各學校，我便會極力擴張我美的賞鑑，來滿足我的「眼淫」（徐志摩的話）。結果我可以說道學先生般的男女學生是沒有的。每一個學生都有一股熱勁兒，容許這就是雲萊詩人在他「愛的哲學」裏所說的神聖的定律（divine law）吧！

我們女同學的皇宮在六三紀念日是門戶洞開的，那天你有的是出入自由，你走進她們的內室時所具的神情正如她們走進你的內室時一樣。在她們不在時，記好是在她們不在時，你才可以「動手動腳」地把東西亂翻，那時候，有許多不客氣的朋友竟會偷偷摸摸地可以當作紀念品的東西，一下子扔在袋子裏，有一次我進去了出來，看見許多人拿了許多小照一類的東西，我却一點兒沒拿着，其實我也不敢，這樣給他們笑是「阿木林，」這回我實在有點兒氣不過，我便狠命的跑進去拿了一本什麼英語會話書就走，等到胡師母追出來叫我別拿，我却已逃之夭夭了！至今我對於此書有二種感想：一是：以為拿到一件東西倒也不虛此一行，二是：為甚我也做了個不客氣的朋友呢？大概有時人們的心理是矛盾的，拿掉人家的東西心裏便有點兒不舒服，而主物者自身却並不十分介



意。我在事後聽見人家說她們的東西是有意給人家拿的，你不拿便是便，這話未免太冤曲了女同學，或許始終我不會相信的。

四

黃昏的大西路是耐人玩味的。你瞧西天的晚霞在吞吐着夕陽的辰光，便是我們散步的當兒，你看我們手攜手肩並肩地在一排一排有巴黎風味的綠樹裏踱着，我們高聲地說笑着，有時不由你哼着什麼「好花兒生長在僻村下……」調調兒。那兒隨你們自那兒走，有時你們會走得尋不出歸路，等你回來已是夕陽西落的辰光，那時你不妨玩一玩樂器，哼兩支京調兒算不了什麼。要是你還有興味兒，那你儘管喝了兩杯淡茶，口裏呷了支烟，披上睡衣，拖着木屐，上草地裏睡去，那兒你可聞到野花兒青草兒的氣息；抬頭看見一輪明月把幽淡的綠色輕輕地慈祥地移上你的面頰，你的身子會感到一種洗刷時清新，遠遠地你聽那火車在軌道上蹾的音韻，由遠而近，由近而遠，終究消失在無涯的空間。一種靜寂的情景漾起你浪漫的思緒，那當兒你是個無烟火氣的僧侶，你的心兒是在詩中的詩裏，這月夜不是一幅絕妙的畫圖麼？當東天再度發白時，在近村一聲雞鳴裏，你似乎有點兒着涼了，你得怪曉風的不是，不，你不知道在每一個光明的未來時，總有這樣的感覺的，那時你得回去。

五

這回我呆望着那西天的雲彩，我認悉它，它纏起我夢裏的顏色。將來在萬萬里外，我站在不知名的地的一角，那時候，我的幻想準是抱住那朵雲兒的。

朋友，請告訴我：我是在夢，還是清醒？

這回風尖摔碎你夢裏的笑渦，
醒來你別恨蕉葉敲滿梅雨的歌；
我問你那一場夢不在天亮時破？
階前的淅瀝可不是眼角的淚流？
你看：辰光趕不走黑夜的黯淡，
衣薄耐不住雨涼的曉寒，
難怪你身上揪滿了顫抖，
一串陰風剛從你夢緣上拋過。

——節錄贈令杭詩五月十三日深夜二時。

作者按：我是編輯英文的而秉樞兄強迫我寫中文文章，以光華生活為題目，這叫怎樣寫呢，好容易，化了四小時的工夫胡亂地作完，但是我還是以為『出門不認貨』的！



碎影 楊大蘇

春,夏,秋,冬,光華四周的景緻,全是好的。

最美的要算秋天。樹林裏多有紅的葉子,一陣風,草地上也有了紅的葉子。你走過樹林子,木樨花香會給你沉醉了。你走過溪邊吧,天空的白雲映在碧澄的水裏,你自己的影子也映在這碧澄的水裏,看着,悠然地。

薄暮的時分,寂靜的宿舍,有人拉着梵唄鈴。梵唄鈴的音是多夠悽切啊,像一個婦孺的嚶嚶夜泣,像一個孤兒的惋惋哀啼。傷感的季節浸在這傷感的音調裏,脆弱的人也許會想起一些悽哀的往事的。心,憂鬱着,像暮靄下的路燈那麼地憂鬱着。

我偏愛這樣的秋天。落寞淒涼的景色,宛如一首哀怨的詩啊。

春天也好,碧綠的林子將光華包住了。樹林子裏躲着鳥,不住的叫,陽光懶懶地射着,讓樹蔭鋪在草地上。在這裏閑散地看着書,或,同了 Lover 在這裏講些愛講的話,多夠味。

這時,吃了夜飯天還不黑。大西路上便滿是人。男同學們,女同學們,還有那剛從工廠裏出來的一羣一羣的女工們。男同學穿着大褲襠挺臂架的洋服,穿着各色各樣的長衫兒,女同學大都穿起短絨罩着長旗袍的「時裝」,三三五五的在大西路上走。他們歡喜拿着 Stick, 跳跳躍躍,高談闊論的走。她們卻不,她們走,全是靠緊了身兒,挽緊了手,一面走,一面不知低聲軟語的在講些什麼。鴉公車載着女工的疲倦,在暮色裏啾啾呀呀的推過去,幸福的寵兒是不會注意的。



——鴉公車載着女工的疲倦——

女生宿舍被哥兒們稱作「仙宮」,綠的柳絲罩着紅樓,馥郁的香味有時會從宮裏飄出來。夜裏,月從「仙宮」的屋角後升起。因為是「仙宮」的屋角,這月,是更美了。



——月從仙宮的屋角後升起——

一個人在月色瀉滿的操場上走着,漢宇宮殿式的屋宇被籠在迷朦的晚煙裏。你如走到回力球場的時候,也許可以聽見從「仙宮」裏傳



出的幾聲斷續的琴音，在這樣靜穩的月夜聽來，沉澱在寂寞的心裏的懷鄉病，縱然是淡漠的，也會被這琴音勾引了出來。你會在這些時候，像落英飄在平靜的水裏那麼地，想起了自己的故鄉，想起了故鄉裏的人，和一些兒時的舊事。悵悵地走着，想着，又從那垂着柳絲的小徑悵悵地回到宿舍裏去。

夜靜了，唧唧的蛙聲，它會伴着你，當你終宵輾轉不能入寐的時候。

張氏花園也許是課餘遊憩的唯一所在，——有如茵的草地，青葱的樹木，古雅的亭宇，還有那芬芳撲鼻的花叢。如在一番綿綿的春雨過後，遙望去，更是瀟灑着滿園新綠。二三知己在這散步談心，聽着鳥語，吻着花香，看流雲的變幻，唱美妙的歌兒，清隱自在，誰也不來擾你。這時情盡意的境地，是多麼的夠人低徊。

何家角，這兒有溪水，這兒有垂柳，但是最可愛的還是那村童和洗婦，不信，你徜徉在那紆曲的小道上，拖着悠悠的步武，便可以見到路角裏三五村童在蹣跚嬉戲，在籬笆的外邊追逐着，你也可以看見一兩個村姑蹲在溪邊浣衣，她們垂着蓬鬆的頭，露着雙藕般的手臂，抓破了這一縷綠水，一陣湧起笑渦似的漣漪；當走過她們身邊的時候，你會聽到她們互相的笑語，這笑語敲醒了正在午夢中的小小的村落。黃昏，歸鴉背着淡薄的夕陽，女工們都成羣的回到她們家裏去，炊煙隨着縷縷的飄浮在每家的屋頂，晚風徐徐的吹着。你不會相信這地方是傍依着一座都市，只疑牠是夢裏的村莊吧。

春，夏，秋，冬，光華四周的景緻全是好的，牠讓每個人依戀着，這些可愛的夢鏡將永遠地織在每個人的心裏。



一九三五的暮春。



光華雜感三則(散文)

王永謐

(一) 靜

一片青翠的田野裏，靜悄悄的佇立着四座頭角嶙峋的宮堂；儼然是玉樓天半，然而外間却未曾聞到歌聲或笑聲，縱使在春光明媚的時候。

一間粉白的講堂，狹小得不像闊綽的客堂那麼寬，可是天天却擠着幾十位年青，熱情的男女，但不會聽到吵鬧聲，除了教師的侃侃，甚至幾十顆思索的心滴滴的在跳躍；縱使是炎夏，風吹柳枝聲音從窗口傳進來。

一間狹小的房間，常常住着五六位腦子飢餓的男子漢，但不見得他們疲倦，只見沈醉在書的懷抱裏，這時四壁都沒有聲音，除了鋼筆和紙頭的甜吻，縱使秋風颯颯，秋虫唧唧的聲音從窗戶傳進來。

兩間三四十尺長方形的斗室——圖書館，排着幾張長方形的棹子，每一張又圍着十幾張椅子；晚上館門一開放，椅子上早滿估着人了。但却沒有聲響；這時只聽得斗室中央的火爐裏，火星的閃爍聲；縱使是外面拏北風，降雪塊。

這裏什麼都是靜，
靜靜的過去，靜靜的等待着未來。

(二) 旗竿

有人問我，光華有什麼光景頂好看，我只答說，光華的旗竿最好看。可不是嗎？牠是由幾節大小不同的鉄筒接成的，像荒野中突出的孤竹；牠又塗上雪白的油漆，加繫上的八根鉄索，傾斜的支撐於八方，看來又好像大海裏的船桅。牠老是筆直的豎在紅磚敷成的十字路中間，高高的捧起一面紅燄的旗。旗隨風飄搖着，牠卻兀立不動。牠、不但在風和日暖時，與日輝映，顯得潔白和美觀，就是狂風暴雨吹打時，也毫不變色的，發出嗡嗡的壯響。

十字路的兩旁，也植了許多草木和花卉。玫瑰在夏間可愛，冬天就不見了。菊花當秋固顯耀，春夏又消逝了。只有牠，只有牠，不論是那時節，也不論是晨朝抑傍晚，你要來看牠，都看得到牠——這就是我所說的頂好看！

(三) 從鐘聲想到車笛

如果是過慣了都市熱鬧生活的人，忽見到光華來，好像是置身在荒山的古



寺裏。而自己好像古寺中的幽靈，寂寞的空氣是怪難耐的。

可是，有時也有些空氣使你的神經興奮和緊張，那就是鐘聲和校車的汽笛。

除例假和星期日外，平日校裏的沈悶空氣常常被牠們所沖破。

只看——

在清晨，宿舍的走廊靜悄悄，人們也在作甜夢；雖然有殷勤的校工，推開了房門，倒開水，掃地板；但總不能將在作甜夢的人們攪起，可是叮噹的鐘聲一傳進被窩裏來，人們就驀地驚醒。這時候，宿舍的走廊，跟着鐘聲而起了一陣的騷動：有的是帶着一副朦朧的眼睛，匆匆的竄入廁所；有的披着浴衣，忙忙的奔下洗面間；有的是穿着未扣的長袍，走進大飯廳；有的只穿着貼身的背心，跑入大操場。

在白天，叮叮噹噹的鐘聲，催你上課和下課忙。

在夜間，叮叮噹噹的鐘聲，叫你候着討厭的舍監先生來點名。

從早到晚，神經只是為牠而緊張着。

這外還有校車汽車的聲音，和鐘聲結着不解緣。

只看——

每當上課的鐘聲，叮叮噹噹的敲過了，接着是汽笛嗚嗚的叫喊；這樣的前叫後應，好像一對年青的情愛夫婦，一個首唱，一個隨和。這時光，老的挾着公事包，幼的提着小皮篋；男的筆直的西裝，女的窈窕的旗袍，你揸我擠的裝滿了一車廂，汽笛最後一聲，便是揚長而去了。

不錯，鐘聲和車笛，常常使我的神經緊張，可是又使我生矛盾的感覺：我聽着鐘聲時，心中感到一種不能形容的喜悅；聽着汽笛時，覺得似有所失的起了一陣的惆悵；大約前者是推促了人來，後者是帶了人走吧。我總是憎着車笛，愛着鐘聲呀！

四，十一，寫於大學宿舍。



褪色的風情

譚惟翰作 楊大猷畫

沒有陽光，祇有一層銀霧浮在倦人的，潮濕的秋巷裏。

木魚低聲的響着。

披着深灰色的袈裟，夾起兩隻眼，盤着腿打坐在霉爛了的牆腳邊，讓十一月的涼風吹在他那花白的短鬚上。嘴裏喃喃的：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巷，狹窄的，陰沉的，沒有一個人的脚步從他身邊溜過，嘴喃喃的沒有停止。不覺得飢餓，不覺得寒冷，可是他知道天變了，變了，有一陣陣細雨從他笠帽上滴下來……

（下着雨，蓮子的眼睛也下着雨。

——那麼個多情的女郎呵！

不會忘記的：絕有個頰染的臉，菱角的嘴，杏仁的眼，還有顴，那是藏在裏面的，童真的純潔的少女的心……

那時他也沒有這麼老，沒有鬍鬚。在這道的故鄉，鋪着翠綠色的草原上，他們曾度過了許多快樂的日子。

「放鴿子去，好嗎？」

「還是在山下走走罷。」

跳着輕靈的步舞在山脚行走，兩個人，天真的。每回都是順着一條小徑走去，每回地都是伸出一隻象牙的手挽着他的手，每回他們都是在那綻着金花的田野裏坐下來。——）

可愛的故鄉呵！——故鄉是永遠滯留在記憶裏的。

可是故鄉離開這兒有幾百里路。

眼還是閉着，手還是敲着，嘴還是唸着，心可儘管想着。

（她走近了他，嘴裏流露出甜潤香那麼輕膩的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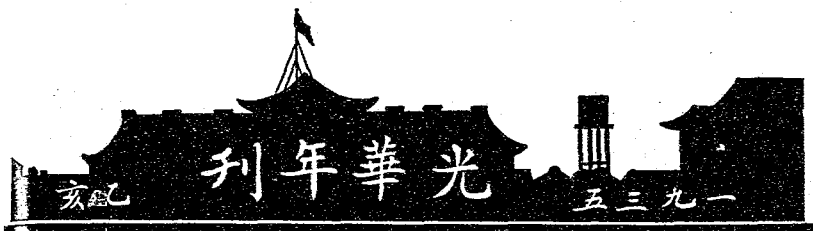
「我是一個女郎，

我不愛奇麗的衣裳；

我愛你的熱情，



——每回他們都是在那綻着金花的田野裏坐下來——



永遠在我身上飄蕩。」

隨著她眼角溢出的顫慄，年輕的心上開着一朵美麗的花。用一隻手固住了她雪白的頸項，嘴裏也低聲唱：

「我愛一個女郎，
我擔心着我的瘋狂；
可是我不敢講，
縱然跪在我的身旁。」

想着，嘴裏輕輕的太息了一下。風把袈裟捲起了一團泥球也不去理會，忽然一隻柔嫩的手掌在他身上拂過，便微閉着眼皮瞧了瞧。不是的，是一片枯葉給不知方向的風帶到他身上來，又給不知方向的風吹到旁的地方去。細雨從笠帽上滴下來浸濕了他的衣襟。

(也是一個溼溼的雨天。

蓮子和他手挽手，並着肩走，一同地。

「你的手怎麼發涼了？」他問她。

沒發涼，烏黑的眼珠上掛着一串晶珠。

「蓮，你病了嗎？」

搖了搖頭。

走過了山坡，在一座茅亭裏他們歇住了脚。

「再過兩天你就看不見我了。」

她顫抖的聲音裏吐出了一陣寒冷，十一月的江風似的，涼透了他的皮膚，冰痛了他的心。在額菜的臉上他閃着探海燈那麼奇異的眼光：

「蓮，你告訴我……那是為什麼……」

「過兩天你就會知道的。」

摘下一朵粉紅色的蓮花替他插在衣襟上：「留下它吧！可是——我是愛你的。」

蓮子的眼瞼也下着雨。——第一次節日]

「可是她是愛我的！」

(過了兩天他又在山腳下走。孤獨的，就是他一個人。

「我是愛你的。」

一個聲音在他耳邊吹。是那張菱角嘴裏吹出來的！他回過頭，不是的，不是呵！那裏沒有第二個人除了他自己的影子。

「誰會在田野裏愛我的。」

聰敏的想着便加快了脚步朝那兒跑。田野裏沒有陽光，陽光已經不照在田野裏了。他兜着跑了一個圈子，沒有蓮子的腳跡。他們所走過的地方他都尋到了，始終瞧不見那個人。他幾乎急得發狂了。

他決計要到她家裏去尋她；蓮子的媽媽是認識他的。她會很和氣的招待他，請他坐，泡茶給他喝。蓮子會坐在他的對面，靜靜的聽他的不說一句話……

走到她的門前，愣住了。他不敢進去。偷偷的又走到那個黑漆的百葉窗旁邊，整着脚朝裏看，裏面空空的沒有一個人。他輕輕的對着窗子叫了一聲：

「蓮！」

光華年刊

乙亥 一九三五

沒有回音。

於是又走將來，他定要進去找他，她一定在裏面，她不會跑到什麼地方的……

他敲着門。

裏面有女人的聲音。門開了，站在他面前的不是蓮子是他不認識的一個中年婦人。

「請問蓮子在裏面嗎？」

「不認識！」

她一向是住在這裏的，怎麼說不認識。她一定認識她，她是在和我開玩笑！——

「我說蓮子姑娘你不認識她嗎？」

「先生你走錯了人家！」

走錯了人家！他退了出來，大門給關上了。門前有三步石階，石階也認識他們在那裏渡過了許多快樂的日子！那上面也刻着他的笑，蓮子的愛，但是他退了出來，他走錯了人家！

「從那天起就沒有再見過她。」

坐在霉爛了的牆腳邊讓雨水打着他的笠帽，褪了色的心上也開始覺得有些寒冷。頭，給不知什麼東西壓着，沉重的低了下來……

（頭沉重的低了下來，三天沒看見蓮子，他病了。可是他每天還是在山坡下蹣跚，田野裏蹣跚，他們所走過的地方蹣跚着，希望能遇見他的蓮子呵！還要有人咳嗽一聲，他就會注意，希望能從那微弱的聲氣裏探出蓮子的消息呵！

有一天在蓮子的門前蹣跚着，不知從那裏飄來一個女人的談話：

「原先住在此地的那個蓮子姑娘，——真福氣哪！——她媽把她嫁了個姓趙的，家當上萬的哩：——蓮子姑娘先還不肯，——她媽勸她，——離哭，——後來答應了！——」

每一個字沉重的打在他的心上，敲木魚般的響。他從袋裏掏出一朵變了色的花狠命地朝牆上一扔，

「女人——」他想。

每一朵鮮花變了泥的時候，他便離開了故鄉，踏進了廟門。）

追憶着三十年前的往事，老和尚閉着眼，默默地。十一月的涼風吹在他那花白的短鬚上，嘴裏喃喃地唸着：



——老和尚閉着眼默默地——



「我愛過一個女郎，
她的容貌像海棠；
聽了她媽媽的話，
嫁了有錢的人家。
……………」

聽見脚步聲遠遠的傳來了，嘴裏的話立刻變了：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兩個白了髮的婦人一拐一拐地從他身邊走過，濡了的嘴唇上滴出枯葉般的嘆息：

「這個世界還是出家人安心。」

「眼不見為淨！」

走遠了，走遠了，兩條瘦長的身影漸漸的在巷的盡頭消逝了。

微微的抬起了腦袋，瞻對着遠方：

「她的頭髮或許也白了呵！」

「我就禱她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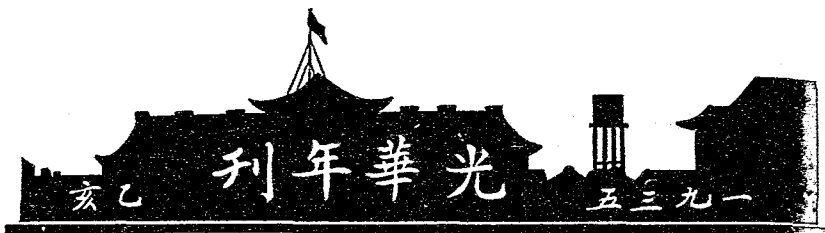
木魚低聲的在陰沉的，潮濕的雨巷裏不斷的響着……

二十二年四月。

與衛可生書

雲 峻

僕以客歲之春。痛遭失恃。今來海上。渺如隔世。既疏舊雨。亦稀新歡。家經小劫。便是滄桑。人未中年。已多哀樂。往往一燈孤明。長夜獨對。缺月窺戶。見我相思。旅燕在梁。聞吾歎息。愁之中人。貧而非病也。寄栖異鄉。復念故里。花事半園。恐鞠為茂草。梧陰一徑。或滅於荒烟。去冬言旋。踽踽無語。荆扉尚在。苦憶倚門之人。茅屋全非。淒咽鄰家之笛。低徊廢圃。踴躍空庭。古苔重重。已及臥榻。淒塵寸寸。半蔽迴闥。聞焉無人。悄然獨宿。緬維往事。單衾溼濕。驚風入帳。恍聆子夜之鶉聲。敗葉敲窗。如答秋墳之鬼唱。此情此境。難以堪矣。嗟乎。盈頭雪刺。易成秋土之心。磬地風烟。更賦無家之別。年年作客。渺渺蒼波。孫楚傷心。劉琨積慘。我辰安在。四方靡駟。窮途之况。想足下亦為我悲也。因據近狀。附此玉璫。錫我瑤華。慰其杼軸。



故鄉散記

黎庶

——蓼嶼荻花洲，

掩映竹籬茅舍——張昇離亭燕

負笈年年，履茲異土；別夢依依，每到故鄉。仲宣登樓，憑臨興賦；客密岑寂，爰寄所憶。

長江上游而下，晴川如帶，芳草若茵，沙洲歷歷，屹立左右。我洲居鎮揚間，與金焦山相峙，莊然迎立，朝夕可見；嵐色山光，變化萬千。沙鷗上下，飛帆耀影。江山如畫，斯足稱矣。

沙洲廣狹無常，消長靡定；滄海桑田，百年遂異。吾洲史未久也，亦已數遷，其間琳宮梵宇，故家舊族，零落殆盡，邈不可尋。然在唐宋間，猶江水滔滔，史稱天塹。今則蒼葦深處，港河交錯，阡陌相望，鷄犬相聞，桃源之喻，殊無愧焉。

江鄉水國，大都富魚米，盛農植，我洲亦然。桑園竹垞，無處無之，竹樹交蔭，蔚然深秀。果木以桃梨著，紅雨白雪，春光大好，為吾洲增色彌多。水產饒異味，春江水暖，蒿長蘆短，正河豚上市，洲人以烹調得法，尤膾炙人口。東坡之句，不啻為我洲吟也。

蘆白蓼紅，江鄉蟹肥。蟹大不若洋澄，而味無多讓。秋水涼時，產量尤富。農家多以捕蟹為戲，一燈熒熒，萬籟寂寂，稚女癡兒，都來膝前，匍匐聽聲，舉網得蟹，歡笑大作，亦農家一樂也。

洲中無廣林，惟岸頭堤畔，均植柳榆白楊之屬。鄉人幾無處不栽楊柳，以其性宜易長，兼資取材，而斜陽煙柳，亦為吾洲殊景之一。洲本產蘆，蘆春生秋老，高可數丈。及秋，蘆花盛開，一望無際，宛如雪海，洵大觀也。

四季中，冬較寒，夏不酷熱，以環水故。夏日荷風四溢，炎威為殺。樹蔭河濱，為天然消暑之佳境。每晚納涼，竹榻橫列，家人隣老，共坐談天說地，閒話桑麻，其趣良樂。秋涼，農人打稻，聲與蟲吟相和，野韻盡然。及冬，農人多暇，簷前曬日，屋角補織；兒童牧戲，靜待新年。而雪後風光，圓山銀色，尤為至景。

吾土信美，堪憶堪戀。信筆拈來，神為之往，江鄉如繪，歷歷在目。斯篇所記，直一粟耳。

廿四，五，三，改舊作於楊村。



登樓霞嶺 馬子華作 楊大猷畫

—— 西湖紀遊之一 ——

樹梢頭夕陽的紅光在漸漸的逝去了。天色一變，微風便送下一陣急驟的春雨，湖上籠罩着那濃重的豆漿色的迷濛，船身像梭子般的掠過湖水的平靜的柔懷，聽呀，諦聽着——舟子的呼喊，闖槳的划動聲，和着點點的雨敲着布篷，我們被浸沉在清涼的醉意裏，靜靜的讓眼簾閉了下去。

「快到岳墳了吧？」

「就在前面了！」

船頭漸吻着石岸，我們都跳了出來，先在四海春吃了點麵，一面是休息，一面是等待着雨歇，並且跑了整整的一天，肚子已經空空的了。

「時候是已經不早了，雨住我們是不是回去呢？」我問梅影。

「我們再到樓霞嶺跑一趟吧！」他還興緻很濃的說。

我做笑着同意了。

轉過了紫雲里那邊，便是上山的道路了，扶着手杖，一步一步的上山去，這時，雨絲是早就收住了，然而光景却已黃昏，路上的石塊還在潮濕着，你只要留心，便可以看見泥土裏有着殘碎的花瓣或葉子，甚至零落的拋着一兩隻遊客們穿壞了花草履。

四邊那麼寂寂得沒有一個來往的人，雖然草間有時呻吟着感傷的蟲聲，但是，多麼的微弱呀！

路愈高便覺得更狹窄些了，兩旁，幽暗的蔥籠的叢樹淌着瑩晶的淚，豐繁的鮮明的杜鵑花張着猩紅的嘴唇，讓灰色的晚霧給她們做了衾被，裹着，被覆着，是的，他們一道的隨着春神來到人間也得一道的入夢了。

手杖的腳觸着蒼老的貼着綠苔的石級，發出輕脆的音響，我們緩步着，叮



—— 一步一步的上山去 ——



叮叮！歸鴉在樹間噪雜的叫，悉率的擦動了巢邊的枝葉。

不覺地在談話間，一座低矮的山門半掩的在我們的前面。前面呢，已經是下坡的路了，另外還有一條小徑是從左邊上去的。

「這是什麼寺？」

「黃龍洞！」

梅影用手輕輕的上前把門推開，我們一道跨進去。有個道士單獨的坐在石槩上，把雙手縮在袖管裏，眼睛半睜着、我們進門，他就好像一點沒有覺得般的。

那兒，一股山洞從石龍嘴裏流下來，匯成了那麼個不怎樣小的塘子，巖石是很自然的矗立在側邊，水從巖上流下來便發出潺潺的聲音，這樣反而使四邊更覺得靜悄悄的了。

我們找一個地方坐下去歇息些時。

猛然，一陣陰沉的暮鼓在殿側敲動了，砰砰……砰砰……震動着這小小的寺院，扣顛了我的易感的心，這陰沉的鼓聲裏牠幾乎稱留了我這天涯淪落的人。

像是被威脅了般的我立起來。

「走吧！」我看着垂下頭去的梅影。

他沒聲的隨着我離開黃龍洞，但是，我們剛剛出去，後面便有一個道士來把山門緊緊的關起了，我像被擠棄了般的有幾分悵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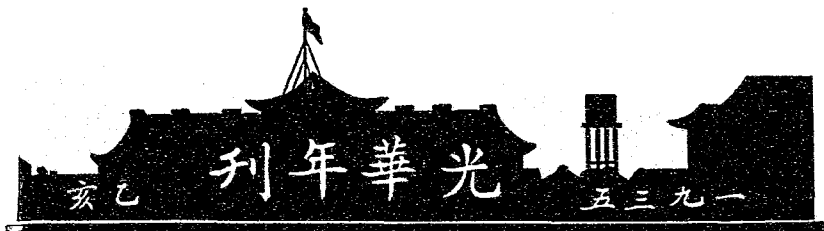
山間夾着曲迴的小道，使你決定不了將要從那一邊走了去才好。這兩邊的山高高的矗立着，樹叢就像是在頻頻的點首和悄悄的低語，暮色是幾乎使牠們溶成一片幽暗的青色了。當轉過左邊的小徑時。還有些嶙嶙的山石在路的兩旁，若果你漫不經心的話，倒會因為疑牠們是蹲伏着的野獸而嚇得一跳的。

忽然，聽得一些輕微好步音。

遠遠的，從前面有人走了來，我們都睜着眼睛的望了去，近前來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孩子，她爲着狹徑相遇的遊客而垂下了頭，但是那些色的頭布和沾滿雨露和花瓣的衣裳，那羞澀的村姑的姿態我們是看得仔細了的。

走在我們前面的三五步光景她便讓在路側，在短小結實的手腕間，掛着滿滿的一筐茶葉。

我們回過頭去看着她的孤獨的背影消失在山麓的林邊。



「她這時候才回去呀？」

「想來是到遐邇的茶山採來的。」

在棲霞洞的途中，還聽着隱隱的鼓聲，時候真的不早了。

晚風吹過，夾着野花的清香，然而卻是有些冷意侵人。

「回去，是不是？」我說「再等一些時，路恐怕看不見了。」

他沒有答應什麼。

黃昏，宇宙蘊含着令人玄想的神秘，在灰色的雲縹，在微風吹拂着的枝頭，我要想妄自給他一個譬喻，他就像古銅的瓶子，這玲瓏的棲霞嶺便像是插在這瓶子裏的一枝梅花，真的，她冷艷，她孤高，並且是那麽憂鬱呵。

在歸途中，我唱着：

「初收細雨又黃昏，

古道深留草履痕；

緩步才登棲霞洞，

頻敲暮鼓閉山門。」

一九三五，春末。



詩 詞

憶江南冬夜

余貽諤

疏簾外，寒月一輪明，頓覺清霜侵客枕，愁聞砧杵動重城，心逐雁南征，
西風緊，霜信到疏林，片片愁心將落葉，不堪向晚薄寒侵，無奈是秋深。

浣溪沙 秋感

黃麗雲

桐影經移茜碧紗，簾波浮動玉鈎斜，小樓歌罷後庭花，
香斷金爐秋露冷，夢殘畫閣夜寒加，舊時明月在天涯。

臨江仙 秋柳

前人

塞上孤鴻低說，多情還是無情，爲誰愁得素腰輕，黛眉都困頓。偷換眼波青
嘗記暮春時節，流鶯我外伊嚶，陌頭人別費叮嚀，今宵欄寂寂，空送葉飛聲。

憶江南 秋感

前人

休懊惱，獨自坐吹簫，舊事幾番和夢遠，清歌三疊與雲高，花靜月偃蛟。
閨中好，移酒醉芳亭，星綴銀河疑月碎，露凝玉液似冰清，伴有小秦箏。
深院靜，明月上高樓，睚眦寂寥眠竹影，繡簾慵懶倚花鈎，好夢很難留。
西風緊，客舍病難瘳，明月如欺歸夢冷，凍霜偏惹故鄉愁，心事不宜秋。



水龍吟 楊花

秦鼎

似綿還似非綿。紛飛如雪飄香砌。因風捲入平沙。孤負一年芳意。流水無情。夕陽有恨。萍蹤難寄。恁瓊英玉蕊。將翻更舞。天涯遍。任凋頓。
爲問此花誰識。最關情蝶戀蜂謎。庭陰池畔。競追水影。連翩搖曳。雨過階堤。難留輕粉。芳塵滿地。待繁紅亂後。成蔭綠葉。怎堪重憶。

踏莎行 楊花

前人

似絮如綿。拋街傍路。輕盈點盡隨風去。紛飛未解別離情。禁損柔腸留難住。
杏困桃慵。蜂愁蝶訴。斷魂無奈黃昏雨。月來雲破照高樓。芳塵不見空凝竚。

解連環 次夢窗原韻

雲駿

旅愁千結。傍危闌倦倚。夜涼無極。甚鏡裏。送却年華。換青鬢自羞。素絲同色。慘結層陰。喉鴻渺水西雲北。根漂花綺夢。逝水旅情。故獸空憶。天涯壯拚去擲。踏西風紙帳。霜月搖白。倚斷絃。望不成聲。漫坐對小山。兩眉悵碧。淚接荒波。趁今夜淞江湖沙。數殘更。峭寒位水。半衾耐得。

春日感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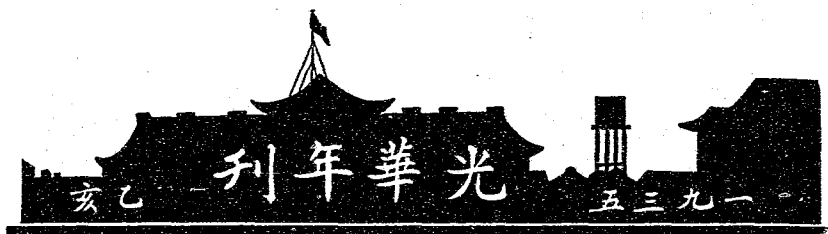
萬雲駿

年少關闌走四方。市間混跡雜優倡。青衫閱世如黃葉；異地登臺忽綠楊。客去斜陽留故壘；天迴春色入奚囊。壯懷落拓難收拾，一劍霜花倚莽蒼。
吳波咫尺阻歸期，是處青山叫畫眉。久病人旬花踏淡；入春天愛雨迷離。半生獲落仍爲客，一飯艱難尙好詩。回首田園成隔世，異鄉吟望只低垂！

陵金感雜 舊作

網珠

十里秦淮碧似油。江山兒女不勝愁。春來依舊人如海。共醉東風賣酒樓。
故園爲花付劫塵。酒旗歌板劇傷神。野花滿地胭脂盡。誰復閒尋舊院春。
湖光如鏡靜無埃。習習清風暮色催。可惜英雄用武地。笑聽兒女蕩舟來。



書 憤

斫地哀歌意未伸。千秋遺恨問靈均。
昏昏衆醉今何世。邈邈天高我不辰。
未辦袈裟供老衲。尙餘肝膽作詩人。
書生無限神州淚。每爲憑闌一濕巾。

作 家 書

刀尺零星散未收 寫將鄉夢付寒郵
家書欲慰慈親意 只寄平安不寄愁

舒佩箴

章 楨



光華詩選

邢光祖選

一 序 言

人生的目的是求美的發現，是求內在美與外表美的諧和；人生的樂趣是在於美的欣賞；而美的最高形式是詩，所以人生是詩，自然是詩，人的理想也是詩。

* * * *

詩人所發現的美與凡人所發現的美，並沒有什麼兩樣；美的東西對於詩人及凡人所起的感應並沒有什麼兩樣；所異點是在於受到感應後所起的反應而已。

* * * *

詩人生來受到上帝的叮嚀，他們的歌唱是一種責任的脫卸，他們真是無條件地癡到了真，真到了透，白天裏唱。終宵地唱，直唱得滿口是盈盈的血，他們還是不住口的唱。

詩人最荒誕的就在這一點，詩人最偉大的也就在這一點。

* * * *

二 詩 選

花 落

最初她來這兒的時候，
朵朵的笑漾上她的口，
綠茵上一步一步地挨，
看春風借把閒情兒偷。

× × ×

她笑，不，她說，她準要走，
這兒耐不住風兒的狂，

這正是一箇初夏的日子我的窗畔有兩朵紅得濃的花兒把她們的綠舌子舐了進來，怪有意思的。可是我直到現在還叫不出她們的名字祇贖一片膩媚的容光，醜上我記憶的顏色就是這種記憶也還能勾起一貫理想的虹綺起初這些花兒在風裏面假舞輕風也得意地與她們鬧着玩在每一次風兒的吹起那花兒也同樣地渾成一種嬌羞的低徊就在這一低首的溫柔裏我似乎聽到那些花兒在說：

邢光祖

風在想她溜了怎麼好？
掬在手裏再玩了一晌。

× × ×

這回可真留不住她了，
她去風裏碰着一抹綠，
她不同頭，悄悄地她走，
容光花雨似的在錯落！



「這兒風太狂，我可耐不住！但風兒依然使着蠻勁兒地吹着沒多久花兒正走了每一片花瓣在風光中飄着到頭兒打落在地面上萎成泥萎成灰啊！」多可憐，多可憐！但這是誰造成她們的命運？這是誰的故意的作弄請恕我我不知道——天知道我不知道。

別離的笙歌

最是那秋風颺上秋雨，
揉碎你我不盡的夢；
爽性地把我的心緒，
灑西風一下子向遠送。

× × ×

我倆的相逢當然是偶而，我倆的離別也覺得輕鬆；在這一握手的相逢裏固然有無限的情意，在這一撒手的話別裏也會道出前途的珍重；如今你是去了，我並不覺得惆悵，雖然我的心是虛空的。

我也會想把你一下子忘了，但我又怎捨得呢？每次我橫着心要來把你忘掉，可是這顆心願每在你一渾笑渦裏消失了，其實我又何嘗抱緊這日願心願？現在我招認這是騙人的圈套！你，相信我，你才是我靈魂的支撐者；沒了你，我的靈魂就缺了供養，要知道靈魂沒了供是糞多難受的一回事哪！好在對你每次的想像會激起我心田的餘味。你想：在清晨或深夜裏，就在我沉入幻想的唯一的當兒，你那漸漸疎遠的影兒還不是模模糊糊地在我靈魂裏跳着？

記好：就在這不遠的將來，你站在那一箇地角，瞧準那第一顆大星在東天發現，那時候我倆還是一樣的相親！

舊戀

記得去年三月杏雨天，
鸚鵡唱軟春意的纏綿，
那晚你我在花底裏眠，
但花兒怎比得上人面？

× × ×

玫瑰

原來玫瑰可真有刺，
那你也得學點兒乖，

邢光祖

如今且聽那別離的歌，
且看楊柳依依濤着風；
我倆早已度過了深秋，
似秋風打紅了的枯楓！

邢光祖

如今仍是三月杏雨天，
鸚鵡唱回舊時的依戀，
這向我不敢想起去年，
我見花便忘不了人面。

邢光祖

你既有心，她却無知，
那好花兒你怎可採？



× × ×
或說玫瑰最好沒刺，
有刺的花不夠道好，

一顆露

草堆上亮着一顆露，
在晚風輕盪裏顛抖，
陽光照徹了它的氣息，
斂不起它夢裏的幻跡。

× × ×

美

美麗披上了金光的說，
現實起那緋色的夢想，
天亮時人們從夢幻裏兜回，
一片霜風憑弔過去的奇瑰。

× × ×

紫燕

一隻紫燕在檐前飛，
銜着泥，向簾內偷窺，
一掠翼，腳點地多輕，
像是送信，——給誰？

× × ×

飄零 譚惟翰

踏着飄零的雪花，
衣角上掛着她：
她撐起一張破傘，
一邊敲着鼓板。

× × ×

咱們這樣也有七八年，
她敲鼓板，我拉三弦；

美就算有點兒微疵，
何用你舌尖兒弄巧？

邢光祖

一顆露頃刻裏沒落，
它不知生命的短促，
汨汨的長流對它哂笑，
它却已在悠久裏影描。

邢光祖

最初我就有一箇思量，
想永保着美麗的容光；
但是美麗不了解我的私意，
我把美一古腦兒收進時裏。

邢光祖

一隻紫燕向檐外飛，
偎着風，輕輕掠過水，
一閃光，早沒了踪影，
帶了佳音，——飛回。

從春到夏，從夏到秋，
天餓不死這對窮骨頭。

× × ×

我彈三弦全靠真功夫，
你聽了準會疑心是鬼哭。
她也有銀鈴似的歌喉，
最妙的是她唱時會發抖。

× × ×



我不希罕人家的選擇，
大魚，大肉，或是狐皮襖；
這些全不是咱們的份，
我祇要這肚子裝得飽。

× × ×

什麼叫藝術，我也不知道，
我祇懂得冷水在心上澆。
先生們張着嘴巴喊一聲「好！」
需要的是一個哈哈兩個笑！

× × ×

我雖不願活也不想死，
單望先生扔個把銅子。
扭轉頭來她掉着淚兒：
咱們難道就苦一輩子！

× × ×

我說娘兒爲何儘管噤？
拿拿穩點別給吹跑了？
哦，你說你晚飯沒吃飽？
哦，當心點不要摔倒了！

× × ×

我說娘兒快唱起來，
你瞧前面有燈有人家；
哦，讓我拔起這雙鞋，
你那眼淚也得擦一擦！

白蓮 譚惟翰

我不能記起從前，
一朵白蓮開着她的臉。

這一片是眉，

那一片是眼；

還有你可看不見，
是她精轉的語言。

× × ×

我不忍想起今朝，
白蓮隱藏了她的歡笑。
花瓣早凋零，
花心也沒了；
低下脖子呆着瞧，
一片一片在飄搖。

朋友你何必記着她 譚惟翰

朋友，你爲何記着她！
當是春天裏一場夢，
當是秋天裏一朵花，
好在都是萍水相逢！

× × ×

朋友，你爲何記着她！
當她是偶然一聲鐘，
當她是夢裏一幅畫，
你祇當是眼花耳聾。

× × ×

朋友，你爲何記着她！
她對你任何記不起，
真的，你也得忘掉她，
決不會有人來責你。

× × ×

朋友，你何必記着她！
即使有人問你的話，
你祇說我不認識她。
忘掉她吧，忘掉她吧！

× × ×

朋友，你爲何記着她！
當是春天裏一場夢，
當是秋天裏一朵花，
好在都是萍水相逢！



輕 鬆 譚惟翰

那一晚，不用提，
當它是一道謎。
她朝我身邊跳，
酒渦上一朵笑。
我手在她手中，
影兒也貼着胸。
這相逢多輕鬆！——
輕鬆如同晚風。

x x x

前一晚不用提，
還不是一个謎？
她向我直招手，
獨自兒往前走。
我哭，像發了瘋！
牽手也落了空。
這離別多輕鬆！——
輕鬆如同晚風。

黃 昏 譚惟翰

悄悄的溜走了陽光，
爬下山，穿過橋梁；
黃昏留戀一團紫，
蓋不住田野的淒涼。
在長闊的泥道上，
讓塵土任意的飛揚。
拖着紫色的輕步，
來了女工三三兩兩。

x x x

彼此沉默不說一句話，
脚步踏準了自己的家；

從早到晚沒一刻兒暇，
各人暗咒工作的疲乏。

x x x

每天走着同樣的路，
風雨壓下沉重的頭；
飯籃箍住黑細的手，
不是飯，是自家的肉！

x x x

每人有一副倦態的眼，
灰色的心，灰色的臉；
默默的聽着默默的天，
告訴它們需要安眠。

走 罷 譚惟翰

做人也做累了，你該走，
閉緊眼皮，合上你的口。
什麼丟不下？我的朋友，
你愛隱這人世的惡醜？

x x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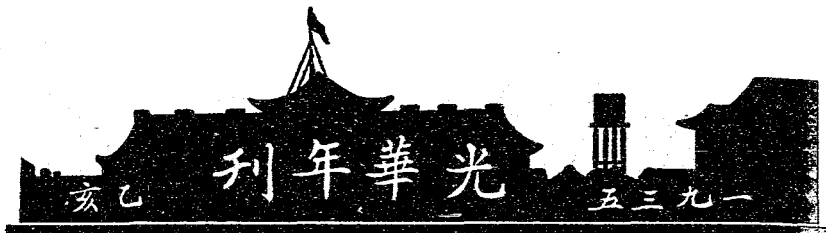
不要怔住，我全懂你的話，
苦味也夠你嘗了，別多優！
論活：誰能給你一百個夏？
走罷！大膽兒的走，不用怕。

x x x

你走我決不流一滴淚，
我要看墓草起舞紙錢兒飛；
曠野裏早佈置好一方泥土，
一方泥土等着你安睡。

x x x

你可不必擔心着孤獨，
那兒自會尋得到伴友；
閉緊眼皮，合上你的口，
做人也做累了，你該走。



玫瑰 邢鵬舉

嬌豔的花，別刺我，痛，
愛的手終究是無用；
這年頭心血早嘔完了的，
就有血也夠不上你的紅。

× × ×

夜晚聽到那杜鵑的悲啼，
說是無心，却是有意；
希望總有那麼一天，
你全部發見了他的神奇。

× × ×

自然原是一座樂園，
整個兒顯出柔情的豐滿；
名花好鳥都在這裏逗留，
你可曾找到你的伴？

× × ×

晨光把你從黑暗裏帶來，
多情的露水象徵着悲哀；
是喜，是怒，還是發愁？
你的心地，誰曉得？愛！

獻給未來的詩人 邢鵬舉

敬禮，我對未來的詩人，
春花比不上你的秀麗，
秋月比不上你的溫文，

生命的流亡

時代的黑暗把人們煎熬，
誰的心都起了激盪；
生命不是個幻滅的微笑，
我們不能讓他流亡。

× × ×

我對未來的詩人，敬禮。

× × ×

人生雖然是一個夢幻，
宇宙却包含許多神祕；
你既不用憎，也不用愛，
心頭上永遠留一個謎。
蝴蝶在舞，春之神在笑，
杜鵑還是一樣的悲啼。
你為什麼遠離着喧嘩？
去忍受那冷靜的孤棲？

× × ×

佛教裏面提倡大圓鏡，
明照着世間一塵不染；
你應保持永久的歡欣，
去把悲哀的法輪旋轉。

× × ×

詩人老是時代的象徵，
在想像裏他是個前驅；
你就打開了天堂的門，
享受着真和美的意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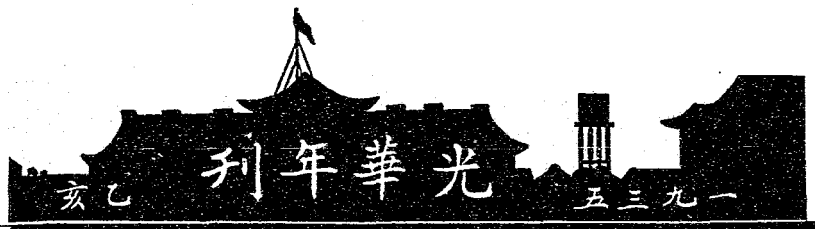
× × ×

敬禮，我對未來的詩人，
海水比不上你的瑰奇，
微風比不上你的溫存，
我對未來的詩人，敬禮。

陸坤榮

世界畢竟沒有什麼公理，
且聽那安息的喪鐘。
血肉漂在人海的波濤裏，
可曾看見一些影蹤？

× × ×



虎視鷹騰是強權的本色，
上帝沒有造過和平；
國家的靈魂就在「鐵與血」，
安排著未來的清明。

× × ×

科學造了鎗砲來殺人類，
進步可算是句虛話。
大地上充滿猙獰的野獸，
這景象不用你咒罵。

× × ×

喪亂貧苦到處都在顯露，
世界已經快近末日；
天堂和地獄憑你去追求，
為生命總得要掙扎。

× × ×

都 市

都市裏到處黑灰在飄蕩，
沒有白的臉照見清激；
憑你把數千盒鉛粉搽上，
心已染成了斑斑黑色。

× × ×

都市裏到處黑灰在飄蕩，
一團團擠擋着在潑泣，
腥風裏帶來陰晦的哀號，
飄去了生人一線氣息。

× × ×

夢

曉角寒風裏擊起了一聲鐘。
這回可不是虛驚的夢。
不，是夢，因為我仍是迷茫，
模糊地站在寂寞的地上凝望。

我說這世界應該要打破，
（熱血在胸腔裏沸騰。）
你別老是那麼樣的糊塗，
（眼前露着一條血痕。）

× × ×

從今天快把那精神打起，
負着責任準備犧牲。
最後的勝利握在你手裏，
這就是人類的新生。

× × ×

生命不是個幻滅的微笑，
我們不能讓他流亡。
時代的光明引你向前跑，
不用站在歧路彷徨！

陸 坤 榮

都市裏到處黑灰在飄蕩，
安排了碧眼胡兒棲歇，
不忍國魂在爪牙下流亡，
總得揉清着眼下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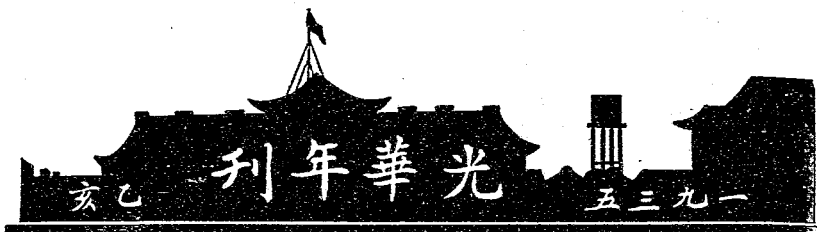
× × ×

都市裏到處黑灰在飄蕩，
年青人挺起奄奄一息！
打起精神辟出光明的道，
別讓後來的人們路絕。

陸 坤 榮

× × ×

狂風不知從那裏吹來，
小溪在沉睡裏掀起波瀾。
星兒也掩着臉躲藏，



靈魂飛揚在空際徬徨。

× × ×

夢也好；醒，該不是無聊！？
挨着峭壁，走過山道，

流 水

凝神望着一溪春水。
雨針打起了微皺，
寂寞的聲浪裹在催喚，
粉紅色的片斷溜着不回。

× × ×

她離了岸頭，帶着笑顏，
該不是懊惱，更不是悲哀。
這回可不用追悔，
別因循着在草坪徘徊！

× × ×

徬徨三部曲

「過去」，我知道牠已經消失，
這回却追念着兒時的天真；
銳利的光陰不斷地侵蝕，
心頭上留下了可怕的創痕。
夢，我到醒了纔覺得是幻，
新的夢境偏又在眼前飄蕩；
如今既不用恨，也不用愛，
聽那靈魂在十字街頭徬徨。

× × ×

「將來」，真引不起我的希冀，
光明只是人類無邊的幻想。
「迎上前去」我沒有這勇氣，
若說死是悲哀，生也是惆悵。
我不知道風向那方面吹，
失舵的孤舟在大海裏張皇。

風低聲地訴着冤苦，
夢？我心頭皺起了一陣皺波。

× × ×

陸坤榮

讓她悄悄兒溜去，
收拾起詩人的淚珠。
流水不爲了春來纔轉，
流吧！讓朝和暮在暗中偷換。

× × ×

寶

別說心地上留着「悔與回」，
過去，現在，將來，永遠是徬徨
「現在」，我發現了牠也是假，
希望的結果原來只是悲哀。
人生是永久離奇的戲劇，
黑暗中的掙扎夠多麼厭煩：
這邊是波濤，那邊是荆棘，
時代汨沒了我心地的主張。
我正像迷路的小羊遭劫，
在那一片山林的深處徬徨。

× × ×



鐘聲

一陣鐘聲響過了長街，
是罪犯們剛從監獄出來。
抬着鐵青色污穢的臉，
身邊走過了少爺小姐和太太。

× × ×

蹣跚地來往在街的中間，
犯人做工便是官家省錢，
但是他們痛苦早忘記在雲天以外，
欣悅再和久別的陽光再見。

× × ×

馬子華

手裏做工，眼睛已經看呆，
堂皇的公館，巍聳的商店。
猛然間來了春雷的霹靂，
背上抽來了監工的皮鞭。

× × ×

一陣鐘聲響過了門前，
罪犯們又被收監。
太陽發紅地斜在西天，
他們帶回了悲哀，惋惜，和着疲倦。

三 譯 詩 選

皓首以爲期

問妾何所希 皓首以爲期
皓首不可期 願郎從此辭
直言無所苦 苦含意未申
剖腹以相示 悠悠與君盟

× × ×

花想容

雙頰自芳菲 清音妙入微
翠絃何足擬 羞殺亦羞微
× × ×
莫道癡顏好 吾情與俱深
相憐至海竭 脈脈有同心

女兒箴

花開直須折 良時不可再
今朝枝上癩 明日泥中碎

× × ×

孟康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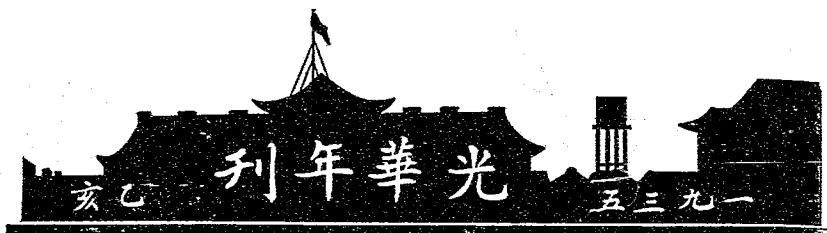
郎意不可留 別離何足惜
飛鳥入深林 天際浮雲白
郎心若磐石 妾行若流水
水流石不轉 衰哉長久矣

(彭斯原著) 孟康譯

石亦有時爛 海亦有時枯
此心如滴漏 時盡命與俱
× × ×
小別難爲別 情多反乏詞
慰卿情一語 萬里有歸時

(海烈克原著) 孟康譯

日高道路促 飛鏡渡中天
轉眼忽西馳 直向海底眠
四時春爲貴 一生少壯先



良辰任意擲 老死在眼前
× × ×

及時宜室家 毋為羞顏誤
一旦芳春失 終身感遲暮

自 輓

(司蒂文生原著) 孟康譯

遼闊星光下 築塚吾自眠
死生皆足樂 遺囑入黃泉
× × ×

諱碑惟數語 睡此吾所希
獵者從山下 梢公逐水歸

痛 舊

(好斯曼原著) 孟康譯

靜女闔朱唇 健兒誇捷足
故舊今何在 惡恨填心曲
× × ×

捷足葬溪邊 水闊不可躍
朱唇埋曠野 薔薇自搖落

譯王爾德詩二首

譚惟翰

(一) 悼歌

脚步輕點，她靠近
在這雪下，
說話低些，她能聽
園花長大。
× × ×

她那閃亮的金髮
失去了光輝，
她還年輕又文雅
陷落在塵灰。
× × ×

百合花似的，雪一樣，
她不大懂得
她是一個女郎，這樣
溫柔的在生長。
× × ×

(二) 從春到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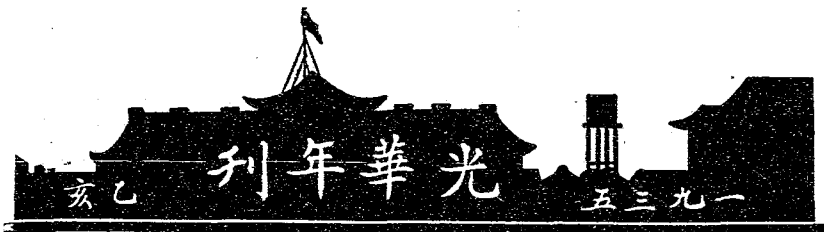
當明媚的春天樹葉碧青，
呵多清麗這鳥音！

我找尋，在這燦爛的一片，
愛我那眼睛所不會看見，
呵快樂的鴿子生着金翼！
× × ×

在這紅白的花叢裏，
呵這鳥音多清麗！
愛第一次給我瞧見。
呵全部視覺儘是鮮艷，
呵快樂的鴿子生着金翼！

重石，棺板，
壓上她胸前，
我心裏獨自在厭煩，
她在安眠。
× × ×

靜心吧，靜心吧，她不能聽
小時或是歌唱，
在這裏埋葬着我的生命
堆把泥土身上。
黃蘋果紅似火心，



呵多清麗這鳥音！
呵愛太偉大對於琴或唇，
吹盪着怒火與熱情，
呵快樂的鴿子生着金翼！
× × ×
但如今樹成灰白蓋着雪，

唉，這鳥音多淒切！
我的愛已死：唉！
偃着她寂靜的腳跟我看
一隻鴿子掉了翅！
唉，愛啣！唉，愛啣！你是殺！
愛鴿，愛鴿，再回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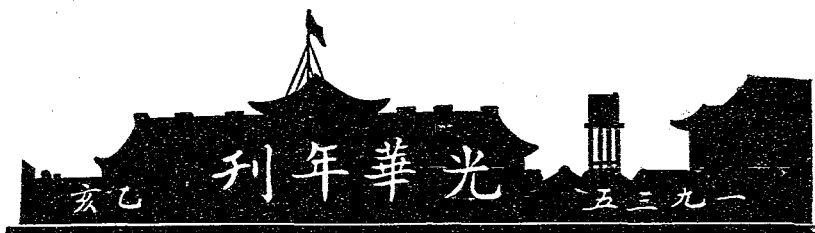
四 譯 詩 四 首

王爾德散文詩譯三首并序

那光祖

我愛王爾德容許是天性的使然。我讀過他的散文，我仰羨；我讀過他的小說，我拜倒；這回我唱過他音樂似的莎樂美，我簡直發了迷；他那輕新的音調，他那淋漓的想像，不由得叫我想到了「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的話兒。本來，這人生好比是一箇無限的大海，我們的岸畔求遠是敲着浪波的悲歌。王爾德溜了進來，他就像一隻貪「樂」的錦鴿，在汨汨的活流裏，盪着一帆「象牙」的輕舟：在這兒，他把整箇兒現實的人生忘了，來遠避到他理想的「藝術之宮」。他在宮內，對於四週的欣賞不期然的流成了新韻，怪不得他的新韻滿載着那天外的音響？

在十九世紀的文學裏，王爾德永遠喚起我們享樂的念頭；他更嚴成「在悲哀裏尋樂」的最高哲理。他對於美的崇拜，對於藝術的傾倒，在唯美派簡直可以說是首屈一指。王爾德在這兒當初不過是他自箇兒意識的流露，到頭兒便喚起了一箇時代裏全世界人類愛美的心嚮，這樣王爾德也簡直是一個「靈魂的探險者。」他在一片平浪的波流裏，偶而地投下一顆小小的石子，輕脆的一聲「撲雀」，漾起一圈圈的，一圈圈的，美的線漪，可是誰能指示我們最後一潭波渦的激起，比方說，我們一個個都像沒氣力的朝山客，在同一箇時候朝準同一箇目標走，我們早已在倦怠的圍霧裏沉默，早已在無限的黑暗中摸索，恐怕就祇是這般永遠地沉默，永遠地摸索着了！忽地裏你瞧在那遙遠的山頭，朶朶的雲渦托住一抹五彩的流霞，遙亮我們的前途；我們並不是說這一抹霞綺便是我們千萬萬支手伸着要求着的指望，要知道我們理想中的碑勒還是遠隔着哪！我們深盼着的天光還祇是在無限渺茫中伸展着哪！我們異口同聲的喊着：「不夠光亮！不夠光亮！」我們萬千箇頭兒在搖，似乎說：「祈求天，再給一縷曙光！」——可是在每一縷光照裏正映着前面的天光，正啓示我們圓光的住處，我們不安得不恭手？我們更安得不皈依？



這是我的「王爾德」原稿中的一段，用來做我散文詩譯的引言。末了我還得謝謝舜欽先生的美意，要不是他的催促，我怎能吐出這不成品的著述？

一 藝術家

有一箇晚上，他靈魂裏忽然來了一箇欲望，要想塑一箇「暫居的快樂」的偶像。他便走向這世界我青銅去，因為他祇能想像到青銅。

可是這全世界鬻筒兒青銅都不見了，就是搜遍了整箇的世界，任憑何處，也沒一點兒青銅可給我出，除了那碩果僅存的，那偶像「永留的悲哀」的青銅。

那辰光，這箇偶像是他自己所有的。並且是他親手塑成了拿來置放在他生平的愛者的墓畔。在他最愛的逝者的墓畔，他已放著他的那座匠心獨造的偶像。這樣一來，容或可以把它當一個人的不朽的愛情的標幟，和一個人永留的悲哀的象徵。同時除了這箇偶像的青銅之外，全世界是沒有另外的青銅可給我出了！

於是他就把這箇已經塑成的偶像，投進了一箇巨大的冶爐裏，給它火鎔了。就從這個「永留的悲哀」偶像的青銅中，他塑成了一箇「暫居的快樂」的偶像。

二 爲善者

這是夜裏的辰光，他自箇兒在。

他在遠遠地瞧著了一座圍城的牆垣，於是就朝向那城兒走去。

當他走得逼近了，他從城圍裏聽到愉快的步履，歡悅的口漾出的笑響，和各種琴弦的驟飛樂調，於是他便敲著大門，某管門老大給他開了！

他看到一座雲石砌成的住屋，在它前面，並且有悅目地，雲石砌成的石柱，柱上挂着花環，而裏裏外外，有衫香的火炬點著，於是他便溜進了那座住屋。

當他走過了瑪瑙鑲起，和翠玉砌成的高廳，便達到了那宴席的長排的迴廊。他瞧到臥在一張海紫色的榻上的一個人，他髮鬚上是冠著腥紅的玫瑰，並且他的唇兒腫了酒的紅。

他便走到他背後，拍拍他的肩頭，對他說：「你爲什麼要這樣地過生活？」

那年青的人回頭整箇地望了望，並且認悉了他，便回答道：「是的，我有一回是個瘋人，但是你給我治好了，現在除了這樣地過生活還有什麼法兒？」

他走出了那座住屋，又跑上了街。

沒多久，他看見一個女人，她那面龐和衣裾是著上了顏色，她脚上是套上了真珠兒。在她後面，一個著着兩重顏色的外掛的青年跟著，慢慢地好比是一



個獵戶。在那箇當兒，那女人的面龐，是像一箇神像的討人歡喜的面龐，而那青年的眼兒正亮着淫色。

他便輕捷地跟上，碰着那年青人的手，對他說：「你爲甚老瞧着這女人，而又這般地拉長？」

那年青的人回頭把他整箇兒打量了一番，認悉了他：「我曾有一次瞎了眼，而你又回復我的視力，我不瞧瞧什麼？」

他便走向前去，碰着那女人的染色衣裳，對她說：「除了這一條罪惡的路，難道沒有其他的路可走了麼？」

那女人回頭打量了一番，並也認悉了他，笑着說道：「不過，請恕有了我的罪，這路是一條開心的路。」

於是他走出了那座城垣。

當他走出那座城垣的辰光，他瞧到路旁坐着一位年青人他正在哭。

於是他便走向他，碰着他長束的鬚髮，對他說：「你爲甚麼哭？」

那年青人朝上一看，認悉了他，答道：「準的，我曾有一次死了過去，而你又從死裏來救活了我，除了哭泣之外，還做甚麼好呢？」

三 門 徒

當Narcissus死了之後，他那快樂的池潭，由一杯蜜汁幻成了一杯鹹淚。那些山的女神走過了林地，哭着，她們想唱幾支歌，可以給那池潭一點兒安慰。

他們瞧到了那池潭已經由一杯蜜汁幻成了一杯鹹淚之後，他們便鬆解了她們綠色的髮髻，並對那水潭喊道：「你這般地哀悼Narcissus，我們一點兒也不詫異，因爲他實在是美透了！」

「Narcissus果真美麼？」那池潭說着。

「誰能夠比你曉得更澈底？」那些山的女神答道：「他僅走過我們一瞬，而你是映所追求着的，他並且要臥在你的岸畔，俯着瞧你，在你潭水的鏡照裏，他映出了他自箇兒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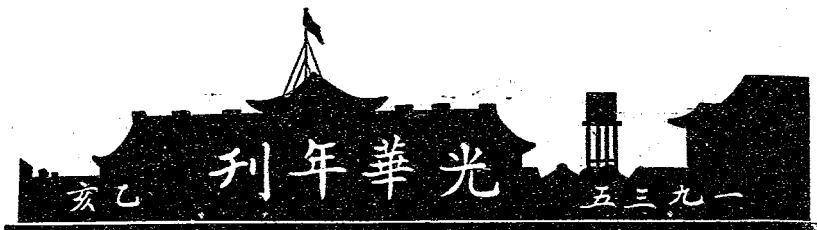
於是那潭水答道：「但是我愛Narcissus，正是因爲當他臥在我的岸畔，俯着看我的辰光，在他眼睛的鏡照裏，我看到了我自箇兒的美映着。」

四 當那草兒將要蓋着我

(Ina Coolbrith 原著)

當那草兒將要蓋着我，
我就得渾身躺了下來，
那時準沒一股兒風吹，

夏天的花，冬天的雪堆，
催我醒，留心你的嗟嘆：
你得貼近我，當你走過，



你得說：「她是多麼溫柔」，
你得說：「她是多麼忠厚」，
當那草兒長過我的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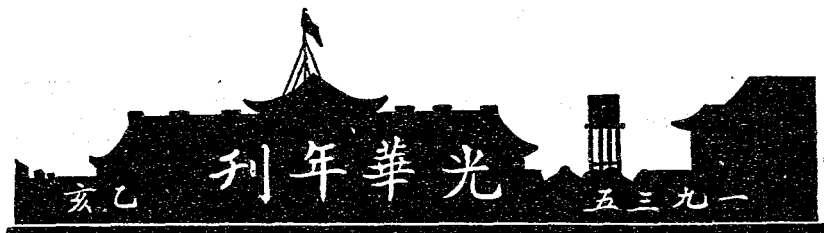
× × ×

當那草兒將要蓋着我，
我得接近地底的熱心，
當我笑，當我哭，當我唱，
沒有事留在我的心上，
在葉兒和花心裏你聽
聽那細香甜蜜的傾吐，
柔和的申訴是爲了我，
那說出我究竟是什麼——

當那草兒長過我的頭。

× × ×

當那草兒將要蓋着我，
啊，在那悲哀裏，我的乖，
我很耐心地，總得等待
你想透，不論是早是晚，
我懂總有洗清的一天，
那天你心抱怨：「了不得，
現在我知道她的溫柔，
現在我知道她的忠厚」
當那草兒長過我的頭。



PRELUDE

"There is many a star a-glowing"
On the brim of the milky way,
I would I could spread soft wings
And fly to the topmost and stay.

K. C. HS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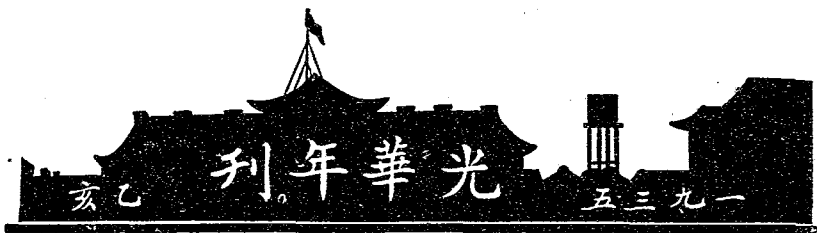
THOUGHTS ON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KWANG HUA UNIVERSITY

A man's life, it has been said, is three score years and ten, and if by reason of strength it be more than these, yet is his life full of labor and sorrow. The life of an institution is not so limited; yet an institution which reaches its tenth birthday is considered to be one which has proved itself worthy of continuing.

In life we like landmarks. They help us to make our inventories, to take stock of what we have done and of what we hope to do. It is customary in the life of an institution to do this every ten years. Time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our human existence.

It is a good and happy thing then, that we are setting aside some time in our busy school life at Kwang Hua this year to celebrate the successful passage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our history. When a child begins to walk, it is not with entire confidence and eagerness that it tries out its legs but with some misgivings as to its ability to stay on them, and we must admire greatly the initiative, the courage, and the persistence with which the President and other leaders of Kwang Hua, not only began 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 but have followed up their ideals for the school.

The world of our day does not cast out a rosy path to people with visions of good work; rather, it presents more difficulties, especially financial, and those coming from the unsettled minds, not only of the young, but of the older people throughout the world today. We must, therefore, appreciate the difficult position of those who hold themselves responsible for the work and organization of our university. When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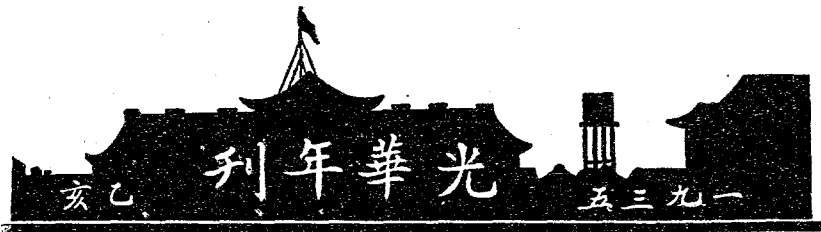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is old enough to have established traditions of its own, so that fathers tell their sons what the sons must do in the old school to keep up the repu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s the fathers knew it in their day, much of the hard work is carried in this way, but at the beginning there is no such tradition. We can encourage and help those in charge of the school, by setting high standards and keeping to them, not only in scholarship but in conduct. Each student renders a great service to his university by honest work. In time the school that has had many such students has a firmly established tradition which is stronger than rules laid down by authorities.

We are fortunate in being a private university. The place of private institutions for higher learning is very great in China today. With demands on every hand, the national budget is too limited to provide for as many schools as we need. Even in the prosperous days of America, private schools sent out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eaders for the country. Private schools are not dominated by politics, nor by some religious sect. This kind of thing is not new in China, for the founding of academies such as The White Deer Grotto of Sung, and of The Tung Lin of Ming, established centers of learning and of discipline where men of high moral quality came together. Our "shih ming" is more than to revive these classical institutions, for our environment demands a wider field of knowledge than they covered, but we have the same opportunity to become a power for learning and moral endeavor that they became, through their private establishment.

As to our location, we are extremely fortunate in being on one of the important highways of Shanghai. Encircling our campus are beautiful streams of water. In these we have the possibilities of beauty to be added as time goes on. On every hand lie broad fields, and handsome estates; no factories spoil our vie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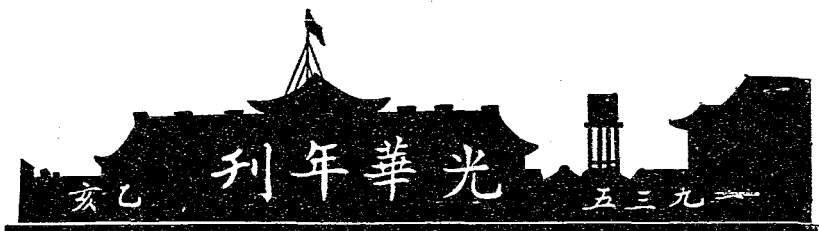
Shall we not congratulate those who have made our university what it is, and ourselves that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help establish honest traditions in it for China and the years to come!



Su Tung-Po's Literary Background
and His Prose-Poetry
By Ch'ien Chung-Shu (錢鍾書)

Of the Sung dynasty, it may be said, as Hazlitt said of himself in the words of Iago, that it is nothing if not critical. The Chinese people dropped something of their usual wise passiveness during the Sung dynasty, and "pondered, searched, probed, vexed, and criticised". This intellectual activity, however, is not to be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Pre-Chin period, the heyday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e men of the Sung dynasty were inquisitive rather than speculative, filled more with a sense of curiosity than with a sense of mystery. Hence, there is no sweep, no daring, no roominess or margin in their intellectualism. A prosaic and stuffy thing theirs is, on the whole. This critical spirit revealed itself in many directions, particularly in the full flourish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rise of the *tao-hsueh* (道學), that *melange adulecte* of metaphysics, psychology, ethics and easuistry.

Literary criticism in China is an unduly belated art. Apart from a handful of *obiter dicta* scattered here and there, Liu Hsieh's *Literary Mind* (劉勰文心雕龍) and Lo Chi's *A Prose-poem on Literature* (陸機文賦) are all the critical writings that count up to the Sung dynasty. There is Chung Yung's *Classification of Poets* (鍾嶸詩品) of course. But Chung Yung is a literary genealogist rather than a critic, and his method of simply dividing poets into sheep and goats and dispensing praise or dispraise where he thought due, is the reverse of critical, let alone his fanciful attempts to trace literary parentages(1). Ssu-Kung Tu's *Characterisations of Poetry* (司空圖詩品) is a different matter (2). Ssu-kung Tu seeks to convey purely with imagery the impressions registered by a sensitive mind of twenty four different kinds of poetry: "pure, ornate, grotesque," etc. His is perhaps the earliest piece of "impressionistic" or "creative criticism" ever written in any language, so quietly ecstatic and so autonomous and self-sufficient, as it were, in its being, but it fails on that very account to become sober and proper criticism. It is not until the Sung dynasty that criticism begins to be practised in earnest. Numerous "causeries on poetry" (詩話) are written and principles of literature are canvassed by way of commentaries on individual poets. Henceforth, causeries on poetry become established as the vehicle for Chinese criticism. One must note in passing that there do not appear professional critics with the rise of criticism. In those good old days of China, criticism is always the prerogative of artists themselves. The division of labour between critics and artists in the West is something that the old Chinese



literati would scoff at. The criticism of the Sung dynasty, like all Chinese criticisms before th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with the possible exception of Liu Hsieh's *Literary Mind*, is apt to fasten upon particulars and be given too much to the study of best words in best places. But it is symptomatic of the critical spirit, and there is an end of 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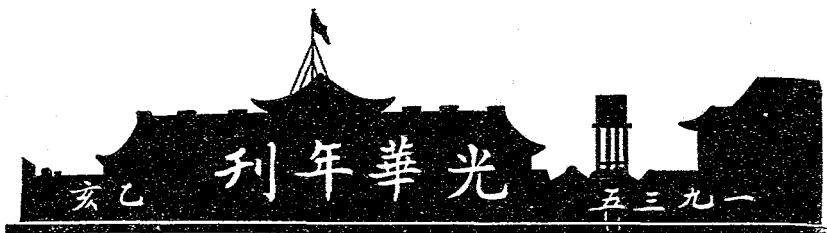
The Chinese common reader often regards the men of the Sung dynasty as prigs. Their high seriousness and intellectual and moral squeamishness are at once irritating and amusing to the ordinary easy-going Chinese temperament. There is something paralysing and devitalising in their wire-drawn casuistry which induces hostile critics to attribute the collapse of the Sung dynasty to its philosophers. There is also a disingenuousness in their attempts at what may be called for want of a better name, philosophical masquerade: to dress up Taoism or Buddhism as orthodox Confucianism. One need but look into *Sketches in a Villa* (明徵草堂筆記) and *Causeries on Poetry in a Garden* (藍閣詩話) to see what a good laugh these two coxcombs of letters, Chi Yuen (紀昀) and Yuan Mei (袁枚) have had at the expense of the Sung philosophers and critics respectively. Nevertheless one is compelled to admit that the Sung philosophers are unequalled in the study of mental chemistry. Never has human nature been subject to a more rigorous scrutiny before or si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For what strikes one most in the *tao-hsueh* is the emphasis on self-knowledge. This constant preying upon itself of the mind is quite in the spirit of the age. The Sung philosophers are morbidly introspective, always feeling their moral pulses and floundering in their own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To them, their mind verily "a kingdom is". They analyse and pulverise human nature. But for that moral bias which Nietzsche thinks to be also the bane of German philosophy, their vivisection of human soul would have contributed a good deal to what Santayana calls literary psychology.

The poetry of the Sung dynasty is also a case in point. It is a critical commonplace that the Sung poetry furnishes a striking contrast to the T'ang poetry. Chinese poetry, hitherto ethereal and delicate, seems in the Sung dynasty to take on flesh and becomes a solid, full blooded thing. It is more weighted with the burden of thought. Of course, it still looks light and slight enough by the side of Western poetry. But the lightness of the Sung poetry is that of an aeroplane describing graceful curves, and no longer that of a moth fluttering in the mellow twilight. In the Sung poetry one finds very little of that suggestiveness, that charm of a beautiful thing imperfectly beheld, which foreigners think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poetry in general. Instead, one meets with a great deal of naked thinking and outright



speaking. It may be called "Sentimental" in contradistinction to the T'ang poetry which is on the whole "naive", to adopt Schiller's useful antithesis. The Sung poets, however, make up for their loss in lispng naïvete and lyric glow by a finesse in feeling and observation. In their descriptive poetry, they have the knack of taking the thing to be described *sur le vif*: witness Lo Yu (陸游) and Yang Wan-li (楊萬里). They have also a better perception of the nuances of emotion than the T'ang poets, as can be seen particularly in their *tz'u* (詞), a species of song for which the Sung dynasty is justly famous (3). Small wonder that they are deliberate artists,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they all have been critics in the off hours of their inspiration. The most annoying thing about them is perhaps their erudition and allusiveness which makes the enjoyment of them to a large extent the luxury of the initiated even among the Chinese.

The interest of Su Tung-po for us lies in the fact that he does not share the spirit of his age. He seems to be born out of his due time and is nonetheless an anachronism for being himself unaware of it. To begin with, he is not critical in the sense that his contemporaries are critical. In the excellent account of Su's philosophy of art, Mr. C. D. Le Gros Clark has shown that Su goes to the root of the matter; he turns from the work of the art to the mind of the artist: A poet, according to Su should "merge himself" with reality, and not content himself with the mere polishing of literary surfaces (4). Compared to this conception of the ontological affinity between the the artist and Nature, the most meticulous studies of Su's Contemporaries in diction and technique dwindle into mere fussiness of the near-sighted over details. Again, Su has a rooted antipathy against the spiritual pedantry of the *tao-hsueh*, that "unseasonable ostentation" of conscience and moral sense. He speaks disparagingly of the high talk about human nature and reason, and the inefficiency of those who model themselves upon Confucius and Mencius (5). He is also opposed to Cheng Yi (程頤), the leader of the *tao-hsueh* party in politics with a virulence almost incompatible with his otherwise genial and tolerant character (6). He is probably still in purgatory for these offences. Chu Hsi (朱熹) has condemned him several times in his writings (7). and, in a way, to be dispraised of Chu Hsi is no small praise! Finally, as a poet, he is comparatively the most "naive" among his "sentimental" contemporaries. Though no "native wood notes wild", his poetry smells more of the perfume of books, as the Chinese phrase goes, than of the lamp oil. His stylistic feats seem rather lucky accidents than the results of sweating toil. He is much more spontaneous and simple in the mode of feeling than (say) Huang T'ing-chien, (黃庭堅) who and Su are the twin giants in the Sung poetry. Ling Ai-hsuan (林艾軒) has put the contrast betwe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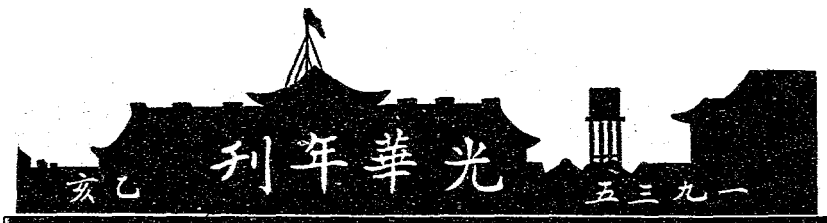


Su and Huang in a nutshell comparable to Johnson's epigram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ryden and Pope. "Su's poetry is manly and walks in big strides while Huang's is woman-like and walks in mincing steps" (8). Has not Su himself also said that simplicity and primitiveness should be the criteria of good art (9)?

Su's strains are as profuse as his art is unpremeditated. He throws out his good things to the winds with the prodigality and careless opulence of Nature. Here's God's plenty indeed! He says of his own style: "My style is like a spring of inexhaustible water which bubbles and over-flows where it lists, no matter where. Running its course through the plains, it may glide along at the speed of a thousand *li* a day. When it threads its way through cliffs and mountains, one never knows beforehand what size it would assume to conform with these obstacles..... It flows where it must flow and stops where it must stop" (10). Elsewhere he repeats almost *verbatim* what he says here with the additional metaphor that our style should be like the floating cloud (11). It is significant that this simile of water with its association of fluidity and spontaneity recurs with slight variations in all criticisms of Su. To quote a few examples from his contemporaries will suffice: his brother Tzu-yu (子由) likens his style to a mountain stream young after rain (12); Huang Ting-chien, to the sea, tractless and boundless into which all rivers empty (13); Li Chi-ch'ing (李耆卿), to an impetuous flood (14); Hsu Kai (許顛), to a big river (15). Thus the abiding impression of Su's art is one of "spontaneous overflow." Ch'ien Ch'ien-i (錢謙益) varies the metaphor by comparing Su's style to quicksilver and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Taoist and Buddhist Naturalism must have been the formative influence in Su's lite and art (16)—a conclusion Mr. Le Gros Clark arrives at independently four centuries later.

It is strange that this Naturalism which exercises a liberating influence upon Su should also form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harrowing, cut-and-dry Sung philosophy or *ts'o-hsueh*. One is tempted to think that whereas the Sung philosophers are only naturalistic in "creed," Su is naturalistic in "character." Su is a spirit apart inde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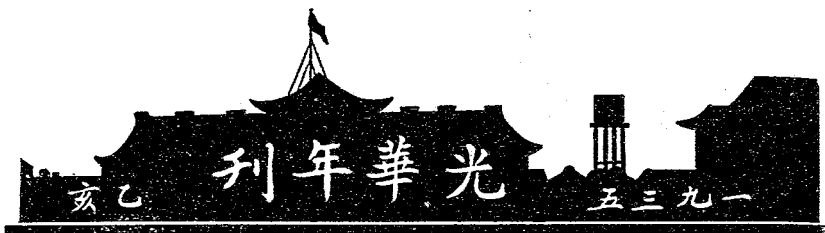
Famed in all great arts, Su is supreme in prose-poetry or the *Fu* (賦) (17). In other species of writing, he only develops along the lines laid down by his immediate predecessors; but his prose-poetry is one of those surprises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Here is an art rediscovered that has been lost for several centuries. The whole T'ang dynasty is a blank as far as prose-poetry is concerned (18). The famous prose-poems by Han Yu (韓愈) and Liu Tsung yuan (柳宗元) are all stiff-jointed, imitative and second-rate. Ou-yang Hsiu (歐陽修) first shows the way by his magnificent *Autumn*



Dirge (19), and Su does the rest. In Su's hands, the *Fu* becomes a new thing; he brings ease into what has hitherto been stately; he changes the measured, even-paced tread suggestive of the military drill into a swinging gait, even now and then a gallop; and he dispenses with altogether that elaborate pageantry which old writers of the *Fu* are so fond of unrolling before the reader (20). He is by far the greatest *Fu* writer since Yu Sin (虞信). While Yu Sin shows how supple he can be in spite of the cramping antithetical style of the *Fu*, Su succeeds in softening and thawing this rigid style, smoothing over its angularity and making the sharp points of the riming antitheses melt into one another. T'ang Tsu-hsi (唐子西) does not exaggerate when he says that in the *Fu* Su "beats all the ancients" (21). The fag-end of a foreword is not the place for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literary qualities of Su's *Fu's*. Su's usual freakishness, buoyancy, humour, abundance of metaphor are all there. But critics, while noting all there, have overlooked that which distinguishes his *Fu's* from his other writings—the difference in *tempo*. Su's normal style is "eminently rapid", as Arnold says of Homer, in his prose-poems, however, he often slackens down almost to the point of languidness as if he were caressing every word he speaks. Take for instance the section in *Red Cliff* Part I beginning with Su's question "Why is it so?" it moves with the deliberate slowness and ease of a slow-motion picture. What is said above does not apply, of course, to such sorry stuffs as *Modern Music in the Yen-ho Palace, O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Examination System*, etc., which Mr. Le Gros Clark has also translated for the sake of having Su's prose-poems complete in English. They are written in the *style empese*, being rhetorical exercises borrowed from "ambulant political experts", as Mr. Waley points out.

There is therefore, no better proof of Mr. Le Gros Clark's deep knowled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an his choice of Su's *fu's* for translation. Throughout the whole translation he shows the scruples of a true scholar and the imaginative sympathy possible only to a genuine lover of Su. His notes and commentaries are particularly valuable, and so much more copious and learned than Lang Yi (郎瑛)'s that even Chinese students will profit by them in reading Su's prose-poems in the original. If the English reader still can not exchange smiles and salutes with Su across the great gulf of time so familiarly as the Chinese does, it is perhaps due to a difficulty inherent in the very nature of translation. It is certainly no fault of Su's accomplished translator.

May, 1935.



THE ENIGMA OF LIFE

BY T. L. CHAN

“Where wast thou when I lai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earth? Declare, if thou hast understanding.”

The Book of Job, Chapter 38.

No one who has ever come across with the Book of Job could fail to be impressed by a sense of selfless humility, of the greatness of the cosmic powers, a sense that brings him immediately face to face with a riddle that is at once fundamental and universal, though not exhaustible. The above quotation I have taken down from chapter 38 of the Book of Job; it, alone, above all, has influenced me with the greatest and most kindly inspirations. And in moments when I am drifting dreamily under the flow of such inspiring thoughts, I would so much as wishing to challenge the entire world, especially to those who fortify themselves under a fabulous wall of knowledge, who pretend to be the embodiment of all informations, and who inveigh all Old Classics as ennuï souls of a dead people, asking them to “declare,” if they have any understanding.

Though no definite date is so far accessible concerning the correct time in which the Book of Job is written, fragmentary evidences of the book reveal that it was written at least before the sixth century B. C. in which period all prophets, being reticent on the point which Job found so inconsistent in Jehovah's judgments, were unanimous in their common alliance regarding the ordinary idea of justice. C. J. Ball, a writer of a revised text of the Book of Job, holds, by some interpretative philological differences, that the probable date of the Book points to the Persian Period. However, the settled definitiveness of the date has little to do with the intrinsic value of the Book, much less with what I am attempting to say here; and, the more remote the date points



to the higher will be our admiration to the writer who has so genuinely inserted in his works a touch of universal quality which the vastness of the ages has not obscured. After a repeated perusal, I could not help but be overcome by a sense of admiration which immediately associated itself with a hoary picture of a dignified sage or prophet, the writer, who, despite the handicap he was subjected to in his limited scop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truggled to reason with the omnipotent nature. With this sudden expansion or emancipation of the imaginative power, I begin to justify my own existence and the things that happen to me everyday by searching for an ultimate cause that seems to be governing and directing our world.

It is surprising to say that I, after much thinking and reasoning, arrive at an almost similar conclusion as vague as what Job has sought out in his experience. The lapse of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has registered no definite progress in our universal search for a tangible answer of "Life and Existence," and we attribute shamelessly to ourselves the pompous name "Modern"!

Though I would not assume that what I have come to is prolific or representative of the temper of modern thinking, and though others with deeper insight and understanding might have grappled a solution satisfactory to themselves, I can honestly confess that I, at least, have plodded my way circuitously to a round nothingness whence I have commenced my exploitation.....that life and nature are composed of the most complex and at the same time most simple elements. They are, in short, inconceivable. As a result, my attempt to enhance my understanding of Life and Nature which human beings have claimed pedantically as the precious property that mark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civilization and bestiality ended in a tragic consciousness of the impotence of human power to penetrate into the guarded cosmic riddle. Are we not today, as Shakespeare has once said, still "Flies" to the spiritual and material world?



To those (I do not exclude myself) whose intellectual power has not attained a mental height or equilibrium through his philosophical researches for a synoptic understanding of human existence, the subtle perception of which demands a higher mental faculty that could not possibly be possessed by mediocre persons, sheer spiritual escapes into an imaginative world could in no way be satisfactory to their irresistible longing inquisitiveness. This being too subtle for them. Even writers of Romanticism, as Keats, a genius gifted with the "divine, winged imaginations," doubted, in moments, as to the substantiality of living a spiritual life.

"Adieu! the fancy cannot cheat so well
As she is famed to do, deceiving elf."

It is these ever-deceiving elves, unsatiable to human dreams as they are, that have evoked the half-chiding and kindly output of emotions of innumerable poets, inspired divine imageries, and marked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with a flowery trail of incessant and everlasting beauty. As far as I believe, the Garden of Eden will never come to be a true existence in this world again. Nor will the "complex retreat" of the Rousseauist into some "land of Chimeras" or "land of heart's desire" be in one day a reliable linking pass that abridges Johnson's "sober probability" and the verisimilar "towers of Ivory". It does not, however, follow that those who have nourished such imaginative activities have not in any way detected the deceitfulness of a fictitious world of illusion, and that I am the first one, in so far as Literary Criticism is concerned, to discriminate between dreams and facts: I do not wish to stand aloof from what is composed of the common quality of human beings; for, in so doing, I will be stripping myself off of the essence of a "man" and become a supernatural being. Neither have I the intencion to misprize the sublime imaginations conceived of such exemplary masters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extreme-romantists or extreme-sentimentalists; in fact, their illusions are not without admirable values and beauties. And to come to what I have said at first, inasmuch as the inexplicability



of human existence and the failure on the part of man to find a synoptic solution for it exist in this world, human being, will continue to seek fervently and half dreamily for the Noah's Ark, the life-boat in the storm of Life, to some Arcadia, tottering from time to time, on the brink of "sober probability" and dreamy illusions.

As to the material side of our life "the world is too much with us"; and no one, however secluded he is to the worldly affairs, could by no means pretend to be insensible to the grasping forces that the material world is now inflicting over him. That such a pressing power is growing and not altogether impalpable can best be illustrated by Emerson's lines:

"There are two laws discrete
Not reconciled,
Law for man, and law for thing;
The last builds town and fleet,
But it runs wild,
And doth the man unking.

Such being the situation of our modern world, it seems, then, that the world in which Job found so little consistency and justice must have been one that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our world of science. Doubtless, our world of to-day has put on a new attire, an alluring outer appearance, the surface of which is tinged with a greyish color of steel and iron interwoven with an ambient network of electric wires, and which smells of a heavy grease; but have we changed much of our inner attributes? The drastic growth of science during the nineties has marked the breaking down of the last barrier of the Churches; today, radical iconoclasts are shattering whatever idols that they could find in their way; and yet, we have in no way exempted ourselves from the tyranny of a God. We have, indeed, as the "backsliding Israels," worshipped a new God, Science, from whom we have expected to receive an unique explanation of the entire universe with a sanguine eagerness. To this, unfortunately, the last world War and the following crisis and Depression have left us an afflicting impression that has struck deep in



to our heart, our "golden-calf" has betrayed us. Losing thus all our essential strongholds, we stray once more in dark dismay; we are, in fact, reduced to a spiritual poverty as pathetic as that of Job. We are only all the more worse off than Job when we find ourselves clothed within a glittering modern dress.....our approach to nature is obstructed and veiled by a tenacious wall of steel! I would not go so far as to compare this world with "a whited sepulchre" full of withered bones, but would not the handsome, juvenile Faust have suffered less if he had had a younger soul? In so far as I can foresee, our relentive minds will never be able to keep pace with the progress that is being done in the mental world in the course of the march of time.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world as can give an answer to the significance of our Soul and Existence, any more than there is a solution for the things that happen each day; and our God of Science is, of course, by far the one that is possible of giving us a satisfactory denouement about the mysteries of Life. Biblical Literatures and Goethe have stood up ineradicable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because the people of all ages—even the ages to come—suffers the same spiritual hunger and craves for the same enigmatic explanaton of Life. The farther they are from Ancient eras, the higher will be their cry and deeper their sympathy for Jo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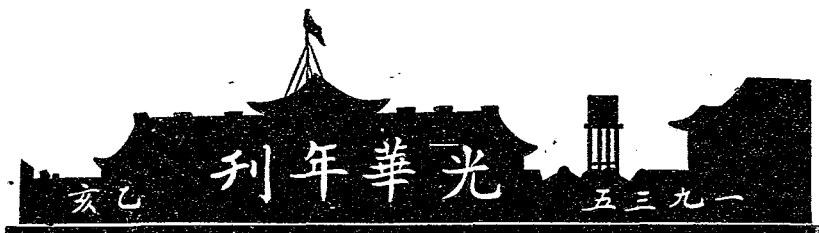
Anatole France has once said that a book is a work of magic, but I would say that books are the Sphinxes of Life, each one suggesting a new riddle, until, to the end, you are overwhelmed by all and sink back again into a blank emptiness. But, paradoxical enough, Life is invested with all the more beauty when it remains to be unanswerable; as full satisfaction is always apt to draw away the beauty it contains. Therefore, let us continue to seek for Truth in utter warmth, to reason with the great universe with no mean acquiescence, and to be satisfied with the little faith we find in this world as Job did, even though we know that no Oedipus is clever enough for it, and that it will remain to be an everlasting riddle. It is the spirit that counts, not the ultimate



consequence; we know how Leonidas and his 300 Spartans in Thermopylae stood against a greater force even in a situation wherein the impending failure is obvious and irrevocable. Thus, as long as the opposing forces of Leonidas are not conquered, which is nothing but natural, "Job" will continue to be read and loved by all nations, and in the garden of the literary world, here and there sporadic little flowers will continue to bloom with a beauty not unlike that of the Book of Job.

"Life! I know not what thou art,
But know that thou and I must part;
And when, or how, or where we met
I own to me's a secret vet."

A. L. BARBAULD.



AROUND THE GIRLS' DORMITORY

By T. Y. Tsou

As soon as one enters Kwang Hua University she is charmed by a group of murmuring pines and graceful willows growing picturequely in the northeastern corner of the campus. Within this grove there is a white sunburned building with four shining black corners looking to the sky like an old Chinese mediaeval castle. Around the hall there are flowerbeds which contribute the fragrance of plants. This is the girl's dormitory where one may find various kinds of bright, lively and young attractive looking girls living in separate rooms with neatly-covered beds and desks.

Looking into the parted curtains of some of the open doors, one may find some pale-faced girls who confine themselves to their suffocating rooms reading suffocating things. There are two things in their desks. These are their watches and their thick books. They recite word by word whatever is written in the books and look from time to time at the watches to see if the hour has passed quickly. When a girl cannot sleep soundly, she takes codliver oil. She looks pale and consumptive, her eyes are wide open till day-break. When a dark shadow from clothes falls on her or there is some mysterious sound from the neighbouring room in the night, the bookworm is so afraid that she will cover her head fully with the blanket in order that the ghost might not come to her. If anyone asks her about something happening in the school or about her classmates or her roommates, all she can get is a negative. On the other hand if she asks her about something in her books, she will recite word by word in one breath. She never attends any meeting, even the memorial service for Dr. Sun Yat San. If the registrar decides that there will be a roll-call at the memorial service on the next Monday, the book-worm comes out of her suffocating room and attends the service with blue face, saying that she has lost an hour of study. She is as merry as a lark when she gets an A or B in her



monthly test, and she makes a very deep impression on the professors. On the other hand, if she gets C or D in the monthly test, she sobs so bitterly that anyone seeing her might be moved by her bitterness. I am not afraid to say that she might have "T-B" before being entitled to the degree of "B.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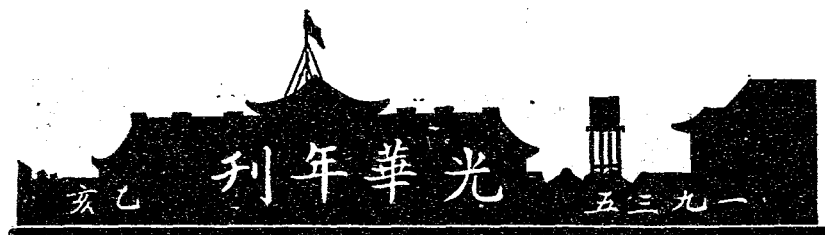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some joyful, lovely rosy-cheeked girls in Kuang Hua. They consider the sensation of beauty so rapturous a thing that they run the risk of making the pursuit of such sensations the "one" object of their existence; of sweeping the water of life with basy nets in the hope of entangling some beauty of bright happiness. This kind sleeps late and gets up late. "Cuts" mean nothing to her. It seems quite strange to her that when one reads in the library, she soon has a headache, but when she writes letters, page after page, or chatters with her friends for hours, she never becomes weary. I wish that could drop into the rooms of these joyful, girls and hear the insensate chorus of bright songs and the nonsenical tete-a-tetes. How sweetly these girls sing songs! How the whisper to each other on many laughable things at which Cupid smiles, Diana blushes, and Venus is choked. How these girls sit around the desk to eat cakes, candies, oranges, peanuts etc. Whenever a professor assigns that to-morrow we will have a monthly test on a certain book, there is a sudden change in the room. The happy, lively girls burn their mid-night oil and sit like Chinese monks murmuring their holy doctrines. If there is much to cram, skillfully guess the subject and pick out something important to study which the teacher might ask.

Somewhat similar to those lovely girls are the ones who consider it important to be healthy in their physical bodies as compared to their minds. They practically and merrily live according to their "eat and play" policy. They regard a college B.A. as 154 credits, eight examinations and a certain number of test and recitations. They are always as happy as can be for they can go to various cities such as Nanking and Soochow to show their ability in playing games or ball while their



schoolmates are taking their monthly tests. Though they have many cuts and leave a blank in their monthly record their cuts are omitted and they can pass their courses freely. After play, one can see them skip lightly into the dormitory with smiles on their lively dark blooming faces, while their friends welcome them home with admiration, and ask how they succeeded in the games.

Among the above-mentioned girls there are many bright, modest, keen and plainly dressed girls who are ready to work with interest, ready to listen breathlessly to anything that strikes their fancy and ready to be asked questions by the professors. They get up early and go to sleep early. They tend to look upon their work as an agreeable necessity which they do conscientiously, expecting something particular from it. They play games ardently and take walks after the day's work. Sometimes they go hand in hand in the muddy street of Great Western road. They look here and there to observe a sudden feast of delicate colours; the rich green of the grass, the foliage of the lime trees, the brown wrinkled muddy streams, the pale moss on the walls, the blue bright sky which is powered with sun-light that makes a sudden delicate harmony of tints. They have seen the place a hundred times before yet they get happier each time in their powerful perception of the natural and beautiful scenery. It seems to ebb and flow in their eyes like some secret tide, independent alike of health and of joy. These are times in their lives when they seem to go singing on their way and the beauty of the world sets itself in their vision like a quiet harmony to the song they uplift. It happens that when one drops into the modest room after four o'clock these girls will raise their sharp pitched tones to argue with each other about their lessons or some interesting problems such as, "should China have various kinds of native clubs?" Either side has such reasonable statements that they speak loudly and can't catch a single word from each other. The girls living in the neighboring rooms come to see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room. Some of them will join the argument and one of them will be the judge. So these girls



have practised activity and mixed much with their fellows, they taught, worked, organised, directed, in the society of girls, and have a mysterious power of leading other girls.

Saturday and Sunday furnish an attractive Hollywood Parade in the girl's dormitory. Some of the lively girls dress in their beautiful pyjamas and skip out of the dormitory to sit astride a white horse under the green wood tree shadows along the asphalt road. Some of the beautiful blooming girls put on their best up-to-date gowns, and wave their black shining hair with delightful curls and shine their high-heeled shoes as bright, and gleaming as a mirror. Other diligent girls put their books in the delicate, beautiful receptacles. Where are they going? Surely they go home to pay dutiful visits to their parents!



Lady Windermere's Fan

(An Analysis of the Author's Mind as Suggested in this Play)

By K. C. Hs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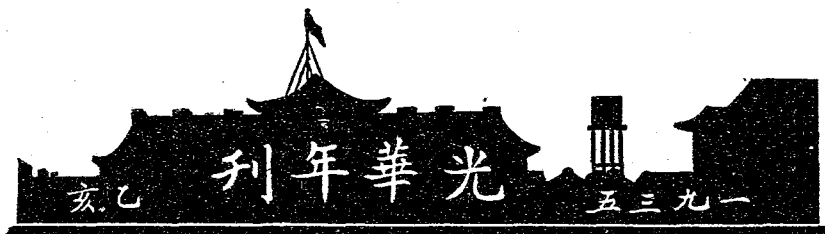
"Life is not a speculation. It is a sacrament. Its ideal is Love.
Its purification is sacrifice."—Lady Windermere.

This noble thought, this philosophical idea, who can express? Most of the people look upon life as a speculation. They love something just for their self satisfaction. They sacrifice for something just for their passing curiosity. Indeed they despise, mock, abandon, sneer at, but never respect life. With these ignorant fellows, certainly we need not trouble ourselves in discussing them any longer.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 class of people, who have realized the humble attitude of the common crowd, and thought to acquire a peculiar view of life. They neglect, however, the importance of life, and soon become a group of transcendentalists. They have good imagination, but they cannot make it concrete or practical. So far as life itself is concerned, this class of people is good for nothing. The proper attitude towards life is, therefore, that which takes life as a sacrament, and makes it worthy living. It was no one else but Oscar Wilde who first bore this attitude.

Take "Lady Windermere's Fan" as an example. In this famous play, the characters are so respectful as to bear the same attitude as did Oscar Wilde. Love is their spirit, and sacrifice their principle. As in the case of Lady Windermere, he pities and respects Mrs. Erlynne very much. He feels that if he himself does not help her, no charity will be granted to her because "People do chatter about her." So he sacrifices his wife's tender love and his own social fame to support her, and says :

"save this woman! She wants to get back into society."

Also in the case of Mrs. Erlynne, since Lady Windermere is her daughter, and Lord Windermere her savoir, she expresses a deep and tender love towards Lady Windermere. Moreover since she has herself a tragedy in the past, so she hopes that her blooming daughter will have a beautiful young life. But out of hope, Lady Windermere is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cold mock of the guests and the impetuous love of Darlington, and broke loose. In order to keep her daughter out of ruin, Mrs. Erlynne sacrifices her own fame and to wash away Windermere's taints. Her tender affection, her deep love, and her self sacrifice are admirable, when we hear her speak:

"I may have wrecked my own life, but I will not let you wreck yours."

But we must get clear that it was Oscar Wilde and Oscar Wilde only who could bear such an attitude towards life. As for the fellow people, they have even never dreamt about it. So he was compelled to be an idealist, and what he had thought of was despised by all. Gradually he became hopeless and despair. His works, particularly *Lady Windermere's Fan*, are fully tinctured with pessimism. He had expressed no wish to succeed, because he thought that success was akin to traged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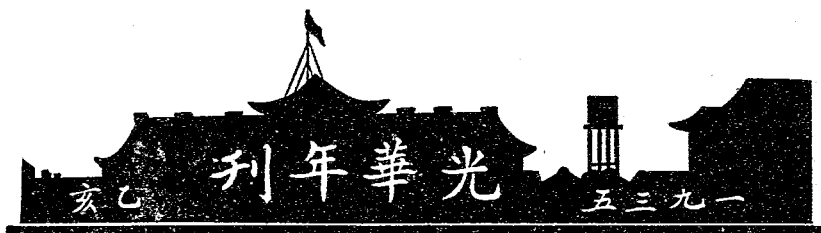
"In this world, there are only two tragedies. One is not getting what one wants, and the other is getting it. The last is much the worst, the last is a real tragedy."

He had no trust upon the people, he said scornfully:

"—You are better than most other men, and I sometimes think you pretend to be worse."

"—Oh, nowadays so many conceited people go about society pretending to be good; that I think it shows rather a sweet and modest disposition to pretend to be bad....., If you pretend to be good, the world takes you very seriously. If you pretend to be bad, it does not. Suck is the astounding strpidity of optimism."

Oscar Wilde was also an satirest. He thought the age very bad. There was no standard of goodness and badness. People who seemed pleased were said to be good, while people who looked tedious were declared to be bad. Evidently in such a dark age, a real good fellow suffered a great deal, and he could not help pitying himself. Such was the case with Osear Wilde, as he said:



“—good people do a great deal of harm in this world, Certainly the greatest harm they do is that they make badness of such extraordinary importance. It is absurd to divide people into good and bad. People are either charming or tedious. I take the side of charming, and you can not help belonging to them —.”

What a deep sarcasm this speech expresses, and yet what a universal truth this speech reveals. He despised those silly fellows who did not comprehend what was wrong when they were doing, but who soon became conscious of the wronging after they had done. He declared coldly:

“Oh! what a lesson! and what a pity that in life we only get our lessons when they are of no use to 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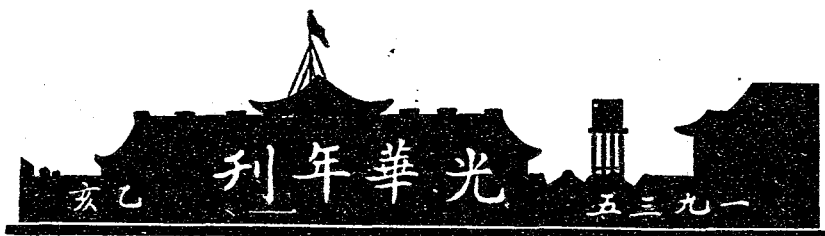
Besides, he had shown a bitter scorn upon those who always mentioned morality. As he thought, morality was just a mask with which the evil pretended to be good, and the tainted pretended to Oscar Wilde had a great philosophy. He was a radical. He had no belief towards either man and woman. Men, as he used to think, is destined to be bad, and while time quickly elapses, this nature is never changed.

“— Are all men bad?”

— Oh, all of them, without any exception. And they never grow any better. Men become old, but they never become good.”

Now and then they play a hundred tricks. They may be very gentle, tender, and affectionate in their faces, but they are harsh, impetuous and hardhearted in fact:

“—You would feel that he was lying to you every moment of the day. You would feel that the look in his eyes was false, his voice false, his touch false, and his passion false. He would come to you when he was weary of others: you would have to comfort him. He would come to you when he was devoted to others, you would have to charm



him. You would have to be to him the mask of his real life, the clock to hide his secret."

Man is easy to be enchanted. But he has such a bad nature that those who treat him respectfully are despised, while those who treated them meanly admired :

"If a woman wants to hold a man, she has merely to appeal to what is worst in him. We make gods of men, and they leave us. Others make brutes of them and they fawn and are faithful."

To woman, Oscar Wilde has a much more serious criticism. She either wicked or good, is base and humble, for "wicked women bother one" and "good women born one." He mind is extremely narrow. Husband is everything and else is chaff and dust. She loves him and respects him. She pleases him and flatters him. She wishes to suffer for him. She wishes to sacrifice for him. Aside from her husband, she knows no one else, and does no good at all.

"It is perfectly brutal the way most woman nowadays behave to men who are not their husbands."

Yet she used to charm the other sex. She is not well experienced. The most dangerous thing is that she cannot discriminate goodness and badness of man. Love is desposed to those who pretend to be good; and despise is set upon those who are really good.

"don't be led astray into the parts of virtue. Reformed, you would be perfectly tedious. That is the worst of women. Then always want one to be good. And if we are good when they meet us, they don't love us at all. They like to find us quite irretrievably bad, and to leave us quite unattractively goo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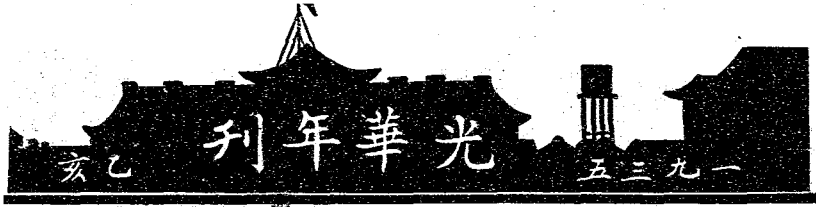
As the movement for woman privilege is set in motion, the female sex becomes much more proud and bears an extremely hanghty spirit. If man pays any attention to his wife in public, he is always suspected that he heats her when they are alone. She is, moreover, so prejudicate



and doubtful that she usually takes her legal right as an arm, and make head against her husband :

“We are good. Some of us are, at least. But we are positively getting elbowed into the corner. Our husbands would really forgot our existance if we didn't nag at them from time to time, just to remind them that we have a perfect legal right to do so.”

In conclusion we should never forget Oscar Wilde's famous saying :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ere is no friendship possible. There is passions enmity, worship, love, but no freindship.” What a deep thought! What a true saying! If everyone in the world hears in mind such a maxim, all the tragedies will give way to brightness, and we will hear a universal jubilee, “nothing concerned love is unsatisfactory.” It will be clear that why things happens mysteriously in concern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woman.



ANTONY AND CLEOPATRA

BY K. C. HSIN

This is a play of Problem—the problem continuous and universal throughout the mankind. We have often heard that “man is but a shadow, and life a dream.” We have also well experienced that glory is simply a vanity and fortune a loss. Notice the eventful march of human progression! Regard the winding path of earthly development! Is it the natural state to turn the greatness of the great into a complete dissolution? Is it the justifal way to accompany the heroism of the hero by an immediate failure? It is “Antony and Cleopatra” which recalls these retrospections and it is this very play which leads our philosophy.

Such an idea is presented by suggestion. The description of Lepidus by Menas when he was utterly drunken highly suggests the downfall of this Triumvir,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Antony and Enobarbus when he was morally degraded prepares the way for the end of his career. It is true that in this play fortune sits upon her wheel more blind and giddy than usual, and success and defeat begin to follow one another with startling rapidity. The splendor of imagery, the semblence of reality, the loftiness of the heroic deeds and the magnificence of the extreme distinction pass successfully over our eyes, and become finally vanished; just like miraculous changes of the summer clouds. We understand by these that “hic jacet” is the finishing part of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we should pity, but not envy, their passing glory.

This is also a play of Struggle—a struggle mysterious and unextraordinary in its nature. Man may be a great, and his enterprise may be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Yet he is apt to be under the sway of the softer sex and his enterprise postrated in the dust by the seduction of the feminine magic. So it has long been a formula that the ruin of the great should be brought about through the instrumentality of a



woman. History tells many such examples, and facts prove them. It seems that the force of the great which has easily conquered the whole world cannot resist the struggle between infatuation and ambition. Such was the case with Antony who held indifferent the gain or loss of a hemisphere in comparison with separation from his enchantress.

This very struggle is pictured through contrast. The Roman pride had so far controlled Antony's outward career while the Eastern magnificence his inner life. In the successful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the glory of Marcus and the empire of the world seem suspended like "the swan's downfeather." The triumph of Caesar in the sea fight and the submission of Antony under the Oriental voluptuousness reach a point of climax. Up to here the whole thread still preserves a balance of feeling. Then the process of contrast ends with the domination of Cleopatra's demoniacal power over the great spirit of the ruler. With this single instance, we cannot help but confess that manhood's glory and splendor are always trampled down by woman's smiles and wiles. The struggle is evident. The result is unchangea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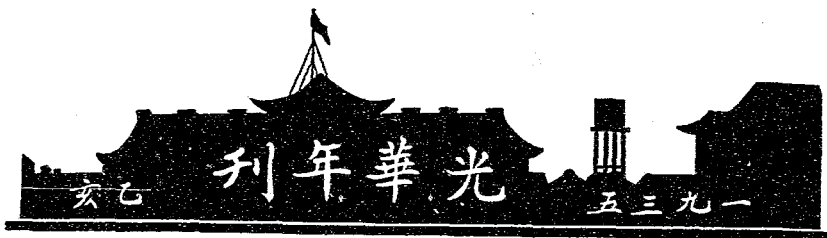
It is by its characterization that "Antony and Cleopatra" is admired to be noble, and it is to this special quality we proceed to set an analysis. In general, all the characters are not only literary vivid, but actually alive. They spring forth from the pages, and they jump up to the stage. Instead of mere stage puppets and poetical machines, uttering definite speeches on human philosophy, and acting artistic portraits through ostensible motives, they are living men and women on the scene who speak and act from real feelings according to the ebbs of emotion and flows of passion. Every character is introduced as naturally as he comes to the true occasion; every incident happened to him is represented as pathetically as it has been in reality. In a word, the characters breathe, move, and live. They are not the characters of the play, nor those on the stage, but the characters of a genuine and universal type.



Antony is much more familiar with us in "Gulius Caesar" than in this play. He was then a general, brave and magnanimous, farseeing and effective, haughty and ambitious. He knew how to over-come the desperate emergency. He knew how to acquire the definite success. But when he enters this further stage of development, everything is altered. He met with Cleopatra at the River Cydnus. The candour, inspiration of her dreamy eyes, the moving innocence in her parted questioning lips, and the purity and tenderness of her face always sparkled in his memory. From that very day, the greatest figure of the world soon turned into a humble slave of the woman. He hops only through the motivation of her. He goes only by the permission of her. He knows his duty in Rome, but he sets his heart in Egypt. So indulgence, voluptuousness and seduction cling upon him—these show the successive steps of his infatuation and these also reveal the decreasing degrees of his morality.

To trace out the origin of such a change, a further analysis is required. The variance forces good and bad in his composition always set in motion. But he had neither moral stamina nor intellectual steadiness. His alternative terms of morality and sensuality were all conditioned by the environments. He might be swayed by love, by regret, by ambition, and by hopelessness. It is only in the absence of seduction that he was able to make high resolutions and plan noble deeds. As soon as his better spirit was dipped into the unfathomable spell, Antony was no longer Antony. So although we find, throughout the play, that he did act with all his heroic motives against the irresistible influence of charm, yet he was no better than a mere victim under a passionate caprice.

The characters of Antony changes through three stages. He was arrogant, when he had power in his hand. The whole world was then at his feet, and whenever he wished, he might be the sole administrator of it. Unfortunately his inclinations were taken captive in the excess of indulgence. Honor and Power both sneered at him, while blame



and degradation altogether circled around him. Then he became penitent. His compromise with Caesar and his marriage with Octavia seemed to direct him along a new path, and to turn him to a noble life. But this penitence was temporary, the baleful figure of Egypt's queen being not far from his mind. He seemed to find in Cleopatra, rather than in Octavia his other self, and in place of the conquest of self, he made himself immortal by a madness. At last he was dejected. He has missed his sense of morality. He has lost the fury of temper. A great spirit was out of sorts. A natural ending was near at hand. Then the relics of his Roman thoughts conducted him to death, and left behind him an unparalleled dignity.

With regard to the characters of Cleopatra, it is a masterpiece. There cannot exist such a general type of woman, nor can there appear such an exact incarnation on the stage. Instead of being a single personality, she was a mixture of all the traits of her sex.—voluptuous, astentatious, conscious, seductive, haughty, tyrannical, and fickle. She is a mirage. She is an immortal. The world can never sustain a figure like her, and Shakespeare can never portray a second after her.

She has wit, grace and humor. The intoxication of sex breathes from her, and she unites the passion of a great temperament with the deep coquetry of a courtesan of genius. She knows every will to warm or to wither love; She is mistress of every spell to break through the armour of assumed indifference; and she plays the game of love with a tactical skill and worldly wisdom as marvellous as it is mysterious. Indeed she is the real supreme type of seduction. Shakespeare has given us a vivid picture of her in one immortal passage.

Age cannot wither her, nor custom stale
Her infinite variety; other women cloy
The appetites they feed; but she makes hungry
Where most she satisfies; for vilest things
Become themselves in her.

It is noticeable that in this play Cleopatra has slight change in her



character; but unlike the case with Antony, such a change is undecisive and interwoven. We have observed the old practical, self-love Cleopatra, who wants to set a bound upon love and who counts for the material gain rather than the dutiful sincerity. We have also discovered the new devout, sympathetic Cleopatra, who laments for her being "marble-constant" on the death of Antony and who thinks to perform "immortal longings" after the type of him. Though so slight a change, yet it redeems all her faults. A noble and respectful woman she is after all.

Cleopatra is always a foil to Octavia. Both have transcendent beauty and grace, but virtue is sufficiently enough to set a contrast between them. Cleopatra is false, passionate and practical, while Octavia holy, cold and womanly. Cleopatra slays honor and saps manhood, while Octavia signifies homage and stimulates virginity. Cleopatra dies with the imitative nobility in defence of her love, but we feel that the world is all the better that she is gone. To Octavia, however, as she takes leave of the play, we feel that the world has been all the better for her presence and her example, and will be the poorer when she goes.

The conception of a woman with a power so demoniacal and a passion so fascinative soon calls our attention to observe the author's attitude and to remark his mind as well. The dark lady appeared in the "Sonnets" is a foregoing type of Cleopatra. From her, the author experienced the changeable mind and the unpardonable desolation. So he had utter contempt upon the female and ardent sympathy for the despised. It is under such a state of mind that the play was written.

The fact serves to justify the infatuation of Antony, and disclose the female magic of Cleopatra.

In comparison of the two leading personages, Antony and Cleopatra, the other characters are dwarfed except Enobarbus. He i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author. With all his humor and pathos, he illuminates every incident and he philosophizes every truth. He is a



counterbalance in the play with all his wit and irony, he perfects the plot and he judges the characters. As for his personal character, he is blunt, prompt, loyal, sympathetic, keen and noble. He escaped only for his master's madness, but the desertion quickly intensifies the moral degradation of Antony. He died only for his own consciousness, but the suicide just signifies the moral theory of Shakespeare.

It is not without reason to say that besides a play of problem, and of struggle, "Antony and Cleopatra" is a play of character; and in this play Shakespeare's genius has spread out a richness like the overflowing of the Nile.



THE BROKEN TRYST

MONK

It was Saturday. No Saturday was ever so bright as that day! The Sun peeped into my room with his shining eyes. I felt some fire in my blood. With light steps I hopped to my office. My fingers which could hardly be controlled on other days were smart and clever in typewriting at that moment. Every word was typed clearly without a single mistake. I wondered whether God had changed my fingers in my dream.

With a song on my lips, I trodded triumphantly into the classroom. All my classmates were rustling and talking with a smile on every countenance. I would have burst out laughing, had I not controlled myself. I raised my face delightfully to hear our teacher's lecture. Twice my eyes met his. I dropped my head to conceal in my books those happy feelings, lest he would guess my secrecy.

Suddenly a question was dropped to the class:

"What is lif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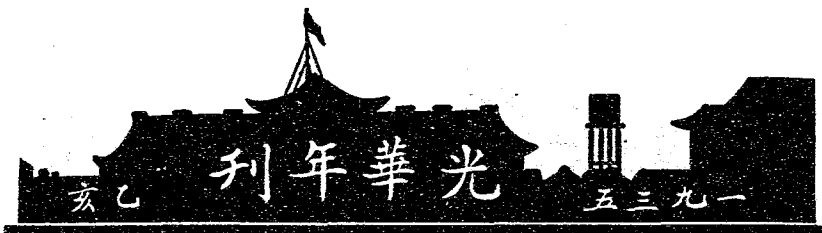
"Life is just as happy as the spring birds hopping on the branches, or as bees humming in the flowers!"

Had he asked me, I would boldly answer.

Morning was over. Afternoon came. My heart beat with joy. I spent half an hour for toilet. Put on my new suit, and finish it off with a beautiful tie that it might attract her eyes. I walked off to that part of the park which we have agreed to. The men I met on the road all seemed so good. I scarcely knew I trodded on the ground.

The park was filled with many pairs of lovers. All of them seemed to have one divine thought in their heart "SWEETNESS". Boys and girls wearing beautiful clothes were playing by the lakeside. Shouts of joys ran through the air when they sent their paper boats sailing. How lovable! How precious to possess such a pair of them!

"Certainly we will have our own in the future." I answered my thought. On a chair under the tree, I sat down and waited.



A sweet song reached my ears from the distant church-bell. It recalled to me her very form. With the velvet down on her cheeks, her face, round and pale, like an Autumn moon, her rosy lips which every night I dreamed of, were always smiling. Her bright eyes were black and pure, like a deep fountain. Only look at her standing in the wind with her long gown clinging to her slender body, I think she is the very goddess of love. Her hair.....Her temple.....

"Boy, we had better go home. The time is already late!"

A stranger's voice broke in upon my dream. I looked at my watch. It was a quarter to seven.

"Yes, you may go." I said to myself, "be quick! She will come as soon as you have all gone. It is more convenient for us to have a tete-a-tete with no disturbances".

Now, twilight came. It grew deeper. I thought more about her. Through my mind's eye, I could see that she had run out of her house, she had taken the very bus which stopped at her door, she, being anxious to reach her destiny, had incessantly looked out from the bus window. Yes, nearer, nearer, every minute brought her nearer to me, and in a moment she would be here.

Then minutes passed. I heard the stillness of the park. Night came, The stars had not forgotten. The moonlight fell upon my feet. Still her vow rang clearly in my heart's ear; her letter I remembered very well. No obstacle could prevent her coming. The weather was not rainy; bolts and bars could not stay her, sickness, oh, never! Not a slightest hint could be found in her letter. She earnestly told me she would come, and asked me to wait for her as long as possible. It is wit out doubt that I must obey her decree.

After a while, my heart began to beat. "Be still! my heart!" I said. "Your mistress is fragile and nervous. On such a night if you beat so loud, it will frighten her! Do you know?"

The hour rang heavily along the air. Some noise was rustling at yonder tree. Yes, it is her tread. I jumped up from my chair, and ran.



swiftly to meet her. Certainly I will press her to my very bosom as closely as possible. But to my surprise, a nightingale flew away from a tree at the end of the pa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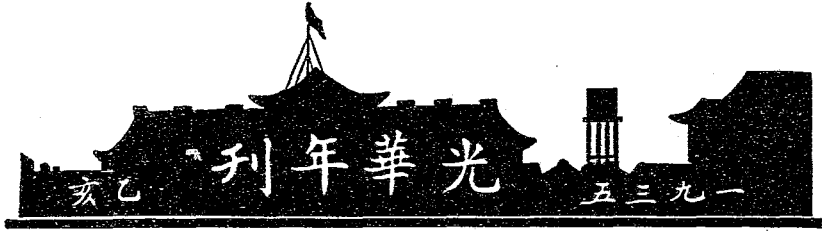
I sat down again. The moon, in despair for not having seen our embrace, went westward. My heart seemed dumb. I dared not think that such a thing might happen. My eyes disobeyed to work any longer. I fell asleep.

The chirping and singing of the birds above my head, the tinkling bells of the tramcars, and the bustling of the market outside the park, awoke me. It was next morning! The sun, as bright as that of yesterday, smiled on me. Rubbing my eyes with my hands, I stood wondering. I could hardly believe that she had really broken her words.

In order to evade others notice, I walked downcastly along the railway line to my school. I crept stealthily into my room, rolled into bed, covered my head, and slept remorsefully away the whole day.

讀 Arthur Symons 之 The Broken Tryst 一詩喜其意境
靈空無一筆着實處，因演繹而成是篇。

宋孟康識



HONOR; PERSONAL, ABSOLUTE

and

RELATIVE.

By Chen Tsoong Lien

(An Interpretation Of Ibsen's A Doll's House)

"Helmer: But no one sacrifices his honor, even for one he loves."

The familiarity by which the common human mind is so perversely connected with this simple, abstract word "honor" has long since frustrated any attempt to inquire into its true meaning and value. No matter how illiterate or ignorant one is of the English word "honor" deeply rooted in his instinctive intuitions he is, nevertheless, fully conscious of a pride which he is apt to sanctify or guard even at the cost of his life. Primitive as well as modern "homo sapiens" have fought and be sieged merely for "honor" and human history bears an appalling record of barbarous massacres and battles, largely as a consequence from that cause. Thus, because of this common failure to understand the word by its true value, to meet, like Nora, he very matter face to face with ample courage, one's honor is often found to be incompatible with that of other's, Such lashes are liable to lead to an irrevocable tragic ending as is made very plain in Ibsen's "The Doll's House."

In the play, social pride plays a dominant part to which the honors of almost all the characters are closely hung. The growth or destruction of honor is determined primarily by the increment or decampment of one's social position. The "Helmer household", as Mr. Zucker puts it, ends in a pathetic tragedy only because of Nora's futile attempt to preserve their social honor which is being threatened of a possible forfeiture. And, as if it cannot easily be satiated with little breakdowns and bankruptcies, "honor" hunts for its victims like Krogstad who is not allowed to come up again to a higher level in the many starta of socie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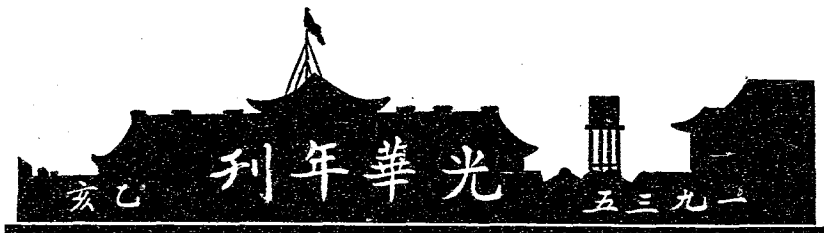


ismply because, once in his life, he has been compelled to forge a check by the urgent desire to live. However, social honor never akes into consideration whatever irresistable reason may lie behind a human action; nor will it forgive a repenting fugitive who struggles to live a "straight life." In order to offset this unjust daub in the face, and to find a way out of his lifelong imprisonment of disgrace, Krogstad threatens Nora by warning her that he will drag her down too into the mud as a retaliative weapon. At this point, the play undergoes a furious battle between personal and absolute honor. Krogstad understands well enough that to threaten Nora by way of black-mailing her is something not quite honorable as far as individual conduct is concerned. Yet, the craving desire to restore hes social honor urges him to act against his conscience. With Nora, the situation is just the opposite. She understands, by her own conscience, that her act of forging a check to save her husband from the teeth of death in the past is a highly reputable and honorable thing; but, threats from Krogstad combined with the didactic admonitions from Helmer throw her into a guilty position in which she cannot quite justify herself. As to Helmer, individual conduct is solely determined by social honor, and even di.honesty would have been prefered instead of honesty, if, by so doing, social honor could be retained, as is shown in the ending of thenplay. In him, therefore, we discover no struggle between the two honors; he receives honor acquiesitically for its absolute sense.

So far as my interpretation sees it, a very remarkable thing happens in the end of that play. Where Krogstad gives up his pursuit of social honor in his discovery of a true love in Mrs. Linden, Nora understands social honor by a new light from her shattering of the chivalric love in the Doll's House. Both seem to have found out that honor must be taken and judged at together with other things such as love, liberty etc., which are no less important in life than a social honor..... they rise to a higher and more relative conception of hoonr. Hence, in the end, Krogstad befnas a new, hopeful life, and Nora, having learned



a lesson, begins her new life too. Though the play ends somewhat tragically; yet neither the two suffer any great loss in life, what is lost is almost immediately reimbursed and healed up by a deeper insight penetrating through the physiognomy of social life. Only Helmer alone, having been drawn into a pitiful state of ruin, suffers a nemesis and penalty far more intererable than the deprivation of a soial distinction.



Inner Beauty

*Beauty blossoms in a golden fancy,
Dressing herself in vaprous dream;
But at dawn she has lost that misty glory,
Only a sigh mourns departed flame.*

*How can I hold this flame of Beauty
In my hand to mold through Eternity,
When she passes into an echo
Only to be caught in Poesy?*

K. C. Hsin.

Outward Beauty

*Beauty opens a pawn shop,
Youths see her light and come.
They pawn—try to redeem their stores
But she has closed her doors.*

*a literal translation
of Chu Sian's poem by K. C. Hsin.*



Spring Flower

*I placed the blossom in a jar
With sprays of evergreen,
And vivid gleamed her petals' flame
Against her sober sheen.*

*But short is the span of the Flower of Life,
Though petals still tell of glory;
And little remains but languid smiles
Which fringe the brink of Beauty.*

K. C. Hsin.

Sketch

*A jet black horse
Walks slowly home
From hard toil;
His head is bowed
And he lifts his heavy feet
With effort;
Back of him
The low sun is a golden disk
Of glory,
Shedding long bright rays
Out into the clouds
Of rose and lavender*

K. C. Hsin.



Before Spring

*I meet him in a drizzle
With mud upon his shoes
But swaggering with the symptoms
Of gay, momentous news.*

*He fluttered like a banner ;
It would not let him rest,
It trembled in his pinions,
It burned upon his breaths.*

*And ever since I saw him
I'm very still to hear,
Like one who waits for music,
The dainty hoofs draw near.*

*The golden wheels turn faster.
O, delicate approach !
Soon down the windy highway
Will swing an emerald coa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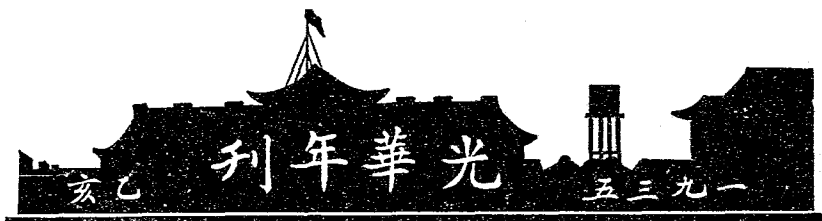
—By K. C.

I Pray

*That I may have eyes, bright to see
The glory of a deathless year
In every Springtime-budding tree ;
And find, in fragile leaves, unfurled
After the winter's frozen fear,
The promise of a changeless world :*

*So shall each frond and blossom be
A hostage to eternity !*

—By K. C.



Rose Petals

*We threw rose petals
From the cliffs,
And watched them swirl,
In eddies of brightness,
Far down
To the very tide,
Then ride away
On ripples of silver*

—By K. C.

Hope

*As one who has long been upon the sea,
Long vexed by winds, and tossed by bitter tides,
Who comes into the haven at the dawn
And finds his friend, and falls upon his breast:
So I shall draw across the deeps of time
And you await me on the other side.*

—By K. C.

Birdsong

*Birdsong alone is cool
In this hot place:
A fountain and a pool
That thought can trace,
Knowing the way it fares
Through leaf and bough,
Parting the heavy airs
And curving, now,
To fall back on the ground,
Under the tree—
Forming thin pools of sound,
Could we but see.*

—By K. C.

編 後

本屆年刊，適逢十週紀念，同人等學不足以濟才，才不足以達志，謬膺編纂重任，夙夜憂慮，幸賴本社主席之領導，蒙師長之教益，同學之匡突，共策共勵，敢不黽勉！

溯自編纂之始，百端待舉；復以規定六三出版，爲時僅一月，而經費又感不敷，籌劃彌補，實覺周章，亦惟有以勤補拙，不敢或有怨勞，一月以來，奮發勤勉，工作無間晨昏，遂得理此素繁，如期出版，同人等固欣且慰也。

言及內容，未敢自滿；蓋既不欲因襲舊規，又不得務於技巧；惟求其真實善美，庶使我光華精神，得有所充份表現。第以時間及經濟之限制，恐事實不能與理想符合，尙希讀者予以曲宥，有所指正，以匡不逮！

更有所言者，此次辱承諸師長暨諸同學錫以鴻文佳作及藝術照片多多，因限于篇幅，不無忍痛割愛，用申忱悃，諸希亮鑒！

敬祝 光華 校長 六三 同志 幸福無量！

曹運謹識 二十四年五月



注意



味濃

美靈牙膏

最新發明
品質高超

潔牙護齒
爽神殺菌

上海美靈化學公司出品
地址九江一路五百五十三號樓

專件一的檢潔得值最年價國生學
動運來船制抵的力有強

取不文分下剪券此將請

券贈用試

憑券寄至本公司或携券面索
當即奉贈潔味美靈牙膏一管
可用二十日試用之後當知
質之優良不亞於舶來品也
姓名
住址

白金龍



超等香烟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



屈臣氏

汽水

可 葡 沙 檸 橘 可
 口 萄 葛 示 檬 子 口
 可 水 水 水 水 水 樂



滋潤解渴 美味衛生

發行所江西路三二七號
 電話一四九四〇

先施有限公司

東亞始創第一百貨大商場

推銷中華國產
 統辦歐美貨品

舉凡社會工商學校
 家庭用品莫不搜羅
 齊全平價出售

附設：

東亞旅館東亞酒樓
 東亞理髮所

分設：

先施一元商店

第一分店

第二分店

第三分店

公館馬路
 新橋街東
 震飛路馬
 斯南路東
 靜安寺路
 西摩路口

大西
飯店

- ▲中西大菜
- ▲宴客筵席
- ▲各色點心
- ▲承接包飯
- ▲優待價券
- ▲經濟便利

●內學大華光在●

金城菜社

價廉物美
清潔衛生

- ▲川贛名菜
- ▲包辦筵席
- ▲中西麵點
- ▲各種冷品

●校本址地●

為便利光華學生而設的

▲光華書店▼

- ▲專售各種新書課本
- ▲雜誌刊物 日用物品
- ▲應用文具 運動器具

物潔味美同學所歡迎之

丁記大廚房

包辦上等筵席各色包菜

●校本址地●

工服主程
務義實家

新電公司

薄多主行
利賣義執者

New Electric Co., Ltd.

經售 製自

新電本牌

電話總機

分線箱

擋雷器

電報用具

上海河南路第

五〇五號電話

九〇七八號

歐美名廠

電訊材料

電力材料

鐵路材料

機器引擎

文化界

急先鋒

益新教育用品社

總店上海福州路四〇一號
分店南京太平路一六八號

專門發售中西文具繪圖儀器運動器械
製造蜡紙鋼板膠寫用具紙質簿類等等
花式衆多備有細目承索當寄

製造廠設上海閘北中華新路九七五弄

作新教育用品製造廠

出品衆多 分部組織

機械部

專造標準鋼板鐵筆並膠寫附件及一切金屬之教育文具

蜡紙部

專造標準蜡紙原紙

製本部

專製各種西式簿冊日記美術信箋信封承接代客訂裝交貨迅速

印刷部

專印中西文字書籍報章仿單結婚證書等等

努力生產 挽回外流 如蒙參觀

指導 惠顧 極誠歡迎

OXFORD DICTIONARIES

Price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Being a corrected re-issue with an Introduction, Supplement and Bibliography of A New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founded mainly on the materials collected by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and edited by Sir James A. H. Murray, Henry Bradley, Sir William A. Craigie, and C. T. Onions. In twelve Volumes and a Supplementary Volume, 1933. Medium 4to (12 $\frac{1}{2}$ " x 9 $\frac{3}{4}$ ") 16,400 pp. Blue Buckram. Shanghai \$ 336.00.

The Supplement (927 Pages) deals mainly with the new words and meanings that have come into English since the first part of the Dictionary appeared in 1884; and is based on collections made continuously since that date.

The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Prepared by William Little, H. W. Fowler, and J. Coulson. Revised and edited by C. T. Onions. In Two Volumes, 1933. Demy 4t o. 2,500 pp. Blue Buckram. Shanghai \$50.40. Also available in other bindings. The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has behind it all the authority of the great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Its editors have had the unique advantage of using the wide researches made for the major work.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adapted by H. W. Fowler and F. G. Fowler from the Oxford Dictionary. New edition, revised and reset, 1929. Crown 8vo. 1466 pp. Cloth. Shanghai \$6.00; also on thin paper, in leather bindings, from Shanghai \$ 8.40.

The Pocket Oxford Dictionary. Compiled by F. G. Fowler and H. W. Fowler 1924. Fcap 8vo. 1020 pp. Shanghai \$ 2.80; on India paper Shanghai \$ 4.80.

The Little Oxford Dictionary. Compiled by George Ostler. 1930. 16mo, 640 pp. Shanghai \$ 1.60.

A Dictionary of Modern English Usage. H. W. Fowler. 1926. Crown 8vo. 780 pp. Shanghai \$ 6.00; on Oxford India paper, Shanghai \$ 8.00.

Modern Prose Style. By Bonamy Dobree. 1934. Crown 8vo. 260 pp. Shanghai \$ 4.80.

Mr. Dobree here offers a discuss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ood modern prose, supported by illustrative quotation "from Seventy-three contemporary writers, English & American." He deals not only with literary prose but also with the prose of the historian, the jurist, the scientist, and the philosopher; Lord Sumner, Bertram Russell, and Sir James Jeans are appraised beside Henry James and Kipling, D. H. Lawrence, James Joyce and Gertrude Stein. Mr. Dobree presents his analysis under the three headings of "descriptive," "explanatory," and "emotive prose," and concludes with a survey of "modern prose style,"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modern prose, with characteristics the older prose does not possess?" This book will arouse the attention of all who care how they write prose, or how it is written by other peop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men House, Warwick Square
London, E. C. 4

140 Peking Road
Shanghai, China.

華生電器製造廠出品
 事務所 福建路五一號
 電話九百九十五〇總機

室內裝置華生
 電扇可使胸懷
 舒暢精神倍增

福康西服號

握住了新裝界的權威！

佔領了新時代的前線！

是好萊塢的縮影！

是藝林中的翹楚！

▲四季時裝▼

大衣西裝

技師嚴格考試

全用科學製裁

式樣摩登別緻

做工認真精細

衣料一千餘種

花色新穎異常

不抱厚利雄心

定價惟我低廉

上海福州路西摩路西首九百二十號

電話三一〇三九

金牌星

自來水筆 軍冠中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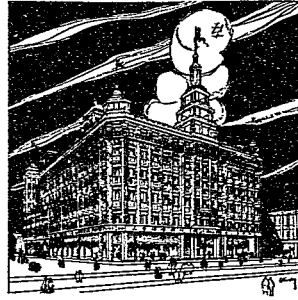
各大書局文具商店均售



事務所
愛多亞路
浦東大廬

上海金星自來水筆廠出品

定備
廉價



民國政府註冊
上海唯一萬英商場

新新有限公司



地址
南京路及
浙江路
電話
九五五六

附設：
永安紡織有限公司
永安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永安水火保險有限公司
大東旅行社酒樓

上海永安有限公司

統辦環球貨品發售

輸出中華諸省土產

永安公司，是一間最完備的商店；凡日用所需之物及珍奇之品，無不搜羅美備，樓高七層，面積五萬七千餘方尺，分四十餘部，職員千餘人；天台設遊樂場，地方雅潔，佈置華麗。

中國旅行社

是中國唯一代辦旅行機關
代諸君解決旅行上一切問題

業務

- 經售車票船票——代定臥舖艙位
- 經售飛機客票——代辦團體旅行
- 辦理出洋護照——計劃行程旅費
- 運轉行李搬場——代客報關轉運
- 代定旅館房間——發兌旅行支票
- 環派警導伴遊——發刊旅行叢書

總社：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話一三四五〇號
電報掛號「四六四」旅

本埠 支社 同孚路 八仙橋 慈園路
永安公司 中國國貨公司
分社 辦事處 虹口上海銀行 新亞酒店
國際飯店 北車站
外埠分社一遍設全國



牌角三

西湖毛巾

軟！
白！
香！

好到極點

▲定價每條三角▼ ▲每打三元三角▼

西湖毛巾，整齊平服的裁圖，
軟軟地，正像明鏡般的西湖水，
一樣盪漾迷人！
西湖毛巾，軟白的質地，印着
逼真的西湖景色，美麗的四圍，
正是整個的西湖的縮影！
西湖毛巾，軟的，白的，香的，
美的，是毛巾中之尤物！

三友實業社出品

以服務社會發展國內實業為宗旨
各地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中國實業銀行

儲蓄部 信託部 貨棧部 銀行部

為謀主顧

安全便利

準備充足

手續簡捷

委託垂詢

竭誠招待

各種章程

函索即寄

總管理處

上海博愛路四十四號

上海分行

上海北京路一百卅號

上海各辦事處

南京路 如市

天津路 如市

漢口路 如市

廣州路 如市

香港路 如市

汕頭路 如市

廈門路 如市

福州路 如市

長沙路 如市

重慶路 如市

成都路 如市

昆明路 如市

西安路 如市

各大小商埠均有代理處

中國化學用品社



本社專營化學器械
化學藥品以及工業
器械暨經售美國派
利克司玻璃器械德
國磁器及量器各種
玻璃器械搜羅精緻
無美不臻 如蒙惠
顧竭誠歡迎定價折
扣比眾公道藉廣招
徠并此附告

地址 上海廣東路(河南路東)
二百三十七弄五十一號
電話 一零六五五號

畜植牛奶

厚最油奶
強最力補

研究科學
全憑腦力

增進
體力的
要素

是
 體
 的
 全憑體力
 競技運動

辦事處南京路
 先施公司
 電話
 九〇三三四

生 生 牧 場

A

消 毒 牛 奶

大 西 路 一 七 五 號

租 界 電 話 三 〇 四 九 六

南 市 電 話 二 一 八 七 三

歡 迎 定 飲
特 別 優 待

